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 (之十六)

HISTORY OF KOREAN DAOISM

朝鮮道教史

[朝鮮] 李能和 輯述
孫亦平 校注

齊魯書社

道
教

叢書策劃 / 陳修亮
責任編輯 / 邵明凡
封面設計 / 宋 悌
劉羽珂
版式設計 / 李 生



ISBN 978-7-5333-3575-5



9 787533 335755 >

定價: 36.00圓



道教學譯叢(之十六)

朝鮮道教史

〔朝鮮〕 李能和 輯述
孫亦平 校注

齊魯書社

道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朝鮮道教史／〔朝鮮〕李能和輯述；孫亦平校注．
—濟南：齊魯書社，2016.9
(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333-3575-5

I. ①朝… II. ①李… ②孫… III. ①道教史—
朝鮮 IV. ①B959.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02402 號

朝鮮道教史

〔朝鮮〕李能和 輯述
孫亦平 校注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0.25
插 頁 3
字 數 257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575-5
定 價 36.00 圓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鄭康勤 蕭炳強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煌 [日]山田俊 (Yamada Takashi) 王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 (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郭武 陳敏 陳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 (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 (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皙 (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 (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日]橫手裕 (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 (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龔鵬程

本書責任編委 孫亦平

學術秘書 宋學立 王皓月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占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占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祇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着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贊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宮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杰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着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爲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爲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着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着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前 言

生活於朝鮮王朝末期的學者李能和(1869—1943)是韓國道教研究的開創者,其代表作《朝鮮道教史》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道教在朝鮮半島傳播並發展為朝鮮道教的著作。該著作反映了20世紀初朝鮮半島在西學東漸、外族侵略、逐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學者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之情。

李能和出生於忠清北道槐山郡的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家庭,從小即入漢語學校學習,十八歲又就讀於英語學校。1895年,李能和到官立法語學校學習法語,1897年於官立漢城外國語學校任教,1905年又到日語夜校學習日語。1906年,李能和任官立法語學校校長。1909年,李能和因精通漢學,又深諳英、法、日等語言,先後任官立漢城外國語學校的學監、校長。當時的朝鮮半島面臨著內憂外患,尤其是1910年日本占領並統治朝鮮半島後,李能和辭去官立漢城外國語學校校長職務,於1912年改任私立能仁學校校長,並進入佛教振興會工作。以此為契機,李能和開始致力於收集有關朝鮮民俗資料,撰寫《朝鮮神事志》和《百教會通》的工作。李

能和是以研究朝鮮民俗為基點，進而研究朝鮮佛教、神教、巫教、基督教，在對各種宗教有了比較深入地瞭解之後，纔進入道教研究領域的。

當時的朝鮮知識界有把宗教分成“上等”和“下等”的傾向，而道教被視為下等的“迷信”。即便如此，還是有個別學者，如李圭景、李能和、全秉薰等開始關注道教。一般認為，韓國道教研究發軔於李圭景，其所著《五洲衍文長箋散稿》被稱為古代朝鮮的“百科全書”。其中有十多篇以“辨證說”為名的短文，根據文獻梳理和例證歸納，對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及特徵進行了考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東國道教本末辨證說》，但這祇是一些尚未形成體系的零碎研究而已。

以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道教則肇始於李能和與全秉薰，他們表現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學術風格。朝鮮儒者全秉薰（1858—1927）在日本占領朝鮮後，來中國學習道教，他在讀《周易參同契》時，感到難於理解，乃去廣東道教勝地羅浮山拜全真道龍門派道士古空蟾為師，但仍未能解惑。於是全秉薰又花了十年時間，在羅浮山研習《道藏》，修行全真道內丹功法。今天，羅浮山朱明洞洗藥池旁有一塊巨大的摩崖石刻，上面刻著“丹以祈壽世”五個古隸體橫排字，落款題刻即為楷書“孔子後四十一庚戌冬，韓人全秉薰題”^①。全秉薰還“將自己領悟的道，從秘而不宣的道學發展為神仙學，並將它命名為精神哲學”^②。後來，全秉薰以道士身份來到北

① 李廣文著《博羅縣古、近代摩崖石刻》，博羅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博羅文苑》第7輯，第9頁。

② 全氏大同宗約所編：《全氏總譜總錄》，韓英文化社1931年版，第45頁。

京建立精神哲學社，進行著述和教學活動。1918年，全秉薰看到相傳由崔致遠發現，後刻於妙香山石壁上的《天符經》，並對其進行了一年多的研究，認為它雖然祇有81字，却是一部儒、道兩家共奉的“聖經”。據此，他在1920年出版的《精神哲學通編》^①中最早對《天符經》進行注釋，並對道教哲學進行了探討。如果說，全秉薰比較側重於修道與傳道，那麼，李能和則更注重採用文獻學方法對朝鮮道教進行歷史考察，這與他的生活經歷與知識背景密切相關。

1918年，李能和新文館自費出版了用中文撰寫的《朝鮮佛教通史》上、中、下三編，這為他後來輯述《朝鮮道教史》奠定了基礎。《朝鮮佛教通史》上編以編年體方式記述了佛教在朝鮮半島約1600年的沿革發展史，從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三國時代始，經過高麗時代、朝鮮時代，直到朝鮮總督府時代（1911—1916）為終，其中通過闡述奉恩寺等31座佛教寺廟的寺法、寺乘、宗旨、燈規、主職與寺格等，展示了朝鮮佛教的歷史演變與文化特徵。中編則通過三寶源流、印支淵源羅麗流、臨濟宗之淵源、朝鮮禪宗臨濟嫡派等章節，來說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分宗立派後，再傳入朝鮮半島的具體過程。下編有雜項二百品題，從信仰、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展現了朝鮮佛教的民族風格。《朝鮮佛教通史》既是研究朝鮮佛教全貌的史著，也為李能和後來輯述《朝鮮道教史》提供了珍貴的參考文獻和研究思路。

1921年，李能和進入總督府學務局擔任編修官，1922年又擔任朝鮮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由此致力於朝鮮民族文化的資料整理與學術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富有開創性的學術成果。例如，《朝鮮神

① 北京精神哲學社1920年版。

教源流考》於 1922—1923 年在日本京都大學《史林》(第 7 卷,第 3~5 號;第 8 卷,第 1~4 號)上連載,拉開了朝鮮民俗學研究的序幕。1927 年,李能和連續出版了《朝鮮巫俗考》(《啓明》第 19 號)、《朝鮮女俗考》(東洋書院·翰南書院發行)、《朝鮮解語花史》(東洋書院·翰南書院發行)等著作。1928—1929 年,李能和以日語撰寫的《朝鮮巫俗考》在《朝鮮》雜誌上分 15 期連載發表。同時,他撰寫的《朝鮮基督教及外教史》也在朝鮮基督彰文社刊行。1929—1930 年,李能和又在朝鮮語《朝鮮》雜誌上陸續發表了《朝鮮神話的婚媾》(168 號)、《朝鮮官妓起源》(第 179、180 號)、《朝鮮喪祭禮俗史》(147~150 號)等。

在深入研究朝鮮神教、巫俗、佛教和基督教的基礎上,李能和又走入道教研究領域,從 1927 年至 1933 年,他在掌握大量中、朝文史資料的基礎上,用中文手寫的《朝鮮道教史》,第一次系統地勾勒出朝鮮道教的歷史脈絡和信仰特徵,但因沒有正式出版,故當時並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此後,李能和還於 1936 年在《青丘學叢》第 25 號上發表了《朝鮮儒學中的陽明學派》,並參與了《朝鮮史》的寫作工作,撰寫了《朝鮮史》第五卷“光海君-景宗”、《朝鮮史》第六卷“英祖-庚午改革”。1943 年 4 月 12 日,李能和在北京市飛敦岩廳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歲。此時正值二戰期間,朝鮮半島戰火紛飛,學術研究也停頓下來。

1953 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半島從此分為朝鮮與韓國兩個國家。不久,隨著韓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一些學者開始重視並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李能和的著作也受到了關注。1959 年,韓國東國大學將李能和中文手寫本《朝鮮道教史》影印出版,內部發行後,馬上引起了學人對朝鮮道教的興趣。1977 年,李鐘殷將中

文本《朝鮮道教史》譯成韓文，並與原中文手寫本合編在一起，由韓國普成文化社出版後，在朝鮮思想史及宗教史領域的學術影響越來越大。

《朝鮮道教史》這本篇幅不太長的著作共分為二十九章，但因第二十九章是“中國道教源流大概”，故實際上探討朝鮮道教的祇有二十八章。李能和在第一章“總說”之後，從第二章“朝鮮壇君神話最近於道家說”起筆，然後依照歷史發展，按專題來安排章節，依次是，“神市氏肇降之太白山即是三神山說”“三神山在海東說”“秦之方士來東之迹”“高句麗道教輸入”“百濟道家思想”“新羅道家思想在神佛兩教之後”“新羅仙派”“高麗道教道佛行事思想雜糅”“高麗史上道教的行事”“醮祭青詞”“明太祖遣道士來高麗”“高麗仙派”“李朝道教之昭格殿”“昭格署像設及醮祭”“大清觀沿革”“太一殿及太一神”“摩利山壇祭天”“老人星（壽星）”“朝鮮丹學派”“道教與盲人之關係”“家宅行事與道教之關係”“年中行事與道教之關係”“星象星精說”“七星”“善陰鷲教”，直到第二十八章講述 20 世紀朝鮮半島流傳的“自謂儒佛仙合宗之教”為終，其歷史跨度近兩千年，長於他撰寫的《朝鮮佛教通史》。

《朝鮮道教史》以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為基點，從神靈信仰、道家哲學、道教教義、齋醮科儀、道教宮觀、修煉道術、風水圖讖、星斗崇拜等方面既展示了朝鮮道教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也說明了朝鮮社會政治文化對道教傳播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後一章探討以“儒佛仙合宗之教”為特點的新興道派時，又從一個側面展示了 20 世紀初“西學東漸”之風潮對朝鮮道教所產生的影響。李能和雖然討論的是古老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歷史，但其中隱含著作者對外來文化與民族傳統、國家祭祀與民間習俗、傳統宗教與現代意識的

思考,使該書具有以下突出的特點:

第一,朝鮮道教來源於中國道教,是中國文化傳播與影響的結果。李能和在《朝鮮道教史》開篇就指出,壇君既神又仙,與中國道教所崇拜的神農、黃帝相類似,“朝鮮壇君神話最近於道家說”,由此說明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就流行著與中國道教相類似的神仙信仰。李能和還將朝鮮半島上的智異山、金剛山與漢拏山並稱為“三神山”,雖然提出“三神山在海東說”,但又通過對“秦之方士來東之迹”的梳理,探討了秦始皇海上求仙活動在朝鮮半島的影響,由此說明流行於中國齊燕沿海的方仙道與朝鮮神教信仰相融合,支持著道教神仙信仰在朝鮮半島挺立起來。後來,無論是新羅仙派、高麗仙派,還是朝鮮丹學派,其源頭都在中國道教,但它們在朝鮮半島的流傳過程中,通過與朝鮮民族文化的融合,又展現出一些不同於中國道教的特色。

第二,指出了道教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途徑與方式。李能和以大量資料來說明,道教通過官方途徑正式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那年,唐高祖聽聞高句麗國人爭奉五斗米道,乃派遣道士携老子像前去傳道。後來,唐太宗於貞觀十七年(643)為高句麗王派去道士叔達等8人,兼賜老子《道德經》。1110年,宋徽宗派遣兩名道士去高麗,高麗睿宗專門為他們在都城建造了朝鮮半島的第一座道觀——福源宮。朝鮮王朝初期,昭格殿為醮祭老子及天神星辰之所,到世祖時,改殿為署。以昭格署為代表,朝鮮王朝時出現了名稱各异的道觀,展現出道教在國家祭祀儀典中占有的特殊地位。“壬辰兵亂”後,宣祖為整頓社會秩序而大力推行儒學,以儒學為正統,在舉國上下崇儒的氛圍中,昭格署被廢除。從那時起,朝鮮道教便漸漸隱退到民間,道教神靈信仰被朝

鮮民俗所容納,《老子》和《莊子》被那些儒家學者閱讀評論,道教修煉書在那些養生愛好者中傳播,道教符籙科儀則在新興宗教中保留下來。

第三,梳理了道教丹鼎派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發展。李能和依據李宜白《梧溪日志集》、車天輅《五山說林》、柳夢寅《於于野談》、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李晔光《芝峰類說》、韓無畏《海東傳道錄》、洪萬宗《海東異迹》《旬五志》和趙汝籍《青鶴集》等,指出在朝鮮半島傳播的丹鼎派以內丹修煉為主,其源頭在鍾呂內丹道。新羅時,崔承祐、金可紀、僧慈惠等入唐留學時,得到鍾離權將軍傳授的道書與口訣,他們不僅自己進行修煉,而且還在歸國後進行傳教。尤其是崔承祐,返回新羅後努力傳教,逐漸形成了代代相承的朝鮮仙派。李能和對朝鮮仙派的法脉傳授譜系進行了詳細說明,崔承祐傳丹法於崔孤雲、李清。李清傳授明法。明法復授慈惠。慈惠授權清。權清授元僕賢。元僕賢授金時習。金時習授天遁劍法煉魔真訣與洪裕孫,以《玉函記》內丹之要授鄭希良,又以《參同契》《龍虎秘旨》授尹君平。尹君平授郭致虛,鄭希良授僧大珠。僧大珠授鄭礪、朴枝華、洪裕孫。洪裕孫授密陽孀婦朴氏妙觀。妙觀又授張道觀。郭致虛授韓無畏。權清授南官斗,又授趙雲伋。雖然李能和有關朝鮮仙派的資料主要依據於《海東傳道錄》,但他還搜集了相關資料,對這些仙道人物的生平與事迹作了一些補充說明,從而使朝鮮仙派顯得清晰而生動起來。

第四,通過國家祭祀和民間習俗來展現道教神靈信仰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李能和指出,在朝鮮半島傳播的道教神靈主要有:玉皇上帝、天神、太陽神、星斗神、龍王神、城隍神、土地神、守門神、井神、風神、樹神、水神、河神、橋神、后土神、痘神等。這些道教神靈

在傳播過程中，逐漸染上了朝鮮傳統宗教的色彩。例如，高麗朝就將道教神靈信仰和星斗崇拜融入朝鮮民族特有的摩利山塹城壇祭天活動中，成為國家重要的祭祀活動：“摩利山之醮祭，其源本出檀君無疑也。李朝諸祀錄，或云摩利山是祭星之所，或云是祭天，或云是祭玉皇上帝，其名雖異而其實則一。蓋因檀君之事，原來帶有神事而兼仙風的色彩故也。”^①到了朝鮮時代，擔任摩利山塹城壇的祭官稱為行香使，一般由二品官員擔任，例如，世宗十年（1428）十一月壬戌“傳旨禮曹，自今靈寶道教、三界大醮、神殺醮及塹城醮行香使，忽遣代言，以二品以上差定”^②。此外還設置了獻官、執事、典祀官等，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皇家祭祀團。李能和特別指出，那些在摩利山塹城壇進行的祭天儀式之所以被稱為“醮”，可能來源於道教。他還通過太一殿及太一神、摩利山壇祭天、老人星（壽星）、道教與盲人、家宅行事與道教、年中行事與道教、星象星精說等章節，來說明道教神靈信仰如何在歷代統治者的推行下，漸漸地具有了朝鮮民族文化的色彩。

第五，關注“西學東漸”影響下出現的民間宗教中的道教因素。李能和雖然以朝鮮王朝以前的道教為研究重點，但他也關注在東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趨勢中，朝鮮王朝末期興起的一些民間宗教如東學（天道教）、青林教、南學（大宗教）、普天教（太乙教、吽哆教）、白白教的性質問題。他在第二十八章中指出，這些新興宗教在教理上兼綜儒、佛、道（仙）及基督教，既接受了道教的信仰與符籙，又以一種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方式，如關注社會問題，追

① 李能和輯述：《朝鮮道教史》，東國文化社 1959 年版，第 260～261 頁。

② 《李朝實錄》第 7 冊《世宗實錄》卷四二。

求現世利益，詢問人生價值等，逐漸演化出一些富有現代性特徵的信仰系統，替代了那種給人以迷信、傳統和保守印象的傳統宗教。李能和稱這些具有儒佛仙合宗之特色的民間新興宗教為“雜教”^①，這一看法無疑具有前瞻性。因為到20世紀下半葉，那些新興民間宗教又派生出許多新派別，其中甌山教系統就分出了100多個教團，現在還有近50個教團組織和50多萬信眾。除了甌山教本部之外，還有甌山道、太極道、太乙教（仙道教）、大巡真理會、甌山真法會等。大巡真理會自1972年起便將布德、教化、修道定為本教團的三大基本事業，成為當今甌山教中最大的教團，也被稱為“韓國最大的道教組織”^②。

歷史意味著記憶，但祇有當這種記憶成為一群人的共同記憶時，纔能成為傳統而保留下來。李能和將朝鮮半島上那些散落於歷史長河中的各種有關道教的記憶聯綴起來，以《朝鮮道教史》為名，以豐富的資料、系統的論述和寬廣的視野，梳理了道教在朝鮮半島這一特定的時空環境中的傳播與發展的軌迹，也呈現了作者對朝鮮道教的性質與特徵的思考與解讀，所提出的一些代表性觀點，已為今天學術界普遍認同。

李能和輯述的《朝鮮道教史》為東亞道教研究開闢了道路。1982年和1984年，韓國相繼成立了兩個道教研究機構——韓國道教學會和韓國道教思想研究會。1987年韓國道教學會創辦了《道教學研究》（半年刊），推動了韓國道教研究的逐步展開，逐漸匯聚了一批學者，如宋恒龍、車柱環、都珖淳、金得槐、鄭在書、崔三龍、

① 李能和輯述：《朝鮮道教史》，東國文化社1959年版，第445頁。

② 《韓國大巡真理會尹銀道院長一行拜訪中國道教協會》，載《中國道教》2012年第2期。

梁銀容、李鐘殷、金洛必、安東浚、林采佑等，以神仙信仰、齋醮科儀和內丹修煉為綫索，來探討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發展的問題。其中，車柱環《韓國道教思想》^①是難能可貴的研究力作。都珖淳《韓國的道教》^②、宋恒龍《韓國道教哲學史》^③在出版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到20世紀90年代後，韓國的道教研究已逐漸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新領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者參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大都以李能 and 的《朝鮮道教史》為理論之源。

在21世紀的今天，重讀李能 and 的《朝鮮道教史》，依然可以從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思想養料和文史資料，但由於該書是用漢語豎排手抄書寫，文字古樸簡略且無標點符號，再加上作者的“輯述”方式，是從中國與朝鮮的古代漢語文獻中挖掘出第一手資料，依照歷史年代，按專題進行編排，雖然有時在章節的開頭或大段引文之後，會以“李能 and 云云”來加以簡單評說，表達他對朝鮮道教的一些獨到的理解和觀點，但這種過於簡單古樸的表述方式，現代人已很難閱讀理解了。另外，李能 and 在評說中，有時會過度強調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而有失公允，這也提醒我們，在今天的東亞道教研究中，如何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和傾向，以更開放的心態、更客觀公允的眼光來看待道教的跨文化傳播，仍然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① [韓]車柱環著，[韓]趙殷尚譯：《韓國道教思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② [日]福井康順等監修，朱越利等譯：《道教》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③ [韓]宋恒龍著：《韓國道教哲學史》，首爾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1987年版。

我在完成《東亞道教研究》寫作之後，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將李能和的《朝鮮道教史》校注出來。當我將這一想法告訴朱越利先生後，得到了他的支持，經香港青松觀董事會討論通過，該書 2013 年就被列入齊魯書社《道教學譯叢》的出版計劃。可當時正值拙稿《東亞道教研究》入選 2013 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進入出版程序後，因有 100 多萬字的篇幅需要認真加以校讀，這使我一時無暇顧及，直到 2014 年 4 月《東亞道教研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後，我纔有時間轉向《朝鮮道教史》的校注工作。

本書基本依照李能和《朝鮮道教史》的體例來呈現，祇是爲了便於讀者閱讀，將李能和原來插在行文中的按語提出來，以“李能和按”作爲注脚。我的校注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將全書錄入電腦後再進行句讀標點，改正一些錯字；第二，對一些太長的段落，按現代人的閱讀習慣重新進行了分段；第三，對李能和所引用的文史資料進行了校對，訂正誤字、刪除衍字和補上脫字；第四，對一些人名、地名、術語等進行了注釋，以提供一些背景性知識；第五，爲了更好地展現朝鮮道教史，在書末附上了幾篇李能和反復引用的有關朝鮮道教的文獻，如《海東傳道錄》、《丹書口訣》、《丹家別旨口訣》和《青鶴集》等，並對這些至今尚未整理的文獻資料進行了句讀標點等工作，期望能夠幫助讀者更好地把握朝鮮道教的歷史發展及文化特徵。

本來以爲此項工作會進行得很快，但真正著手之後纔發現，李能和在《朝鮮道教史》中引述的中朝古代文史資料甚多，要一一查找到原文再進行校對，是一件十分細緻且有點困難的事，再加以句讀標點與資料注釋，這也花費了我許多時間與精力。感謝朱越利先生的時時關心，感謝博士生王玲霞幫助將部分書稿錄入電腦，感

謝齊魯書社邵明凡編輯的認真審讀。在本書即將付梓之前,我又按注釋格式對全稿進行了校讀與修訂,但由於時間關係,且限於學力和水平,若有不足之處,還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謝謝!

南京大學 孫亦平

2016年4月8日

目 錄

總 序	1
前 言	1
第一章 總說	1
第二章 朝鮮壇君神話最近於道家說	6
第三章 神市氏肇降之太白山即是三神山說	10
第四章 三神山在海東說	17
一、中國撰述言神山者	17
二、朝鮮撰述言神山者	19
三、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說	20
四、黃帝至崆峒山見廣成子問《陰符經》，崆峒山亦 在青丘說	21
第五章 秦之方士來東之迹	24
第六章 高句麗道教輸入	27
一、先奉五斗米之教	27

二、後聞五千言之文	29
第七章 百濟道家思想	31
第八章 新羅道家思想在神佛兩教之後	37
一、新羅人宗教學術兼治老佛	38
二、新羅政體合於道教之無爲	40
三、新羅有道流	41
第九章 新羅仙派	42
附金庾信及金岩之方術	52
第十章 高麗道教道佛行事思想雜糅	54
一、法王寺八關說經文	55
二、西京八聖堂	55
三、太一玉帳法	56
四、弘慶院呵吒波神道場	57
五、太歲道場	58
第十一章 高麗史上道教的行事	59
第十二章 醮祭青詞	68
第十三章 明太祖遣道士來高麗	74
一、徐師昊來祭山川	74
二、徐師昊資歷	75
第十四章 高麗仙派	77
一、姜邯贊	77
二、韓惟漢	78
三、李荈、郭輿、崔謙等	79
第十五章 李朝道教之昭格殿	80
一、太祖丙子營建新都昭格殿	80

二、太宗戊戌改成昭格殿	81
三、世祖丙戌昭格殿改稱昭格署	82
四、燕山丙寅昭格署罷而不罷	82
五、中宗丙寅昭格署依然存在	82
六、中宗戊寅昭格署革罷	83
七、中宗壬午昭格署復設	85
八、宣祖壬辰兵亂以後昭格署永廢	92
九、昭格署之位置	93
十、昭格殿有四殿	95
十一、昭格署職制其他事項	96
第十六章 昭格署像設及醺祭	99
一、醺祭老子爲最高之對象	100
二、醺祭七星玉皇老君天尊帝君閻羅	102
三、醺祭天神	103
四、醺祭星辰	108
五、祭官服色及祭儀	111
六、祀天后奏樂章	112
七、齋儀及祭供	112
八、昭格署供用之物	113
九、昭格署捲草之禮	114
十、昭格殿其他道教的醺祭	114
第十七章 大清觀沿革	119
一、大清觀革而不革	119
二、京城及永興之大清觀	120
三、禮曹所屬大清觀	120

四、留後司(開城府)大清觀	121
五、京城大清觀之位置	121
六、罷開城府大清觀	121
第十八章 太一殿及太一神	122
一、太一殿併合於昭格殿	122
二、昭格殿祀太一	123
三、永興立觀醮祭太一	124
四、禁中祀太一	124
五、五道太一醮	124
六、黃海道太一	125
七、義城泰安等郡太一殿	125
第十九章 摩利山壇祭天	128
一、《高麗史》所載摩利山	128
二、摩利山祀檀君	129
三、《輿覽》所載摩利山	129
四、燕山君營繕摩利山齋宮	129
五、摩利山祀玉皇上帝	129
六、宣祖時祀摩利山	130
七、仁祖時祭摩利山	130
八、摩利山塹城醮禮三獻青詞	130
第二十章 老人星(壽星)	132
一、老人星壇壝仿宋禮(祭儀依周制)	132
二、老人星祭降爲小祀	133
三、祀老人星	134
四、靈壽二星復祀建議	134

第二十一章 朝鮮丹學派	135
一、《海東傳道錄》所載仙派	135
二、《海東異迹》所載仙派	137
第二十二章 道教與盲人之關係	166
一、盲人賣卜業	166
二、盲人命課學	167
三、盲僧即道流僧	170
四、盲人讀經業	173
第二十三章 家宅行事與道教之關係	178
一、小說的道教思想：姜太公之庚申	178
二、小說的道教思想：唐三藏之雜像	179
三、小說的道教思想：直日神將之門排	180
四、曆書神煞方位忌避及修造動土（其一）	181
五、曆書避煞（其二）	183
第二十四章 年中行事與道教之關係	184
一、直星祈禳	184
二、歲時行事	187
三、天中節行事	188
第二十五章 星象星精說	189
一、新羅代星象之說	189
二、高麗代星象之說	189
三、高麗代星精之說	190
四、李朝時星象之說	190
第二十六章 七星	191
一、李朝太祖祭七星	192

二、太宗敬拜北斗	193
三、昭格署祀七星	193
四、仁王山祀七星	193
五、七星板	193
六、朝鮮佛寺祭七星元君	194
七、本命元辰	199
第二十七章 善陰鷲教	201
第二十八章 自謂儒佛仙合宗之教	210
一、東學	213
二、南學	220
三、太乙教	222
四、白白教	227
附 錄	
海東傳道錄	229
丹書口訣	236
丹家別旨口訣	240
青鶴集	244
叢書後記	300

第一章 總 說

朝鮮最初之君長，曰壇君，而其神市建國之說，有主穀、主病、主刑、主命、主風伯雨師等語，是與中國古代神農、黃帝之事相類似。蓋無論何國何民族，其古代事，初以神話（宗教說）相傳。至後代，文字形成之後，記載其事者，故爲其後裔者信奉之也。壇君三世之事，最近道家三清之說。蓋我海東爲神仙淵叢，內外典籍俱無異辭。而自古代言神仙者，皆謂黃帝問道於崆峒之廣成子。雖然，晉葛洪撰《抱朴子》，則謂黃帝東到青丘，受《三皇內文》於紫府先生。紫府先生者，即東王公，而以其在東方，故世謂東君者也。

壇君是東方最初之君，而設壇祭天者，故稱壇君。而其君字，類似於東君、帝君及真君等仙家之稱，亦類於雲中君、湘君等神君之號，故壇君者，謂仙，亦可謂神，亦可曰神、曰仙，是屬古代之事。雖欲深究，而無可深究之道，則但可任其綿藐而已。至若秦時方士，韓終來東之迹，證據最確。而盧生、張良，疑亦來東，或求籙圖，或尋道友，此以彼等行履推之，則有七八分仿佛者也。《古記》：“河伯女（柳花）之游優勃水，如三倫之浴

天池。”^①東明帝之出北扶餘，如簡狄之生商契。契爲玄乙卯之所生，朱蒙亦卯生，^②若非神話，即是仙說也。

沸流國王松讓，謂高朱蒙，曰“吾仙人之後，纍世爲王”^③云云，是有神秘的系統之出自者也。

高句麗國於海東^④，承受扶餘之風俗，接近中國之文化。張道陵五斗米之輸入，國人爭奉。唐太宗八道士之送來，國王歡迎。^⑤可見民性習於神話，故一聽五千文之講論，便成水乳之相合也。

百濟，《後周書》云：“無道士。”^⑥而吾以爲絕不然。蓋麗、濟、羅三國，僻在海隅，中國文化無不同仰，即如儒、佛兩教之人，雖有先後之不同，而終乃三國均傳，則一也。儒、佛兩教既然，何獨道教不然乎？道教入麗，乃有明文，而羅、濟則無然。羅、濟兩國，固不乏讀誦五千文者，則不可謂羅、濟無道教思想也。百濟道教淵源之

① 李能和按：《滿州源流考》云：“初有仙女恩古倫、正古倫、佛古倫，浴於長白山之天池，有朱鳥銜果置季女佛古倫之衣上，佛古倫吞之，有娠生子，曰愛新覺羅，是爲清之初祖。”

② “簡狄之生商契”是對中國古代神話“玄鳥生商”的說明。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簡狄取玄鳥（燕子）卵吞食而懷孕生契。相傳，契爲商人始祖。在李能和看來，朝鮮半島流傳的高句麗開國國王東明帝“朱蒙亦卯生”的神話與“契爲玄乙卯之所生”相類似。

③ 參見〔朝鮮〕金富軾：《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第一《始祖東明王》。

④ 李能和按：海東，指渤海之東。

⑤ 據《三國史記》卷二一記載：“二年（643）三月，（淵蓋）蘇文告王曰：‘三教譬如鼎足，闕一不可。今儒釋並興，而道教未盛，非所謂備天下之道術者也。伏請遣使於唐，求道教以訓國人。’大王深然之，奉表陳請。太宗遣道士叔達等八人，兼賜老子《道德經》。王喜，取僧寺館之。”另，《三國遺事》卷三也有相似的記載，參見《大正藏》，第49冊，第988頁。

⑥ 《周書》卷四九《列傳》第四十一《异域》上《百濟》。

疑似者，反見於日本之古史。阿直岐、王仁兩人，即其媒傳者也。近日，文學博士黑板勝美氏著有論文^①，詳述源委。

新羅，論者以爲其政體合於無爲自然之教，不寧唯是，新羅一代。凡放浪山水，吟弄風月者，皆謂之仙，故名區勝地，多見仙迹。新羅花郎，稱國仙，而其教曰風流者，蓋粉面珠履妝飾之外，又有歌樂、登臨之趣事，故名之也。所謂仙家，《海東傳道錄》義湘、道詵俱入於羽流之列，細究之，則亦有其故。我朝鮮人見有道術者，則謂之異人。異人，其義稍涉廣泛。蓋義湘、道詵，世稱異僧。義湘所作《青丘秘訣》、道詵所作《玉龍密記》^②，皆風水說，而世皆崇信。《訣》既云秘，人亦稱異，故方術之徒，謂爲仙者也。

高麗自國初，行八關會，而其所奉之對象曰天帝、龍王及岳瀆之神，其主祭者曰仙家。依申采浩氏^③說：仙家，即新羅國仙（花郎）。而其始源，則乃三韓蘇塗之祭官。句麗之皂衣仙人云。八關會其始源，出自晉朝，轉傳於高句麗，而新羅，而泰封，而高麗。依申采浩氏說：“八關會，雖屬佛戒，而變爲國仙之神事。”高麗毅宗時，八關會衰減，乃詔曰：“新羅仙風大行，由是民物安寧。近來，兩京八關之會，日減舊俗。自今八關，預擇兩班，定爲仙家，依行古風。”^④是即

① [日]黑板勝美：《我國古代的道家思想及道教》，載《史林》第8卷第1期。

② 此書應爲《道詵密記》。道詵，號玉龍子，故李能和稱《玉龍密記》。

③ 申采浩（1880—1936），韓國歷史學家，著有《歷史新讀》和《朝鮮上古史》等。

④ 據《高麗史》卷一八《世家毅宗》記載，應爲“自今八關會，預擇兩班，據家產饒足者，定爲仙家，依行古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59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389頁）可參考。

李圭景《五洲衍文》^①所謂“八關會，此雖佛事，亦兼道醮者也”。其言蓋有據也。高麗中葉，仁宗之時，建八聖堂於西京，繪畫像，設仙佛相半，八聖亦謂八仙。開城松岳山，有八仙堂是也。睿宗之時，傳宋道教，玉燭亭月醮，天尊之像，福源觀始置羽士之輩。自是以來，太一醮、本命醮、北斗醮、壽星醮、三元醮及其他齋醮，名目實多，既用青詞之文人，亦有黃冠之道士，推可知也。然而陰陽五行之說，亦又盛行，此皆出於術數之附會，而未始非道教之產物也。

李朝太祖定鼎漢陽，當其初也，以群議不一，故乃有決疑於昭格殿之說。此昭格殿，乃麗時之道觀，而即李朝昭格署之始本也。李朝昭格署，其位置在京城北部之三清洞，是取道家三清（上清、玉清、太清）之說以爲其名者也。三清洞中，亦有星祭井。昭格署，像設及醮祭儀式，詳見成倪《慵齋叢話》^②：“昭格署羽士之名稱，曰尚道、曰志道、曰道流。道流取才，誦禁壇，讀《靈寶經》，科儀《延生經》^③《太一經》^④《玉樞

① 《五洲衍文》，全稱《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六十卷，是李圭景（1788—1856）用漢文寫成的一千五百篇短文，涉及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學科，對有疑問或記述不準確的部分還加以考據，予以訂正，成爲一部研究朝鮮科學技術史和民俗學的“百科全書”。李圭景，字五洲、嘯雲，是實學派“四大家”詩人之李德懋（1741—1793）之孫，也是韓國道教研究的開創者之一。

② 成倪（1439—1504）是朝鮮王朝著名的文學家，字磬叔，號慵齋、虛白堂、孚休子，所撰《慵齋叢話》是朝鮮稗說文學的代表作品，其中有一些關於道教在朝鮮半島傳播的記載。

③ 《延生經》全稱《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妙經》，見《道藏》，第11冊，第346～348頁。

④ 《太一經》全稱《太一救苦護身妙經》，見《道藏》，第6冊，第182～183頁。

經》^①《真武經》^②《龍王經》等”，載在《經國大典》^③。道流之中，亦有盲人。盲人讀經祭，載於太常祭案。

以上所述，國行道教之事也。至如盲人讀經、賣卜僧齋供七星，佛寺有七星閣，俚俗祭七星，歲時行直星禳灾法。坊刻諺文小說，有玉冠道士、鐵冠道士等稱號，法侶精勤，純陽子降筆題序末，乃奉事三帝君，刊行《陰騭文》，是皆道教之事，遺傳民間，而成俗者也。此等風化，皆與古來中國之教俗，互相關聯，故末附中國歷史的神話術數，及宗教（道教）之由來，以資讀者之參考焉。

① 《玉樞經》全稱《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見《道藏》，第1冊，第758～761頁。

② 《真武經》全稱《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見《道藏》，第1冊，第812～814頁。

③ 《經國大典》卷三《取材》“道流條”。

第二章 朝鮮檀君神話最近於道家說^①

李能和曰《中國人史論》有曰：“大凡人類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養生之事，次第而備。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備之後，其初，族之古事，但憑口舌之傳，其後乃繪以爲畫，再後則畫變爲字。字者，畫之精者也。故一群之中，既有文字，其第一種書，必爲記載其族之古事，必言天地如何開闢，古人如何創制，往往年代杳渺，神人雜糅，不可以理求也。然既爲其族至古之書，則其族之性情、風俗、法律、政治，莫不出乎其間。而此等書，常爲其俗之所尊信，胥文明野蠻之種族，莫不然也。”今考世界諸古國之建國神話，皆相類，莫不托始於天。例如，中國三皇（天、地、人三皇）、日本神代、朝鮮神

① 檀君作爲古朝鮮的開國者以及朝鮮族古老文化的象徵，在 13 世紀之前的朝鮮文獻中却少有出現。李能和在在此用“壇君”作爲標題，是受 13 世紀僧一然撰《三國遺事》引《古記》中“壇君神市”的影響。李能和認爲，檀君神話的原始形態是有關壇君的傳說，後世之書將“神壇樹下”四字改爲“神檀樹下”，故“壇君”亦變爲“檀君”。李能和通過引用 13 世紀之後的朝鮮文獻來說明古代朝鮮人從使用“壇君”到“檀君”有一個變化過程，從中可見檀君神話是經過不斷添加各種因素而逐漸累積形成的，其中也受到中華文化乃至道教神仙信仰的影響。

市、猶太摩西《舊約·創世紀》、亞拉伯·摩哈默^①《可蘭經》、印度婆羅門“梵天生人”等說是也。而至如道家之書則云：

自初一氣，而分三氣，是爲三天。一氣曰大羅天。三氣曰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即玉清、上清、太清之三境也。又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常住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秘道，謂之開劫度人。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轉共承受，出世授人。

原夫朝鮮建國，始自神市，按《三國遺事》所引《古記》之說，則桓因乃天帝，即如元始天尊之在玉京之上也。其子桓雄乃天神，帶天符印三個，降於太白山神壇樹下，化民成俗，以成神市，是猶古仙^②，出世度人也。桓雄之子王儉，乃神熊化人所生，是即朝鮮之有熊氏^③。王儉或稱神人，或稱仙人，其壽極長，入山爲神，見諸古史。蓋上古時，神與仙，無甚分別。例如，赤松子，世謂仙人，而亦爲神農時之雨師，則是仙而亦神也。朝鮮羽流所撰《青鶴集》，謂桓仁真人，受廣成子之道脉，是與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之事同。又《白岳叢說》謂桓仁有《始書》《終書》，是與黃帝之《陰符經》托說亦相類，雖皆綿邈之神話，而亦係自古相傳之古事，故引其說，以供參考。

① 李能和所說的亞拉伯·摩哈默，即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約570—632）。

② 這裏的“古仙”是指老子。據道經記載，老子在伏羲時，出世度人名號“鬻華子”，出授《三皇內文》；在神農時，名號“大成子”。故李能和按：“如鬻華子及大成子，伏羲時出授《三皇內文》等說。”

③ 李能和按：黃帝亦稱有熊氏也。

趙汝籍^①撰《青鶴集》云：“金蟬子曰：卞沚《記壽四聞錄》^②者，記吾東道流之叢，有曰：桓仁真人，受業於明由，明由受業於廣成子。廣成子古之仙人也。桓仁爲東方仙派之宗。桓雄天王，桓仁之子也。繼志述事，又主風雨五穀，三百六十餘事，以化東民。檀君繼業，化行千年，九夷共尊之，立爲天王，蓬亭柳闕而居，絢髮跨牛而治，主世一千四十八年，入阿斯達山仙去……其後有文朴氏，居阿斯達山，韶顏方瞳，能得檀君之道。永郎者，向彌山人也，行年九十，有嬰兒之色，鸞羽之冠，鐵竹之杖，逍遙於湖山，遂傳文朴之業。”

《白岳叢說》云：“向彌山人曰：仙道之在天下，中國則黃帝得於廣成子，吾東則文朴得桓因之源，傳爲潔清之學焉。”又云：南石行曰桓仁真人，使大往氏述《始書》，自作《終書》一卷。《始書》者，主風雨五穀飲食煉養之道，最以誠信，不鬥不淫，爲人間善事。《終書》者，主日月星辰天地山川之理，性命之源，神道妙德之訓。使大往氏，頒告《終書》於中外，仙官大往乃與其徒，稱桓因爲文祖氏，其書傳自文朴、乙密、永郎、晏留、普德聖女之流焉。余嘗得見於太白山人，藏之久矣。

金富軾撰《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③東川王二十一年條云：“平壤者，本仙人王儉之宅也。”

① 李能和按：趙汝籍，號龍岑居士，李朝明宣時羽流青鶴山人魏漢祚之弟子，撰《青鶴集》。

② 卞沚《記壽四聞錄》記載了道教在朝鮮半島傳播的一些情況，可惜已佚，祇在朝鮮漢籍中留下隻言片語。

③ 金富軾(1075—1151)，高麗王朝歷史學家，字立之，號雷川，所撰《三國史記》是朝鮮最古老的長篇歷史著作，描寫了朝鮮半島上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國的歷史。

安鼎福撰《東史綱目》^①云：《三國史記》云：“平壤者，本仙人王儉之宅也。”

柳得恭撰《四郡志》^②云：《三國史記》云：“平壤者，本仙人王儉之宅也。”仙人王儉，果是何人？所謂《古記》，檀君，名王儉，入阿斯達為神云。爾則仙人，或指檀君歟？《龍飛御天歌》云：“神志，檀君時人，世號神志仙人。”

① 安鼎福(1712—1791)，朝鮮王朝歷史學家，字百順，號順庵、漢山病隱、虞夷子，所編著《東史綱目》，記載了從箕子朝鮮到高麗恭讓王的歷史。

② 柳得恭(1748—1807)，朝鮮王朝歷史學家，字惠甫、惠風，號冷庵、冷齋、古雲居士、古雲堂、恩暉堂，曾經三次隨使團來到中國清朝考察，後受朝鮮英祖之命，著《四郡志》闡述朝鮮半島的歷史地理與文化習俗。

第三章 神市氏肇降之太白山 即是三神山說

世謂三神山，在我海東，疑三神山者，即太白山是也。按《三國遺事》云：

《古記》云：桓因（天帝）庶子桓雄，降於太伯山^①頂神壇樹下，謂之神市^②……生子號曰壇君王儉。

蓋桓因、桓雄、王儉，世謂三神，而世又以妙香山為太白山，此亦有其故焉。神人降於太白山神壇樹下，故《三國遺事》引《古記》，本作“壇君神市”，而後世之書“神壇樹下”四字，忽變為“神檀樹下”，故

① 李能和按：即太白山，今妙香山。校者注：妙香山又稱沸流山，位於朝鮮半島西北部的平安南道、慈江道和平安北道的交界處，因山勢奇妙，景致佳絕，不僅是佛教勝地，也有一些仙道遺迹，自 11 世紀以來被稱為妙香山。

② 李能和按：神市者，古代之神權君主，即巫是也。古者以巫祭神，人民多集，故曰神市，即如今之都堂祭之類也。

“壇君”亦變為“檀君”。以檀為香木，故太白山，亦變為妙香山者也。今引諸錄以證其實。

高麗李穡《妙香山記》^①云：“香山長白之所分也，地多香木，而仙佛舊迹存焉。”

李朝車雲輅《西游錄》^②云：“妙香山多神仙古迹，有石窟焉。僧云‘檀君降生處也’，或稱仙人，非人道誕生也。太白即白頭，非妙香也。此窟，檀君時人修道處，故有是名。”

李朝申景濬^③《疆界志》前朝鮮條云：“壇君名王儉，初降太白山頂神壇樹下，國人立為君，國號朝鮮。”愚按：《三國遺事》神檀樹，作神壇樹。檀君作壇君。蓋《三國遺事》東方始出之史，而以神字觀之，壇壇之壇較是矣。神壇之壇，雖作檀，而檀木有二種：一紫檀有香，一俗名朴達木，堅緻材用。太伯山多紫檀，故名以妙香山。在太伯山下人，以紫檀為檀君之檀。江東縣之鎮山，曰大朴山，下有一大塚，世傳檀君墓，大朴，即

① 李穡(1328—1396)，高麗王朝哲學家，字穎叔，號牧隱，謚號文靖。作為高麗名儒李穀之子，不僅師承高麗名儒李齊賢，還到元朝國子監學習，應試及進士第，為翰林，回國後成為朱子理學的積極宣導者，曾任成均館大司成、高麗宰相等官職，著有《牧隱集》五十五卷，其中包括《牧隱詩稿》三十五卷、《牧隱文稿》二十卷。

② 車雲輅(1559—?)，朝鮮王朝宣祖時期的詩人。字萬里，號滄洲，原籍延安。父親車軾，兄長車天輅，皆以詩文聞名。1583年文科狀元及第，經奉常寺判官升任校理，著有《滄洲集》。

③ 申景濬(1712—1781)，又譯為申景浚，朝鮮王朝英祖時期的學者，字舜民，號旅庵，為學領域涉及九流百家，天文、地理、聲律、醫學、音韻、文獻等，一生著述甚豐，通過實地考察而寫成的《疆界志》，表達了他對朝鮮半島歷史地理的新認識。

朴達也。

李能和曰：朝鮮之內山，以太白名者甚多，而凡云大朴山、咸朴山、朴達山等名。若以俗語釋之，則亦皆太白之謂也。以其爲太白之孫支，故有是稱也。妙香本名太白，而山多香木，故亦稱妙香者，而既謂長白之所分^①。妙香，亦可以看做太白也。近見北崖子^②《揆園史話》一卷（寫本），專述壇君時事者也。其序略曰：“余嘗有志於述史，而固無其材，且名山石室，渺無珍藏，以余清貧匹夫，亦竟奈何哉。然何幸峽中，得清平所著《震域遺記》^③中，有三國以前故史，雖約而不詳，比於巷間所傳區區之說，尚可吐氣萬丈。於是，復采漢史諸傳之文，以爲史話。上之二年乙卯^④三月上澣，北崖老人，序於揆園草堂。”

又其《檀君紀小序》：“神市氏，實爲東方人類之祖。洪荒之世，開創之業，賴以成焉。古有清平山人李茗者，高麗時人，有《震域遺記》三卷引《朝代記》，備載我國故史，比於一然之書^⑤，甚相徑庭，中多仙家語。”本書之真偽姑俟後評，而其引證之說，亦有可采者即如：

① 李能和按：見上李穡記。

② 李能和按：北崖子，不知何許人也。校者注：北崖子，又稱北崖老人，姓名與生卒年已不可詳考。據說，他是漢城的一個窮書生，科舉考試落榜後，放棄仕途，在負兒岳（今三角山）山脚下修了一座揆園書屋，傾畢生之力撰寫成《揆園史話》一卷，又名《檀君實史》，成爲一部在朝鮮歷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奇書”。

③ 清平，即高麗人李茗，曾撰《震域遺記》，此書已佚。北崖子撰《揆園史話》時曾參考《震域遺記》。

④ 李能和按：此與李朝肅宗二年（1676）相當。

⑤ 李能和按：一然之書，謂《三國遺事》也。

古之三神山者，即太白山也。三神，又云三聖，今文化九月山，有三聖祠，敬祀桓因、桓雄、桓儉者也。檀君之教，神化靈訓，傳於後世，舉國男女，猶為崇信，即人生死，必曰：“三神所主。”小兒十歲以內，身命安危，多托於三神。三神者，即創天地造治民物之三神也。昔司馬相如，謂漢武帝曰：“陛下謙讓而弗發契^①三神之歡。”注云：“三神上帝。”三神之說，當時亦通於漢土矣。蓋東方諸山，以太白名者頗多。俗士率以寧邊妙香山當之，實由於一然《三國遺事》之說，而彼等眼孔如豆，安足以輿論哉！今白頭山上，有大池，周八十里，鴨綠混同諸江，發源於此，曰天池，即神市氏乘雲朝天處也。妙香，曾無一小涔，其不為桓雄肇降之太白，不足辨也。……余嘗觀載籍，白頭山之異名頗多。《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咸，有肅慎氏之國。”^②《後漢書》曰：“東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婁接。”注云：“在乎壤城西北。漢土眩學之妄語也。”挹婁，乃肅慎後身。東沃沮，又今咸鏡之地，則蓋馬之為太白可知。且《麗史·列傳》曰：“女真，本高句麗之部落，聚居於蓋馬山東云，當時女真明在白頭山之東北，蓋馬白頭明矣。”《魏書·勿吉傳》曰：“國有徒太山，魏言太白。有虎豹熊狼不害人，人不得上山洩溺。”云云。《北史·勿吉傳》亦曰：“國有徒太山，華言太白，俗甚畏敬之。”《唐書》曰：“栗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亦曰徒太白，與高麗接。”《括地

① 李能和按：絕也。

② 《山海經》第十七《大荒北經》。

志》曰：“靺鞨，故肅慎也，其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金史·高麗傳》述高句麗以來靺鞨之事曰：“黑水末曷居，故肅慎地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葉隆禮《遼志》曰：“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十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內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穢其間。”又曰：“黑水發源於此。”《明一統志》^①曰：“長白山在三萬衛，東北千餘里，故會寧府南六十里，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其巔有澤，周八十里，淵深莫測。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東流為阿也苦河。”然則，不咸、蓋馬、太白、徒太、長白等名，皆為同山異名，而歷代方言之異也。又《高麗史》光宗十年：“逐鴨綠江外女真，於白頭山外居之。”則白頭之名，始見於此。而蓋字之音，近於白字之意，東語馬、頭亦同訓。蓋馬白頭之異字同意，亦可明辨，而白頭之名，其來亦尚矣。東方諸山，有馬耳、摩尼等山，俗人並以“摩利”呼之，曾不相別。蓋馬耳、摩尼，並出於頭字之意也。而馬耳、摩尼之為頭岳，或頭山之訛，尤可辨矣。太白之一名，曰白頭，甲比古次^②之祭天處，曰“頭岳”，此非檀君祭天，必隨頭名之山也，乃檀君祭天處，必成頭名之山也。蓋“頭”者，最上或元首之稱也。白頭，為東方諸山之宗，而又是東人始降之地，兼復元首。檀君恒行祭天禮於其山。當時之人，名曰頭山也，必矣。而甲比古次之頭岳，亦不出於此外也。然則，神市之降，既在於白頭山，乃漸徙西南，復沿淚水南來。三氏（夫屢、夫

① 由明朝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賢、彭時等奉敕修撰的《明一統志》於明天順五年（1461）書成後，明英宗撰寫序文，並賜名《大明一統志》，書中的“外夷”部分介紹了朝鮮半島的歷史地理情況。

② 李能和按：江華郡之古號。

餘、夫虞)之族,又各四遷也。太白既爲東方靈地,祭天大儀必始於其山,則自古東民之崇敬。是山也,不尋常。且古昔禽獸,悉沾神化安栖於其山,而未曾傷人。人亦不敢上山洩溺而瀆神,恒爲萬代敬護之表矣。夫我先民,皆出神市所率三千團部之裔。因、雄、儉三神之開創肇定之功德,常傳誦而不忘,則古民指其靈山曰:“三神山者,亦必矣。”而其神風聖俗遠播於漢土。漢土之人,有慕於神化者,必推崇三神,至有東北神明之舍之稱焉。及其末流之弊,則漸陷於荒誕,越出越奇,怪异之說,迭出於所謂燕齊海上之方士。蓋燕齊,其地與震邦相接,民物之交接特盛,自能聞風驚奇。又推演傳會曰:“三神山,是蓬萊、方丈、瀛洲,在渤海中。”且患其無驗,則曰:“望之如雲,終莫能至。”以惑世主。《神仙傳》又以“海中”字,推以斷之曰:“海上有三神山,曰蓬萊、方丈、瀛洲山,謂之三島。”而於是海上六鰲荒怪之說,繼出於閑人之筆。乃我國之士,則更效嚙於此曰:“金剛,蓬萊也。智异,方丈也。漢拏,瀛洲也。”則此,又返咀漢士之餘唾也。《史記·封禪書》曰:“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又仙家書類或曰:“三神山,有還魂不老等草,一名震檀。”今白頭山,自古有白鹿、白雉或白鷹之屬。《括地志》^①所云“其南有白山,鳥獸草木皆白”者是也。方士之說,亦頗有所據也。又白頭山一帶,時產山參,世人擬之以不老草。山氓欲採取,則必沐浴致齋祭山以後敢

① 唐初魏王李泰(619—653)主編的《括地志》是一部大型地理著作,全書有正文五百五十卷,序略五卷。從體例上看,該書以州爲單位,再分述轄境內各縣的沿革、地望、得名、山川、城池、古迹、神話傳說和歷史事件等。

發。其還魂不老之名，想亦原於此也。且白頭山產紫檀樹，從古所稱檀木者，是也。而《古記》^①所傳九變震檀之說，想必有因於此，而“不老震檀”云云者，蓋亦聽者之誤也。然則，“燕齊方士扼腕，而言海中三山”者，亦並游於夢中，欺其主，而又自欺也。

① 李能和按：古記，即是《神志秘詞》。相傳神志作《九變震檀之圖》，亦稱《九變圖局》。

第四章 三神山在海東說

李能和曰：“燕齊秦漢方術之士，皆指我海東有神山仙島，是自上古沿傳者然也。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即爲其證。蓋我朝鮮三面環海，又多名山，往往有神異之迹，皆其得名之所自也。即如長白之天池、金剛之山水、妙香之石龍窟^①、平壤之麒麟窟^②、漢拏之白鹿潭、智異之青鶴洞、江華之塹城、鬱陵之絕島、阿斯達三聖祠、扶蘇岳（松岳）八仙之堂、紇骨之求仙臺^③、牡丹乙密臺^④等，諸勝地名，不虛得也。

一、中國撰述言神山者

東方朔《十洲記》云：祖洲在東海，有不死之草，秦始皇聞鬼谷

① 李能和按：世傳檀君窟者。

② 李能和按：有東漢聖帝朝天石。

③ 李能和按：在成川，世傳箕子朝鮮時仙人白一清所築，云云，而吾則以爲樂浪或高麗時之遺迹。

④ 李能和按：在平壤牡丹峰下，世傳乙密仙人所游處。

先生之言，乃使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攝海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瀛洲在東海中，生神芝仙草。蓬丘，蓬萊山是也。對東海之東北岸，周迴五千里，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也。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來，唯飛仙有能到其處耳。

《史記·封禪書》曰：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

《史記》及《續文獻通考》云：秦始皇二十八年，東游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童男女，入海求羨門高，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①

晉王嘉^②《拾遺記》：“岱輿、圓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在海東。又云：扶桑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生碧藕。○李晬光^③《芝峰類說》曰：“余意磅礴與方丈音相近，俗謂智昇山爲方丈山。”又，昔有人於高城海邊，見水中卧石，題曰“方丈山碑”，以此或疑金剛亦號“方丈”云。所謂鬱水，恐指鬱陵島而言。《拾遺記》又曰：“圓嶠山上有方湖，周十里。”今漢拏山上有深池，世謂漢拏，爲圓嶠者，蓋有據矣。

① 李能和按：方士韓終入海求不死藥，來止三韓不還，其子韓稚，亦方士，詳見後。校者注：求羨門高應在始皇三十二年（前215）。

② 東晉王嘉（？—390），字子年，隴西安陽（今甘肅渭源）人，撰志怪小說集《拾遺記》，又名《拾遺錄》《王子年拾遺記》，後經南朝梁蕭綺整理成十卷而流傳下來。

③ 李晬光（1563—1627），字潤卿，號芝峰，朝鮮李朝哲學家，實學思潮之先驅，歷任修撰、大司成、大司憲、吏曹佐郎等職，著有《芝峰類說》《采薪雜錄》《秉燭雜記》《讀書錄》，收錄於《芝峰集》中。

二、朝鮮撰述言神山者

鄭礪^①《行狀》云：“公入中國，遇道士於奉天殿。道士曰：‘你國亦有如我輩乎？’公即答曰：‘我國素稱神仙窟，蓬萊、方丈、瀛洲三山，皆在我國。或有白日升天者，又有長生不死者，吾儕尋常見之，何足貴乎。’”

李晬光《芝峰類說》云：“世謂三山，乃在我國。以金剛爲蓬萊，智異爲方丈，漢拏爲瀛洲。以杜詩‘方丈三韓外’證之。”

車天輅^②《五山說林》云：“三神山，皆在海中，自燕昭王遣方士尋之，不得。秦始皇遣徐市，求不死藥，又不得。每以風引舟去爲解……杜詩‘方丈三韓外’之句，說者以爲三神山，皆在我東，方丈即智異山，瀛洲即漢拏山，蓬萊即金剛山也。”

楊士彥^③，號蓬萊，云：“世謂仙去，游金剛山，題刻‘萬瀑洞’，在石上‘蓬萊楓岳元化洞天’八個大字，至今宛然。”

李重煥^④《八域志》云：“五臺山，千岩萬壑，重疊深阻，最上有

① 李能和按：鄭礪，號北窗，李朝明宗時人。

② 車天輅（1556—1615），字復元，號五山，朝鮮王朝宣祖時著名詩文大家。其詩歌創作受唐朝詩人李白的影響，形成了豪放雄奇之詩風，所著《五山說林》是一部詩話作品，收入其著《五山集》中。

③ 楊士彥（1517—1584），號蓬萊，朝鮮王朝宣祖時人，當時著名的四大書法家之一，在游歷名山時，經常留下筆鋒雄健遒勁的題刻。

④ 李重煥（1690—1756），朝鮮王朝肅宗、景宗時人，出生於世代爲官的驪州李氏家族。從小隨父親周游各地，以文會友。1713年，23歲的李重煥科舉考試及第，走上仕途，但因朝廷不斷黨爭，使李重煥深受其害，故毅然離開官場，花了三十餘年時間，走遍朝鮮半島，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編寫了《八域志》。這部朝鮮王朝最權威的地理書，共分四民總論、八道總論和卜居總論三部分，詳細介紹了朝鮮王朝時四種身份階層、八個區域的地理狀況，通過對朝鮮王朝的政治、經濟、交通、民心等社會現象的記載，來展現當時朝鮮半島最“宜居之地”，故又名《擇里志》（朝鮮古書刊行會編，1910年版）。

‘五臺之勝’。上黨韓無畏，得道尸解，而稱修丹福地，以此爲第一。”○“智異山在南海上，一名頭流山，世以金剛爲蓬萊，以智異爲方丈，以漢拏爲瀛洲。所謂三神山也，《地志》以爲太乙所居，群仙所會。”○《輿地勝覽》云：“頭流一名智異山，又名方丈山，杜詩‘方丈三韓外’即此山。”

據上諸說，則仙家所說三神山，無則已，有則必在我海東。而況方士韓終來止三韓，明有其證。又況南海邊絕壁上，刻有徐市之篆迹^①，至今宛然乎。

三、黃帝東到青丘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說

晉葛洪《抱朴子》有：“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按：青丘者，《清一統志》云：“青丘，在高麗境。”《子虛賦》：“秋獵於青丘。”蓋謂此。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晉·天文志》：有青丘，七星在軫東南，蠻夷之國也。風山者，疑即指方丈山，亦即方諸山。紫府者，是仙界之總府，而若別釋之，則按古《列仙傳》：東王公，“乃元始天王所化八帝之一。混沌初分，民物未生時，自九天下降，王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居東華方諸山，名曰紫府，有六門三宮，各分真仙主治。道性凝寂，體湛無爲，誕迪元功，化育萬物，號大司命，統治一切道，稱東華木公少陽大帝。凡上天下地，男子登仙得道者，悉所主焉”。《三皇內文》者，即上文所謂《陰符經》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是也。

朝鮮神市降化之事，中國黃帝受道之事，俱在青丘之域、紫府

① 李能和按：其篆曰“徐市起禮”，云云。

之界。且神市之天符印三個，與黃帝《陰符經》三卷（《三皇內文》）相類。壇君入阿斯達化神，黃帝入首山登仙，又相似，故曰：“朝鮮壇君建國神話最近於道家說也。”

四、黃帝至崆峒山見廣成子問《陰符經》，崆峒山亦在青丘說

李能和曰：據《古仙傳》：“上古時代，天師真仙，出世度人，亦有多說。”然而世俗所謂神仙，多屬黃帝時事，即如《莊子》謂：“黃帝至崆峒山，問道於廣成子。”又，道書全集《陰符經·三皇玉訣序》有：

黃帝以蚩尤難治，親到大山。此山名號天壇，第一洞天，上臨玉清元始之宮。入石洞，見石匣中，有一卷經，號曰《元始天尊混元三皇玉訣陰符經》，盡是天文篆書三百餘字，分為三卷，上卷天皇，中卷地皇，下卷人皇。^①上卷按神仙抱一之道，中卷按富國安民之法，下卷按強兵戰勝之術。與天地陰陽萬物，為祖宗，治國齊家持身，不死之道，皆從此經出。至崆峒山，見高聖先生、廣成子，求賜指教。廣成子同去，見天真皇人，問此《陰符經》，天皇、地皇、人皇，陰陽造化，治國治家治

① 李能和按：是即所謂《三皇內文》。校者注：《三皇內文》為《天皇文》《地皇文》《人皇文》的合稱，亦稱即為《三皇經》。相傳三國時帛和所得最古，後鄭隱傳葛洪，即所謂《小有三皇文》，謂此文在小有之天玉府中，又稱《小有經》。據說，西晉時鮑靚在嵩山學道，於惠帝永康（300—301）年中得《大有三皇文》，因此經秘在大有宮中，又稱《大有經》。後鮑靚授葛洪，中國道教所說《三皇經》主要是劾召鬼神、符圖與存思法。後《三皇經》成為三洞——洞神經系的主要經典。李能和在這裏將《陰符經》與《三皇內文》混淆起來論說了。

身，長生不死，復升天界，如何修道？^①

云云等說。陳子昂謂崆峒在薊丘^②，則薊丘，亦在青丘，即如：

李晬光《芝峰類說》曰：按《韻書》曰：禹迹之內，有三崆峒。黃帝問道處，在汝州。杜詩“崆峒小麥熟”在臨洮。又其一在安定云。而薊州之崆峒山不與焉。按陳子昂詩曰：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尚想廣成子，遺迹得雲隈。^③子昂豈無所考而云哉？黃帝都涿鹿。涿鹿今幽州。幽州去薊門近，則子昂之說似是。

云云是也。崆峒既在薊丘，則是在青丘之域，而近於遼東。遼東自古亦多仙迹，即如：

《盛京通志》^④云：遼境山水雄奇，洵洞天福地所在，仙靈

① 李能和按：世謂《陰符經》乃姜太公作，則亦時代久遠也。校者注：《陰符經三皇玉訣序》將《陰符經》與《三皇內文》混淆起來論說，以展現“黃帝深曉陰陽造化成道之理”（此處文字與《道藏》，第2冊，第789～790頁文字有差異）。

② 薊丘，古地名，一指今北京城西北隅一帶，古稱幽州。一指今天津薊縣，古稱薊州，屬於燕山山脉的薊州東北有崆峒山，相傳有黃帝問道廣成子處，稱古軒轅臺。李能和則從陳子昂“北登薊丘望，求古軒轅臺”詩句中推測出“薊丘亦在青丘”。

③ 此為中國唐代文學家陳子昂（661—702）《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中之《軒轅臺》，李能和引用不全。

④ 《盛京通志》是清代官方纂修的有關滿族肇興地——盛京（今遼寧瀋陽）的地方志，有多種版本，李能和引《盛京通志》以展現朝鮮道教受中國遼地仙道文化的影響。

奧宅，自古有之。（前代）仙人丁令威，遼東人，學道於太平府靈波山，後化鶴，來集於遼陽華表柱，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作仙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①○白仲理，海州人，隱徐無山中，相傳謂既成神丹，作金以濟窮民。

① 相傳，晉朝丁令威，遼東人，原是一位州官，有關其成仙有不同說法：一說丁令威為政清廉，喜愛養鶴，災荒年間，因私開官倉濟民，得罪朝廷，即將被斬首時，他所養的兩隻鶴携他騰空升天而去；一說丁令威學道於靈虛山，後成仙化鶴歸來，落於城門華表柱上。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

第五章 秦之方士來東之迹

李能和曰：秦始皇送方士徐市、韓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而韓終來往南韓，其子韓稚亦方士也。漢惠帝朝謁，惠帝慕其人，立祠祀之，見王嘉《拾遺記》。李朝學者李星湖漢謂：“韓終來王韓地，是爲馬韓，其子韓稚，見逐於箕準。”其說如下：

李圭景《三韓始末辯證說》云：李漢《僊說》：“秦始皇送徐福、韓終之徒，入海求仙，而仍逃不還。徐福入倭爲王，韓終入我南，裔爲馬韓云者。”似是臆說。然愚於晉王嘉《拾遺記》：“漢惠二年（前193）戊申，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者，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稚退而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箕準避衛滿，漢惠帝元年丁未，浮海南奔，至金馬渚，今益山郡焉，國號馬韓。馬韓者，仍其舊君而爲號也。其見逐之馬韓舊君，似是韓終。而箕準立二年，即漢惠戊申也。韓終之子韓稚，入朝於

漢，則即失國第二年也。

再錄王嘉《拾遺記》原文，以供詳考：

惠帝二年，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胤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亦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蠶，牙出於唇，自乳以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歿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囂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淳風墜矣。”稚以答聞於帝。帝曰：“悠哉杳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道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匹，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李能和曰：秦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籙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於是始皇北築長城，以防胡，使長子扶蘇北監蒙恬軍。扶蘇自死，乃立胡亥為太子。胡亥即二世，“亡秦者胡”，其應在胡亥也。盧生與韓終，同受始皇之命，求不死之藥者，則其云入海者，即謂來我海東也。籙圖書者，即謂讖記，如《神志

秘詞》^①者也。蓋我海東，非徒爲神仙窟宅，亦於圖讖及星占等說，發達極早。《後漢書》謂：漢善“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②。可爲一證。夫圖讖星占，亦係仙家之附帶學問矣。則盧生之入我海東也。學得此術，豫知秦運之將亡於胡，而不知其應果在胡亥。正是不知禍起蕭牆內，虛築防胡，萬里長城者也。

韓人張良，吾以爲亦方士也。良與盧生、韓終同時，而欲爲韓報秦仇，東見滄海力士，椎擊始皇於博浪沙中，驚動天下，而不得達其目的，其亦有數存焉者也。蓋張良平日慣游海東，乃得結識滄海力士爲死友，故能如是矣。若非慣游其國者，則何以知滄海有力士，而致之乎？星湖先生李瀼氏主張星說，其言是也。張良見漢高祖，樹六國後，請借前箸以決成敗之數，諫阻其事，是亦方士。推卜預知之術也，蓋張良始也，受教黃石公，末乃願從赤松子迹，其行事無非神仙方術之士之所爲，而其學之淵源，應得於我海東者也。

秦觀《淮海集》^③云：“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子房始游下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④

① 李能和按：《龍飛御天歌》注云：神志，檀君時人，撰《震朝九變圖局》言，東國歷代九變其局，並言李朝受命當都漢陽。原改稱爲《九變震檀之圖》。

② 《後漢書》第七十五《東夷傳·漢》。

③ 《淮海集》爲北宋文學家秦觀（1049—1100）的詩文別集。秦觀，揚州高郵人，字太虛，後改字少游，別號邗溝居士、淮海居士，“蘇門四學士”之一。

④ 《秦觀集》卷二一，參見周義敢、程自信、周雷編注：《秦觀集編年校注》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73 頁。

第六章 高句麗道教輸入

一、先奉五斗米之教

李能和曰：《三國遺事》云：麗季，武德、貞觀間，國人爭奉五斗米教。唐高祖聞之，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即第二十七代榮留王即位七年、（唐）武德七年甲申也。按，五斗米教，始倡於漢末，張道陵行於蜀中者也。蓋我朝鮮民族原始宗教，即神與仙之道是已。後雖有儒釋兩教，而民性固已習於神與仙之道，所以五斗米教之人來也，句麗國人歡迎，而爭奉之者歟。五斗米教主張真人之歷史，見下兩李之說，可得其詳也。

李圭景氏著有《張真人本末辨證說》云：“世以張真人道陵，為匪留候子孫，作辨說以斷之，然未可知也。自漢至今世，世傳道為真人，主道教，則宇宙間絕異者也，為一證辨焉。”

按《五雜俎》^①：漢末張道陵，避瘴丘社，得咒鬼之術，遂以

① 明謝肇淛撰《五雜俎》卷八《人部四》。《五雜俎》是明代的一部筆記著作。全書以分類記事的方式分為十六卷，有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以說古道今的方式，講述了明代社會的政局時事、宗教習俗和風土人情。

符術，使鬼療病，後為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尸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托以白日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為天師，良可笑也。張道陵初以妖術惑眾治病。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為司馬，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為曹操所破，降魏為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偃然為世業矣。明太祖高皇帝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世，亦信之太甚。真人每入覲，沿途民為鬼魅所惱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帝命留之禱雨，終不效，乃遣之。則其伎倆，亦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李瀼《星湖僊說》^①：龍虎山張真人賜號，自宋真宗始。漢張魯子自漢中徙居信州龍虎山，其後至正，隨賜號真靜先生。元時始封為真人，秩三品，終明之世，遵而不改……魯者，張道陵之後，漢末守漢中，照烈^②之往征，封府庫而逃，胡應麟，亟稱其相時待人，去無吝情，不失道家風裁矣。蓋張良辟穀導引之後，道陵始著祖業，然猶私相授受於民間，未盡展布。至魏太

① 李瀼(1681—1763)，字子新，號星湖，朝鮮京畿道驪州人。朝鮮李朝哲學家，實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星湖僊說》《星湖文集》《藹憂錄》等。《星湖僊說》三十卷是朝鮮王朝時很有影響的詩論集，其內容涉及天文、地理、經濟、政治和文藝等方面，也記載了一些有關道教的知識。

② 照烈，亦稱昭烈，指漢照烈帝劉備(161—223)。三國蜀漢的開創建立者。

武、崔浩首尊寇謙之，勸帝奉迎，其術遂大行。自言修張魯之法，丘瓊山^①謂，其雲中音誦科誡之法，即後世齋醮儀所由起也。玉女服氣導引之法，即後世辟穀修養所由起也。圖籙真經、檄召百神，即後世符籙攝召所由起也。蓋三者作俑，雖遠張大自此耳。

二、後聞五千言之文

高句麗末王寶藏之代，權臣蓋蘇文，建議立道教，自是唐之黃冠來講玄經，而道教遂盛，其勢力乃居儒釋之上，普德和尚南移百濟，而句麗之國運，亦以是終焉。

《文獻通考》云：唐高祖時，高句麗遣使請道教，詔沈叔安^②，持天尊像並道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玄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于國，有逾釋典。”^③

《三國史記》云：高句麗王寶藏三年，王遣使入唐求道教，

① 丘瓊山(1421—1495)，即丘濬，字仲深，號深庵、玉峰、瓊山，別號海山老人，海南瓊山府城鎮下田村(今金花村)人，明代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經濟學家，官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識淵博，曾參與《寰宇通志》《續通鑑綱目》《明英宗實錄》《憲宗實錄》等書的編纂。

② 沈叔安(約618年前後在世)，大唐開國功臣，官至刑部尚書。武德七年(624)，携天尊像出使高麗，此為官方推動道教傳入朝鮮半島的最早記載，後封沈叔安為吳興郡公。沈叔安善詩文，著有《沈叔安集》二十卷，已佚。死後，陪葬唐高祖獻陵，謚號定，可見其在當時的社會地位。

③ [元]馬端臨編撰：《文獻通考》卷三二五。

太宗遣道士叔達^①等八人，兼賜老子《道德經》。王喜，館於佛寺。

《三國遺事·高句麗本紀》云：麗季，武德、貞觀間，國人爭奉五斗米教。唐高祖聞之，遣道士，送天尊像來，講《道德經》，王與國人聽之。即第二十七代榮留王即位七年、武德七年甲申也。明年，遣使往唐，求學佛老法^②，唐帝（高祖）許之。及寶藏王即位，亦欲並興三教。時寵相蓋蘇文，說王以儒釋並峙^③，而黃冠^④未盛，特使於唐求道教。時普德和尚住盤龍寺，憫左道匹正，國祚危矣。屢諫不聽，乃^⑤南移於完山州孤大山而居焉。即永徽元年庚戌六月也，未幾，國滅。

又按《三國遺事》引《高麗古記》云：“武陽王時，蘇文^⑥奏曰：‘鼎有三足，國有三教，臣見國中，唯有儒釋，無道教，故國危矣。’王然之，奏唐請之。太宗遣叔達等道士八人。王喜，以佛寺為道館。尊道士坐儒士之上。道士等行鎮國內有山川。古平壤城勢，新月城也。道士等咒敕南河龍，加築為滿月城，因名龍堰城。作識曰‘龍堰堵’，且云‘千年寶藏堵’，或鑿破靈石。”^⑦

① 《三國遺事》原文為“太宗遣叙達”，參見《大正藏》，第49冊，第988頁。叙達，道士名。李能和可能依據《三國史記》改作“叔達”。

② 《三國遺事》原文為“求學佛老”，參見《大正藏》，第49冊，第988頁。

③ 《三國遺事》原文為“說王以儒釋並熾”，參見《大正藏》，第49冊，第988頁。

④ 黃冠，道士之冠，這裏指道教。

⑤ 《三國遺事》原文為“屢諫不聽，乃以神力飛方丈，南移於完山州”，參見《大正藏》，第49冊，第988頁。

⑥ 李能和按：武陽疑指寶藏，蘇文一云蓋金。

⑦ 李能和按：俗云都帝岩，亦云朝天石，昔聖帝時，騎此石朝上帝故也。

第七章 百濟道家思想

按《後周書·百濟》：“百濟無道士，而僧尼寺塔甚多。”雖然百濟之人，已有五千之文，應用其言者，不乏其人，即如《三國史記·百濟本紀》：

近仇首王，近肖古王之子。先是，高句麗國岡王斯由，親來侵，近肖古王遣太子拒之，至半乞壤，進擊大敗之，追奔逐北，至於水谷城之西北。將軍莫古解諫曰：“嘗聞道家之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所得多矣，何必求多。”太子善之，止焉。

云云等語。蓋此與高句麗大相乙支文德^①《遣隋將于仲文詩》“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同一調子。意者，當時《道德經》“知足、知止”之訓，盛行於麗、濟，熏陶國人之德性，此可為證者也。

① 乙支文德是六世紀時高句麗宰相、杰出軍事家，其《遣隋將于仲文詩》載《北史》卷二三，列傳第十一《于仲文傳》。

蓋自四郡以來，我東漸用漢文，而凡諸教俗，隨時而入。雖或有先後次第之少異，而麗、濟、羅三國並受漢化，則未嘗不同也。吾當輯述朝鮮道教歷史，至於百濟無道士之記事^①，意謂必不然，苦心尋繹，乃得近肖古王時，將軍莫解之諫詞，引用《道德經》之訓言，並與高句麗乙支文德之詩，合而觀之，則道家思想即謂是也。較看時代，則中國當時，具體的道教儀式尚未發達，何況外來者乎？此個疑問，上下心頭，終未釋然者。有日矣，忽接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發行之《史林》第八卷第一號，得見文學博士黑板勝美氏之著論，以為日本亦有道教思想及道教的儀式之神祀，自我朝鮮輸入日本，蓋由百濟近肖古王仁、阿直岐傳得云云。其論題曰《我國古代的道家思想及道教》，而其概要如下：

《古事記》應神天皇條有“王仁自百濟，將來《論語》與《千字文》”之記事。《日本書紀》亦有“阿直岐、王仁自百濟持經典來，傳學問於我國，太子菟道稚郎子，就王仁習諸典籍”云云等之記事。意者，諸典籍云者，非徒《論語》而已，亦必有他書，豈獨限定於儒書也哉。於是乎，可以推測，阿直岐、王仁必非為純粹之儒學者，而寧為道家者流。其資料載在《延喜式》卷八祝詞“六月晦大祓條”。注曰：“十二月準之”云云，而如下文所記者，即是也。

《東文忌寸部獻橫刀咒》（西文部準此）

謹請，皇天上帝、三極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諸神、司命司

① 李能和按：前述之《後周書》。

籍、左東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時四氣，捧以銀人，請除禍灾。捧以金刀，請延帝祚。咒曰：

東至扶桑，西至虞淵，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國，精治萬歲，萬歲，萬歲！

蓋此咒文，一見可知為道家之物，然而銀人之像，祭以金裝之橫刀，此與我國固有之神祇祭祀有異，不可不知也。又《延喜式》卷一，舉示，六月晦、十二月晦，大祓所用之物，而其中見有：金裝橫刀二口、金銀塗人像各二枚^①。繼於同卷，御贖鐵人像二枚、金裝橫刀二枚云。中宮、東宮御贖鐵人像二枚，云云。晦日大祓兩部，各著明衣……東西文部，各執橫刀，此等儀式，亦非我國固有之神祇祭祀也，明矣。

李能和曰：阿直岐、王仁既係近肖古王時人，則與將軍莫解同時，將軍莫解引用道經，此吾所謂道家思想者也，則亦可推想阿直岐、王仁與莫解為同思想之人也。且按中國歷代所稱天帝之名號，各自不同，商湯時則稱皇上帝，周代則稱昊天上帝，漢初曰上帝、太乙，而元始間^②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帝，西晉、後齊、後周、隋、唐曰昊天上帝。而百濟始祖，其時代與漢元始相當，亦可想象皇天上帝之稱，流行當時之天下，為祭祀奉事之對象。又按，百濟始祖築大壇祀天地，則當時祭祀，疑亦奉皇天上帝，其俗遺傳，後世不變，故百濟王仁、阿直岐渡日之後，亦傳其法。兩人之子孫，以為世業，傳掌文事及神祀，承用其祖所傳之儀式者

① 李能和按：已上東西文部所預。

② 李能和按：漢平帝年號。

歟。今茲重說百濟阿、王兩博士，渡日傳經教皇子，習典籍之事，則如《和漢三才圖會》^①：

應神天皇十五年^②，百濟王遣阿直岐者，獻《易經》、《孝經》、《論語》、《山海經》及良馬二匹。時，阿直岐能讀經典，皇子菟道稚郎子師之讀經典。天皇問曰：“有勝汝之博士耶？”對曰：“有王仁者，勝於我。”帝遣使於百濟，徵王仁。昇年，王仁持《千字文》來。皇子又師王仁而習典籍，莫不通達。於是，儒教始行於本朝。

阿、王兩博士，既富於漢文，則其學術之淵源，亦可推定也。按中國自秦漢以來，儒林與方士常在糅合之狀態。至東漢時，儒家始與方士分離，而即為道教之原始。及張道陵起，一切方術，即天文、風角、河洛、風星之說，符籙齋醮科儀之法，萃於張氏而為道家之祖焉。今依黑板氏之考證：“王仁其先世，既係樂浪之豪族，又距中國道教發生之時代未遠。”則王仁學術之所自來，足可推想。而至以王仁為“儒”亦有辨說。蓋在道教草創之時，故儒術與道教無別於名稱，而“儒”之一字，即為當時稱呼學者之普通名詞。王仁之謂儒，亦復如是而已。黑板氏疑其非純粹之儒學者而兼治道教者，其說是矣。

黑板氏又述刀鏡等事，以證其為道家之物。吾意其物，必是漢

① 《和漢三才圖會》是日本大阪醫生寺島良安於正德二年（1712）編纂的有關日本、中國的天、地、人三才的圖冊集，是一部日本的百科全書。

② 李能和按：百濟王古爾王五十一年。

製，何以證之。按《五洲衍文·道家雜用》條有說明道家劍鏡之事^①，即如：

〔天師法劍〕都穆鐵鋼，珊瑚，張廣微與材所藏。法劍^②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文二行十餘字。劍長四尺餘，兩面皆細紫金作法篆，其一面略記有闕闕[]月，內有兔。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雷雲三字。劍兩面，俱有鋒芒，無缺失，且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疊代所恃，以立教。

〔軒轅鏡〕道家用古鏡者，辟邪魔之術也。軒轅鏡者，珠砂，塗系圍，四鏡相照，能辟邪。方以智^③曰：“楞嚴壇十六鏡，上下攝照。”即此意也。^④

云云等語，由是觀之，道家儀式，用劍與鏡，始自漢代可知也。以至於漢土之刀鏡等物，輸入日本之徑路，今有一事，可以旁證，即如：

① 李能和按：引用《隋書·經籍志》及其他書。

② 指正一派第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所藏法劍。張與材（？—1316），字國梁，號廣微子。其天資仁厚，善詩文並工於寫竹畫，畫龍尤妙。至元三十一年（1294），一說為元貞元年（1295），張與材嗣兄張與棣繼任天師，掌管江南道教。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封為第三十八代天師。劍是張天師家傳法寶，也是道教的施法鎮妖之法器，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在日本神道教中，劍也成為三種神器之一。

③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龍眠愚者等，安徽桐城人。明代著名哲學家、科學家。明末，方以智移居南京，結交天下名士，以中國傳統思想與會西方科學，著有《物理小識》《藥地炮莊》《東西均》等。

④ 方以智撰《物理小識》卷八《器用類·鏡光》曰：“懸軒轅鏡，朱砂塗系，圍四鏡相照，能辟邪，智謂楞嚴壇十六鏡，上下攝照，即此意也。”

《三國志》：(魏齊王芳)正始元年^①，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詔書印綬詣倭國……賜金、帛、錦罽、刀、鏡、采物。^②

云云等語是也。然而，帶方刀鏡，是否道家物，事雖未可知，而亦不可謂非道家物也。神功皇后當時，與魏有交際，故得來此等物事，而其物事出自帶方。帶方、樂浪，地分相接，而同一漢領，又樂浪豪族之孫王仁之渡日^③。在帶方，刀鏡入日，為第四十五年之後。綜合以上諸條及黑板氏之說以觀之，王仁之後留植日本，主文事，掌祭祀，為其世業，其祭祀用道家儀，其國史用道家說，皆有出自是，瞭然者也。

① 李能和按：百濟古爾王七年庚申，日本神功皇后攝政四十年。

② 李能和按：刀二口、銅鏡百枚。

③ 李能和按：應神天皇十五年。李能和依據《日本書紀》卷十《應神天皇》條記載：十五年(284)秋八月，壬戌朔丁卯，百濟王遣阿直岐，貢良馬二匹。即養於輕坂上厩。因以阿直岐令掌飼，故號其養馬之處曰厩坂也。阿直岐亦能讀經典，及太子菟道稚郎子師焉。於是天皇問阿直岐曰：如勝汝博士亦有耶？對曰：有王仁者，是秀也。校者認為，能讀漢語經典的百濟人阿直岐來到日本後，又推薦了精通漢學的王仁前來，王仁渡日時間應為應神天皇十六年，因《日本書紀》卷十《應神天皇》還記載：“十六年(285)春二月，王仁來之。則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所謂王仁者，是書首等之始祖也。”

第八章 新羅道家思想在神佛兩教之後

李能和曰：新羅繼辰韓而立國，故其教俗，亦承辰韓之餘。辰韓其國號，有“東方日出處君長之義”^①。吾編《朝鮮神事源流》^②竊嘗言之：“新羅初以日月神爲宗教，赫居世誕降之歷史，可以爲證。朴赫居世之初生也，所謂身生光彩……日月清明等瑞相……赫居世，鄉言弗矩內，王言光明理世也。”云云等語是也。蓋我方言，日出之象，曰弗矩內。光明曰朴，且赫之爲字，成以雙赤，乃所以象日出，弗矩內也。然則，朴赫居世號居西干，即光明理世之君之譯語也。又《三國史記》炤智麻立干九年春二月，置神宮於奈乙。奈乙，始祖初生之處也。又《隋書》：新羅“每正月旦，拜日月神”云云。綜合此等以觀之，朴赫居世以日精受生，而有聖德，故辰韓六部之人，

① 李能和按：辰，東方也。韓，即干也，君長之義。校者認爲，“辰韓”與中國關係密切，據《三國志》卷三十《魏書·東夷傳》曰：辰韓者，古之辰國也。“辰韓”居民爲秦之亡人，故“辰韓”亦稱“秦韓”。

② 李能和所撰《朝鮮神事源流》，又稱《朝鮮神教源流考》，於1922—1923年在日本京都大學《史林》第7卷第3～5號和第8卷第1～4號上連載發表。

推戴爲君長者也。至於中葉，佛法始入，而佛之祖先，亦有日精之說。佛書中又有日月天子及日光菩薩、月光菩薩等語，與新羅拜日之宗教相近，故固有之神教遂至混合於新來之佛教者也。

一、新羅人宗教學術兼治老佛

至若新羅人之於道書，則略有數事，可考其迹。

(一)《三國史記·列傳》：“金仁問，字仁壽，太宗大王第二子也。幼而就學，多讀儒家之書，兼涉莊老、浮屠之說。”

(二)《三國史記·新羅本紀》：“孝成王二年春二月，唐玄宗聞聖德王薨，遣左贊善大夫邢璣，以鴻臚少卿往吊祭。璣將發，帝謂璣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國，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義，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夏四月，唐使臣邢璣，以老子《道德經》等文書，獻於王。”^①

李能和曰：唐使邢璣，受命玄宗者，“以卿惇儒，故持節往，宜演經義，使知大國儒教之盛”。而及其來獻則乃老子《道德經》等文書也。其言與事，一切相反，甚有疑義。蓋以“惇儒”“儒教”之文句，信其爲來傳儒學，則未免大誤也。蓋邢璣儒其名，而道其行，如傅奕一流之人。又玄宗皇帝，奉道之君也，天寶元年，尊老子爲玄元皇帝，躬享親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列子爲冲虛真人、庚桑子爲

^① 此引文來自《三國史記》卷四四《新羅本紀第九》，李能和在引用時作了刪節。

洞虛真人，而配享之矣。尊奉老子如是之篤，則其命邢璣，往演經義者，當為老子《道德經》無疑。邢璣來獻老子《道德經》等文書，乃履行其使命也。然則，所云“儒教”應即道教之訛，是乃儒臣換弄史筆，以欺後世者也。讀史者於此等處，不留心細究，多被古人欺去，惜哉！

(三)《慶州甘山寺彌勒菩薩造像記》^①云：開元七年(719)己未二月十五日，重阿淪金志誠，奉為□□亡考仁章一吉食，亡妣觀肖里，敬造甘山寺^②一所，石阿彌像一軀，石彌勒像一軀……弟子志誠，生於聖世，歷任榮班，無智略，以匡時，僅免罹於刑憲。性諧山水，慕莊老之逍遙，志重真宗，希無著之玄寂，年六十有七，致王事於清朝，遂歸田於閑野，披閱五千言之道德，棄名位而入玄窮。研十七地法門，壞色空而俱滅。^③

由是觀之，則新羅人於宗教上、於學問上，出入老佛，是可為證也。新羅孝成王二年，即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唐使邢璣，來獻老子《道德經》等文書之記事，見於《三國史記》。而據此《造像

① 李能和按：新羅聖德王十八年己未。

② 據《三國遺事》卷三載：甘山寺“在京城東南二十許里。金堂主《彌勒尊像火光後記》云：開元七年己未二月十五日，重阿淪全忘誠（即金志誠）為亡考仁章一吉干、亡妃觀肖里夫人，敬造甘山寺一所，石阿彌一軀”（《大正藏》，第49冊，第1000頁）。

③ 新羅聖德王十八年，即唐開元七年，性諧山水，傾慕莊老的金志誠為祈父母冥福，在慶州造甘山寺及阿彌、彌勒石像。值得注意的是，金志誠撰寫《慶州甘山寺彌勒菩薩造像記》（載《朝鮮金石總攬》卷上，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第35～36頁）比邢璣獻《道德經》還要早十多年，可見老莊之學已在新羅與佛教並行傳播。

記》，則開元七年新羅人已有披閱五千言之《道德經》之文。蓋《道德經》之入羅，其早可知也。

二、新羅政體合於道教之無爲

又以新羅政體觀之，則頗得老莊無爲之真髓，即如李鍾微撰《修山集·新羅論》^①有曰：

聖人以形器治天下，而道行於其間。堯舜三代以至於孔子，則所以爲道者，常不離乎形器。形器不立，而能治天下。蓋欲自然而無所爲，此其說，始乎老聃。莊周而笑堯陋舜，而姍侮三代以禮樂爲桎梏，刑政爲贅疣，而道在於因應變化，其所祖述，而稱道之者，必在乎羲軒之際。無懷赫胥之間，以畏壘之豐，華胥之樂，爲其功效。蓋其說，河漢而迢廷。然而，漢之文景，得之而爲西京之治，而生民賴以休息安養，後世稱爲小康……嘗觀新羅爲國，與朝鮮異俗，出入於華夷之際，而其始建也。自赫居世，至炤智數十世之間，三姓相承，神聖之德，與民相安於無事，雖時及麗濟相關，而有應兵，而無憤師，其爲國之道，非必有樂禮刑政之可言，而無所謂因應變化自然，而無所爲者，蓋有所不謀，而同者，固非漢之文景，有心於黃老，而天機設施，暗與黃老合，蓋辰韓舊俗，自躋於畏壘，華胥之

^① 李鍾微(1731—1786)，朝鮮王朝英宗時儒學者，著有《東史》《修山集》等。李鍾微在《修山集》的《新羅論》中對新羅，從公元前57年的赫居世，到公元499年的炤智王爲止的新羅史，進行了較爲系統的梳理，認爲新羅文化因受中華文化的影響而在朝鮮半島獨樹一幟。

域，而不自知，以至於八九百年而不已，使老聃、莊周爲國而自治，固無以加於斯矣。……自三教行乎中國，而儒固已自有於箕氏之時，而佛亦以魏晉之際，入於東國，所不行者，惟老道耳。然無其爲老之名，而實已行於爲國，如新羅之得其精，蓋不學而能之也。

三、新羅有道流

《東國通鑑》^①：“惠恭王十六年夏四月，金良相^②弑王，自立。初，王幼冲嗣位，母后臨朝。及壯，淫於聲色，常作婦女之戲，好佩錦囊，與道流爲謔。”

① 《東國通鑑》是編撰於十五世紀的一部朝鮮史書。徐居正（1420—1488）等學者奉朝鮮世祖之命，仿司馬光《資治通鑑》的編年體用漢文編寫了上自檀君朝鮮下自高麗王朝末期的歷史，第一次將檀君建立古朝鮮的時間定在公元前2333年，使這部官修史書在朝鮮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② 金良相是新羅第三十七代君主宣德王（？—785）。惠恭王金乾運（758—780），年幼即位，由其母滿月夫人臨朝攝政，因荒淫無度，與道流爲謔，政務不理，致使盜賊蜂起。惠恭王十六年（780），大臣金志貞聚衆圍攻宮闕，殺惠恭王與后妃。金良相時爲上大等，他以除君側之惡爲名，平息動亂，自立爲王。

第九章 新羅仙派

新羅仙桃聖母云，是中國仙女來止海東，誕生赫居世，疑此取義於西王母，謂爲蟠桃山聖母者也。又有永郎、述郎、南郎、安詳，不知其年代。國內名勝之地，多有四仙游迹。若據《青鶴集》所記，則“桓仁真人，爲東方最初之仙祖，而一傳爲文朴，再傳爲永郎。馬韓時，寶德神女，承傳永郎之道”云云。而世傳永郎等，新羅四仙，而實古代人也。意者，新羅花郎，稱爲國仙，蓋似沿襲永郎、述郎、南郎、安詳四仙者也。其他少有異迹之人，皆稱爲仙派，或自外國來，而有異術者，或有入中國，學仙術者，或有放浪山水、吟弄風月者。

[仙桃聖母] 洪萬宗撰《海東異迹》^①云：《輿地勝

① 洪萬宗撰《海東異迹》是一部帶有傳奇色彩的神仙傳記。洪萬宗（1645—1725），又譯爲洪滿鐘、黃萬宗，字于海，號玄默子、長洲、夢軒，原籍豐山，出身於書香世家，其父洪柱世、其祖洪鸞祥，都曾以文名世。洪萬宗一生體弱多病，整日足不出戶，在藥餌之餘，熱衷道教的長生修煉術，著有《海東異迹》《海東要覽》《旬五志》等。《海東異迹》分上下集，上集收錄了《北窗先生詩集序》《北窗先生行迹》《北窗先生遺訓》等有關鄭礪的行迹和作品，下集講述了朝鮮半島歷史上出現的那些神仙異人修道煉丹的奇迹故事。

覽》^①云：聖母祠，在西岳仙桃山（慶州）。聖母本中國帝室之女，名娑蘇。早得神仙之術，來止海東，久而不返，遂為神。世傳赫居世，乃聖母之所誕也，故中國人贊“有仙桃娠賢肇邦之語”。李眉叟《仁老集》^②云：侍中金富軾，嘗朝宋，詣佑神館，見一堂設女仙像。館伴王黻曰：“此貴國之神，公等知之乎？”遂言曰：“古有帝室之女，不夫而孕，為人所疑，乃泛海，抵辰韓，生子，為海東始王，後為天仙，帝女為地仙，長在仙桃山，此其像也。”

[永郎等四仙]趙汝籍^③撰《青鶴集》^④云：吾東道流之叢，有曰：桓仁真人，為東方仙派之宗。桓雄天王，桓仁之子也。

① 李能和按：出《國朝輿地勝覽》下同。校者注，應為朝鮮王朝時編撰的地理書籍《東國輿地勝覽》。該書詳細敘述了朝鮮各州郡的歷史變遷、名稱由來、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橋梁等概貌，後有所增刪而又稱《新增東國輿地勝覽》。

② 李仁老（1152—1220），朝鮮高麗朝詩人，字眉叟，號雙明齋，出身於貴族家庭，善書法，精詩文。1170年發生武臣之亂，李仁老削髮為僧，入山十年。直到1180年纔出山參加科舉，文科及第，補桂陽管記，遷直史館。後歷任吏部員外郎、秘書監右諫議大夫等職。李仁老曾出使宋朝，熱愛中國文化，但在高麗朝武臣專政，文人遭受迫害的形勢下，李仁老因政治上受到壓制而“心中汹汹，居常鬱鬱”，因不肯和豪強勢力妥協，乃仿照魏晉“竹林七賢”，與林椿、吳世才、皇甫抗、咸淳、李湛之、趙通等人，組成“竹林高會”，詩酒往來，是為著名的“海左七賢”，表達了與武人政權相對抗的態度。所著《破閑集》是1260年刊行的第一部朝鮮稗說文學的作品，收有雜文300餘篇，包括詩話、史話等，其詩文彙編又稱《仁老集》，其中記載了一些有關道教的資料。

③ 李能和按：朝鮮王朝宣祖時人。

④ 明宗時趙汝籍所撰《青鶴集》，以青鶴先生與七仙人談論朝鮮歷史上的奇聞異事為背景，記載了那些逍遙於山水之間、超然於世俗之外的修仙者之行迹，既展示了朝鮮半島的社會生活和風土人情，也記述了一些修仙者的修煉活動和仙道傳承。

繼志述事，又主風雨五穀，三百六十餘事，以化東民。檀君繼業，化行千年，九夷共尊之，立爲天王，蓬亭柳闕而居，綢髮跨牛而治，主世一千四十八年，入阿斯達山仙去。其後有文朴氏，居阿斯達山，韶顏方瞳，能得檀君之道。永郎者，向彌山人也，行年九十，有嬰兒之色，驚羽之冠，鐵竹之杖，逍遙於湖山，遂傳文朴之業。馬韓時，有神女寶德者，御風而行，抱琴而歌，貌若秋水之芙蓉，是承永郎之道焉。洪萬宗《海東異迹》云：新羅時四仙，即述郎、南郎、永郎、安詳，皆嶺南人或稱嶺東人，同游高城，三日不返，故名其地，曰三日浦。浦南有小峰，峰上有石龕，峰之北崖石面，有丹書六字曰：“永郎徒南石行。”所謂“南石行”，疑即南郎也。小島古無亭，存撫使朴公（名缺）構之其上，即四仙亭也。又有丹穴，在郡南一十里，又通川有四仙峰，皆四仙所游處。又杆城有仙游潭、永郎湖。金剛有永郎峰，以永郎仙徒嘗游於其地，故得名。又長淵有阿郎浦，江陵有寒松亭，亭畔有茶泉、石竈、石臼，亦四仙所游處。^① 李眉叟《仁老詩》曰：“四仙羅代客，白日化飛升，千載追遺迹，三山藥可仍。”又李峒隱《義健集》^②云：“曾因栗谷^③聞鏡浦居人言，有月夜笙簫聲杳在雲間，異哉。詩曰：‘四仙遺迹海中山，羽蓋芝輪去不還，湖上至今明月夜，玉簫聲在白雲間。’”《三才圖繪續集》云：“叢石亭，在江原道通川郡，有數十石柱，高可八九丈，離立海中，石皆六棱，如削玉方直平，如中繩墨者。凡四處，亭在海岸臨叢石，故名諺傳。新羅述郎、南郎、永郎、安詳，游賞

① 李能和按：出《國朝輿地勝覽》下同。

② 李峒隱，生活於朝鮮王朝明宗與宣宗時的文人，著有《義健集》。

③ 李能和按：姓李名珥。

於此，號稱四仙。”

[瓠公]《青鶴集》云：“新羅初，有瓠公者，自東海乘瓢而來，爲羅國名宰，煮玉而食，茹木而衣，呼風喚雨，驅禽喝獸，其終也，入雪岳山，是則仙家別派也。”

[崑始仙人]《青鶴集》云：“駕洛國居登王時，有崑始仙人者，自七點山而來，貌瑩寒玉，語類梵音，見王於招賢臺曰：‘君以自然爲治，則民以自然成俗，’饋以太牢，辭不受，索楓香橘梗而餐，此則瓠公之流派也。”尹兢烈《冰淵齋輯》云：“崑始（崑音探），亦曰琴仙，亦曰七點仙人。駕洛居登王召之，作招賢臺。”《海東異迹》云：“崑始仙人，在七點山，駕洛國^①居登王，使人招之，崑始乘舟抱琴而來，王與游於招賢臺上，相極歡喜。王所坐蓮花石與棋局，至今存焉。臺在府東七里。”

[勿稽子]《青鶴集》云：“勿稽子者，羅時名臣，有功不賞，携琴入斯彝山，春居林木，冬至穴室。孝恭王時，玉龍子^②見之於楓岳山，稚顏童膚，提壺而歌，以問年考之幾，八百歲矣，是則七點之裔也。”

[大世、仇柒]《青鶴集》云：大世、仇柒泛舟南海，元曉、道詵是乃勿稽之餘韻。《三國史記》：真平王九年秋七月，大世、仇柒二人適海。大世，奈勿王七世孫，伊淦冬臺之子也。天資俊逸，少有方外志，與交游僧淡水曰：“在此新羅山谷之間，以終一生，則何異池魚籠鳥，不知滄海之浩大，山林之寬閑乎？吾將乘槎浮海，以至吳越，侵尋追師，訪道於名山。若凡骨可

① 李能和按：即今金海。

② 李能和按：道詵。

換，神仙可學，則飄然乘風於沆寥之表，此天下之奇游壯觀也。子能從我乎？”淡水不肯，大世退而求友。適遇仇柒者，耿介有奇節，遂與之游南山之寺。忽風雨落葉泛於庭潦。大世與仇柒言曰：“吾有與君西游之志，今各取一葉爲之舟，以觀其行之先後。”俄而，大世之葉在前，大世笑曰：“吾其行乎。”仇柒勃然曰：“予亦男兒也，豈獨不能乎！”大世知其可與密言其志。仇柒曰：“此吾願也。”遂相與爲友，自南海乘舟而去，後不知其所往。

[玉寶高]《青鶴集》云：“玉寶高者，學琴山人，李純甫者，皆習隱高士也，是乃寶德之分派也。”尹兢烈《冰淵齋輯》云：“玉寶高新羅景德王時人，亦曰玉府仙人，世傳學琴，得仙道。”洪萬宗《海東異迹》云：“玉寶高，新羅沙淦（官名）恭永之子，景德王時人也，入智昇山雲上院，學琴五十年。自製新調三十曲彈之，有玄鶴來舞，遂名玄琴。”又曰：“玄琴世傳寶高，得仙道。琴松亭在金烏山（慶州）頂，即寶高所游處。”《崔東山滋集》^①云：東都本新羅古都，有玉府仙人，始製曲調數百本。本朝（高麗）閔僕射可舉傳得其妙。嘗一日，獨坐彈琴，有雙鶴來翔，作別調曰：“月城仙迹遠，玉府樂聲微，雙鶴來何晚，吾將伴汝歸。”余以爲玉府仙人者，疑是玉寶高也。

[于勒]《冰淵齋輯》云：“于勒，大伽倻國樂師。伽倻亡後，浮游江湖，不知所終，人謂之仙。”

① 崔滋（1188—1260），朝鮮高麗時期散文家。初名宗裕、宗安，字樹德，號東山叟。文科及第後初任尚州司錄，後被李奎報推薦掌管文翰，官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其代表作《補閑集》以詩文故事的形式反映了高麗社會的狀況，其中也包括一些有關朝鮮道教的資料。

[金蘇二仙]《海東異迹》云：“東萊有謙孝臺，在縣南五里，仙人金謙孝所游處。”《鄭圓齋樞詩》^①曰：“謙孝濯濯似蓮花，胸吞八荒氣凌霞，四首肯羨萬戶邑，翩翩來往神仙家。”又有蘇蝦亭，蝦嘗乘白鹿，與金龜仙人游，俗稱，其亭鳥雀不栖。《鄭圓齋樞詩》曰：“蘇蝦先生今底所，亭前老木鳥無語。金龜白鹿都不見，岩花開落園無主。”

[薔薇仙女]《冰淵齋輯》云：“薔薇仙女，新羅女，名連珠，嘗游風流山，或游慶州之連珠峴，俗稱飛仙洞。”

[金可紀]^②《海東異迹》云：“金可紀，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為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和之氣。俄擇第，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隱逸趣，手植奇花異果。常焚香靜坐，若有思念。又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初無拒絕，精勤為事，人不可偕也。唐大中十一年（857）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為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升。’宣宗極以為異，遣中使徵入內，固辭不就。又求玉皇詔，辭以為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彩，又遣中使二人伏侍。可紀獨居靜室，宮女中使，多不接近，每夜間，室內常有客談笑聲，中使竊窺之，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二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漫，果有五雲喚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幡幢滿空，仙仗

① 鄭圓齋，朝鮮王朝時的詩人。

② 李能和寫為“金可紀”，但大多中朝史籍寫為“金可記”。如中國的《續仙傳》、朝鮮的《海東異迹》等。

極衆，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①
唐章孝標^②《送金可紀歸新羅》詩曰：

登唐科第語唐音，望日初生憶故林。鮫室夜眠陰火冷，蜃樓朝泊曉霞深。

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想把文章合夷樂，蟠桃花裏醉人參。

按《事林廣記》^③：“天下道士以可紀上升日，皆薦冥禧。”然則，天下之人，雖婦孺小子，無不知可紀之真仙，而我國則人不好古，書籍無傳，都不知可紀名字，至於華人有問，而終不能答，不亦可羞乎哉？

[崔承祐]《冰淵齋輯》云：“崔承祐、金可紀、僧慈惠（義湘），游學入唐，過終南山廣法寺，遇天師申元之，請學。元之置三人於石室，修煉內丹。三年丹成。承祐先歸，累官至太尉，以口訣授崔孤雲及進士李清。

[慈惠]亦歸入五臺山，以道授僧明法，年一百四十五，入寂於太白山。李圭景《五洲衍文》云：“嘗考《海東傳道錄》，則唐文宗開成中，新羅人崔承祐、金可紀、僧慈惠三人游學入唐。可紀先中進士，官華州參軍，轉長安尉。承祐又中進士，官大理評事，相與游終南。有天師申元之，在廣法寺，慈惠適寓是

① 李能和按：出中國《列仙傳》。校者注：此處《列仙傳》應為《續仙傳》，參《雲笈七籤》卷一一三《金可紀》，見於《道藏》，第22冊，第780頁。李能和的引用，字詞稍有差異。

② 章孝標（791—873），唐代詩人，字道正，其善詩，元和十四年（819），登進士第，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與白居易、元稹、李紳、楊巨源等人有詩文唱和，此詩表達與金可紀的友情。

③ 南宋末福建崇安人陳元靚編撰的《事林廣記》是第一部配有插圖的中國民間生活的百科全書，集知識性、實用性和民俗性為一體，在東亞民間社會得到廣泛流傳。

寺，與申深相結知。崔、金二人，因惠親申，每從游。適鍾離將軍來，申托三人傳道，鍾離許之，授道書《青華秘文》《靈寶畢法》《金誥》《人頭五岳訣》^①《內觀玉文寶錄》《天遁煉魔法》等書，且傳口訣，三年丹成。承祐以李德裕於西京兼鹽鐵判書。數年，贊皇^②謫崖州，承祐致仕歸國，慈惠亦從，可紀則不還。及返國，慈惠入五臺山，而承祐仕羅朝，官太尉，年九十卒，慈惠百四十五歲，入寂於太白山。”^③

[李清]進士，學於崔承祐，入頭流山，修煉得道，年九十三，升去，傳於明法。

[明法]學於慈惠、李清，盡得其要，年一百十二，解去，傳於權清。

[權清]上洛君，佯狂爲僧，修煉得道，隱於頭流，與孤雲相訪，及得僕賢，乃解去。

[義湘大師]入中國，遇正陽真人，受真訣，再傳於權真人。見許筠《四部稿》^④及《芝峰類說》：“上帝命留此，統東國三道

① 李能和寫爲《人頭岳訣》，但《海東傳道錄》原爲“人頭岳訣”，參見《藏外道書》，第31冊，第476頁。

② 李德裕(787—850)出身於名門望族，是唐代宰相李吉甫之子，爲河北贊皇人，故李圭景稱之爲“贊皇”。

③ 李能和所引李圭景《五洲衍文》記述的《海東傳道錄》，與《海東傳道錄》的文義相同而文字稍有差異，參見《藏外道書》，第31冊，第474頁。

④ 《四部稿》全稱《讀兪州四部稿》。作者許筠(1569—1618)是朝鮮中期著名文學家，字端甫，號蛟山、惺所，又號白月居士。許筠對佛教、老莊、道教、陽明學和天主教都有研究，在創作《閑情錄》時，曾在1614、1615年兩次來到中國帝都燕京，購買了四千餘冊中國書籍，其中包括許多明代筆記和小說。《讀兪州四部稿》是讀明王世貞撰《兪州山人四部稿》(四部指賦部、詩部、文部和說部)的筆記與心得，表達了他對中國文化的廣泛興趣。許筠創作的《嚴處士傳》《蓀谷山人傳》《張山人傳》《南宮先生傳》《洪吉童傳》《蔣生傳》等仙道小說，其中記載了大量的道教經書，道教神仙信仰與思想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影響。

諸神，留五百年，限滿上升。正陽子，即唐仙鍾離權，純陽呂洞賓之師也。”

〔崔致遠〕字孤雲，新羅人，十二歲隨海舶入唐，十八中進士第。及黃巢反，兵馬都統高駢闢為從事。一時檄文狀牒皆出其手。年二十八，奉詔東還，仍留為侍讀、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瑞書監事，後出為泰山富城太守，自以西游大唐，東還故國。皆值亂世，自傷不遇，逍遙自放於山水間。後携家隱伽倻山^①。一日，早起出戶，遺冠履於林間，莫知其所之。蓋上賓也，寺僧以其日薦冥喜。公雲髯玉頰，常有白雲蔭其上，寫真留讀書堂，至今尚存。自讀書堂，至洞口武陵樓，幾十里丹崖碧嶺，松檜蒼蒼，風水相激，自然有金石之聲。嘗公作一絕《題溪上詩》曰：“狂奔疊石吼重巒，人語難分咫尺間。常恐是非聲到耳，故教流水盡籠山。”至今人指其石，謂崔公題詩石。^②《東史寶鑑》云：“公知麗祖將與，上書有‘鷄林黃葉，鷓嶺青松’之語。羅王聞而惡之，隱於伽倻山海印寺，與母兄浮圖玄俊及定玄師結為道友。一日早起，遺冠履於林間，不知去處。本朝李堉，清平山人，詩曰：‘人相郵遞山依舊，誰見孤雲不死身。’清平山孤雲讀書處，蓋言其羽化也。高麗顯宗時，追贈文昌侯，從祀文廟。”^③

① 李能和按：出《名臣錄》。校者注，應為朝鮮王朝仁祖年間金培（1580—1658）編撰《海東名臣傳》，是為新羅、高麗及朝鮮王朝仁祖以前的名臣傳記集。全書9卷9冊，共為301人作傳，其中新羅2人，高麗3人，朝鮮王朝296人。新羅2人即崔致遠、金可紀。

② 李能和按：出《眉叟集》。

③ 李能和按：《海東異迹》下同。

徐居正《筆苑雜記》^①云：“唐學士顧云《送崔致遠還鄉詩》有‘十二乘舟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之語。公亦自叙云：‘巫峽重峰之歲，絲入中華；銀河列宿之年，錦還東國。’蓋十二而入唐，二十八而東還也。東還之後，時值世亂。隱於伽倻山海印寺，與緇流游燕。公所築瀛洲三山、紅流洞、鳳下石、書岩遺迹，至今宛然。不知所終，世稱仙去。”林石川億齡《雙溪寺》詩曰：“致遠仙人也，飄然謝世氛。短碑猶有字，深洞本無墳。濁世身如寄，青天鶴不群。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雙溪寺，在智昇山，亦孤雲讀書處。

李能和曰：按《東文選》崔致遠《三元齋詞》，此雖為唐時事，而由是可證先生之於道教，志慕蓋深耳，今錄其詞如下：

《上元黃籙齋詞》有：“年月日，啓請如科儀。伏以有德不德，無名可名，自施倏忽之功，莫究希微之旨。是以紫府乃修心可到，玄關非用力能開。臣志慕真風，躬行正道。”

《中元齋詞》有：“臣心凝正一，早扣玄關，齋誠於八節三元，煉志於龍緘鳳蘊。……三尺劍高提在手，須救危時。六銖衣輕揚於身，未諧夙願。今謹因中元素節，大慶良辰，依寶壇而醮設常儀，企仙闕而拜申精態。”

① 徐居正(1420—1488)，字剛仲，號四佳亭，朝鮮王朝時期文學家，官至大提學，因博學廣覽，為一代斯文宗匠，主編有《東文選》《三國史節要》《東國通鑑》，撰寫了《筆苑雜記》《新撰東國輿地勝覽》《太平閑話滑稽傳》等稗說文學作品，其中記載了一些朝鮮道教的資料。尹文裕等於肅宗三十一年(1705)將其詩文編為《四佳集》。

《下元齋詞》有：“臣雖塵役拘身，而雲裝挂志，大成是望，上達爲期，每依郭璞詩中，精調五石，願向葛洪傳上，得寄一名，所以仰欽象帝之先，豈在他人之後？聽爛柯翁之說，而信惜光陰，覽《抱朴子》之言，則不虧忠信。”^①

附金庾信及金岩之方術：

按《三國史記》：“金庾信，入中岳齋戒，遇一老人，授以秘法。”《三國遺事》：“新羅漢山城，被高句麗、靺鞨之圍，正在危急之際，庾信設壇修神術，有星飛於北漢山城。”是與張子房（張良），遇圯橋老人事相類。又“金庾信孫金岩，入唐得遁甲法”云云，是則後世遁甲道流之元祖也。

《三國史記·金庾信傳》上云：公年十七歲，見高句麗、百濟、靺鞨侵軼國疆，慷慨有平寇敵之志。獨行入中岳石窟，齋戒告天盟誓曰：“敵國無道，爲豺虎以擾我封場，略無寧歲。僕是一介微臣，不量材力，志清禍亂。惟天降監，假手於我。”居四日，忽有一老人，被褐而來曰：“此處多毒蟲猛獸，可畏之地。貴少年爰來獨處也。”答曰：“長者從何許來？尊名可得聞乎？”老人曰：“吾無所住，行止隨緣，名則難勝也。”公聞之，知非常人，再拜進曰：“僕新羅人也。見國之仇，痛心疾首，故來此，冀有所遇耳。伏乞長者憫我精誠，授之方術。”老人默然無言。公涕洟懇請不倦，至於六七。老人乃言曰：“子幼而有並三國之心，不亦壯乎！”乃授以秘法曰：“慎勿妄傳。若用之不義，反

① [新羅]崔致遠著《桂苑筆耕集》卷十五。

受其殃。”言訖而辭，行二里許，追而望之，不見。唯山上有光，燦然若五色焉。建福二十九年，鄰賊轉迫。公愈激壯心，獨携寶劍，入咽薄山深壑之中，燒香告天，所祝，若在中岳，誓辭仍禱：“天宮垂光，降靈於寶劍。”三日夜，虛角二星，光芒赫然下垂，劍若動搖焉。

《三國遺事》云：新羅漢山城，被高句麗、靺鞨二國兵來圍之，我兵甚危。王聞之，議群臣曰：“計將何出？”庾信馳奏曰：“事急矣，人力不可及，唯神術可救。”乃於星浮山設壇，修神術。忽有光耀如大瓮，從壇上而出，乃星飛於北漢山^①，城中士卒，忽救兵不至，相視泣哭而已。賊欲攻急，忽有光耀，從南天際來，成霹靂，擊碎炮石三十餘所。賊軍弓箭矛戟籌碎，皆仆地，良久乃蘇，奔潰而歸。

《三國史記·金庾信傳》下云：金庾信孫允中：允中庶孫岩，性聰敏，好習方術，少壯為伊淦，入唐宿衛，間就師學陰陽家法。聞一隅，則反之以三隅。自述遁甲立成之法，呈於其師。師撫然曰：“不圖吾子之明達至於此也。”從是而後，不敢以弟子待之。大曆中還國，為司天大博士。歷良、康、漢三州太守，復為執事侍郎、涇江鎮頭上。所至盡心撫字，三務之餘，教之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嘗有蝗蟲，自西入涇江之界，蠢然蔽野，百姓憂懼。岩登山頂，焚香祈天，忽風雨大作，蝗蟲盡死。大曆十四年(779)己未，受命聘日本國，其國王知其賢，欲勒留之。會大唐使臣高鶴林來，相見甚歡。倭人認岩為大國所知，故不敢留，乃還。

① 《三國遺事》原文為“乃星飛於北去”，參見《大正藏》，第49冊，第971頁。

第十章 高麗道教道佛行事思想雜糅

李能和曰：高麗自國初行八關齋，名雖佛戒，實則道醮。按八關齋，高句麗僧惠亮，來歸新羅，真興王以亮為僧統。亮勸王設八關會於佛寺，七日為戰亡士卒薦冥福。自是，新羅每年行八關齋。泰封弓裔亦每年行之。高麗太祖統一三韓，亦以每年仲冬十五日行八關齋，一切儀式，仿用羅制。而“燃燈所以事佛，八關所以事天靈及五岳名山大川”見於《太祖訓要》^①之中。蓋崇重其事，概可知也。麗毅宗二十二年（1168），御西京之觀風殿下教頒令：一崇重佛事，一歸敬沙門，一保護三寶，一遵尚仙風，繼行八關。此道佛行事思想雜糅一也。李圭景《道教辯證說》云：“高麗仁宗時，鄭知常請王置八聖堂於宮中，皆繪像。蓋秦始壬午祠山川八神之類，鵠嶺八仙所住^②

① 朝鮮王朝的開創者太祖王建（877—943）晚年為告誡後世子孫而作《十訓要》，又稱《太祖訓要》，此為第六條。

② 李能和按：《高麗史·高麗世系》，金寬毅《編年通錄》云：唐肅宗（宣宗之誤）潛邸時，遍游山川，遂至松岳郡，登鵠嶺，南望曰：“此地必成都邑。”從者曰：“此真八仙住處也。”又新羅監干八元，亦指松岳為八仙所住之處。

作八仙宮於松岳山。”知常撰《八聖文》^①曰：安八仙於其間，奉白頭而爲始。八仙即指八聖也。按知常所撰文，指西京八聖，而亦與松岳八仙有交涉。所謂八聖，半佛半仙，此道佛行事思想雜糅二也。又高麗時，行呵吒波拘威大將軍道場及太歲道場，雜用僧道，此道佛行事思想雜糅三也。引諸記錄，提供實證，如下：

一、法王寺八關說經文

三舟一月，雖諸法之同歸。五水千瓶，獨八關之淨戒。自先祖而深信著甲，令之不刊，言念後侗，或遵前典。當仲冬之令月，張盛禮於廣庭，顧鐘鼓之畢陳，非以自樂，欲人天之同悅。因啓太平，茲即香城，實嚴梵事，邀鷲峰之開士，演龍柱之靈文，伏願承佛力之加持，宜民心以康豫，致庶邦之丕享，無遠不懷，保萬世之慶基，垂裕罔極。^②

二、西京八聖堂

仁宗九年八月，遣內侍李仲孚，築西京林原宮城，置八聖於宮中，一曰護國白頭岳太白仙人實德文殊師利菩薩；二曰龍

① 鄭知常(?—1135)，高麗時期詩人，1114年文科及第，曾任左正言、左司諫、翰林學士知制誥等官職。鄭知常不僅善詩文書畫，精通易學，而且對佛教、道教，尤其是老莊哲學也很有研究。仁宗時，鄭知常撰《八聖文》，請王置八聖堂於西京宮中，皆繪像，模仿秦始皇祠山川八神的活動，得到仁宗認可。

② 李能和按：《李相國集》。

圍岳六通尊者實德釋迦佛，三曰月城天仙實德大辨天神，四曰駒麗平壤仙人實德燃燈佛，五曰駒麗木覓仙人實德毗婆尸佛，六曰松岳震主居士實德金剛索菩薩，七曰甑城岳神人實德勒叉天王，八曰頭岳天女實德不動優婆夷，皆繪像，從妙清說也。金安等奏請，致祭林原闕內八聖。鄭知常撰其文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名得一之靈。即無而有，即實而虛，蓋謂本來之佛。惟天命，可以制萬物；惟土德，可以王四方。肆於平壤之中，卜此大花之勢，創開宮闕，祇若陰陽。安八仙於其間，奉白頭而為始，想耿光之如在，欲妙用之現前。恍矣至真，雖不可象，靜惟實德，即是如來。命繪事以莊嚴，叩玄關以祈禱。

三、太一玉帳法

仁宗十年春正月，始修宮闕。平章事崔弘宰及文公仁、林景清、董其役及開基，妙清使崔弘宰等宰臣三四人及勾當役事員吏，皆公服序立，將軍四人，甲而劍，立於四方，卒百二十人，槍三百人，炬二十人，燭而環立。妙清在中，以白麻繩四條，長三百六十步，四引，作法，自言此太一玉帳法。禪師道詵傳之康靖和，靖和傳之於我。臨老，得白壽翰傳之，非衆人所知也。^①

^① 妙清所行“太一玉帳法”，亦稱“太一玉帳步法”，實為一種道術，參見《高麗史》卷一二七《妙清傳》。

四、弘慶院呵吒波神道場^①

李奎報^②撰《弘慶院行呵吒波拘威大將軍道場文》：“佛慈廣大，開利物之勝門。神力猛嚴，現沒世之靈應。伏念乘時，季叔襲位艱難，業未應於一千，限幾臨於百六。況世行正壓於城都，而金木相剋，抑時令不孚於法曆，而陰陽屢愆。嗟予蕞爾之資，鍾此顯然之變，夙夜憂懼，淵冰戰兢，庶憑善救之私，逆杜未萌之患，敞法筵於寶宇，宣貝藏之微言。伏願甘露普沾，真風旁暢，戢干戈，棄弓矢，四方無虞，保社稷，和人民，萬世永賴。”

李能和按：《東國通鑑》：“仁宗八年九月，命置呵吒波拘神道場於弘慶院，般若道場於選軍廳，皆二七日，從妙清之言也。”由是觀之，則呵吒波拘神道場，創於妙清。妙清謀叛伏誅，而道場不廢，至於高宗之時，尚行之，故李奎報撰其疏文也。

① 應為“弘慶院呵吒波拘神道場”。

② 李能和按：高宗時人。校者注：李奎報（1169—1241），字春卿，號白雲山人，高麗時期的文學家、哲學家，曾任戶部尚書等要職。李奎報受老莊道家自然無為思想的影響，一生喜愛詩、酒、琴，自稱“三嗜好先生”，他也積極參與道教修煉與齋醮活動，撰寫了許多道教青詞，其主要著作均收錄在《東國李相國集》五十三卷中。

五、太歲道場

李奎報撰《康安殿太歲道場文》：“三神覺帝，開妙藏而演宣，百部靈官，聞微言而歡喜，眷帷冲眇，職此艱難，天吏相循，常懼憂疑之漸，後祇方王，益憂發泄之灾，招集縉流，暢弘聖典。伏願佛所護念，神罔怨恫，爰居爰處，承擁康寧之慶，可長可久，益延壽考之休。”

第十一章 高麗史上道教的行事

高麗第十七世睿宗王時，本國人李仲若入宋，從黃大忠，傳得道要。又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遣道士二人來，立福源宮，選弟子傳習道書，是為高麗有道教之始。雖然，自太祖以來，行八關齋，以祀天地山川等神，又於毬庭醮祭天地山川及其他種種醮祀，無非出於道教的意義，但其行事，雜於佛教的思想，不可謂之純全道教。列舉證據，以供參考如下：

〔闕庭醮祭天地山川〕顯宗十二年七月，大醮於毬庭。國家故事，往往遍祭天地及境內山川於闕庭，謂之醮。○文宗五年四月戊申，親醮於毬庭。十四年五月甲午，親醮於毬庭。二十年三月戊午，親醮於毬庭。二十五年四月癸酉，親醮於毬庭。○宣宗四年正月，親醮於會慶殿。十月乙酉，親醮於內庭。六年二月辛酉，親祀天地山川於毬庭。十年六月甲子，親醮於內殿祈穀。十一年三月丁亥，親醮於毬庭。○肅宗元年五月丙申，親醮於會慶殿。二年五月丁卯，親醮於會慶殿。三年二月甲申，親醮於毬庭。五月辛酉，親醮於會慶殿。五年正

月癸巳，親醺於毬庭。七年，親醺上帝於禁中，配以太祖，又命宰相，分祀五方山海神君於三所。○仁宗元年二月甲午，親醺於闕庭。十二月壬午，秩祭山川。○忠烈王三年二月庚申朔，親醺於本闕。四年二月庚申，親醺於本闕。五年三月庚戌，親醺於康安殿。八年三月甲子，親醺於本闕。○辛禡（戊）十一年三月丙子，命醺於毬庭及淨事色。

[老人星祭]靖宗五年二月壬午，祀老人星於南郊。○睿宗三年八月丙戌，命有司，祀老人星於南壇。六年二月乙亥，祀老人星於南壇。○毅宗二十四年夏四月，親醺老人星於內殿，遣知門下省事崔溫，祭西京老人堂。凡內外有老人堂，皆遣使祭之。命太子醺壽星於福源宮。平章事許洪材於賞春亭，左承宣金敦中，祭於忠州竹杖寺，以壽星再見也。王又欲親醺老人星，命判禮賓省事金于蕃、郎中陳力升，構堂於真觀寺南麓。

參考《東國輿地勝覽》^①：善山府祭星壇，在府西五里竹杖寺側。高麗時，南極老人星現於此。每歲春秋中氣日，降香祀之，至本朝廢其祭。石壇至今存焉。鄭以吾^②詩：“衙破乘閑出郭西，僧殘寺古路高低，祭星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文義縣九龍

① 《東國輿地勝覽》是朝鮮王朝官方編撰的地理書籍，詳細敘述了朝鮮各州郡的歷史變遷、名稱由來、山川、部曲、城池、官坊、橋梁、津渡、驛站、居民等，並介紹了一些宗教場所。

② 鄭以吾（1347—1434），高麗晚期至朝鮮王朝初期的文臣，號郊隱，曾參與《東國輿地勝覽》的編撰工作。

山，在縣西十二里，山頂有老人星殿古基，其畫像至今猶存。^①

[本命星宿醮] 靖宗九年九月壬申，親醮本命星宿於毬庭。十二年六月己未，親醮本命星宿於內殿。○文宗十八年五月己未，親醮本命星宿於內殿。

[北斗醮] 文宗二年七月己未，親醮北斗於內殿。

[太一醮] 文宗十年九月己丑，祀太一於壽春宮，以禳火災。又祀太一於麗丘宮，以禳火災。○宣宗四年三月丙子，親醮太一於文德殿，以祈風雨調和。○肅宗九年十一月丁亥，醮太一祈雪。○辛禡(戊)四年五月甲戌，以時令不和，醮太一於福源宮。

參考《李朝實錄》：太宗四年甲申二月辛卯，命兼禮曹事金瞻，詳定星宿醮禮，瞻欲修大清觀醮天皇大帝。判書權近與諸郎皆不可。瞻又上書，勸上崇奉道教，其書曰：“太乙(太一)，天之貴神，自漢以來，歷代奉事，屢獲嘉祥，是以前朝置福源宮、昭格殿、淨事色，別建大清觀。又於艮(和寧)、巽(忠州)、坤(富平)、乾(龜州)方，逐所次之宮，營建宮觀，以行醮禮。而每當厄運及災變，則行祈禱，別醮於大清觀。若行兵，則將帥詣太清觀，齋宿設醮而後行。蓋以太一仁星，所在之地，兵疫不興，邦國乂安故也。”○世宗二十年戊午二月丙辰，王謂承政院曰：“我國太一之神，隨方致祀，實爲未便。高麗之時，僭稱海東天子，故中國照臨之星，妄謂今年某方移次，隨處致祀。”

[星變祈禳醮祭] 文宗十九年八月戊子朔，水火二星失度，

① 李能和按：又見懷仁縣。

醺於毬庭以禳之。

[百神醺]文宗二十七年五月己酉，醺百神於毬庭。

[三界神醺]肅宗七年二月丙申，命太子，醺三界百神於毬庭。十年二月癸丑，命太子，醺三界靈祇於毬庭。○毅宗二十三年，設三界醺。○高宗四十五年四月乙酉，親醺三界。○忠烈王六年三月戊申，親醺三界於本闕。九年三月甲子，親醺三界於本闕。十年三月戊午，親醺三界於康安殿。十三年三月壬辰，親醺三界於康安殿。二十一年二月甲辰，親醺三界於康安殿。○辛禡(戊)五年三月甲申，命淨事色，大醺三界。

[五瘟神祭]肅宗五年，祭五瘟神於五部，祈禳瘟疫，六年又再祭。

[氈城祭天]宣宗五年三月己酉，遣使醺於氈城，在鹽州東，古祭天壇也。○仁宗七年三月甲申，遣使醺於鹽州氈城。○鹽州^①有大堤，號曰南大池，州東有氈城，古祭天壇。^②

[依唐制尊奉老子]文宗七年秋七月戊午，禮司奏，謹按《唐書》，玄宗天寶八載閏六月庚寅，上親謁太清宮，冊聖祖玄元皇帝等五尊號，御含元殿，受群臣上策，大赦天下，乞依此制，每閏月朔，御便殿視朝制可。

[元始天尊像]睿宗二年^③閏八月庚子，始置天尊像於玉燭亭，令月醺。^④

[昊天五方帝]睿宗三年五月辛酉，王率近侍三品以上，醺

① 李能和按：延安郡也。

② 李能和按：《高麗史·地志》。

③ 李能和按：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

④ 李能和按：《輿地勝覽》開城府條云：“玉燭亭，在延慶宮後苑。”

昊天五方帝於會慶殿。

[福源宮]睿宗十五年六月，親醮於福源宮。

參考《李朝實錄》太祖元年十一月戊寅，禮曹啓：“道家星宿醮，貴於簡嚴，盡誠敬而不瀆。前朝多置醮所，瀆而不專。乞祇置昭格殿一所，務要清潔，以專誠敬。其福源宮、神格殿、九曜堂、燒錢色、大清觀、清溪拜星所等處，一皆革去。”上從之。

李德懋《青莊館全書》^①東國道教條云：林椿撰《西河集》^②云：“李仲若入山，嗜禪學，後航海入大宋，從黃大忠，親傳道要，及還本國，上疏置玄觀，以爲國家齋醮之所，今之福源宮是也。”

李圭景《五洲衍文·道教說》云：“我東則高麗睿宗時，立福源宮，置羽流十餘輩，其齋醮科儀，一如宋朝。”

《宋史》云：“（高麗）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

宋徐兢撰《高麗圖經》云：“高麗道士之服，不以羽衣，用白布爲

① 李德懋(1741—1793)，朝鮮王朝後期實學家。字懋官，號炯庵、雅亭、青莊館，本貫全州，雖出生於皇族，但因庶子出身，從小就受到歧視，經常生活於困頓之中。1778年，李德懋隨同使臣來到中國，帶回許多中國書籍，增加了對中國文化的瞭解。回國後李德懋在奎章閣中擔任檢書官，與北學派實學家朴趾源、洪大容、朴齊家等人頻繁交往。參與了《國朝寶鑑》《大典通編》《武藝圖譜通志》等書的編撰與校正，形成了以文獻學見長的研究特色，與朴齊家、柳得恭、李書九合稱“四檢書官”。其詩文收錄在《青莊館全書》《清脾錄》《雅亭遺稿》等中，《青莊館全書》中《東國道教》引用各種文獻記載，對道教在朝鮮的傳播作了簡要介紹。

② 林椿是高麗王朝後期學者，爲著名的“海左七賢”之一，所著《西河記》卷五《逸齋記》中，最早記載了高麗道士李仲若幼時嘗讀《道藏》，羨慕神仙，以及李仲若在建立朝鮮半島第一座道觀——福源宮時所起的主導作用。

裘，皂巾四帶，比之民俗，特其袖少褻裕而已。”又云：“福源觀，在王府之北，太和門內，建於政和間。前榜曰敷錫之門，次榜曰福源之觀。嘗聞：‘殿內繪三清像，而混元皇帝（老子）鬚髮皆紺色，偶合聖朝圖繪真聖貌像之意，亦可嘉也。’前此國俗，未聞虛靜之教，今則人人咸知歸仰。”又云：“臣聞高麗，地濱東海，當與道山仙島，相距不遠，其民非不知向慕長生久視之教，第中原前此多事征討，無以清靜無爲之道化之者。唐朝之興，尊事混元始祖，故武德間，高麗^①遣使，丐請道士，至彼講《五千文》，開釋玄微。高祖神堯奇之，悉從其請，自是之後，始崇道教，逾於釋典矣。大觀庚寅^②，天子眷彼遐方，願聞妙道，因遣信使，以羽流二人從行，選擇通達教法者，以訓導之。王侯（睿宗）^③篤於信仰。政和中，始立福源觀，以奉高真道士十餘人。然晝處齋宮，夜歸私室。後因言官論列，稍加法禁。或聞，王享國，常有意授道家之籙，期以易胡教^④，其志未遂，若有所待然。”

[別貢齋醮] 毅宗十六年三月，諫官伏閣，請罷別貢，王酷信陰陽秘祝之說，每於行在，集僧道數百人，常設齋醮。

[九曜堂] 高宗四十年六月，崔沆創九曜堂於闕西，及成，王親幸觀之。○忠烈王十四年十二月丙辰，幸九曜堂，醮十

① 李能和按：此謂高句麗也。

② 李能和按：趙宋徽宗大觀四年，高麗睿宗五年（1110）。

③ 睿宗王侯（1079—1122）是高麗國的第十六代君主，既信佛教，也受宋徽宗的影響，篤信道教，在任太子時就開始道教醮祭活動，建造了朝鮮半島上最早也是最正式的道觀——福源宮。（參見《高麗史》卷十四《世家睿宗》）

④ 李能和按：胡教指佛教。

一曜。

參考《文獻備考》：“昭格殿，在開成府宮城北麓，九曜堂，在開城府，並醮星處。”《東國輿地勝覽》：“九曜堂，高麗醮星處。”李齋賢詩：“溪水潺潺石逕斜，寂寥誰似道人家。庭前卧樹春無葉，盡日山蜂咽草花。”

[王病禱道殿]高宗四十六年夏四月，王病篤，分遣近臣，禱諸神祠道殿。

[守庚申]元宗六年夏四月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攄，奏樂達曙。國俗以道家說，每至是日，必會飲，徹夜不寐，謂之守庚申。太子亦循時俗。^①

[江華神泥洞五星道場]元宗五年，中郎將白勝賢，奏於神泥洞假闕，設五星道場。

[摩利山塹城醮]元宗五年，中郎將白勝賢，奏親醮塹城。○辛禡五年三月辛未，遣使醮摩利山。

參考權近《陽村集》^②的《塹城醮青詞》：

① 李能和按：《東國通鑑》。

② 權近(1352—1409)，高麗末、朝鮮王朝初期哲學家。原名晉，字可達，思叔，號陽村，本籍安東，生於豪門世家，自幼聰明、性格剛烈，科舉及第入仕為官。1389年和1396年他作為朝鮮政府使節曾兩次訪問中國，對中國文化有了清晰的認識。回國後，權近傾向於學習傳承中華文化，其哲學思想和政治態度以儒家為本，並形成了前後期的轉變。前期指高麗末，受李穡影響，取溫和立場。後期指朝鮮王朝初期，權近跟隨鄭道傳積極建立新王朝，在哲學上倡“理先氣後”，轉向激進的改革立場，主要著作均收錄在《陽村集》和《三峰集》中，其中記載了一些有關道教的資料。

初獻：海上山高，迴隔人寰之煩擾，壇中天近，可邀仙馭之降臨，薄奠斯陳，明神如在。

二獻：神聽不惑，庇貺斯人，天覆無私，昭臨下土，事之以禮，感而遂通。切念摩利之山，檀君攸祀，自聖祖（太祖）爲民立極，俾纘舊而垂休。暨後王（高宗）避狄遷都，亦賴茲而保本。故我家守之不墜，而小子承之益虔，夫何外寇之狗偷，以致我民之魚爛。雖遠疆之受侮，尚許表聞，況厥邑之被侵，胡然忍視，豈明威之不驗，實否德之無良^①，是難他求，唯在自責，然人若不安其業，則神將無所於歸。茲因舊典之遵，敢告當時之患，卑忱款款，實鑒明明，致令海不揚波，丕享梯航之輻湊，天其申命光膺社稷之安磐。

[助兵六丁醮]辛禍四年四月丙辰，遣使醮助兵六丁。

參考權近《六丁神醮禮青詞》：

於赫紫微，有嚴玄武，分上下左右之位，如質如臨，主威福予奪之權，不僭不濫，茲將哀籲，庸瀆聰聞，念以無良，適丁多艱，暗於理亂，持危之術，故能有成，略於經遠，保大之規，罔知攸濟。雖將卒，盡瘁以防守，乃盜賊無憚而侵凌，狗偷既憑於海濱，蠱毒又進於陸地，蔓難圖也。勢孔熾而方張燎，可撲乎？事將非而莫救，方懷畏尾之意，恐有噬臍之憂。矧由水旱之相因，以致公私之俱乏，曷故恒暘之爲咎，至於今日而猶然。民靡了遺，何忍老瀛之轉壑。君誰與足？實慚寡昧之爲邦，慄慄若殞

^① 權近著《陽村集》卷二九《塹城醮青詞》爲“實不德之無量”。

於深，兢兢如履其薄，唯設溪毛之薦，仰邀雲馭之臨，儼賴神休，獲安國步，致令兵塵迅掃，時雨滂沱，千斯倉，萬斯箱，終善且有一曰壽，二曰富，俾熾而昌。

[開福神醮] 辛禡六年八月辛未，命淨事色，醮開福福神於闕庭。

第十二章 醮祭青詞

李能和曰：道家醮祭祝願文，名曰青詞^①，而又有醮禮文及道場文，亦皆青詞之類也。按《東文選》及諸文集，高麗時代，諸文人所製青詞、醮禮文及道場文，實有多種，曰《乾德殿醮禮青詞》《冬至太一青詞》《乾興節太一青詞》《福源宮行誕日醮禮文》《三獻青詞》《神格殿行中元醮禮三獻青詞》《下元醮三獻青詞》《冬至甲子醮青詞》《小王本命青詞》《祈雨太一醮禮三獻青詞》《功臣都監誕日醮禮青詞》《六丁神醮禮青詞》《靈寶道場青詞》《親試文武科合行本命醮年例通行醮青詞》《福源宮太一移排別醮神青詞》《北斗醮禮青詞》《三清醮禮青詞》《太陰獨醮青詞》《昭格殿行祈雨兼流星祈禳太一醮禮青詞》《摩利山塹城醮禮青詞》《北斗解怪青詞》《天皇醮禮文》《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場文》《天變祈禳五星道場文》《本命醮禮文》《祈恩直宿拜星文》《國卜十一曜二十八宿醮禮文》《忠州太一醮禮文》《福源宮行天變祈禳靈寶道場兼設醮禮文》《順天館天皇堂修理後保安醮禮文》《玄武門望北郊醮禮文》《南辰解厄醮禮

① 李能和按：祝文書於青紙，故曰青詞。

文》《老人星醮禮文》《西京行天變祈禳毬庭醮禮文》等。今列其本文於下，以供參考：

[乾德殿醮禮青詞]有“強名爲道，妙物曰神。按寶籙之妙科，潔玄壇之淨醮……道非常道，蓋自古以固存，神之又神，於其中而有象，包含衆妙，統制群生”^①等語。

[冬至太一青詞]有“深之深，神之神，返一無迹，大以大，小以小，吹萬不同”等語。^②

[乾興節太一青詞]有“獨往獨來，故疑於獨有。常生常化，皆出於常無宜，叩窈冥之精，少酬生養之德”等語。

[王本命青詞]有“視無形，聽無聲，固難測度。恍有象，惚有物，猶可攀依。丁本命之靈辰，按妙科於寶典，盛張法醮，虔屈真游，蕊闈珠宮。雖宅窈冥之域，瑤輶玉輅，想臨芬苾之道”等語。

[天皇醮禮文]有“有所感則通，是曰天尊之妙道。不得已而用，實惟王都之義兵。今者，日輪見怪，星度失行，未知天意之如何。尋仰靈庥而斯籲，致令灾萌喘息，賊氣自摧”等語。^③

[國卜北斗延命度厄道場文]有“玉毫現相，瑠舌吐言，爲一切人，暢真功於六甲，是東方佛譚，勝力於七元，肆於淨宇，敝此熏筵，招迎大展之戒流，宣振旁行之密藏”等語。

[天變祈禳五星道場文]有“天出昇以示人，蓋將曉喻佛，隨機而說法，庸可議思……茲訟淨範式，敝熏筵，邀迎勝祐之

① 李能和按：金富軾撰。

② 李能和按：金克己撰，下同。

③ 李能和按：《李相國集》，以下並同。

高流，宣暢貝文之靈典”等語。

[本命醮禮三獻文]有“天高也，星遠也，不顯其機。道生之，德畜之，所因者本。祇嚴法醮，覬借靈歆”。《三獻青詞》有“天乘氣而立，雖宅至虛，人受命以生，敢孤洪造”等語。

[祈恩直宿拜星文]有“馭陰陽之氣，著象上穹，隨甲乙之行，管人下界”等語。

[國卜十一曜二十八宿醮禮文]有“星宿騰精，而列於天，人所瞻仰，神明應變，而通乎物，信可薦羞……茲循道範，式峙法壇”等語。

[星變祈禳十一曜消災道場文]有“州國官官之象，著在乾文，貌言視聽之差，動爲天譴。宜披精懇，仰乞陰休……斯瀝虔悰，特嚴法事，集黃冠之道侶，諷紫笈之靈文，伏望曲借居，歆僉加孚佑”等語。

[春例高燈醮禮文]有“至神不測，據玉境而宅虛。小智自私，挂金缸而湊懇。雖甚微之一炷，庶欲通於九門。今屬仲春，式遵前典，祇潔雲壇之醮，仰邀颺馭之游，冀借格臨，遄加歆允”等語。

[忠州太一醮禮三獻文]初獻文有“仰察靈躔，直巽維而垂曜；適當令節，涓辛日以薦馨”等語。

[福源宮行天變祈禳靈寶道場兼設醮禮文]有“爰投仙宇，忤敞道場，旁迎煉氣之流，實揚靈蘊，仰伫排空之馭，兼薦信羞”等語。

[九曜堂行天變祈禳十一曜消災道場兼設醮禮文]有“祇投仙館，想睹靈光，招素券之先生，諷吟秘簡，備玄壇之法醮，羞薦菲儀”等語。

[神格殿行天變祈禳靈寶道場兼醮禮文]有“伫九霄之列真，敬邀冷語，集三景之高弟，朗咏靈篇，仍峙仙壇，式陳法醮”等語。

[上元青詞]有“道固存於希夷，迎隨不見，神若存於恍惚，禍福無常。況屬群仙之校錄，宜邀上帝之保持，恭按真科，式嚴淨醮”等語。

[本命青詞]有“大道爲陰陽之祖，人所由生。上天司造化之權，工而不宰。按冲科於三洞，祇薦精禋。邀仙杖於九霄，覬歆薄禮”等語。

[北斗青詞]有“天清而上，鼓一氣於混元，斗轉於中，括萬生於下界。宜馨楮悰，仰邀玄福。按冲科於仙籙，嚴法事於靈壇”等語。

[年交道場兼醮文]有“窈冥莫測，道無古而無今。消息不停，年有終而有始……茲訟仙籙，聿峙法壇，邀羽服之高流，諷琳編之秘蘊，仰惟靈鑒，遄卑真庥”等語。

[順館天皇堂修理後保安醮禮文]有“有精甚真，宅玉宸於天上，救物無棄，留瓊館於人間。頃因棟宇之傾頽，尋命工徒而營葺。茲移法伏，有動常居，及力役之方終，揀日辰之還妥”等語。

[玄武門望北郊醮禮文]有“水德所存，望北郊而稽首。蘋羞可薦，采南潤以展儀”等語。

[道殿行爲東宮還願醮禮文三獻青詞]有“神明，爲道精之極化，無私焉，父子有天性之常，情所篤也。曾叩高真之杳默，仰祈元嗣之康寧……斯按仙科，式陳法事，僊雲階而延伫，想飄馭之格臨”等語。

[南辰解厄醮禮文]有“道貫三才，幹化樞於天上，神妙萬物，掌生籍於人間”等語。

[老人星醮禮文(秋旦行)]有“伏念臣，以寡昧之資，據崇高之勢，深思遠慮，雖勤制御之謀，久視長生，須荷照臨之助，載占旦見，彌罄心齊，肅陳酌彼之儀，伫枉泠然之馭”等語。

[零星祭祀]有“食爲民命，權系天田，方嘉穀之向成，陳信簋而瀝懇，庶歆誠享，終賜年登”云云。

[西京行天變祈禳毬庭醮禮文]亞獻文有“不知名，強爲名，所謂道也。常救物，無棄物，其惟神乎。冀諒齋明，僉加保佑。”三獻青詞有“忬投翼邑，所仰屈羽事”等語。

[東京行季年祈禳毬庭醮禮文]初獻文有“道本至虛，雖常形之，莫詰。神無不在，隨所敬，以皆臨嚮。千里而馳誠，覬百靈之枉駕”。三獻青詞有“伏念，臣嗣承祖統，奄蒞民區。……爰取杪商之淒節，忬投陪邑之殊庭，祇展法壇，仰迎仙仗，籍茅席地，猶可降於靈真，酌水獻花，庶俯於臨垂格”等語。

[上京行毬庭醮禮文三獻青詞]有“天地肇分，於是有神祇之別，陰陽不測，故嘗司禍福之權”等語。

[六丁神醮禮文]有“分上下於紫微，號稱六將，輔左右於玄武，力敵萬兵，苟以誠祈，即蒙應速”等語。

[福源宮行誕日醮禮文三獻青詞]有“庸涓琳館，載肅瑤壇，伏願上帝垂仁，列真委貺”等語。^①

[神格殿行中元醮禮三獻青詞]有“爰際群仙，考校之辰，敬馳千里，祈禳之請”等語。

① 李能和按：鄭誦撰，下同。

[下元醮三獻青詞]有“茲當校錄之辰，深極棐忱之畏，謹邀鶴侶，恭奏龍章”等語。^①

[近冬至甲子醮青詞]有“茲值良辰，恭陳法醮，高靈下墮，諸福畢臻”等語。

[小王本命青詞]有“茲卜元辰，特開清醮，儻枉泠然之馭，居歆酌彼之儀”等語。

[祈雨太一醮禮三獻青詞]有“簡在帝心，宜爲民□，佯趨道殿，恭展醮儀”等語。^②

[功臣都監誕日醮禮青詞]初獻有“庸修星醮之嚴，冀枉雲輶之降。”三獻有，“肆稽道籙，恭展醮儀”等語。

[六丁神醮禮青詞]有“於赫紫微，有嚴玄武，唯設溪毛之薦，仰邀雲馭之臨，儻賴神休，獲安國步”等語。

[靈寶道場青詞]有“無聲無臭，粵道難名，有始有終，惟誠爲貴，茲按真科，式嚴淨醮”等語。

① 李能和按：李穀撰，下同。

② 李能和按：權近撰，下同。

第十三章 明太祖遣道士來高麗

按中國道教來東之迹，唐高祖武德間，遣道士叔達等八人，來高句麗，講老子《道德經》。君臣環聽，信受奉行。宋徽宗大觀四年，遣羽流二人，來高麗，立福源宮，選子弟，習道書。此兩者，可謂真正道教。至恭愍王時，明太祖遣道士徐師昊，來祭國內山川，蓋其意不在於持傳道教，而在於宣揚皇威。見《師昊載來碑》文，則可知也。而為高麗氏其屈辱莫甚焉。而李牧隱穢為文，而贊揚之不懈，此朴燕岩趾源所謂“儒者諛也”^①者歟。茲舉證文，以供參考。

一、徐師昊來祭山川

恭愍王十九年，明太祖遣道士徐師昊，來祭山川，祝文曰：“皇

① 李能和按：見《虎叱》文。校者曰：朴趾源（1737—1805），字仲美，號燕岩，為朝鮮王朝末年實學派代表人物，撰有小說《兩班傳》《虎叱》和一部紀行文學作品《熱河日記》。朴趾源在《虎叱》中，借老虎之口，將一位不喜歡做官的“學德兼備”的儒學者北郭先生，描述為“天下之巨盜，仁義之大賊”，借此來揭露當時兩班中的那些偽儒，在禮教外衣掩飾下的醜惡靈魂。

帝遣朝天宮道士徐師昊，致祭於高麗首山及諸山之神、首水及諸水之神。高麗爲國，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靈氣所鍾，故能使國君有慕中國，以保生民。朕混一天下，高麗奉表稱臣，朕已封王褒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修祀。”

師昊又載碑石而來，立於會賓門外陽陵井，其文略曰：“洪武三年春正月三日癸巳，皇帝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邇者，高麗遣使奉表稱臣，朕已封其國王，則其境內山川，既歸職方。考諸古典，天子望祭，雖無不通，然未聞行實禮達其敬者。今當具牲幣，遣朝天宮道士徐師昊前往，用答神靈。’於是，上齋戒七日，親製祝文。至十日庚子，上臨朝以香授臣師昊。臣以四月至其國，設壇城南。五月丁酉，敬行祀事於高麗首山大華岳神及諸山之神、首水大南海神及諸水之神。臣聞，帝王之親民者必敬神，皇上受天明命，思與普天之下，共用升平，故遣臣致祭於神。神既歆格，必能庇其國王，世保境土，年穀豐登，民庶靖安，庶昭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①

二、徐師昊資歷

李穡《送徐道士使還序》：“洪武建元之三年（1370）四月，朝天宮道士，號玉岩者，奉香幣祝冊，自金陵航海至王京，郊迎館勞，悉如常式。唯謹命禮部供祭用，又以同知密直李公成林，監其事，而穡亦與焉。用五月丁酉，百官陪位，合祭山水之神於城南。明日而玉岩喜甚，急於覆命，候風於禮成之港。未幾，王曰：‘道士之來也，有微恙不獲與，爲禮於心歎焉。’召還勞問，從容者久之。玉岩，既

① 李能和按：出《文獻備考》。

以祀事，熟吾面，且見吾冠儒冠，求詩甚厪，解裝出示所得大倉諸子詩，讀之終卷。玉岩真嗜詩者也。不然，豈易得此於人哉。於是徵諸友朋詩，略序其端云：‘道家者流，馬史^①所載，可見老氏周柱下史，不遇也。著書五千言，再傳而至蓋公，曹參薦之文帝，致漢刑措，雖吾儒用天下者，其成效未必皆若是之美也。’若其所謂授籙拜章符咒還丹之術，雖各有說，離奇誕幻，皆老氏之所不道也。是以爲其弟子者，當懋其師之道焉。今天子明並日月，人心有情僞，學術有邪正，洞照靡遺，而於玄教，深契清淨之道，期心寧壹海內，其宏規遠略，度越漢氏萬萬矣。玉岩出朝天宮，代祀萬里外國，則其人之賢，從可知已。予觀其禮完而守固，辭約而義明，所以自葆者重，至於齋戒沐浴，神明其德。祭所當祭，以立治人之本，則非盡。夫潔淨精微之蘊者，莫能與焉。此玉岩之有是行也。立賢無方，又可見大朝用人之法矣。將有如蓋公者出，斯民其受賜哉。玉岩姓徐，名師昊，揚州人。備載之所以著，望祀之實禮，自是年始也。”^②

① 指司馬遷《史記》。

② 《牧隱文稿》卷七《送徐道士使還序》：“老氏周柱下史，不遇也。著書五千言，再傳而至再蓋公，曹參薦之文帝，致漢刑措，雖吾儒用天下者，其成效未必皆若是之美。”

第十四章 高麗仙派

高麗時代，有福源宮、大清觀、神格殿、淨事色及九曜堂等醮祭之處，皆有羽流，而周旋從事矣，則必有著名之士，出乎其間。而文獻闕如，無從考究惜哉！茲舉數字，聊以當之。

一、姜邯贊

姜邯贊，舊名殷川，衿州人^①……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於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爲邯贊。”及爲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以檢校太師、侍中，卒年八十四，輟朝三日，謚仁憲，命百官會葬。^②洪萬宗輯《海東異迹》云：“世傳，姜公上仙。”《東國史本傳》又云：成虛白倪詩曰：“敵退西京花插鬢，威行北漢虎呈形，翛然白日登仙去，依舊青天一點星。”蓋高麗顯宗時，契丹大入，公

① 李能和按：今始興郡人。

② 李能和按：《高麗史·列傳》。

以西京留守，將兵討破，顯宗剪金花，插公首以榮之。^①

二、韓惟漢

李重煥《八域志》云：智異山在南海上，是為白頭山之大盡脉也。一名頭流山，世以金剛為蓬萊，以智異為方丈，以漢拏為瀛洲，所謂三神山也。《地志》以智異為太乙所居，群仙所會。……山之陽面，有花開洞、岳陽洞，皆人居而山水甚佳。高麗中葉，韓惟漢見李資謙橫甚^②，知禍將作，棄官携家隱岳陽。朝廷物色之，拜官召之，惟漢仍逃隱，不見於世，不知所終，或以為仙去。西有華嚴、燕谷寺，南有神凝、雙溪寺。寺有崔孤雲致遠畫像，沿溪石壁，多刻孤雲大字，世傳孤雲得道，至今往來於伽倻兩山之間云。宣祖辛卯年間，寺僧得一紙松岩石間，有絕句一首曰：“東國花開洞，壺中別有天，仙人推玉枕，身世倏千年。”字畫如新，其字法則與世所傳孤雲筆同。舊傳有萬壽洞、青鶴洞。萬壽即今九品台。青鶴即今梅溪也。

① 虎呈形，《海東異迹》《東國史本傳》云：“姜邯贊嘗為漢陽判官，時府境多虎患，公手寫一帖，命吏人往北漢山谷中，拘二僧來拜於庭下，公指僧曰：‘汝暫露本身。’二僧於是脫袈裟，變成為二大虎。公命遠去，虎趨躍而出，莫知所之，自此絕虎患。”其說甚不倫，蓋童話的傳說也。

② 高麗中期，王朝內部接連發生政治動亂，影響最大的是睿宗時期的“李資謙之亂”（1126）。李資謙把女兒嫁給睿宗為王妃，並讓睿宗的兒子繼承王位，是為仁宗，然後又把兩個女兒都嫁給仁宗，通過這種姻親關係，他獨攬權勢，因妄想篡奪王位，最後被自己部下逐出，所造成的政治動亂，給佛教與道教在高麗朝的發展都造成了負面影響。（《高麗史》卷一二七《李資謙傳》）

三、李茗、郭輿、崔讜等

趙汝籍撰《青鶴集》^①：清平山之李茗、頭流山之郭輿，是亦大世、仇柴之一派也。崔讜、韓惟漢是亦同德也。僧丁皓者，故典書李伯搏之弟也。雖托迹山門，而希慕仙真，下居漢陰山，啖果吃蔬，自號慕真堂。嘗過降州亭，遇一少年，清談亹亹，令人爽衿，自號栢林居士，姓名韓湜，遂題詩壁上曰：“曾見先朝種李辰，東風二十四回春，題詩華表千年柱，灑泪青山一掬塵。楓岸曉鐘神勒寺，烟沙晚笛廣陵津，秋風緩擊滄滄柅，樓上無人識洞賓。”仍步入江霧中。後考金孟《隱逸錄》：“韓湜者，高麗明宗時人，以其父順爲鄭仲夫^②所害，故入山學道。”

① 李能和按：《青鶴集》編於歲戊子“李朝宣祖廿一年”。

② 鄭仲夫（1106—1179），高麗王朝時期武將，1170 年和 1173 年，鄭仲夫、李義方等因不滿毅宗和文臣對武官的欺壓，乘機發動了二次政變，大肆屠殺文臣，扶植明宗建立政權，廢黜毅宗並將他放逐到巨濟島，史稱“庚寅之亂”，又稱“鄭仲夫之亂”，武臣取代文人掌控了政權，在藉故鏟除政治對手同時，也造成了文籍散佚。

第十五章 李朝道教之昭格殿

一、太祖丙子營建新都昭格殿

朝鮮太祖李氏在潛邸時，築壇於都連浦^①，祭太白金星，及登朝鮮王位，以遷都事決疑於昭格殿。第二世定宗王，祈禱齋宿於昭格殿，又在行在所使道流，振鐸咒之。第三世太宗王，於上元日，張燈宮中，以祀太一。又自言，北斗可敬拜。是等，乃為李朝王家，崇道教之基礎。蓋李朝王家，崇奉道教，是依高麗遺制，而但狹小其規模而已，即如太祖元年壬申八月，禮曹典書趙璞等上書曰：“諸道殿神祠醮祭等事，前朝君王，各以私願，因時而設，後世子孫，因循不革，方受命更始，豈可蹈襲前弊，以為常法，請皆革去。”按高麗時，祭天醮星之道觀，曰福源宮、曰神格殿（昭格殿）、曰淨事色、曰燒錢色、曰太清觀、曰太一殿、曰九曜堂、曰清溪拜星所等處，而至於李朝，併合為一，曰昭格殿，是乃唯一之道觀也。昭格殿建置及其沿

① 鄭元容撰《文獻撮要》云：“祭星壇，在咸興府南四十里。都連浦，太祖潛龍時創設，祭太白星。國初，每歲端午，遣中貴人，以御衣鞍馬，致祭，今本府行祭。”

革，並如下：

太祖元年壬申十一月戊寅，禮曹啓，道家星宿醮，貴於簡嚴，盡誠敬而不瀆。前朝多置醮所，瀆而不專，乞祇置昭閣殿一所，務要清潔，以專誠敬。其福源宮、神格殿、九曜堂、燒錢色、大清觀、清溪拜星所等處，一皆革去，上從之。○三年甲戌八月十一日，王次於母岳^①，下十二日，命諸宰相，議遷都之地。……王以諸宰相議論，多以遷都爲不可，故有不豫色曰：“予將還都（松都），決疑於昭格殿^②。”十二月二十三日，遷都漢陽。○五年丙子春正月初十，發左右道丁夫二百，營昭格殿。

二、太宗戊戌改成昭格殿

昭格殿之祀典，成於太宗朝，而最初，提調金瞻，實當其役。蓋金瞻者，可謂李朝道教之第一信者也。

太宗十七年丁酉冬十一月戊辰，禮曹參判許稠，請改營昭格殿，以狹隘也。王曰：“予未深知佛法，故不信不毀，而任其自爲。今醮禮天帝星辰之事，亦未知其實理。然歷代帝王，與今中華，前朝王氏，皆有此禮。”故曾命禮曹與提調金瞻等，明考舊籍，定其祀典，去其煩僞，如有隘處，待明春改成。

① 李能和按：母岳在京城之西郊。

② 李能和按：此昭格殿，指松都志，宮城北麓昭格殿之舊基。

三、世祖丙戌昭格殿改稱昭格署

昭格殿者，純是神殿之名稱。昭格署者，兼有官署之色彩，殿與署之間，意義之有別也。

世祖十二年丙戌春正月戊午，更定官制，昭格殿，改稱昭格署。

四、燕山丙寅昭格署罷而不罷

燕山君末年，失德尤甚，行政乖戾，忽下命令，廢佛罷道，昭格署雖在革罷之秩，而藏置位版，依然行醮祭。茲有記錄，以證其事：

燕山君十二年丙寅正月甲辰，傳曰：“佛法道教，皆是左道，而佛法則妖言惑衆，其害尤甚，宜加痛革，道教則非此類。昭格署雖已革罷，其位版，可令藏置，使如奉常司，奠物進排，略設醮祭何如？其行祭事，令禮曹磨煉。”

五、中宗丙寅昭格署依然存在

燕山君十二年九月，爲中宗所廢，而同年十月，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由是可知昭格署照舊無恙耳。

中宗元年丙寅十月庚午，弘文館副提學李鳳等上疏，請罷昭格署、星宿廳之類。

六、中宗戊寅昭格署革罷

中宗即位以來，儒臣等建議請罷昭格署，爭之不已，已有年。所而王謂以祖宗朝故事，而不輕聽許，至十三年戊寅，迫於群請，不得已罷之。世謂“己卯諸賢”^①之所建白也。

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概略：^②“昭格署之設，載敷道教，訓民於邪，憲憲趨奉，泄泄謬悠，邈乎顯顯之義，瞭然誕妄之象，實君心邪正之分，政治純雜之由，上帝喜怒之幾，王政之所可剔遏者也。茲教之奉，雖在閭氓聽明，而作元后者，固當明禮視義，克闡大道，俾迪正方，而用保其極，乃反尊崇，置司立官，以奉述醺，以事敬之。如當享之神，祝禱幽繁，陰鬼懷奸，是乃后猷，無令下民焉。式雖其奉若典常，表敷於邦，昏不燭理，而趨好乖張，乃黎庶之常，難保於薰化，矧導之以虛誕之教，而驅一世於詭怪之域歟。……且道家之說，幽無所證，明無所據，衆所洞燭，而殿下尚滯膠牢，拒必以祖宗爲辭。祖宗果信奉，而若是歸之，則是彰先祖之過，而無禮，因循偶存，而歸之祖

① 李能和按：趙光祖一派入。

② 李能和按：《文獻備考》謂趙光祖之疏。

宗，是致异乎先祖而無敬，無敬無禮，人所不敢。在麗季，教化不諒，人服异教，踵訛襲謬，式至今日。……伏願殿下，毋陷於詭說，克從一德，化民於正，則吾道幸甚。^①

中宗十三年戊寅九月庚子，傳曰：“昭格署，非不知左道，但其來已久，故以為不可革。今見輿情，皆欲革去，當俯循輿情，但命革，則其祭祀，自不得為也。其設陳之具，必為處置，如位版等物，亦不須埋，置京城內外寺刹。其初，亦皆不使處置，而今皆自廢矣。且今方構造公廡，置而不為區置，則必自撤，取而用之也。”鄭光弼等啓曰：“其署奴婢，不可不啓，稟而區處，該司自宜處置。若祠宇位版等物，置不區處，則鄰里狂童，必皆攘取其位版，令淨處埋之。”傳曰：“奴婢及費用寶物等，不得已當為處置，其祠宇，則不毀，而令為公廡可也。”

《燃藜室》記述己卯士禍條：“正德戊寅，兩司、玉堂、藝文館，交章請罷昭格署，大臣等亦啓之，累月不允。副提學趙光祖，請面對極論之。翌日，又率僚員，伏閣四啓，不允。謂承旨曰：‘不蒙此允，今日不可退。’日暮臺諫皆退，光祖愀然謂同僚曰：‘日已暮，言官皆已退，我輩雖被罪責，當竭誠論列，終夜不退，以回天為期。’論啓至鷄鳴不止。王曰：‘此事，予豈不許，祇以其來已久，而難之耳。’明日，問大臣議而罷之時，承旨等，依案熟睡，皆懷厭苦。大內嚴密之地中，使徹夜出入，頻啓不已。人君亦豈無厭聽之意。人臣諫君，當納約自牖，未有逼迫至此，而得無事者也。^②

① 趙光祖著《靜庵集》卷二《弘文館請罷昭格署疏》。

② 李能和按：《思齋摭言·東閣雜記》。

七、中宗壬午昭格署復設^①

中宗雖廢昭格署，而非其本意，迫於群請，不得已而勉從之者也。是以廢之未幾年，因其母后有疾，謂行祈禱，而命復設昭格署。其證如下：

中宗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引見諸臣。王曰：“凡災變，有爲已然，而發者有爲將來而應者。近來多變亂，祖宗舊章，今則一遵，至如禁巫覡，亦依大典。昭格署既罷而復立，雖似未便，然祈雨祈晴，亦似關係，若遵舊章，則何者遵行，而何者不可遵行乎？”

領中樞府事鄭光弼曰：“當初革罷之時，宰相有言，祖宗所設，不可輕易革罷，然既革之，則今不可復立也。”

判中樞府事金詮曰：“昭格署革罷之論，自前亦有之，況今已革，不可復立也。”

兵曹判書高荆山曰：“昭格署祭祀之事，乃左道，非禮也。”

刑曹判書洪淑曰：“昭格署當革之論，久有之，雖載大典，乃邪妄之事。今若復立，中外人心，必皆駭愕。”

戶曹判書韓世桓曰：“老人星外山川，雖云依禮文，然近於左道。獻官所著衣服冠帶，皆殊常，不可復立也。”

吏曹判書沈貞言：“未革之時，諉於祖宗所設，而不罷猶可也。今已革之，則不可復立也。”

① 李能和按：世謂乙酉復設年條，與此不符。

禮曹判書申錫曰：“此道教，而復托於祭星，甚左道。即位之初，已論此事，臣爲臺諫時，亦啓之，大抵祖宗古章，乃指正道，非謂此左道也。”

中宗十七年壬午冬十二月丙戌，領中樞府事鄭光弼、左議政南袞、右議政李惟清……承命來會，傳曰：“慈殿未寧，不肯進膳。予聞，中朝皇帝未寧之時，遣官祈禱山川。我國無乃祖宗未寧之時，或有如是事乎？”王又以備忘記，傳於光弼等曰：“慈殿祈禱之事，則分遣宰相，潔齋致誠可也。”

其令該曹，急速磨煉，香則予當親傳焉。且近者，慈候甚緊，故予侍側請曰：“無乃欲有所教事乎？慈旨以爲予，無他所言也。予意有不平之事，至今未解，故用心之證，兼發昭格署。雖非正道，非今日之始創也，亦非特前朝舊事。祖宗開國以後，列聖相承，賢臣在下，雖欲革之，尚難卒革也。主上往者，用新進之言，一朝卒革，此雖於左道，非如佛氏惑亂人心之事也。況人生於天地間，日月星辰之祭，其可忽哉。昭格之有無，不關於予身，予之欲復者，亦非干預國政也。但祖宗難革之意，豈無所在子孫。不念祖宗重難之意可乎？昭格署之費用，果有浩繁，雖不能盡復，如三光之祭，略備爲之可也。”

予伏聞慈旨，不勝驚惶，即回啓曰：“昭格署之革廢，雖出於新進者之議，朝論之欲革者，久矣，故，革之爾。己卯年復祖宗舊章之時，昭格署亦載於舊章，故議於大臣，則不可復立云。今慈候日漸深重，病中，心靜爲大，請勿念慮，反覆陳其不可也。今朝予又侍側，見其進膳粥水，雖半匙，未能進御，予強勸曰：‘久不進膳，故氣困如是，進膳最重。’慈殿亦勉強進粥水半匙，而還吐，予不忍見之。

慈旨亦以爲，雖不如前例，復立祭三光之事，若不廢，則予心庶可安也。予心安，則予病可愈也云。予意以爲，大抵凡人父母病極，有所言，若非亂命，無不從之，以慰其心，況如昭格署，雖非正道，不如佛氏惑人心也。雖復舊，不至於亂命也。昭格之設，其來已久，而卒廢，慈殿平時，多有不平於心，故病中發此言，病中念慮，至此不已，則用心之證，尤劇也。前者昭格署，所祭不經之事甚多，故費用亦多，果如慈旨，所謂雖不盡復，如三光之祭，令該曹略例磨煉，則費用亦不多矣。且其官員，亦宜斟酌設之，以至於不全廢，則慰悅慈殿之一端也。古有孝子，於其父病，祈於北辰而有效，此誠格於天故也。若復昭格署，則亦可爲慈殿，祈於此也。且此非新設之事，但復舊而已，其僉議以啓。”

光弼等啓曰：“臣等，觀此上教，欲慰安慈殿，甚至懇惻，在下啓之，至爲惶恐，心亦未安。但昭格之革，雖因新進之士，其前亦言其弊，至於論啓，請革者數矣。朝廷群議皆然，非新進士，所獨請革也。今若復立，則臺煉侍從等，必不計上之欲慰安慈殿，而以復立左道，爲駭愕，論執啓之矣。如此則朝廷恐至於紛擾也。自內豈不計如是之事乎？”

傳曰：“予豈不熟計朝廷之意，亦豈不知耶。慈殿之教，如此丁寧，固非偶然，但書慈殿及予回啓之意，言於大臣等耳，慈殿證候非輕，今何以不可復立之意啓之乎？其以略例，新設爲之何如？更議以啓。”

光弼等又啓曰：“臣等，非不知上之不得已，欲慰安而爲之也，然當初革罷者爲重，而今之復立者尤重。其時，若革之，則猶或可也。今既革之已久，欲更復立，則與新創同矣。朝廷若爭論不已，則反不能慰安慈殿之意，臣等計朝廷之意而啓之，自上欲輕易復立

左道之事，甚未妥也。請留三思，自上宜極盡孝誠，且計朝廷之意事，乃具全也。”

傳曰：“慈殿心證，非一朝所發，常有不平而然耳。慈殿平時，豈不睿度，而有此教也。今聞在下防啓之意，則恐增其用心之證，予不忍也。此事非如新設也，其司舍及器皿，皆在，今若啓之以該司，從略例復立之意，則慈殿證候亦稍歇也。以祖宗事觀之，亦有昭格祈禱之事。今雖暫設爲之，亦是爲慈殿祈禱之一事也，其更度予意而啓之。”

光弼等啓曰：“今聞上教，如此懇惻，臣等罔知所啓。臣等豈不知天意不得已而然耶，但恐朝廷紛擾而啓之耳。自上非不知以復立爲不可，祇爲慈殿丁寧教諭，臣等不敢啓之，自上斟酌裁斷。”

傳曰：“此事乃予不得已爲之之事，仍傳於政院曰，復立昭格署，非小事，不可不使首相知之，其遣史官，諭以慈殿及予傳教之意，收議以來，金詮議昭格署革罷之議，非特出於新進之士，朝廷諸議，本皆如是。今見上教，已洞察其源泉矣。今以慈旨，欲復設如是，則朝議必騷擾，其於病中，亦必有未安矣。但慈旨及上教迫切如此，臣未知所處。若以爲今可復立，則前日正論，有所未明，若以爲不可復立，則恐傷慈旨及上旨，略備暫設，既有上教，上可斟酌。”傳曰：“知道。”

禮曹啓曰：“祀典所載山川皆祭之，則當分遣獻官於八道矣。考成宗朝故事，祇祈禱於宗廟社稷及京中山川而已，但爲慈殿爲之之事，則永寧殿亦可祭之，敢稟。”傳曰：“其依成宗朝例，宗廟社稷，昭格署、三角山、白岳山、木覓山、漢江等處，遣官祈禱，而並祭於永寧殿可也。且以略例，復設昭格署可也。”○臺諫啓曰：“前日所啓事，則以慈殿未寧，今姑停矣。但聞昭格署復設之教，此大事，不得

不啓，故敢茲來啓。前者革罷時，非獨朝廷僉議以啓，聖旨及慈旨，皆以爲當，故革之。雖前代所革，不可復立，況當代所革，不久而還設乎？前日，其於左道之事，革之者非一，尤不可開端也。知其左道，敢欲復立，尤不可也，請收成命。”傳曰：“昭格署事，慈殿有教，而予之以不可復立，回啓之事，及大臣等議論，再三往復之意，雖不盡言，爾等豈不聞知乎！非自祖宗朝革之，而今欲復立當代所革，當代復立，何害乎？成宗朝，三大妃殿未寧之時，敬祈之事，無所不爲。夫昭格，雖似左道，非如佛氏惑亂人心也。爲慈殿，不得已復立耳，予意以爲，不須論也。”

又啓曰：“爲慈殿不得已復立之意，臣等非不知也。然非如宗廟社稷祈禱之例，乃左道，非正之事。自祖宗朝，朝廷每欲革之而不得，因循至於頃年，乃能革之，朝野快焉。明知其左道，而又欲設立，甚不可也，請勿復立。”傳曰：“不得已復立之意，皆已知之，不須煩瀆之，且復舊而已，不可聽也。”

大司憲趙舜、大司諫俞汝霖等啓曰：“昭格署，自古非偶然積弊，而殿下即位以來，洞照其左道亂命革之，一國快睹，而今又復設，聞之者莫不驚愕。今若復立，則其爲駭愕，尤大於前者。因循未革之時，請速罷之。”

傳曰：“慈殿未寧，而不能進膳，已過半年，病症轉劇，幾至旬日。近者病勢，日漸甚極，無復可望，無可奈何，爲慈殿之事，當無所不至。成宗朝，爲慈殿祈祭昭格署，況慈旨以一朝卒革之事，未安於心，而病體困極之中，念慮不已，如是，則恐益用心之證，不得已昨日議於大臣，依成宗朝例，略備暫設爾，還設之意，慈殿既已知之，今聞還止之奇，則動心有加於初也。予豈偶然計度而議於大臣乎？上有慈殿證候如是，而下有臺諫合同來啓，予心之未安，何有

極乎？持言責之官者，豈不度之乎？此事雖云左道，不如釋氏之弊也。且非新設之例，祇復舊而已，而略備則費用亦少也。”舜等又啓曰：“決不可復立。但今慈殿未寧如此，不忍復啓，姑退。”

○傳於政院曰：“今觀昭格署所爲之事，其言三界醮、靈寶醮、太一醮云，非一二不可偏廢，皆宜如舊復立，而祇省其費用可也。”又傳曰：“昭格署既爲慈殿復立，當行祈禱之事矣，令急速磨煉。”

○戊子，副提學徐厚等啓曰：“臣等，昨聞慈殿，以微恙彌留迄今，日夜憂煎，罔知所措，聖慮所及，宜無所不至，但以慈教，復設昭格署，臣等昵侍經幄，固知殿下，非惑左道，乃出於不得已，第恐中外見聞，有所駭愕，終纍正道。伏望裁自聖心，毋損聖德。”傳曰：“慈殿，初以微恙，久不進膳，予心憂極，然幸有進膳時，則自然平復，日夜望之，自近日，證勢已極，予不知所爲，若有古例之事，則宜無所不至。慈殿未寧，祈於昭格署，有成宗朝例也。況慈殿病極之中，昭格署事念慮不已，予反覆論止，未能回天，恐益用心之證，勢不得已，議於大臣也。予之不惑之意，爾等豈不知之，爾等之意，予豈不知哉！然事迫於此，不得不爾，祈於昭格署，慈殿已聞之，尤所難止也。”

中宗十八年癸未春正月乙丑，臺諫啓，請罷昭格署，傳曰：“今觀上札，昭格復設之意，予之不惑左道，雖不煩言，卿等知之也。邪正之說，姑棄而論其大概，則當慈殿病革之際，當無所不至，故依祖宗朝例，爲上殿而設醮祈祭，慈殿還安。而又請還革，此非兒戲之事，何如是爲之乎？今之還罷，尤異於前日未復之時，慈殿，今雖向差，氣候不如平日，若聞臺諫請罷，則豈安心乎？尤不可還革也。所啓之事，皆不允。”

○丙寅，臺諫，啓前事。傳曰：“昭格署事，予昨日所言，非指言

祈醮之有效也。爲慈殿而設醮祈禱，乃祖宗朝之事。今亦依舊例復立耳。今之還革，尤難於復設之時矣，況初不從慈旨已矣，既從慈旨而復設，未久還革，近於欺上殿之事，決不可革也，不允。”

○辛未，諫院專數啓昭格署事，不從。○司憲府專數啓曰：“昭格署事，臣等，任言責，故雖來啓之，然朝廷上下孰不以爲未便乎。自上以爲不惑左道，而至今留難，臣等實未解焉。若果不信惑，則尤宜速革也。”傳曰：“新臺官必未得詳聞予意也，然傳答諫院之事，必當聞知矣。昭格署，初未復立則已，既爲慈殿而復立，今不可革也。”

二月壬申朔，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不從。癸未，又陳四啓，不從。甲戌又啓，不允。○戊寅，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不允。

○己卯，傳曰：“今觀臺諫上疏，言雖切矣，勢有所不可革也，予豈謂慈殿向差，專由於醮祭乎？臺然爲慈殿之意，卿等皆已知之，不必煩言。昭格署其來已久，未聞有一惑於其事也，豈有奔波之理乎？不可遽革之意，反覆言之耳。”○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四啓，不允。○成均館生員魚泳河等，上疏，又論昭格署，不可復立，王諭以不允之意。

○辛巳，弘文館，上札子，論昭格署事，不允。○臺諫合司啓昭格署事，不允。○成均館生員魚泳河等上疏曰：“自老氏倡其教，而道家宗之，驅三代直道之民，趨荒誕怪妄之域，其禍蔓延，滔滔尋轍，若秦若漢，而唐而宋，至於道君而極矣。臣等不敢污引漢武帝太一之非，宋真宗玉清霄應之虛，曆詆而深絕之也。竊有怪於殿下，一心操捨之靡常也。

○壬午，臺諫合司辭職曰：“復設昭格署，未便之意，臣等於疏札，反覆論啓，而留難至此，臣等不得其言，何敢就職，請速遞。”傳

曰：“昭格署，勢不得已復立，今不可還革之意，已書言之。”

○癸未，憲府合司啓，昭格署事，不允。

○辛亥，大司憲金克福、大司諫徐厚等上疏曰：“謹按，昭格署掌祀事，三清祈禱休福，望報於冥漠荒惚之際，如捕風捉影，竟無其效，而習徂因循。幸賴殿下明聖，克黜左道，人莫不泠然觀感。近緣慈殿不豫，重違丁寧之旨，或垂反汗之教，臣等，職叩言責，不敢面從，不允。”

○閏四月壬寅，傳曰：“前者，臺諫所論昭格署事，予以當陳於慈殿后發落之意，答之。近日再三敷陳其事，則慈旨曰：昭格署其來已久，故祖宗亦難革之，而一朝新進之輩，敢請革罷，於予心，常以爲未安，去年適罹大病，啓於主上，而復設焉。今不可還革，故主上雖屢言其弊，不允耳。慈旨如此，處之實難，其召臺諫言之。”

中宗二十五年庚辰四月己丑，司諫院大司諫朴光榮等，上疏曰：“臣等，聞求福不回，著於詩，淫祀無福，記於傳。先王明天地之理，燭萬物之情，遠斥神怪，不事祈禳，顧諟天命而已。自世衰道暗，異端蜂起，崇奉愈謹，福利愈邈，世無覺悟，渾然同惑，吁亦哀也哉！我國醮祭三清，宗以老子，至於設局，其不經大矣，而不悟亦甚。邀福未獲，反僭大禮，糜費不貲，自斫邦本，在頃年，洞照命革，以快輿望。後迫至情，姑復設立，其崇信之失，固非在於殿下，然既知情狀，而冀幸陰佑，再啓茫昧之禱，是信道有所不篤，燭邪有所未明而然也。”傳曰：“昭格署不可革之意，已盡言之矣。”

八、宣祖壬辰兵亂以後昭格署永廢

李晬光《芝峰類說》云：昭格署，爲祭星祈醮之所。中宗己卯，

諸賢滿朝三司，請罷昭格署，伏閤力爭，而王未允。臺諫及以得請，爲期，不爲退去，至於達夜。王雖勉從，意益厭之。既而諸賢得罪，署竟不罷，人謂己卯之禍^①，萌於此事云：“壬辰兵燹後，仍廢不復，亦由於聖明，不尚左道之故也。”

九、昭格署之位置

李朝國初，建昭格殿，爲醮祭老子及星辰之所，至世祖時，改殿爲署。昭格署所在處，曰三清洞。蓋因有三清殿，故名三清，即道家所謂上清、太清、玉清是也。今三清洞，有星祭井。亦因三清殿醮祭星辰而得名者也。昭格署廢後，爲宗親府。今則爲學務課分室，貯藏李朝傳來之圖書，如周之柱下，而但無老聃其人，爲之史者也。

《增補文獻備考》云：“李朝置昭格署。有三清殿（在三清洞）掌星辰醮祭。”《東國輿地勝覽》云：“昭格署，在漢城府，北部鎮長坊，有三清殿，掌三清星辰醮祭。”

附：古人咏三清詩

[李稷詩]青青松柏擁瓊宮，羽蓋霓旌駐此中。十遍說經邀道侶，四時行醮罄宸衷。夜聞鳴鶴月華白，晨拜騰鸞雲影紅，怱悵無因留玉境，茫然獨立仰玄穹。

[權近詩]地涌靈泉靜，山藏道境幽，經營開寶殿，咫尺隔

① 李能和按：己卯之禍。

塵區。霄漢仙居迥，雲霞鶴馭留，度人多妙訣，降福永千秋。

[崔淑精詩]四面連岩壑，三清迥絕塵，山中微雨足，階上落花新，仿佛逢毛女，依稀見羽人，道流多事在，半夜又朝真。

[姜希孟詩]峨峨瓊閣碧山巔，壇畔松梢不記年。袖裏已能傳秘訣，夢中猶或見神仙。金章紫綬非吾分，白葛烏紗即宿緣。從此十分輕世慮，共君騎鶴上芝田。^①

[金時習詩]訪友於三清宮，適醺立冬云：雲散長空星斗寒，瓊章讀罷禮天壇。玉皇降處圍香霧，金母來時駕彩鸞。寶磬有聲人寂寂，瑤臺無影月團團。三清醺畢門重鎖，照殿青燈徹夜闌。

《登三清宮》云：上座高居玉座遙，群仙齊齊列層霄，碧窗縹緲香烟燒，絳闕森嚴翠羽翹。滿院松濤醒俗夢，一庭霜彩滑雲橋，天光甚邇無聲臭，塊扎玄機亦孔昭。

《游仙宮贈柳別提》云：我亦常時放浪民，偶登琳館禮真人。一樽玉薤瑤池醞，兩卷黃庭紫府珍。窗畔折殘陶令菊，壁間斜挂謝公巾。玉京秋夜朝天返，淡月疏星繞帝宸。

《贈道士》云：玉清壇上退朝還，環珮珊珊態度閑。靈寶度人飡六氣，黃庭換寫養三關。奇香滿竈晨成藥，異氣浮空夜入班。乞我半升鐺折脚，年來我亦煮溪山。

《贈三清監點》云：玄都觀裏看花郎，詩賦風流耀一鄉。暫屈玉堂揮翰手，來參貝闕煉砂房。洞門深鎖看周易，丹竈牢封禮紫皇。異日登瀛攀鳳宸，刀圭分與濟黔蒼。

① 李能和按：以上皆見《輿地勝覽》。

《別道人》云：團樂相話無窮盡，綠水青山望望遙。何日重期松榻下，十分清話握吹毛。^①

金宗直《占畢齋集·鄭參奉來弼·饋昭格殿醺祭酒詩》云：遣送三清曲聖來，青州從事是奴才。小窗軟飽團樂處，忽憶銀臺萬福杯。^②

鄭士龍詩《奉奇遁齋醺昭格真殿》云：醺祀三清屬重臣，雲車風馬下高真。自緣精白心能享，可使沾濡物未均。入水試看翻苜蓿，過林猶惜濕鶯身，知公勝借天瓢瀝，賀雨明朝筆有神。^③

十、昭格殿有四殿

按諸記錄，昭格殿有三清殿、太一殿、直宿殿及十一曜殿，其證如下：

（一）三清殿，《文獻備考》及《輿地勝覽》有：“昭格署有三清殿”之記事。

（二）太一殿，《李朝實錄》有“太祖六年丁丑秋七月戊申，罷太一殿合於昭格殿”之記事。

（三）直宿殿，《李朝實錄》：“世宗即位，戊戌九月乙巳，於直宿殿。”

（四）十一曜殿，《李朝實錄》：昭格殿啓曰：“主上殿下即位，直宿金德太白星，請依前例，移安於直宿殿行醺，上王殿下即位，直宿

① 李能和按：以上《梅月堂詩集·仙道條》。

② 李能和按：醺祭後，祠官例進大殿，福酒又饋承政院。

③ 李能和按：見《湖陰詩稿》。

計都安於十一曜殿，從之。”

十一、昭格署職制其他事項

按昭格署一切職員，皆屬吏曹黜陟之，道流功課之事及度牒，皆屬禮曹主掌之。如佛教之例，昭格署之職制，載在《經國大典》^①。而宣祖壬辰以後，道教醮祭，永廢不行。故英祖二十年甲子，續大典^②及正宗九年乙巳，《大典通編》^③：“昭格署官提調以下，尚道志道及道流學徒取才等事，皆革廢，而不復載錄矣。”

《大典會通·吏典》：“（昭格署）（原）提調一員、別提二員、令別提並用文官令一員，從五品，別提正從六品參，奉二員，從九品（續），今革。

《大典會通·吏典·雜職》：（原）皆四都目，馬醫道流，畫員，則皆同正職（昭格署）道流十五員。○尚道一員，從八品，志道一員，從九品。

《大典會通·禮典·生徒·道學十（續）革》：（取才）（原）“道流，誦禁壇，讀《靈寶經》、科義《延生經》、《太一經》、《玉樞經》、《真武經》、《龍王經》中三經（增）。道流今廢”。

世宗九年丁未秋七月辛丑，吏曹啓：“昭格殿事簡員多，請革提調，別坐、參上各一，從之。”

世宗二十年戊午三月，省昭格殿副提調一。

① 李能和按：《大典會通》謂“原”者是。

② 李能和按：《大典會通》謂“續”者是。

③ 李能和按：《大典會通》謂“增”者是。

成宗元年庚寅九月甲寅，昭格署提調西平君、韓繼禧來啓曰：舊例都承旨，兼本署提調，今不然，請依舊例兼之，傳曰“可”。^①

世祖十二年丙戌春正月戊午，更定官制，昭格殿，改稱昭格署，置令一。

世宗九年丁未秋七月辛丑，吏曹啓，昭格殿，月令別監，仍差殿直等，專委掌務，數遞未便，自今別監，殿直，定爲三十個月，從之。

世宗二十年戊午六月戊辰，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今後太一殿直，以其道內住居，蔭取才入格人充差，令監司，褒貶施行，從之。^②

世宗二十年戊午八月戊午，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諸取才衙門，皆以畫數授職，畫同乃計仕日多少，以昭格殿道流等，專以仕日授取，故所業道經，不肯習讀，今後四孟朔所試分數，明白置簿通計，畫數最多者去官，畫同例，用仕多者，從之。

世祖三年丁丑十月己亥，傳旨禮曹曰：“昭格殿道流及書題，每四孟朔，取才置簿，受職去官畫數，憑考施行。”

中宗十二年丁丑八月己巳，御朝講，侍讀官柳庸謹曰：“道流取才，承政院爲之。此非政院所可爲之事，而道流亦可無也。”王曰：“遁甲道流，自祖宗朝有之，果不可謂正事也。”○九月辛卯，政院啓曰：“遁甲道流，初無所屬矣。考其屬於政院之由，則乃廢朝事也。丙辰三月，道流張致孫上言，訴其無屬處，

① 李能和按：以上提調。

② 李能和按：以上殿直。

乃命屬於觀象監。其年九月，道流金石山上言曰：“觀象監遠闕，不得趁時任使云，乃令屬於政院矣。誕妄左道，今欲盡去，不可試才於近密之地，請依舊屬觀象監。”傳曰：“可啓。”^①

世宗二十一年己未冬十月癸丑，議政府啓，“臣等，參詳律文，私創庵院及私度僧道條，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替剃者，杖八十。若有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授業師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云云。^②

① 李能和按：以上道流。

② 李能和按：道士度牒。

第十六章 昭格署像設及醮祭

李朝承襲高麗遺制，亦奉道教，但僅限於國家，而人民則未也。然而第一有功於道教者，即金瞻其人是也。金瞻既博經史，亦信道教，故李朝太宗，舉以置諸提調之任，使之明考舊籍，詳定星宿醮禮，即如：

《太宗實錄》四年甲申二月辛卯，命兼禮曹事金瞻，詳定星宿醮禮，瞻欲修大清觀醮天皇大帝。判事與諸郎皆曰不可。瞻又上書，勸王崇奉道教。○十五年乙未春正月丙寅，昭格署提調金瞻，上《星宿經》。○十七年丁酉冬十一月戊辰，王謂禮曹參判許稠曰：“今醮禮天帝星辰之事，亦未知其實理。然歷代帝王，與今中華，前朝王氏，皆有此禮。”故曾命禮曹與提調金瞻等，明考舊籍，定其祀典，去其煩僞。○十八年戊戌，前右軍摠制金瞻卒。瞻，字子具，古名九二，光州人，慈惠府尹懷祖之子，十一歲及長，博經史諸子，時人謂之內通證。瞻好佛氏，奉道教。嘗上書，請去文廟釋奠犧牛，為有司所劾。卒年六十五，一子資敬。

云云是也。蓋金瞻仕於麗朝，習於典禮者也，故於道教的像設及醮祭之儀禮，必承襲麗制而定之無疑也。

一、醮祭老子爲最高之對象

按近世嘯雲居士李圭景撰《五洲衍文》有曰：“朱子曰：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仿釋氏三身而爲之爾，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家之本性也。報身者，釋家之德業也。肉身者，釋家之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之宗其教者，爲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仿其所爲，遂尊老子，爲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爲一，而老子又自爲太上老君，蓋仿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莊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祠，自當鎮於天子之祠，官不當使道家，預之庶可也。”

李能和曰：“佛之三身，道之三清，各有至理奧旨，不合輕論妄評，非但老佛爲然，耶穌教亦言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是豈亦模仿老佛者哉？非徒耶穌爲然，古朝鮮壇君之降生，亦言天帝天神神人，三一神事，是豈亦效仿佛法者哉？宗教各別，任其自說而已。李朝昭格署，是道家之事，以老子爲醮祭最高對象，是遵道家之說者，而沿襲高麗之制者也。”^①

① 徐兢《高麗國經》云：“福源之觀，殿內繪三清像，而混元皇帝鬢髮皆紺色，偶合聖朝圖繪真聖貌像。

《李朝實錄》成宗十五年甲辰春正月乙巳條：“史臣曰：昭格署，即享老子之所。”

成宗二十三年壬子春正月癸未，御經筵，至《中庸·鬼神章》，侍讀官李達善啓曰：“先儒以索鬼神於佛老爲非，國家雖非崇信佛老，然養僧徒，其費不貲，且昭格署爲道教而設，如宋之以老子而祀，是矯誣上帝，有累正道。”

中宗六年辛未夏五月丙寅，御夕講，知事金應箕曰：“昭格署上壇祀老子，中壇祀星辰，下壇祀閻羅。至於祝文，道流高唱御諱，其褻慢甚矣，革去爲當。”

中宗六年夏六月乙亥，憲府上疏，其略曰：“臣等，竊觀昭格署之設，其來久矣。在漢爲鴻慶崇福之觀，在宋爲玉清昭應之宮，其實不過尊奉老君，祈福天真耳。然而漢武帝惑於文成五利之術，祀竈煉丹之事，無不曲奉，竟未免病渴。宋真宗惑事老君，王欽若之徒，唱爲天書，以固其術，而兵不終息，民終不寧，享年亦終不長，則真宗不過爲驕誣上帝之昏君矣。然則，道教之無益於祈年永命明矣。國家置署設員，祈命禱焉，兵戎禱焉，寒暑水旱禱焉，糜費巨萬，殿下闡明斯道，力排異端，而獨此道教，尚不廢焉，是正聖治之一疵也。殿下強諉之曰：“載於國典，不可遽革，臣等，恐殿下邪正之分，尚未明也。”

中宗二十五年庚辰夏四月乙丑，大司諫朴光榮等上疏曰：“我國醮祭三清，宗以老子，至於設局，其不經大矣。”

中宗二十五年庚辰夏五月辛丑，臺諫，上札曰：“伏以道教，以清淨爲祖，鼓以福利之說，蠱人心妨政治，其流害尚矣。蓋昏暗浸淫，陷溺僥倖陰鷲，自迷不悟，無足怪矣。中智之主，稍知邪正之分，而燭理有所不明，黜理有或不斷，方寸之間，邪

正交戰，其所好惡，雖有尋尺之異，其休於禍福，而晦食吾道，喪亂邦國，則一也。老子衰周之一術士耳，其說虛誕，其教荒怪，其興佛氏，異術而同禍者也。古之崇奉者，躋之天神之上，師事而鬼敬之，猶恐不及，而唐之明皇，終有西蜀之竄，宋之徽宗，未免朔北之狩，其無益於祈永命，得陰休，斷可知矣。伏睹王家醮祭三清，配以老子，上足以欺天神，下足以僭大禮，尊奉徒勤，福利無驗。……伏望殿下，亟黜淫祀，以培吾道，快從公論，以正名器。”答曰：“昭格署在革未復之時，則已矣。革而復之，復而革之，豈不難乎！”

二、醮祭七星玉皇老君天尊帝君閻羅

成倪《慵齋叢話》論昭格署之像設曰：太一殿祀七星諸宿。三清殿祀玉皇、老君、天尊、帝君。餘壇祀冥府十王。《李朝實錄》金應箕曰：“昭格署上壇祀老子，中壇祀星辰，下壇祀閻羅。”今若綜合兩說以觀之，則三清殿、玉皇、老君、天尊、帝君，當是上壇。太一殿、七星諸宿，當是中壇，餘諸壇之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當是下壇也。茲舉《叢話》，以供參考：

《慵齋叢話》：“大抵昭格署皆憑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諸宿，其像皆被髮女容也。三清殿祀玉皇上帝、太上老君、普化天尊、梓潼帝君十餘位，皆男子像也。其餘諸壇，設四海龍王神將冥府十王水府諸神，題名位版者，無慮數百矣。獻官署員，皆白衣烏巾致齋，以冠笏禮服行祭。祭奠諸果、資餅、

茶湯與酒，焚香百拜。道流頭冒逍遙冠，身被斑斕黑衣，鳴磬二十四通後，兩人讀道經，又書祝辭於青紙而焚之，其所爲有同兒戲。^①

徐居正《四佳集》中有《昭格署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祈雨青詞》^②。

三、醮祭天神

中國儒典，唯天子爲能祭天^③，其次諸侯祭山川，其次大夫祭祖於廟，其次庶人祭父於寢，是階級制度所由成。而周孔以來，儒學者流，所奉爲金科玉律者也。朝鮮儒者，既奉孔孟程朱爲師表，故不可不從孔孟程朱之禮說。而馴成尊華事大奴隸根性，而不自知其失性喪魂之非也。且以今世言之，尊重人權之自由，信耶穌者，人各以天主爲父，信檀君者，人各以天帝爲祖，不問其爲何階級之人，皆各自有祭天之權，然則，所謂儒典的禮說，階級的思想，祇可行世於李朝兩班專制時代，而不可一時容納於現今社會者也。

李氏朝鮮初葉以來，儒學思想，始漸抬頭，若分時期言之，則：

（一）自麗末至李朝成宗時，爲儒者，尊華事大，奴隸根性萌芽

① 成俔著《慵齋叢話》，見朴宜中著《貞齋逸稿》卷三，漢城大學校奎章閣本。

② 肅宗三十一年（1705），尹文裕等人將徐居正的詩文編爲《四佳集》，其中有一些關於朝鮮道教的詩文。

③ 李能和按：即如周之明堂辟雍之制。

時代。

(二)自成宗以後至中宗己卯諸賢，爲儒者，尊華事大，奴隸根性繁茂時代。

李朝以來，儒學者流，指老佛爲異端，而排斥之，不遺餘力。今若單舉排斥道教之第一理由，則曰：“據中國儒典，唯天子爲能祭天，而諸使祇祀山川，則朝鮮實無祭天之權，故不合於禮。”眩惑上聽，阻止其事，此真朝鮮儒者，曲學阿世，失性喪魂之見解，何以證其然也。蓋我朝鮮，自檀君祭天^①以來，朝鮮歷代諸古國，無一不有祭天之事，載在典籍，證據昭昭，即如：

扶餘祭天，名曰迎鼓。又有軍事，則祭天。

濊俗祭天，名曰儻天。

三韓祭天之人，名曰天君，其神壇之名曰蘇塗。

高句麗，有郊祀上帝之事。又其祭天大會，名曰東盟。

百濟，立壇祀天帝及五方天帝。

新羅，八關齋，祭天神，又祀日月星辰。日月星辰亦天神也。

駕洛人之禊洛，疑是祭天之會。

高麗承襲羅制，行八關齋，以事天神。又立園丘方澤，以祀天也。

朝鮮同族之匈奴、鮮卑、遼(契丹)、金(女真)、元(蒙古)、清(女真)亦莫不有祀天，拜天之事。

① 《古記》云：“有神人降生自天，而上古神話則然也，意者壇君神權，祭天之君。”

等等是也。雖李朝其初葉，太宗王祭天於南郊，乃據檀君，受命於天之事，以為對象。

按《文獻備考·禮考》：太宗五年，藝文提學卞季良^①上疏言：“吾東方檀君，蓋自天而降始也，受命於天，其祀天之禮，甚久而不可變也。宜祭天於南郊，從之。

蓋因此時，尊華事大，奴隸根性姑未發生，故儒學之卞季良，能有如此思想者也。又世祖二年，始祀圜丘，亦據檀君感生報本，以及歷代，同襲祭天之故事而為之。

按《國朝寶鑑》^②：世祖二年，始親祀圜丘。初，東方自檀君感生祭天以報本^③，而新羅、高句麗、百濟以及高麗，因襲祭天。我太祖都漢陽，依前朝制度，築圜丘於南郊，祀天禱雨。太宗初即位，以正月上辛，祈穀於圜丘。

此時，儒學尊華事大，奴隸根性雖已萌芽而尚未成長，故亦能行圜丘祭天之典者也。至中宗時，則儒學者之尊華事大奴隸根性

① 卞季良(1369—1430)，字巨卿，號春亭，雅號文肅，高麗末朝鮮初文人。卞季良十七歲時文科及第，進入仕途，歷任禮曹右參議、藝文提學、右軍道總提府使等，因學識淵博，善詩能文，曾撰寫道教青詞，參加《太祖實錄》和《高麗史》的編纂工作，著有《春亭集》。

② 《國朝寶鑑》是朝鮮王朝最後編纂的一部王朝史，成書於隆熙三年(1909)，它記錄自太祖至純宗約600年的歷史，恰與中國明清兩朝時間相當，故該書對於研究中國明清對朝關係史有一定史料價值。

③ 李能和按：注云祭天壇在江華摩利山。

已爲繁茂，故舉朝儒臣之請罷昭格署者，皆以朝鮮祀天之非禮，作爲唯一之口實矣。今茲列舉，昭格署祀天，及反對祀天之諸記錄，並如下：

世宗二十年戊午二月丙辰，王謂承政院曰：“我國太一之神，隨方致祀，實爲未便。高麗之時，僭稱海東天子，故中國照臨之星，妄謂今年某方移次，隨處致祀，自天下觀之，我國如一葉耳，豈可分東西南北而致祀乎？”

世宗三十一年己巳秋七月壬午，領議政黃喜啓：“旱乾之灾今年尤甚，請禱於圓壇。”王曰：“昭格殿雖是异端之事，亦是祀天，令東宮親禱何如？”議政府啓：“昭格殿親行，古所未有，且大臣既已代行，何必親行？”王然之。

世祖四年戊寅五月戊戌，以久旱遍祀群神，禱雨，禮曹請禱圓丘。王曰：“既禱於昭格殿，不必祀天也。”

中宗六年辛未五月辛酉，御夕講《宋鑑》，至南康道人，姓趙氏，授以小環神劍，蓋司命真君。侍講官具之慎曰：“真宗惑虛無之說，封之以聖祖，至使道觀遍天下，其末流之弊至深矣。今之昭格正與此同然。以祀典觀之，則昭格署乃祀星辰矣。天子然後祭天，諸侯祇祀山川，而至於祀天，殊非合禮，革之爲當。”

中宗六年五月丙寅，御朝講，侍講官具之慎曰：昭格署，虛誕之事。近日殿下講《宋鑑》，必知矣。真宗信惑天書，竟使道觀遍天下，國內虛竭，是乃王欽若附會，丁謂唱而成之。殿下已鑒此事矣。朝廷臺諫，皆曰：“可革。今欲省費，則左道而浮費者，先可革也。”知事金應箕曰：“昭格署，非但左道而已，於祀典亦不合，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我國之祀天，非

禮也。”

中宗六年六月癸未，御朝講，大司諫金世弼、持平李誠彥，請革昭格署，不允。特進官柳崇祖曰：“人君學問，當辨邪正。昭格署乃虛妄之事，在宋時，王欽若上天之尊號曰：‘玉皇上帝。’且惟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祇祀山川，本國之祀上帝，不合於禮。臣奉命祈雨於摩尼山，見設壇曰玉皇上帝。又設雲馬之樂，其虛誕無理甚矣，是欺天也。學聖賢之道，而又知其邪，而不革，則是學問之功無益矣。”王不答。

中宗十一年丙子春二月丁丑，御朝講，領事金應箕曰：“昭格署摩尼山之祭，皆是祭天，此甚僭禮。”獻納曹漢弼曰：“昭格署非徒僭禮，乃是左道，所不可爲。”

中宗十一年夏六月癸丑，御朝講，侍讀官司柳灌曰：“大抵祀事，皆有名分，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使然後祭山川，各有等品。今則，祈祝之風大行，至於以民庶而祭山川，其越禮僭分甚矣。如昭格署，道教之事，亦是左道也，不可使獨存，若並革去，則聖治爲隆盛。”王曰：“道教則人不至於酷信，其禁淫祀，自有法司，可以檢舉。昭格署至於設官，自祖宗朝不廢矣。”

中宗十一年十一月甲子，御朝講，執義成世昌曰：“昭格署，陟於事天之禮，成宗豈不欲革，有所不忍耳。今聖學高明，深見異端之非，可盡革不允。”

中宗十二年丁丑春正月癸未，大司憲金瑬、大司諫柳雲等上疏略曰：“昭格署事，殿下灼知是非，而因循固拒，則將何所更求言乎。昭格署醮祭星辰，邀福天神，道極怪誕，術亦荒昧，焚其書，絕其人，無使亂民之視聽可也。若以祖宗舊事，不可卒革，則臣等尤有惑也。”傳曰：“昭格署在祖宗朝，豈無計而不

革乎！非以卿等之言，爲不足聽也。”

中宗二十五年庚辰夏四月乙丑，司諫院大司諫朴光榮等上疏曰：“臣等聞‘求福不回著於詩，淫祀無福記於傳’。先王明天地之理，燭萬物之情，遠斥神怪，不事祈禳，顧願謫天命而已。自世衰道暗，異端蜂起，崇奉愈謹，福利愈邈，世無覺悟，渾然同惑，吁可哀也哉。我國醮祭三清，宗以老子，至於設局，其不經大矣。而不悟亦甚，邀福未獲，反僭大禮，糜費不貲，自斫邦本，在頃年，洞照命革，以快輿望，復迫至情，姑復設立，其崇信之失，固非在於殿下，然既知情狀，而冀幸陰佑，再啓茫昧之禱，是信道有所不篤，燭邪有所未明而然也。”傳曰：“昭格署不可革之意，已盡言之耳。”

四、醮祭星辰

按《李朝實錄》太宗十年庚寅秋八月丁酉，移置星像於昭格殿，初構別殿於闕內，以安星像，至是移之。又中宗六年辛未夏五月辛酉，御夕講條，侍講官具之慎曰：“今以祀典觀之，則昭格署乃祀星辰矣。”又按成倪^①《慵齋叢話》：“昭格署皆憑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諸宿，其像皆被髮女容也。”綜合諸說以觀之，則昭格署祀老子爲首之外，大抵以星辰爲醮祭主要之對象可知也。而其所謂星辰者，曰火星、曰北斗、曰金星、曰太陽、曰太陰、曰直星^②、曰真

① 李能和按：成宗朝人。

② 李能和按：隨直星異其名。

武、曰星變祈禳，即如太白晝見，彗星經天等時之醮祭，禳災之事也。今列舉星辰醮祭諸記錄，並如下：

[星宿醮]太祖元年壬申十一月戊寅，禮曹啓，道家星宿醮，貴於簡嚴，盡誠敬而不瀆。前朝多置醮所，瀆而不專，乞祇置昭格殿一所，務要清潔，以專誠敬。

太宗十二年壬辰十一月乙酉，設醮於官中。是日，乃王幼子種之初度也，爲設星宿醮，以祈壽也。

[太陽星及火星醮]太祖六年丁丑夏四月丁未，遣檢校參贊門下府事崔融於昭格殿，設火星獨醮。太宗二年壬午十二月丙寅，行太陽星、火星獨醮於昭格殿。○四年甲申十二月己卯，行太陽獨星醮禳災也。

[北斗醮]太宗元年辛巳五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三日，設北斗醮禮於昭格殿，齋三日。○十六年丙寅春正月，王謂大司憲李原曰：“古書有曰，‘天文稱號，大是誣妄’。今稱某君某帝，而祀者甚衆，竊以爲謬。予所目接，敬拜者北斗而已。”夏五月丁未，行北斗祈雨醮於昭格殿，先是功臣等啓，誕日祝壽醮，行香使。王曰：“予嘗欲行祈雨醮，卿等，毋以祝我爲醮，可祈雨於北斗。”仍以玉川府院君劉敞，爲行香使，是日乍雨。

世宗二年庚子夏六月戊戌朔，遣吉昌君權珪，醮北斗於昭格殿。

[金星醮]太宗元年辛巳五月己酉，遣左承旨，行金星祈禳醮於新都昭格殿。○三年癸未九月丁丑，行金星獨醮。○四年甲申十二月己卯，行金星獨醮，禳災也。夏四月丁卯，行百神解怪祭及金星獨醮。

[太陰醮]太宗十年庚寅秋七月壬申，月犯心，遣金漢老，行太陰獨醮於昭格殿。

[真武醮]太宗十三年癸巳三月，行真武醮禮於昭格殿。殿官啓：“前此諸醮，皆以夕行之，今觀《真武經》，至五更，躬燃香燭，淨果棗湯，位列有三，志純於一，稽首禱告，請依此經，行於五更之初。”從之。

[參考]李圭景《五洲衍文》曰：朱子曰：“真武本玄武，避聖祖諱，故曰真武。玄龜也，武蛇也，此本虛誕，形似之，故因以名北方，爲玄武七星。今乃以玄武爲真聖，而作真龜蛇於下，已無義理，而又增天蓬、天猷及翊聖真君，作四聖，殊無義理。所謂翊聖，乃今所謂曉子者。真宗時，有此神降，故遂封爲神君。”謝肇淛《五雜俎》^①：“真武上帝、碧霞元君，香火相埒。”

[直星醮]世宗即位，戊戌八月辛卯，昭格殿請依前例，畫上即位年，直星行醮禮，從之。○九月乙巳，昭格殿啓曰：“主上殿下，即位直宿，金德太白星，請依前例，移安於直宿殿行醮，上王殿下即位，直宿計都星安於十一曜殿。”從之。

[熒惑祈醮]太宗七年丁亥秋七月癸亥，月犯熒惑，醮於昭格殿，以禳之。

[彗星祈醮]睿宗即位，戊子九月癸未，彗星入於天市垣，

^① 謝肇淛《五雜俎》，校者注：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晚號山水勞人，長樂縣江田人，明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等。博學多才，著述甚豐，其所撰《五雜俎》十六卷是一部筆記著作，分爲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等，以談天論地的方式來說古道今，其中也記載了一些有關道教的資料。

東北第一星，西南三尺，光芒可三十尺，都承旨權瑊啓曰：“今彗星行度，在我國分野，請考道經祈禳。”傳曰：“佛經無禳之之術乎？”其問韓繼禧，瑊即與繼禧議啓曰：“請行醮禮於昭格殿，開道場於內佛堂，禳禱。”從之。

成宗二十一年庚戌十二月辛亥，觀象監書啓曰：“今夜密雲，慧星初不見，四更在大微西垣，第二三星間。五更末，水星見於東方。”承政院，請行昭格署醮祭以禳之。傳曰：“在修德，不在祈禳也。”

五、祭官服色及祭儀

道流，俗稱黃冠，又曰羽流，以其服章得名者也。昭格署祭官服色怪异，故有請禁之者，是與新羅法興王欲行佛教，群臣皆曰“僧徒童顏异服，不可從之”其事相類似。而道士之白裘皂巾，自麗時已然。^①

成俔《慵齋叢話》：昭格署獻官與署員，皆白衣烏巾致齋，以冠笏禮服行祭。祭奠諸果、資餅、茶湯與酒，焚香百拜。道流頭冒逍遙冠，身被斑斕黑衣，鳴磬二十四通，然後，兩人讀道經，又書祝辭於青紙而焚之，其所爲有同兒戲。而朝廷仕職，虛奉祓祀，一祭所入，其費不貲。”余作詩曰：“南宮學士發星星，白服烏巾苦乞靈，却怕朋僚爭指笑，老君來禮老君庭。”

《李朝實錄》中宗十五年庚辰春正月，引見諸臣。刑曹判

① 李能和按：見《高麗圖經》。

書洪淑曰：“昭格署當革。”戶曹判書韓世桓曰：“老人星外山川，雖云依禮文，然近於左道。獻官所著衣服冠帶，皆殊常，不可復立也。”

六、祀天后奏樂章

世祖三年丁丑春正月戊寅，承政院啓曰：“祀罷還宮，不可無歌謠。”王曰：“可然。教坊歌謠，必用歌舞十五日。乃昭格殿醺禮齋戒，不宜聽樂。”承政院啓曰：“祀天時，並祭星辰，況醺禮，乃攝事，豈可以一星而兩祭之，又皆有齋戒歟。非特教坊作樂，前後鼓吹，亦不可廢。”傳曰：“予亦大祀慶成，今從卿等之言。”己卯，成均館司藝金守溫《制進祀天后君臣同宴樂章》，其詞曰：“天眷大東，聖神誕作，德冠百王，功加一國。有岩園丘，上帝臨赫，肇舉殷禮，神人闡懌，式燕於朝，需雲霈澤，載賡明良，受天福祿。”

七、齋儀及祭供

孟相思誠^①少時，曾以享官，齋於昭格殿，假寐之際，夢有皂隸，傳呼七星入矣。公下庭祇迎，六丈夫已入，第七人則獨谷成相^②也。

① 李能和按：孟思誠（1360—1438），朝鮮王朝世宗時宰相。

② 李能和按：石璘。校者注：指朝鮮王朝初期昌寧府院君成石璘（1338—1423）。成石璘在高麗時，以贊化功臣被封爲昌城郡忠義君，官至門下贊成事。朝鮮王朝時，曾任左政丞，以擅長書法而聞名，著有《獨谷先生集》。

及公獲罪，將殉於市，賴獨谷諫救之力，得免於死。平生事獨谷如父母。獨谷歿後，雖雨雪，過堂必下馬。^①

成宗十五年甲辰春正月甲辰，傳於政院曰：“昭格署可革否？”左承旨權健、左副承旨李德崇等啓曰：“國之大典，在祀與戎。醮祭亦祀典之大者，其來亦久，不可輕易革之。”傳曰：“予豈不知其不可革乎，然祭祀不爲則已，爲則固當蠲潔，比間，多有不用意之事，別立糾禁之條何如？”健等曰：“國家重其事，故以大臣爲提調，文臣爲署令別提，而於當祀之時，獻官纍日齋宿而後行之，然別立糾禁之條，爲便。”○乙巳，承政院啓曰：“大抵祭祀，當精意以享。中朝崇重道士，高其爵秩，序於朝班，此則不足法也。然我國昭格署，非常祀之所，曾於洞口，豎碑，禁人出入。祭物極其精潔，今見餽餘，或有不精，宜如上教，立法糾禁。”傳曰：“可。”

八、昭格署供用之物

燕山君九年癸亥十一月甲子，受朝賀。御經筵，掌令姜澈曰：“道教與佛無異，無君臣父子之道，國家設昭格署以奉之，一年供祭之物，直納於署，費用甚廣，無益於國，請廢之。”王曰：“祖宗朝所設，其來已久，不可一朝廢也。但供用之物，量減似可。”領事李克均曰：“儒道佛三教，自古有之。昭格署，祖宗所設，似不可輕廢，供用之物，斟酌爲之何如？”澈曰：“中國崇信，設官與否，未可知，然不足法也。”姜龜孫曰：“中原東岳廟，乃爲道術而設，道士叢集，守之者甚衆，中原亦崇重之矣。今昭格署供用之物，裁減爲便。”金壽童

① 李能和按：《慵齋叢話》。

曰：“昭格署，成宗欲廢而不果，供費之物，量減何如？”傳於政院曰：“昭格署供物，數考啓。”

中宗九年甲戌十一月丙辰，韓山郡守孫世雕上疏，略曰：“昭格署所納正租，乃爲忌晨齋費也。忌晨齋，則已罷，正租時未蠲去，如沉痾向釋而餘證未殄。夫所謂道流者，乃黃冠道士也。昔，蓋蘇文欲興儒釋黃冠等三教，比之於三足鼎說，寶藏王奏請叔達等八道士於唐太宗，此道流入東方之源也。……願殿下，快去昭格署，崇吾道以大之，急蠲正租之供，以除可無之弊焉。”

九、昭格署捲草之禮

成俔《慵齋叢話》：“宮中誕兒，有捲草之禮。誕生之日，絢藁索，懸於室門扉上，命大臣多子無灾者，三日齋於昭格殿，設醮祭，尚衣院，供五色彩緞各一匹，男則幘頭、袍笏、烏靴、金帶。女則釵簪、背子、鞋屨等物，陳於老君前，以祈遐福。夜分祭畢，獻官吉服，令人擔布緞冠服，前導詣闕，至室門外，陳列桌上，焚香再拜。內人受之，而入獻官捲藁索，納諸袋中，貯諸漆函，以紅袱裹之，出門外，謹封其函，授內資寺正。正奉之而行，納於其司庫內。若女，則內瞻寺主之。甲寅春，元子誕生，余爲獻官，行此事也。”

十、昭格殿其他道教的醮祭

（一）開福神醮

太祖七年戊寅閏五月辛巳，命永嘉府院君權跬，設王孫開福神醮於世子殿南門。

太宗三年癸未二月戊申朔，王子生，越三日，命上洛府院君金士衡，行開福神醮於闕內。

世宗二年庚子春正月壬子，右議政，受命，行開福神醮禮於宮庭。○七年乙巳五月丁丑，命領議政府事李穰，行開福神醮於昭格殿。

按《高麗史》：辛禡王時，行開福神醮，凡二次。蓋為新生王子祈壽之醮禮，而開福神，疑亦星宿之神，即如《李朝實錄》：“太宗十二年壬辰十一月乙酉，設醮於宮中，是日，乃王幼子種之初度也，為設星宿醮，以祈壽也。”星宿醮，即開福神醮也。

（二）請命醮

太祖七年戊寅六月甲子，左政丞趙浚，為上設請命醮禮於昭格殿。丙寅時，上王欲為上設醮，請命致齋於昭格殿。

（三）禱病醮

太祖五年丙子秋七月辛酉，以顯妃有疾，設醮於昭格殿。○七年戊寅夏六月己巳，承安君為上禱病，致齋於昭格殿。

世宗二年庚子夏六月戊戌，以大妃有疾，遣吉昌君權跬，醮北斗於昭格殿。夕聚盲僧^①七人，設三十品道場於樂天亭內庭。王不進膳，不就寢，盡誠以禱。戊申，聚道流僧十四夜，設桃枝精勤。己酉，又設桃枝精勤。王亦親執桃枝，至誠祈禳終日，病猶未歇，日暮乃罷。^② ○四年壬寅夏四月辛亥，太上王疾彌留。壬子，議政府，請

① 李能和按：即所謂道流僧者也。

② 李能和按：桃枝精勤，今俗亦行之。盲人為病者讀經，而使人執桃枝、逐鬼崇。崇桃枝，俗謂神將桿。

禱於道殿、佛宇、諸名山，王命，分遣人禱之。乙卯，遣左議政李原，禱於昭格殿。五月丁巳，太上王疾劇，王憂懼，命參贊卞季良、大司憲金自知等，以星曜法，卜其吉凶。八月乙丑，恭妃病未愈，遣右議政鄭擢，醺於昭格殿。文宗二年壬申五月丁丑，王疾未愈，禱於宗廟、社稷、昭格殿、三角、白岳、木覓山之神。癸卯，禱於昭格殿。

成宗八年丁酉二月庚寅，元子疾病，命禱於宗廟、社稷、昭格署及三角、白岳、木覓諸山。

中宗十七年壬午十二月丙戌，慈殿有疾，王命依成宗朝例，宗廟、社稷、昭格署、三角山、白岳山、木覓山、漢江等處，遣官祈禱。

（四）祈雨醺

太宗六年丙戌秋七月，命左政丞何崙，禱雨於昭格殿。王以久旱，欲親行圓壇祭，訪何崙，對曰：“親雩，不可輕舉也。今宗廟山川禱祀之後，但昭格殿，設醺未舉耳。請臣先行醺禮後，殿下乃親雩。”王然之，使崙獨醺，竟未得雨。

○七年丁亥五月丁卯，禱雨於昭格殿。

○十年庚寅夏六月，祈雨於昭格殿。

世宗元年己亥夏四月，以旱雩禱於太一。^①

○二年庚子夏四月甲子，祈雨於昭格殿。

○七年乙巳秋七月乙未，行太一祈雨醺於昭格殿。

○九年丁未夏六月己卯，雨，賜昭格殿道流，各正布一匹。

秋七月庚子，祈雨於昭格殿。

○十三年辛亥五月壬午，禱雨於昭格殿。

① 李能和按：太一在昭格殿。

○十六年甲寅秋七月庚戌，行祈晴太一醮禮於昭格殿。

○十七年乙卯秋八月辛丑，行祈雨醮於昭格殿。癸卯，行祈雨太一醮。丙午，前中樞院使黃子厚啓曰：“今殿下憂旱，靡神不舉，尚無雨徵。昔在太宗之世，日乾旱已甚，臣於昭格殿祈禱得雨。乞臣今禱於昭格殿。”王曰：“卿熟思來言，予甚喜焉。然今已祈於昭格殿，未克致雨。今又祈之，則是乃黷於天也。

○十八年丙辰夏四月庚午，行昭格殿祈雨。六月辛丑。行祈雨太一醮。

○二十一年己未夏四月戊戌，行太一祈雨醮。辛丑，行昭格殿祈雨醮。秋七月己未，行太一祈雨醮。

○二十二年庚申夏四月乙未，行昭格殿祈雨醮禮。

○二十三年辛酉秋八月丙子，祈晴於昭格殿。

○二十五年癸亥夏五月丙辰，行太一祈雨醮禮。

○二十七年乙酉夏五月甲申，禱雨於昭格殿。辛卯，禱雨於昭格殿。秋八月癸丑，賜同知中樞院事尹祥馬一匹，嘗禱雨於昭格殿，得雨故也。

○三十年戊辰夏五月丙戌，禱雨於昭格殿。

○三十一年己巳夏六月辛亥，禮曹啓：“今旱氣太甚，請更祈於昭格殿。”從之。秋七月壬午，領議政黃喜啓：“旱乾之災今年尤甚，請禱於圓壇。”王曰：“昭格殿雖是異端之事，亦是祀天，令東宮親禱何如？”議政府啓：“昭格殿親行，古所未有，且大臣既已代行，何必親行？”王然之。

世祖四年戊寅夏五月戊戌，行太一祈雨醮於昭格殿，夜半雨，

先是禮曹請禱圜丘。王曰：“既禱於昭格殿，不必祀天也。”

睿宗元年己丑秋七月甲午，行祈雨醮於昭格署。成宗二十年己酉秋七月丁巳，行祈雨醮於昭格署。

（五）昭格殿本命醮齋

太宗元年辛巳春三月乙亥，王以太上王本命醮齋於別殿。○八年戊子春正月己巳，罷諸殿本命醮禮，命禮曹曰：“上王殿、大妃殿、予及靜妃本命醮禮，今後勿復設行。”

（六）昭格殿鎮兵醮

太宗元年九月丁未，設鎮兵醮於新都昭格殿。○十二年壬辰春三月丙申，禮曹上行鎮兵醮之法，前此行醮時，並祀山川神祇龍王等神，至是，禮曹以爲恐違古制，其山川龍神，各祭其所，毋令合祭，從之。

（七）昭格殿三元醮及三界醮

太宗十四年甲午冬十月甲申夜，雷電風雨震龍仁金嶺驛，北山松宿鳥多死，遣代言徐選於昭格殿，因下元醮，以禳之。

世宗二年庚子春正月甲寅，是夕，值上元，行三界大醮於昭格殿，而以宗廟大享，當省牲宰殺。王慮有相妨，以問近臣鄭招，對曰：“祭天用牲，古今通禮。昭格殿用素道家所傳耳，且行處既異，恐不相妨。”王是之。

第十七章 大清觀沿革

李朝國初，承襲麗制，置大清觀於京城。按《李朝實錄》世宗四年，禮曹啓曰：據《重創古記》云：“國初，置大清觀於文廟之右。”又按《文獻備考·李朝宮室》條云：“太清觀，國初建，後革。”其醮祭之對象，則曰天皇太一等神，而昭格殿既有太一殿，以祀太一，則大清觀，自無別置之必要者也。故至世宗四年，廢舊都大清觀之時，並罷京城之大清觀者歟。大清觀沿革，列舉諸記錄，如下：

一、大清觀革而不革

太祖元年壬申十一月戊寅，禮曹啓請，祇置昭格殿一所，其福源宮、神格殿、九曜堂、燒錢色、太清觀、清溪拜星所，一皆革去，從之。^①

① 李能和按：《李朝實錄》下同。

二、京城及永興之大清觀

太宗四年甲申二月辛卯，命兼禮曹事金瞻，詳定星宿醮禮，瞻欲修大清觀醮天皇大帝。判事權近與諸郎皆不可，曰：“本朝既立昭格殿，醮星宿矣，又何用修大清觀乎？”瞻又上書，勸上崇奉道教，其書曰：“太乙（太一），天之貴神，自漢以來，歷代奉事，屢獲嘉祥，是以前朝置福源宮、昭格殿、淨事色，別建大清觀。又於艮（和寧）、巽（忠州）、坤（富平）、乾（龜州）方，逐所次之宮，營建宮觀，以行醮禮。而每當厄運及災變，則行祈禱，別醮於大清觀。若行兵，則將帥詣大清觀，齋宿設醮而後行。蓋以太一仁星，所在之地，兵疫不興，邦國乂安故也。國初詳定，廢福源宮、神格殿、淨事色，京城祇留大清觀、昭格殿二所，又於五次之宮，艮方永興郡立觀行醮，崇奉之禮，可謂備矣。今考大清觀行醮之規，年終歲首，祇行二度，而水旱災變，無所祈禱。祠官用內監一人，非所以盡誠敬也。願自今依宋制，每歲四立日行祭，命代言或侍臣攝事，有祭文，依中祀例，齋五日，遣將帥，則依類祭例，將帥詣觀齋宿，一日行祭，有祭文。若度厄及祈禱，遣文官大臣，齋五日，用道流科儀法，行醮禮，有青詞。令內監四人，道流四人，與本觀錄事二人，更日直宿，朝暮香燈，修葺觀宇，鋪陳祭器，趁時預備，以致崇奉之意。”

三、禮曹所屬大清觀

太宗五年乙酉春三月，禮曹詳定六曹分職及所屬，以聞禮曹所屬道流房、大清觀、昭格殿、僧錄司。

四、留後司(開城府)大清觀

太宗十六年丙申春正月丙寅，大司憲李原，請移祀留後司大清觀天皇大帝於昭格殿，啓曰：“大清觀祭饌，使婢僕供進，近於不敬，可去則去，不可去，則移祀昭格殿，何如？”王曰：“大清觀何因而設？古書有曰：天文稱號，大是誣妄。今稱某君某帝，而祀者甚衆，竊以爲謬。予所目接敬拜者，北斗而已，命禮曹判書趙庸，考大清觀故事以聞。”

五、京城大清觀之位置

世宗四年壬寅十一月辛未，禮曹啓：“謹啓大清觀設置之由，其《重創古記》云：國初，置大清觀於文廟之右，醺天皇太一等神。”又於觀之南，置講武堂，有提調官、教學官、五軍錄事、六衛參軍以講陣法。又云：“出師者，必受成於學兵法，有太一計占吉凶四方之星，以爲坐，依進退之節，蓋亦類禡之義也。”

六、罷開城府大清觀

《禮曹啓續》：參詳古制，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於上帝，宜於社，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而未有文廟一處，醺天皇太一之文。況本國既設昭格殿，以醺太一之神，又設祭於大清觀，則不無煩瀆，且於舊都，仍置尤爲未便，請罷開城府大清觀。”從之。

第十八章 太一殿及太一神

按《楚辭·九歌》有東皇太一^①。又按《漢書》：“武帝祀太一之神。”至我海東，則高麗置大清觀以祀太一，又以太一遷移，隨方立殿，以祀之。李朝承襲麗制，而變其規模，在京城，則不別建大清觀以祀太一，而合置太一殿於昭格殿。在地方，則於五道，各設太一之殿，而取其道內之人，為殿直掌醮祭之事。太一神，既已詳述於大清觀之沿革條。大抵高麗及李朝，以太一為軍事祭之對象，如扶餘之祭天，王制之類禡。近日，申采浩氏謂：“太一者，即古朝鮮壇君之事，而至於後世，轉為三韓之蘇塗，及句麗、新羅、高麗八關之本源。”

一、太一殿併合於昭格殿

太祖六年丁丑秋七月戊申，罷太一殿合於昭格殿。

① 李能和注：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故云“東皇”。《漢書》：“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二、昭格殿祀太一

太祖二年癸酉冬十一月辛酉，以無水且霧，遣左承旨崔迺，醮太一於昭格殿，以祈時令調和。

太宗元年辛巳夏四月甲戌，王爲祈雨及禳星變，遣左副承旨朴信於新都昭格殿，行太一醮齋於別殿。○五年乙酉春正月甲辰，行太一醮。十二月行太一醮禮，禳非時雷動也。○十年庚寅九月乙亥，設時令調和太一醮禮於昭格殿。○十二年壬辰九月甲子，行太一醮於昭格殿。

世宗元年己亥夏四月，以旱雩禱於太一。冬十一月甲子，臺諫詣闕啓事，尹淮對：“以今日太乙醮禮也，不敢以聞。臺諫退時，政府六曹，以啓事詣闕。”將退，王曰：“醮禮爲一身也，敢不聽國家之政，遂御便殿視事。”○十六年甲寅秋七月庚申，行祈晴太一醮禮於昭格殿。○十七年乙卯秋八月癸卯，行祈雨太一醮。丙午，前中樞院使黃子厚啓曰：“今殿下憂旱，靡神不舉，尚無雨徵。昔在太宗之世，日乾旱已甚，臣於昭格殿祈禱，得雨。乞臣今禱於昭格殿。”王曰：“卿熟思來言，予甚喜焉。然今已祈於昭格殿，未克致雨。今又祈之，則是乃黷於天也。”○十八年丙辰六月辛丑，行祈雨太一醮。○二十一年己未夏四月戊戌，行太一祈雨醮。○二十二年庚申夏四月丁酉，行祈雨太一醮禮。○二十五年癸亥夏五月丙辰，行太一祈雨醮禮。

文宗元年辛未夏五月辛亥，行太一醮。

世祖四年戊寅五月戊戌，行太一祈雨醮於昭格殿，夜半雨。

成宗二十二年辛亥十月丙辰，傳曰：“《太一醮青詞》云：冬至前

上甲子何也？”其問於直提學。金應箕書啓曰：“十一月初一日甲子朔，朝且夜半冬至，既曆元也。自冬至前近甲子，至冬至日，即曆法所謂氣應也。氣應分齋，則又爲甲子朔朝冬至矣。由是觀之，則甲子朔朝冬至，即爲曆元。而冬至前近甲子，亦爲一歲紀數之始。甲子又爲支干之首，太一天神之尊貴者，故以是日醮之。”

三、永興立觀醮祭太一

太宗四年甲申二月，兼禮曹事金瞻，上書勸奉道教。其書有曰：“國初，于五次之宮，良方永興郡^①立觀醮祭太一。”

四、禁中祀太一

太宗十二年壬辰春正月庚子，張燈於禁中，以上元日祀太一也。召內資內贍各一員，曰：“三元日燃燈，略仿《事林廣記》，務從簡易，毋做龍鳳虎豹詭異之狀，濫費天物。”左司諫大夫尹會宗進曰：“宮中燃燈，非聖人之制，願罷之。”王曰：“予不欲大行燃燈之事，姑於宮中暫試耳。”先一日，王曰：“上元燃燈，起自漢時，不可廢也。”始觀燃燈於北苑，賜造燈匠人二十六人米一石。

五、五道太一醮

世宗七年乙巳秋七月壬午，視事。王曰：“道法之事，其爲虛誕

① 李能和注：和寧。

甚矣，中國亦有之乎？”領議政李稷對曰：“亦有之。每日朝會皆與焉。”王曰：“道佛之道，皆不足信。然道士之言，尤爲誕也。我國昭格殿之事，是亦道教也。然祭星大事，故歷代相傳，至今不廢。”左議政李原曰：“五道太一醮，雖古之制，臣以爲不可也。隨其星之運轉而祭之，無是理也。祭祀之道，潔淨盡誠則受福，否則非特神不享，禍亦隨之。豈可使外方置祠而祭之乎？況祭星之所有昭格殿在乎。”

六、黃海道太一

世宗二十年戊午二月丙辰，王謂承政院曰：“我國太一之神，隨方致祀，實爲未便。高麗之時，僭稱海東天子，故中國照臨之星，妄謂今年某方移次，隨處致祀，自天下觀之，我國如一葉耳，豈可分東西南北而致祀乎？中國以爲西方而祀之，我國亦以爲西方而祀之於黃海道可乎？汝等其議以聞。”

七、義城泰安等郡太一殿

成宗八年丁酉二月丙辰，漢訓質正官金錫元，上聞見事目曰：“太一星遷宮之事，中朝道士，皆答以不知，求見欽天監官員李純問曰：‘太一局書云：艮爲遼東、巽爲吳、坤爲蜀、乾爲西河，所言方位，以洛陽天地之中爲言歟，以燕都而言歟？’”答：“燕都指遼東，爲艮方分野。”一問：“當今太一在何方？”答曰：“在吳越。”一問：“太一，自乾而艮，艮而巽，巽而坤，坤而乾，乾而中宮。每宮，住四十五年而遷。又，太一住四十四年，至五年初而遷乎？住四

十五年，至六年初而遷乎？”答曰：“不知。”且曰：“天文漏泄，罪在重典，恐錦衣衛尋迹，其後求見，不與語，命曾經政丞觀象監天文學提調擬議。韓明澮、沈澮、曹錫文、金碩、徐居正，議太一殿，自乾方移艮方，自艮方移巽方。我國無言方位文籍，於中朝亦未得聞。臣等以爲，今移坤方，坤方最宜先定。令觀象監定方所後，祭儀一依義城例施行。”

前此，前大丘府使崔顯元上書曰：“往年，曾受太一隸習之命，尋復罷除，雖未能造其蘊奧，粗嘗涉獵，其闔闔矣。五福太一，總管人間五福之事，撫世濟化，祀典之禮，不可不重也。其神常隨九宮，循環移轉，每宮住四十五年，歲在宣德甲寅，移於巽宮，在慶尚道義城縣，營廟奉祀於今，四十有三年，至戊戌年，宮數已滿，當遷坤宮矣。”臣嘗語觀象監官吏曰：“太一之遷，當在坤宮，以何邑何地爲定？”答曰：“以江華摩尼山推定。”臣復詰之曰：“摩尼山非坤方，何以推定？”又答曰：“雖非正坤，實是名山故也。臣竊念太一，既以隨方而遷轉，豈拘名山，而置之非處乎？此則無稽不經之說明矣。山林清潔之地，即爲安神之所耳，何必求泰山喬岳而後，安太一之神乎？遷不擇方，不若不遷之爲愈也。太一之神，隨事遷轉，亦有定數，則豈可以私智經營，而可安於非其方乎？臣竊謂摩尼山，在京城之西，謂之兌，則可矣。越申庚二位而謂之坤，則大相遼遠矣。太一在坤，而營殿於兌方，則不識太一，肯被人牽，而處非其宮乎。移坤而置兌，則他年太一之遷，更置之何方乎。坤方，則當在仁川之地，更推正坤之方，擇其山水清潔之所，營建廟殿，以安太一之神，則術不違天，而事得其理矣。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臣伏願九宮方道，須用神地儀，預先推定，某宮則某州某山，明立薄文，刻石立標，禁其樵火，預養山川之氣，俾樹木葱鬱青奇，則可以爲他日

安神之所，而無臨時錯舛之弊矣。”^①

李圭景《五洲衍文》云：“太一殿，今在義城縣東冰山，每年上元，降香以祭，願使雨順風調。成宗己亥，自義城移安於泰安白華山，其後不爲降香，此亦舊隸昭格署者。昭格罷而仍停其祀也。”

① 李能和按：《李朝實錄》。

第十九章 摩利山壇祭天

江華之摩利山,《高麗史》云:世傳檀君祭天處,江華之傳燈山三郎城。《麗史》云:世傳檀君使三子築之,故名。麗末,權陽村近《摩利山塹城醺禮青詞》云:“摩利之山,檀君攸祀,申是觀之,則摩利山之醺祭,其源本出檀君無疑也。”李朝諸祀錄,或云摩利山是祭星之所,或云是祭天,或云是祭玉皇上帝,其名雖異,而其實則一。蓋因檀君之事,原來帶有神事而兼仙風的色彩故也。今茲列舉摩利山壇之歷史,並如下:

一、《高麗史》所載摩利山

《高麗史·地理志》:“江華縣,本高句麗穴口郡^①。高麗初,更今名,辛禍三年升爲府。有摩利山在府南,山頂有塹星壇,世傳檀君祭天壇、傳燈山。一云三郎城,世傳檀君使三子築之。”

① 李能和按:一云甲比古次。

二、摩利山祀檀君

權近《陽村集》中《塹城醺青詞》：“切念摩利之山，檀君攸祀。”又《東文選》卞季良《三清青詞》：“昭格爲殿，既嚴禳禱之儀。塹城有壇，又謹春秋之醺。此國典之常爾，於予心猶慊然，茲即所居，或營小宇，以爲瞻禮之所，而列肖像於中。”

三、《輿覽》所載摩利山

《東國輿地勝覽》：“江華府塹星壇，在摩尼山頂，世傳檀君祭天處，李朝仍前朝之舊，醺星於此。”

四、燕山君營繕摩利山齋宮

燕山君六年庚申春二月丁酉，議政府啓，摩尼山齋宮營繕，請須停罷。傳曰：“摩尼山營繕，乃爲祭星之所，不可停罷。”^①

五、摩利山祀玉皇上帝

中宗六年辛未夏六月癸未，御朝講，特進官柳崇祖曰：“人君學問，當辯邪正，昭格署乃虛妄之事，在宋時，王欽若上天之尊號曰：‘玉皇上帝。’且惟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祇祀山川，本國之祀上帝，

① 李能和按：日記。

不合於禮。且詩曰：悌君子，求福不回，人君豈可求福於邪道耶？臣奉命祈雨於摩尼山，見設壇曰玉皇上帝。又設雲馬之樂，其虛誕無理甚矣，是欺天地。”○十一年丙子春二月丁丑，御朝講，領事金應箕曰：“昭格署摩尼山之祭，皆是祭天，此甚僭禮。”^①

六、宣祖時祀摩利山

李晬光《芝峰類說》云：李栗谷（名珥）在玉堂時^②，命制《摩尼醮青詞》，公上札曰：“殿下既知，其爲左道，不敢強使諫官制進，而乃命小臣，諫官不可以左道事君，而講君猶可以左道事君子乎？”

七、仁祖時祭摩利山

《文獻備考》云：“仁祖十九年，始祭摩尼山。山在江華府，命守臣建祭壇於山之中麓，又建立祠版奉安閣，每歲春秋，降香祝行祀。”

八、摩利山塹城醮禮三獻青詞^③

（初獻）暮春涓吉，恭展醮筵，行潦雖微，可紆靈鑒，寔彈卑懇，以枉真游。

（亞獻）三清道秘，冥杳難知，再獻誠深，感通斯速，庶垂歆顧，

① 李能和按：《李朝實錄》。

② 李能和按：《文獻備考》云：“宣祖二年事。”

③ 李能和按：國初卞季良撰，見《東文選》。

優錫保持。

（三獻）山浮海上，迴隔塵寰，壇峙雲間，合邀仙馭，茲勤祈告，用丐提撕，念惟微末之資，舊襲重艱之寄。明明赫赫，固知惟命之靡常。業業兢兢，敢忽爲君之不易。宸克深於寅畏，恒佇仰乎高明。爰潔仲科，以資陰騭，冀諒由中之信，曲垂佑上之仁，致令患觸箕範之咎徵，將安將樂，茂擁義經之介福。曰壽曰康，兵戢時和，年登物阜，正祖命編《文苑黼黻》，有摩利山塹城醺青詞。

第二十章 老人星(壽星)

高麗時，祭老人星，屢見於史冊。李朝以來，承襲麗制，亦祀老人星，而其壇壝之制，則仿周制，其醺祭之儀，則依宋禮而爲之矣。按《天文志》，謂老人星見，則主壽昌，以故老人星，亦稱壽星。我朝鮮人，爲人父母賀還甲詩，每多引用老人之星，以爲祝壽之辭。又世傳，濟州島近南，故南極老人星照臨，而島人多壽考，云云。大抵朝鮮人之對老人星之觀念，唯在壽字而已。

一、老人星壇壝仿宋禮(祭儀依周制)

李朝太宗十一年辛卯春正月壬申，命禮曹，老人星祭，築壇用牲，一依《文獻通考》舊制。議政府上言：“春秋祭老人星，用特牲而不殺。祭後，畜於昭格殿，乞移給籍田。”先是，上覽《文獻通考》祭老人星之儀，乃有是命。禮曹上書曰：“臣等謹稽古典，周制，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大宗伯，祀日月星辰，實牲體於積薪之上，燔遶以升烟，所以報陽也。又漢以牛祀靈星，然則祀星辰用牛，古之制也。本朝於老人星用牛，取法古制也。尚循前朝之弊法，陳牛而不

燔，甚非用牲之意也。宜仿周制，燔牲升烟。”又按《天文志》：“老人一星，常以秋分之朝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故秋分候之南郊。本朝於春分祭之，蓋取秋見春沒之義也。宜仿周制，止於秋分，祭於南郊。其壇之制，取宋政和五禮新儀，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三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四出陛，一壇，二十五步，何如？”從之。

二、老人星祭降爲小祀

世宗八年丙午夏五月壬子，禮曹啓：“謹按《文獻通考》，宋神宗元豐四年，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國朝時令秋分，享壽星於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享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瓠南^①，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朝見於丙，春分之夕沒於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向祀老人星，其壇下東方七宿位，不宜復設。又立秋後辰日，祀靈星，秋分享壽星，皆爲小祀，本國秋分之朝，祀老人星於南郊，而並設角亢二星位於其前，禮料，則老人星，籩豆各八，角亢二星，籩豆各二，牲用犢一。祝版云：‘昭告於南極老人星尊君，角二星亢四星，伏以。’云云。其設位禮料，皆違古制，乞依元豐禮制，不設角亢，祇設老人星而祀之，祭品亦依小祀例。”從之。

① 《晉書》卷十一《天文志》曰：“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可參考。

三、祀老人星

世宗五年癸卯八月丙辰，親傳老人星雩祀，報祀，祭香祝。

四、靈壽二星復祀建議

正宗朝，相臣蔡濟恭、樊岩集靈壽二星復祀議曰：“靈壽二星秩祀典，前後聖批，援引經傳，考據義例，所以敷示之者，精切著明，何待館閣諸臣博考，然後始知其爲於禮可行，於事可述也哉。若以豐與壽爲心，而復其祀，則是先事而期其效也。臣不欲以此爲言，而今但曰二星之祀，既在五禮儀，此祖宗朝所已行者，中間緣何廢，却不必強徵於無徵，斷然以修舉舊典，爲必不可已之事云爾，則夫誰曰不合於節文儀則矣乎，伏惟上裁。”

第二十一章 朝鮮丹學派

朝鮮自有道教，高句麗尚矣。高麗有福源宮，李朝有昭格署，而不過置羽流若干人。遇有災慶，設行醮禮而已。是則，屬於科儀的道教也。至於真正修煉之丹學派，亦不乏其人，而世罕知之。後世所傳，有《海東傳道錄》、《青鶴集》及《海東異迹》等數種書斷簡殘編，不能成書，而六壬遁甲之流，三元星命之家，一概收錄，雜而不精，其中李朝之金時習、鄭礪及魏漢祚數子，考其行迹，有幾分羽流氣，其餘諸人，實無價值，故皆不取耳。

一、《海東傳道錄》所載仙派

李圭景《五洲衍文》：“仁祖朝，有一僧行至關東，逮系，為官搜檢，得一卷書，題以《海東傳道錄》。邑倅致其書於李澤堂植^①。澤堂為作一書傳世。其說，唐文宗開成中，新羅崔承祐、

① “澤堂”是朝鮮王朝時文學家李植的號。李植（1584—1647），字汝固，號澤堂，德水人，朝鮮光海君二年（1610）文科及第，歷官吏曹佐郎、大司成、大司憲、判書等職，有著作《澤堂集》。李植於癸未秋，奉（下轉第136頁）

金可紀、僧慈惠，游學入唐，俱與終南天師申元之交結。元之紹介於鍾離將軍，以爲羅國道教無緣，更過八百年，當有還返之旨，宣揚於彼，嗣此道教益盛。地仙二百，拔宅升飛，以弘大教。授三人道法，有《青華秘文》《靈寶畢法》《金誥》《人頭五岳訣》《內觀玉文寶籙》《天遁煉魔法》等書及口訣。又有《伯陽參同契》《黃庭經》《龍虎經》《清淨經》《心印經》，燃燈相付，一綫以傳。崔孤雲入唐，得還反學以傳，並爲東方丹學之鼻祖，其最者《參同契十六條口訣》也。丹派中，著書傳授者鄭礪《丹家要訣》、李之菡《服氣問答》、郭再祐《服氣調息真訣》、權克中《參同契注解》，爲其管鍵。近世，許米洞解丹工，多蓄道書，此丹學之始末也。

復有尸解一派，其說尸解有五，即金木水火土五解。新羅釋玄俊入唐，學其法，著《步舍游引之術》。崔孤雲亦游學中原，得其法，東來遺忘，得學於玄俊，玄俊其舅也，著《伽倻步引法》，而又有量水尸解、松葉尸解，其法亦分四五，此皆道家之支末也。溯其傳道之源委，則鍾離權授新羅人崔承祐、金可

(上接第135頁)使赤城西還，遇赤誠縣主簿金輯，談其勝概，得知“赤裳山古有道士煉丹之迹”，並有《海東傳道錄》一書流傳，於是李植於一山人處“固求得之”，並確認此書絕非贋作之書。李植於“大明亡後四年丁亥(1647)孟夏日”將《海東傳道錄》整理成文時，看到該書篇末有附記曰：“萬曆庚戌(1610)十月二十四日……得陽子韓無畏臨解謹記書於德川郡校後。”李植在讀了《海東傳道錄》之後又作了一些考證：“金輯復以金丹口訣來授，或謂金誑我如唐道士媚士大夫，此非也。我本不攻異端，老病垂死，金又拙文寡聞，決不能贋作書。書文字平順，而語不張惶，又非文僞撰，故知其爲一個隱逸人所記也。”李植還將該書與剛傳入朝鮮王朝的新刻道教神仙傳記《神仙通鑑》作了比照。從《神仙通鑑》中記載的金可紀隨申元之學仙事迹，再推論《海東傳道錄》爲朝鮮王朝道士韓無畏所撰的記述新羅內丹道之書。

紀、僧慈惠。承祐授崔孤雲、李清。清授明法。法復授慈惠道要。慈惠授權清。清授元俔賢。賢授金時習。時習授《天遁劍法煉魔訣》於洪裕孫，又以《玉函記》內丹之法授鄭希良，以《參同》《龍虎秘旨》授尹君平。君平授郭致虛。鄭希良授僧大珠。大珠授鄭礪、朴枝華。洪裕孫授密陽孀婦朴氏妙觀。妙觀授張道觀。郭致虛授韓無畏。權清授南宮斗，又授趙雲伋。無師授散見諸書者，有南越、崔鴻、張世美、姜貴千、丹陽异人、李光浩、岬寺寓僧、金世麻、文有彩、鄭之升、李廷楷、郭再祐、金德良、李之菡、鄭斗諸人，而隨聞見記之，故謾無次序。”^①

二、《海東异迹》^②所載仙派^③

（一）權真人及南宮斗

權真人^④，南宮斗之師也。始，斗中嘉靖乙卯司馬嘗居臨陂，有嬖妾，其堂侄潛與之私，斗並殺其二人，避罪，遂落髮爲僧，法名松持，至頭流山，居雙溪。後棄，向太白山，至宜寧野庵居焉。

一日，有僧至，丰秀年少，解襪距堂廉睨曰：“君士族也，

① 李圭景在《五洲衍文》中對《海東傳道錄》所載仙派進行了概要說明，與《海東傳道錄》文字有異，參見《藏外道書》，第31冊。

② 李能和按：洪萬宗輯。

③ 李能和按：二十人中取九人焉。

④ 李能和按：權真人，雉裳，雉疑作赤。

何脫削乎？”俄曰：“性忍者。”少傾曰：“業儒而得一名也。”良久笑曰：“傷二人命，負罪逃者。”發言皆合。斗大駭，錯愕失措，夜就其寢，扣頭服實，且請教甚懇。少年僧曰：“我祇解相人耳，吾師多藝，相某人，當傳某藝，或符咒，或象緯，或堪輿，或推占，隨其器，誘掖之。我受相法，尚未造極，安敢爲人師。”斗問：“師今焉在。”僧曰：“往茂朱雉裳山，爾往則可見。”

斗拜而退，迨曙往候，則已去矣。即回錫到雉裳山，環山伽藍，殆數十區，俱無異僧，留一歲，苦心參訪，層磴絕巔，鳥迹所不到處，搜覓三四周，不能得，以爲少年僧相誑，悵然欲返，忽到一洞，有川注於林薄間，流出大核桃。斗心欣然曰：“是中莫是仙師所住否？”促步沿流可數里許，仰觀一峰陡起，松栒翳日，中有素屋三楹，倚崖而構，砌石爲臺，位置清愜，攬衣徑登其上，則有一小童迎問曰：“何方來？”斗揖曰：“檢持來參仙師。”童闢東偏左閣子，有老僧，形如枯木，披破衲出曰：“和尚風神聳溢，非恒人也，曷有至此？”斗踞曰：“愚曾無他技，聞老師多藝，欲學一方技以行世，千里求師而來，周一歲，方得摳衣，幸進而教之。”長老曰：“山野濱死之夫耳，安有藝耶？”斗百拜懇乞，固拒之，闔戶不出。

斗伏於廡下，達曉哀訴，至朝不休。長老視若無人，趺坐入定，不顧者三日。斗愈不懈，長老方鑒其誠，闔戶令入室。室大方丈，祇安一木枕，鑿北龕爲六谷，鑰閉而挂一匕於龕柱，南窗上，懸板兒，有五六卷書而已。長老熟視之，笑曰：“君忍人也，稚朴不可訓他技，惟可以不死教之。”斗起拜曰：“是足矣，奚用他爲。”長老曰：“凡諸方術，必先聚精神，而後乃可成，

矧煉魄飛神，欲求仙蛻者乎，聚精神自不睡始，爾先不睡。”斗到此四日，而長老不食飲，唯童，日一食黑豆末一合，了無饑疲色，心已异之，及承此誨，至誠發大願。初夜，坐到四更，眼自合，忍而至曙。第二夜，昏倦不省事，刻意堅忍。三夜四夜，倦困不能直坐，頭或撞於壁楣，猶忍過。至第七夜，脫然朗悟，精神自覺醒爽。長老喜曰：“君有許多忍力，何事不可做乎？”因出二經授之曰，《伯陽參同契》乃修煉至訣，仙家最上乘《黃庭內外玉景經》，乃導氣煉臟至要爾。道家妙諦，讀之萬遍，自可悟解。”今日各誦十遍。又曰：“大凡學飛升者，斷除念頭，安坐煉精氣神三寶，令坎離龍虎，交濟成丹，是大捷徑，而自非上智與宿稟，不可猝爲。君性朴固剛忍，難以上乘訓之，姑先絕粒，爲下學上達計也。凡人之生，稟精於五行，故五臟各主五行，脾受土氣，人之飲啖，皆歸於脾胃。雖以穀精，強健無疾，而氣引於土，終於於魄，歸乎地。古之辟穀者，皆爲此也。君試先辟穀。”即令斗日再食，七日又一飯又一粥，七日減一粥，更七日，以粥替飯，過四七日，撤飯粥，以匕開上龕鑰，取漆盒二個，一黑豆末，一黃精屑，搖各一匙，和水餌之，日再焉。斗食腸素寬，饑乏殆不可忍，身瘦體倦，眼昏花不辨物，猶忍之。服黑豆三七日，忽若充然，不思食，即令餌柏葉胡麻數旬，遍身生瘡，疼不能忍。又百日，痂脫肉生，方如常。長老喜曰：“君真利器也，但息欲念。”留三年，讀二訣，凡萬遍，胸次灑然，若有神會。

長老教以數息，既又教之運氣。氣已運矣，遂以子午卯酉，行六子秘訣，呼吸道成，顏漸腴，氣益爽，萬念俱灰。居六年，長老曰：“君有道骨，法當上升，下此則不失爲喬鏗矣。欲

念雖動忍之，凡念雖非食色。一切妄想，俱害於真，須空諸有，靜以煉之。”因空第二屋，坐斗其中。教以升降顛倒之法，口訣諄至，斗依所訓，兀然堅坐不動，閉眼內視，長老時其寒懊饑飽，以保持之。一日，覺自上齟如小李狀，甘涎注舌上，告長老，長老令徐咽歸腹中，喜曰：“黍珠基立，可運火候。”即挂三方鏡於壁，植七星劍二口於左右，禹步咒祝，冀以却魔成道，煉幾六朔，丹田充盈，若有金彩，發於臍下。斗喜其將成，欲速之心遂發，黃花不能制姤女，離火上燒泥丸，絕叫趨出，長老以杖擊其頭曰：“噫！其不成也。”亟令斗安坐降氣，氣雖制伏，而心衝衝，終日不定。長老歎曰：“曠世逢人，教非不盡，而業障未降，遂致顛敗，君之命也。吾何力焉。”因以蘇茶飲之。至七日，心方恬，而氣不上炎。長老曰：“君雖不成神胎，亦可為地上仙，少加搏養，則八百之壽可享矣。君命當有子，泄精之竅已塞，可服藥以通之。”出二粒赤桐子丸，咽之。

斗請曰：“庸戇不任教，自我命薄，夫何恨！弟子侍師，七載於茲，尚不知師之出處，幸賜其詳，慰異日鄉往之誠若何？”長老笑曰：“他人問之，固不敢言，君能忍者，故告之詳。我即上渚^①大姓子，太師幸之曾孫也。生於宋熙寧二年（1069）。十四有風癩，父母不收，棄之林中，夜有虎攬而置諸石窟，耽耽乳二子其傍，終不害。意痛方極，恨不速斃於其牙齒。有草羅生於崖竅，葉數根大，試洗而食之，腹稍果。食數月，瘡漸損，稍自起立，遂多掘而頓食之，殆盡半山，幾百日，瘡悉脫，遍生綠毛，喜而強食之。

① 李能和按：安東地在渚東江上流。

又百日，身自舉，倏升於峰巔。既已愈其疾，不辨故邑，方栖遑靡所之。忽有一僧，過峰下，俯身就其途，遍問曰：“此何山也。”

僧曰：“此太白山，而地係真珠府也。”

“近有寺否？”

曰：“西峰有蘭若，路絕險不易攀陟。”

吾即飛至其庵，禪寮晝閉，闔爾無人。手闢廊戶，行到中寮，有一老病僧，擁布褐，隱几喘，幾死，抬眼見之曰：“夜夢義相，言傳我師秘書者，今當至。相君面，真其人也。”起解囊，出一函書，授之曰：“讀此萬周，其義自見，努力勿怠。”

吾問其孰傳，曰：“新羅義相大師^①入中原，逢正陽真人，授此書，臨化，囑我二百年後，當有傳者，君應其讖，可受持勉力，吾得所傳，從此逝矣。”

趺坐寂然而化，吾即茶毗之，得紺舍利百粒，藏之塔中。解函視之，乃《黃帝陰符經》及《金碧龍虎經》、《參同契》、《黃庭內外經》、《崔公入藥鏡》、《胎息》、《心印》、《洞古》、《定觀》、《大通》、《清淨經》等經。就其庵，獨居修煉，魔鬼萬方來撓，以不聞不見消之。凡苦志十一年，乃成神胎，法當解去，上帝命留此，統東國三道諸神，故留此五百餘年，限滿，則當上升矣。

① 新羅義相大師（625—702），即義湘，俗姓金（一說朴），鷄林府人，出生於新羅國的王族家庭，天資聰穎，二十歲出家，聽聞大唐佛教隆盛，仍立志前往求法。他前後兩次與元曉相伴赴唐，却因各種原因而未果。元曉辭別義相，携囊返國。義相則未捨初衷，以勇猛心，排除萬難，孤身前往求法。入唐後，在智儼大師門下精進求道，領悟華嚴學回國，著《華嚴一勝法界圖》《十門看法觀》等書，在朝鮮半島創建了華嚴寺、海印寺、梵魚寺等“華嚴十刹”，並致力於講述華嚴學，有弟子三千多名，成為韓國華嚴宗的始祖。

吾經歷數十人，或氣過銳、或太鈍、或少忍力、或緣淺、或多欲，俱不能成。若有成道者，吾當舉授吾任，上歸玉京。而曠千年，不得一人，此我塵緣未盡而然也。”

斗與長老，久同寢床，怪其秘臍下寸地，不許人見，問其故，欲睹之，長老笑曰：“何容易耶，見則恐驚君耳。”

斗曰：“奚驚爲，願一見。”

長老暗中解下包，金光百道，射於屋梁，不能定視，蒲伏於榻。長老還包之如故。

.....

翌日，招斗謂曰：“爾既緣薄，不合久（居）於此，其下山長髮，餌黃精，拜北斗，不殺淫盜，不茹葷狗牛肉，不陰害人，則此地上仙。行修之不息，亦可上升矣。《黃庭》《參同》道家上乘，誦持不懈，而《度人經》乃老君傳道之書，《玉樞經》乃雷府諸神所尊，佩之則鬼畏神欽服。此外修心之要，唯不欺爲上，凡人一念之善惡，鬼神布列於左右，皆先知之。上帝降臨孔邇，作一事，輒錄之於斗官，報應之效，捷於影響。昧者褻之，以爲茫昧不足畏，焉知蒼蒼之上，有真宰者，操其柄耶。你忍心雖剛，而欲念不除，倘或不慎，則一墜異趣，曠劫受苦，可不慎哉。”

斗涕泣而受其誨，即告辭下山，回視則無復人居焉。^①輾轉至臨陂，則舊廬無遺址，田畝皆再四易主，常念有老實奴，在海南富有田宅，往投之，初不識，久乃認其爲主，相持號痛，空

① [朝鮮]洪萬宗輯《海東異迹》，見《韓國文獻說話全集》第6冊，太學社影印1991年版，第428~430頁。

其居而處之，爲娶民家女，生子女各一。斗雖更立家業，佩服師訓，終始不少懈，去隱於龍潭地，擇深谷以居，爲近雉裳，冀再遇仙師計。而數十年，采黃精、松葉食之，身日益強，鬚髮不白，步履如飛。

萬曆戊申秋，筠罷公州，家扶安，斗自古阜步訪於旅邸，因以四經奧旨授之，且以遇師顛末，詳言如右。斗時年八十三，而容若四十六歲人。視聽精力不少衰，鸞瞳綠髮，脩然如瘦鶴，或數月絕食不寐，誦《參同》《黃庭》不輟，輒曰：“毋陰行險，毋曰無鬼神，行善積德，絕欲煉念，則上仙可立致，鸞鶴不日下迎矣。”留數旬，拂衣辭去，人言其還向龍潭云。

無名氏曰：“傳言東人尚佛不尚道，自羅逮鮮，數千載，未聞有一人得道仙去者，其果徵哉。然，以余所睹，南宮斗言之可異焉。斗所師者，果何人？而得於相師，未必的然可信，所說亦未必盡然，要之影響之間也，但以斗年貌看之，非真能得道者，那能八十而若是康健耶？此又不可決以爲實無是事也，噫！其奇哉！我國僻在海外，乏遐舉之士，如羨門、安期，而岩石間，乃有此异人，纍千百年，俾斗一得遇之，孰謂‘徧壤而無其人’耶。達道則仙，昧道則凡，傳所言者與耳食奚殊？使斗毋望其速成，卒收爐鼎之效，則彼羨門、安期，亦何難拍肩！而等夷之。唯其不忍，以敗垂成之功，嗚呼，惜哉！”^①

李睟光《芝峰類說》亦云：“南宮斗，咸悅人，乙卯進士，少時因事亡命，遇异人，授秘訣，浮游山水間，年幾九十，顏色不衰，人謂之

① 李能和按：出《無名氏集》。《無名氏集》乃許筠《看竹集》也。

地仙。”

(二) 金時習

金時習，字悅卿，號東峰，又號碧山、清隱，又號清寒子，又號梅月堂。離胞八月，自能知書，崔致雲見而异之，命名時習。三歲能綴文，作“桃紅柳綠三月暮，珠貫青針松葉露”等句。政丞許稠到廬曰：“吾老矣。其以老字作句。”時習應聲曰：“老木開花心不老。”許擊節歎賞曰：“此神童也！”

世宗聞而召於代言司，命知申事朴以昌試以詩，傳旨曰：“欲親引見，恐駭人聽，宜輒晦教養，待年長學成，將大用。”賜帛還家。年二十一，方讀書於三角山中，聞魯山遜位，即閉戶不出者三日，乃大哭，盡焚其書，發狂陷於溷廁而逃之，托迹緇門，僧名雪岑。居中興寺最久，每值雨後，山水添流，折作片紙百餘端，具筆硯，擇湍急處，而沉吟作詩，或絕或律，或五言古風，書於紙放流，且書且放，紙盡乃還。月夜，喜誦《離騷經》，誦罷必哭。世祖嘗作法會，時習以法主被檢而來，忽凌晨逃出，不知所之，遣使踵之，則故陷街里溷穢中，露半面矣。^①嘗隱雪岳山（襄陽），有江陵人崔演者，與同志年少五六人，從游請學。時習盡辭焉，獨以演爲可教，留之半歲，盡師弟之道，寢興不離側，每月高夜深，寤寐視之，失時習所之，枕席虛矣，演心异之，未敢追往尋之，如是者數矣。一日夜半，月又明，時習衣中潛出，演遠隨其後，越一壑，逾一嶺，草林而密，伺之，嶺下有大磐石，平廣可坐，有二客，不知從何來，相揖坐石上唔語。遠莫能審其語，良久而散。演先歸，卧寢如初。翌日，時習謂演曰：“始以爲可教，今始覺其煩躁，不可教也。”遂辭焉，終不知所與語者，人也

① 李能和按：出《名臣錄》。

仙也。後長髮返俗，未幾，還作頭陀，沒於鴻山無量寺，臨歿，遺戒勿燒，寺僧權葬寺側，後三年，將永葬，啓其殯，顏色如生，豈其尸解者耶。尹相國春年所著《梅月堂傳》^①曰：“時習能超五百羅漢，尤可異也。”^②

李栗谷(珥)^③奉教撰《金時習傳》亦云：“東峰，以弘治六年，終於鴻山無量寺，年五十九，遺教無燒，葬權厝寺側，三年將葬，啓其殯，顏色如生，緇徒驚歎，咸以爲佛。”

《梅月堂集》

金時習撰

天 形

或問清寒子^④曰：“天有形乎？”曰：“有形。”

曰：“何者是形？”曰：“圓而無物。”

① 尹春年(1514—1567)，字彥文，號學音，曾任朝鮮王朝大夫刑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著《梅月堂先生傳》，可參見金時習著《金龜新話》，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166～167頁。

② 李能和按：此引文出《於于野談》。於于，柳夢寅別號。柳夢寅(1559—1623)是朝鮮中期的著名文學家，曾作爲朝廷官員三次出訪明朝，其文集《於于野談》是研究朝鮮王朝中期思想文化和文學創作的資料，其中也收錄了一些有關道教傳播的事迹。

③ 李珥(1536—1584)是朝鮮王朝哲學家、政治家，字叔獻、見龍，號栗谷、石潭、愚齋，世稱栗谷先生。李珥對道教的氣論也有研究，但因推崇朱子學而提出“理氣二元論”，成爲朝鮮儒學中“主氣論”學派的代表人物。

④ 李能和按：金時習別號也。朝鮮王朝哲學家、文學家金時習，著有《十玄談要解》《金龜新話》《梅月堂集》等。李能和所引金時習的這幾篇出自《梅月堂集》的文章，特有道教哲學之意蘊。

曰：“有氣乎？”曰：“有氣。”

曰：“何者是氣？”曰：“日月星辰之推代，寒暑晝夜之往來是也。”

曰：“天有形有氣，則如世間團圓之物，依於空中，得非終墜乎？若終墜落，杞國之憂，非滑稽也。有氣有形，則有物焉。釋家之二十八天，道家之三十六天，亦非荒誕也。定有人物處於其中，蠢然往來，園林臺觀，森然環列矣。夫如是，則與地無異？豈曰天乎？如不可謂之天，則大塊之間，唯一地如疊積耳。然則，先儒所謂輕清而上，重濁而下，指何物也？”

清寒子曰：“嗟！子聽之，膠滯也。試爲子詳之。夫天者顛也，高而無上，淡而無際，有氣圓轉，健行不息，日月星辰，以光明繫焉。而非綴旋也。風雨霜露，以氣所墜焉，而非有爲也。極清極剛，無復有涯，極強極健，無復有息，大地山川，兀然浮於旋轉之中。草木人物，闐然動於性命之內。夫是之謂天形。《易》曰：‘乾，元亨利貞。’程氏云：‘天者，天之形體，天之性情。’朱氏云：‘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是二儒者，豈欺人哉。向所謂二家之談，天人物宮室，園林服食之制，特惑人之駭語耳，夫豈理有二哉？”

曰：“日月星辰者，何物也，請再詳之。”

曰：“氣中之光耀，兩儀之精華者也。謂陽之精華，是日。得陰之精華，是月。分日之餘光爲星。故字從日從生。辰者，日月所會之次。如正月，日月會於亥之娵訾。二月，日月會於戌之降婁是也。列御寇曰：‘天積氣耳，日月星，積氣中之有光明者。’張衡曰：‘星也者，體主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若有異於是者，吾不知也。’”

曰：“余嘗商若群籍，道家有《真武經》，論星形體及靈迹甚詳，

其略云：‘仰啓玄天大聖者，北方壬癸至靈神，金闕真尊應化聖^①，無上將軍號真武。威容赫奕太陰君，列宿虛危分秀氣。雙睛掣電伏群魔，萬騎如雲威九地。紫袍金帶按神鋒，蒼龜巨蛇捧聖足。六丁六甲左右隨，八煞將軍前後衛。消災降福不思議，歸命一心今奉禮。’爾時，紫微大帝於龍漢元年中元之日，在大清境上，北極宮中，向紫微之殿，列諸天之聖。^②《延生經》云：‘凡人性命，悉屬本命星宮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命星宮，常垂蔭佑，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夫本命真聖，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命限期，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年。’^③持此真經，隨力章醮，福德增崇，其有本命，限期將至，身自不至，不設醮筵，不修香火，此爲輕生迷本，不貴人身，天司奪祿，減算除年，致多大喪。”

龍 虎

或又問曰：“修煉龍虎，可以化神仙乎？”

清寒子曰：“雖非至理，有是驗也。”

曰：“請詳教之。昔神禹鑄鼎，而罔象莫得逃其情，溫嶠燃犀，而水怪不能遁其形。夫學聖人者，窮天下之理，驗天下之事，然後非僻之心無由入，而誠一之理操存方寸矣。”

① 《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妙經》原爲“金闕真尊應化身”，參見《道藏》，第1冊，第812頁。

② 《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參見《道藏》，第17冊，第92頁。

③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原爲：“凡人性命五體，悉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本命神將，本宿星官。常垂蔭佑。主持人命，使保天年。凡俗無知，終身不悟。夫本命真官，每歲六度，降在人間。降日爲本命限期，有南陵使者三千人。北斗真君，七千神將。本命真官降駕，衆真悉來擁護。可以消災懺罪，請福延生。”參見《道藏》，第11冊，第347頁。

清寒子曰：“精哉。子之問也，試爲子辨之。夫龍虎者，鉛汞也。鼎器者，乾坤也。文武者，火候也。煉之凡九轉而成丹，此其大略也。若詳言之，則龍者，南方離龍也。虎者，北方坎虎也。蓋東爲青龍，西爲白虎，此常理也。今以東方之木不在東，而與火爲位於南。西方之金不在西，而與水合處於北。白虎變爲黑虎，青龍變爲赤龍。木火金水，以爲龍虎，而寓言於鉛汞也。作丹之時，驅龍呼虎，乃吞吸其精，一呼一吸，兩相飲食，伏虎降龍，不飛不走，併合爲一，是謂煉也。鼎器云，乾坤也者。蓋凡人之身體，首即乾，腹即坤。初坐之時，凝神內照，收視反聽，以眼對鼻，以鼻對臍，身要平正，即是安鼎器也。鼎器既安，一呼一吸，盜彼元氣，於是，丹生於坎中，因火逼而出位，歷三宮降而入口，即是服餌也。火候者，除鼎器藥物，其餘六十卦，自屯蒙以下，以至既濟未濟，周列於鼎外，以爲周天火候。文武火者，鉛虎屬金，其性至剛，藏於坎中，非猛鍛極煉，則不能飛上，故用武火逼之，而不可施以文。汞龍屬木，其性至柔，隱於離中，一見真鉛，自然不動，故用文火煉之，而不可施以武也。盜天地之元氣雲者，其所以修煉而長生者，能盜正氣也。其所以能盜正氣者，由其有呼吸也。呼至於根，吸至於蒂，是以，能盜其氣，歸之於丹田也。且人之呼吸，猶天地之呼吸也。冬至之後爲呼，夏至之後爲吸，此一年之呼吸也。子以後爲呼，午以後爲吸，此一日之呼吸也。天地之一年一日，僅如人之息。是以一元之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在大化爲一年。今以丹道言之，則一日有一萬三千五百呼吸。一呼吸，爲一息，則一息之間，潛奪天運一萬三千五百年之數。一年三百六十日，四百八十六萬息，潛奪天運四百八十六萬年之數，於是換盡穢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始而易氣，名曰大華自然龍胎之體。次而易血，名曰玉胎瓊液之膏。次而易脉，名

曰飛丹子華流精。次而易肉，名曰朱光雲碧之腴。次而易髓，名曰九象紅華神丹。次而易筋，名曰太清金液之華。次而易骨，名曰九轉霜臺之丹。次而易髮，名曰九鼎雲英。次而易形，名曰雲光石流飛丹。此九轉之次第也。自片餉結胎之後，百日而功靈，十月而胎圓。一年而小成，二年而大成，以至九年而閱九變，陰盡陽純，功成行滿，人事皆盡，然後可以遺世獨立，與天地齊年。此長生超脫之術也。”

服 氣

清寒子曰：“夫服氣者，屏外緣，去諸塵，須守五神，從四正。五神者，心肝脾肺腎之神也。四正者，言行坐立之正也。五神既安，四正既和，然後習內視法，存想思食，令見五臟，有如垂磬，五色了了，分明勿輟，仍朝起東面，展兩手於膝上，心眼觀氣，上入泥丸，下達涌泉，朝朝如此，名曰迎氣。常以鼻引氣，口吐氣，微微吐，不得開口，所以然者，蓋欲出氣少，入氣多也。每食必送氣入腹者，以氣爲主人也。此神仙服氣之法也。”

修 真

清寒子曰：“夫神仙者，養性服氣，煉龍虎，以却老者也。其《養性訣》^①曰：夫養性者，常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堪。且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動故也。夫養性者，莫久立、莫久行、莫久坐、莫久卧、莫久視、莫久聽，其要在存三抱一。三者，精氣神也。一者，道也。精能生氣，氣能生神。精者，玄氣，孳化萬有。氣者，

① 李能和按：老氏之書。

元氣，先天衆氣之魁。神者，始氣，晝出於首，夜栖於腹，機在二目。內觀之法，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故目淫於色，則散於色，而久視傷血。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故耳淫於聲，則散於聲，而久聽傷腎。脾之魄發乎鼻，則謂之臭，故鼻淫於臭，則散於臭，而久嗅傷脾，乃至多言傷膽，久卧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腎，久行傷肝。乃莫強飲食、強思慮、傷於憂愁、憊於敬恐、溺於憎愛，沉於疑惑，勿汲汲於所欲，勿涓涓於忿恨，無勞爾形，無搖爾精，歸心寂默，可以長生。^① 且其言，雖近於寂寞閑淡，若以收視反聽，瞑目窒口爲極，則爲人之類，如未化之螟蛉，蟠泥之纍蛤耳，何以言，具理應事，爲一心之全德，直內方外，爲一身之行業乎！”

（三）洪裕孫

洪裕孫，號篠叢，世祖朝人，隱君子也。玩世高蹈，不於榮利，南秋江孝溫^②每稱：“文如漆園，詩涉山谷。”少時，寓讀於圓覺寺，金乖厓（守溫）徐四佳（居正）自朝退觀於寺。進公呼韻，公應之如響，其中聯曰：“青山綠水吾家境，明月清風孰主張。”時，金東峰時習在右席，見此聯，流涕者久，目四佳曰：“剛中，汝能如是乎？”公名滿於世，一時名公鉅卿，莫不願爲交，後進之士，必欲經公品題。與金東峰放浪山水間，嘗聞秋江將游金剛山，先往游焉，乃攀高樹，緣絕壁題詩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留與永郎游水

① 其實，此《養性訣》來自於孫思邈撰《備急千金要方》卷八一《道林養性第二》，見《道藏》，第26冊，第532～533頁。

② 南秋江孝溫，即南孝溫（1454—1492），字伯恭，號秋江、杏雨，雅號文貞，慶尚南道宜寧人。南孝溫作爲朝鮮王朝端宗至成宗時期的文臣，世宗奪端宗王位後，他去官隱居，與山水爲伴，著有《秋江集》五卷、《師友明行錄》、《六臣傳》等，還寫有漢文小說《愛香記》，被列爲“生六臣”之一。

府，偶牽春酒滯人間。”題訖，伐其樹，杖其根而夷之。秋江至見其詩，瞻望不可攀，深异之，以爲飛仙之詩。年七十六，始娶妻，生一子曰志誠，亦名於世。篠叢，後遍游名山，莫知所之，噫其异矣。”^①

（四）南越

南越者，谷城人也。少時，學業不習而能之，父勸讀書，則曰：“兒未嘗不讀書耳。”一日雲霧晦塞，俄已無之。見越與長者數輩，坐於岩石上講讀，人异之，嘗手書與家僮曰：“往智异山青鶴洞，當有兩人對坐，爾須得報以來，僮依言而往，果見畫閣數間，精架岩洞，精麗無比。一道人正與老僧對棋，僮以書進，道人笑曰：“我已知爾至矣。”棋罷，付一札並青玉棋子而送之。僮來時，是九月間，落葉飄徑，微雪灑空，及辭退，不覺饑乏，唯見履迹下，宿草欲抽芽，方訝之。出洞，則天氣和暖，草木向榮，乃人間二月矣。越登第，官至典籍而卒。卒後，失棋子在處，或謂道人即崔孤雲，老僧即黔丹禪師。^②

《己卯錄》云：南越，谷城人也。壯元及第，聲名藉甚，《燭影賦》《長門賦》，膾炙一時。南袞欲引進，招而致之，謂曰：“聞君文章過人，愿見一詩。”指盆松使賦之。應聲曰：“一朵盆莖弱，千秋雪態豪，誰能伸汝曲，直拂暮雲高。”袞大怒，遂絕之，年二十八，以典籍終。

① 李能和按：出《默庵雜記》。生活於朝鮮王朝中期文臣及儒學家成牛溪(1535—1598)，名渾，字浩原，號牛溪，默庵，謚號文簡。他與李栗谷關於“四端七情”之辯論，圍繞著人心、道心等道德情感問題而展開，確立了朱子學在朝鮮王朝的獨尊地位。

② 李能和按：出《芝峰類說》。

朴燕岩趾源《熱河日記》云：“辛丈敦復氏嘗爲余言：中宗時，南趯年十九登第，入文衡之薦，而官至典籍。自幼多異迹，每朝就學於塾師而多不至，家人密踵之，則路中徑入樹林中，有一精舍，主人清雅絕塵，趯趨拜，講質。必日昃而歸，家人詰之，輒詭對，後遂爲修煉之術。及登第，遭己卯士禍，謫谷城縣，仍止家焉。一日送奴，持書入智異山青鶴洞，有新宇極精麗，有二人焉，一雲冠紫衣，一老釋，終日對棋。奴留一日，受書而還。奴始以仲春入山，草樹方榮，及出山，乃見野中穫稻。怪問之，即九月初也。及趯卒，年三十，舉柩甚輕，家人啓視之，空棺也。題其內云：“滄海難尋舟去迹，青山不見鶴飛痕。”村田耘田者，聞空中樂聲，仰見南趯騎馬，冉冉在白雲中矣。忠州進士南大有其旁孫云。

（五）鄭礪

鄭礪，字士潔，號北窗，中宗時人，生而神異，少時在山寺，試禪家六通之法，靜觀三日，洞知山外百里事，自是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算數、漢語及外國語，皆不學自通，雖千里外事，有不念，念之即知。後，觀上國，遇道士於奉天殿庭。道士曰：“東國亦有道流乎？”先生始曰：“東國有三神山，白日升天尋常見之，何足貴乎？”道士大驚曰：“何至於此。”先生即舉《黃庭》《參同》《道德》《陰符》等經，洞陳作仙階梯。道士蹣蹣避。

時有琉球使臣，亦异人也，在其國以易數推之知，入中國，遇真人，沿路諮訪北京，遍訪諸國邸館，皆不遇，見先生，瞿然大驚，不覺下拜，搜其橐，出小冊子，實記，某年某月日入中國，遇真人，示先生曰：“所謂真人，非公而誰也。”固請學易，先生即以琉球語教之。於是，諸國人在館者，聞之，爭來見之。先生各爲其國語，應之如響，

皆驚駭，稱以天人。或問先生曰：“世有解鳥獸音者。異國之音，即鳥獸之類也，解其語，猶或爲之，爲其語，不亦异乎？”先生曰：“我非聞而解之，知已久矣。”先生貫通三教，而其歸本於聖學，其遺訓專務孝悌，以小學《近思錄》爲初學蹊徑，嘗曰：“聖學以人倫爲重，故不論要妙處。仙佛則專以修心，見性爲本，故上達處多，下學處專闕，此三教所以异，而仙佛則大同小异也。”性不喜肉，善飲酒，數三斗不醉，又善嘯，嘗臨金剛絕頂出聲，聲振岩壑。山僧驚，以爲笛聲，後聞之，乃先生嘯也。

朝廷以其曉天文、醫藥、律呂，薦爲掌樂院主簿、觀象監、惠民署教授，出爲抱川縣監。未久，棄官，卜居於揚州桂蘿里，深居絕迹，治煉丹火候之法。一日，作歌自挽曰：“一生讀罷萬卷書，一日飲盡千鍾酒，高談伏羲以上事，俗說從來不挂口，顏回三十稱亞聖，先生之壽何其久。”仍坐化，年四十四。世傳先生，生而能言，又白日無影云。

其弟礪，號古玉，亦异人。從兄得修煉之學，獨居三十六年，不近女色，嗜酒能詩，又深於醫方，多神效，平生不求進取，嘗有詩曰：“白首《參同契》，紅顏麴米春。”年七十二，亦微病坐化。

又有堂兄，桂軒，礪者，少闡大科，歷敷華貫，後謝病杜門，研精金丹之秘，有天仙降其室，以詩贈之曰：“桂香芳馥郁，仙馭自天來。”軒以桂名，蓋此也。嘗觀古玉詩曰：“鼎有淮王藥，人傳許掾家。”豈非其家之實錄也。北窗、古玉並有詩，合爲一卷，行於世。^①按《名臣錄》云：“公素患清羸，常自按其病，令蒼頭，朝夕异劑，朝則必合口正坐待飲，日出始啓齒出氣，夜亦兀然端坐，達曉不寐，非獨勤於修煉，玩心高明，探頤義理。”

① 李能和按：出《本集》。

《乙巳傳聞錄·鄭礪傳》云：“鄭礪，字士潔，順明之子也。丁酉進士，生而清秀，及長無所不通，號北窗，如天文、地理、音樂、醫藥、算術、華語，皆不學而能。嘗隨其父入中國，與華人語，皆驚異之。超叙六品，兼醫算象三學教授，歷抱川縣監，其山居也。能知山下人所爲之事，曰：“某家方爲某事，後驗之果然。蓋其學，似出禪家陳搏之類也。”

成益壽撰《鄭礪行狀》云：公嘗隨議政，觀光中國，遇道士於奉天殿。道士曰：“你國亦有如我輩乎？”公即語曰：“我國素稱神仙窟，蓬萊、方丈、瀛洲三山皆在我國，或有白日升天者，又有長生不死者，吾儕尋常見之，何足貴乎？”其人驚曰：“何以至此乎？”公即舉《黃庭經》《參同契》《陰符》等經，指其服氣煉形之階梯，首末若燭龜卜而無難。其人踴躍辭避，不復與詰。

《龍虎秘訣》^①

修丹之道，至簡至易，而今其爲書，汗牛馬充棟宇，且其言語太涉恍惚難了，故古今學者，不知下手之方，欲得長生，反致夭折者多矣。至於《參同契》一篇，實丹學之鼻祖，顧亦參天地，比卦爻，有非初學之所能蠡測。今述其切於入門，而易知者若干章，若能了悟，則一言足矣。蓋下手之初，閉炁而已。^② 今欲閉炁者，先須靜心，疊足端坐^③，垂簾下視，眼視鼻白，鼻對臍輪，^④則氣不得不下，當其閉

① 《龍虎秘訣》，亦稱《龍虎訣》，爲鄭礪所著。

② 此所謂一言之訣，至簡至易之道，古人皆秘此，而不出不欲使言，故人未知下手之方，不知修丹於吾炁息之中，而外求於金石，欲得長生，反致夭折，哀哉！

③ 佛書所謂金剛坐。

④ 工夫精神全在於此，當是時夾脊如車輪。

炁之初，便覺入息綿綿，出息微微，常使神炁，相住於臍下一寸三分之中^①。念念以爲常，至於工夫稍熟，得其所謂玄牝一竅，百竅皆通矣。^②由是而胎息，由是而行周天火候，由是而結胎，莫不權輿於此矣。或者以爲旁門小術，莫肯行之，惜哉！變化飛升之術，非愚所敢言，至於千方百藥，莫之輿比，行之彌月，百疾普消，可不爲之盡心乎！夫風邪之患，伏藏血脉之中，而冥行暗走，不知爲殺身之斧斤久矣。傳經深入膏肓，然後尋醫服藥，亦已晚矣。^③正炁與風邪，如冰炭之不相容。正炁留則風邪自走，百脉自然流通，三官自然升降，疾病何由而作乎？稍加精勤，則必至於延命，却期得其糟粕，亦未有不安怡。令終者也，愛之欲其生，愚嘗以此爲諸君子贈，亦相愛之道也。觀乎此者，恕其狂僭，幸甚。謹按古人云：順則爲人，逆則仙。蓋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以至於六十四。分以爲萬事者，人道也。^④疊足端坐，垂簾塞兌，收拾萬事之紛擾，歸於一無之太極者，仙道也。^⑤契所謂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⑥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此修仙之第一義也。但立志貴早，鼎炁衰敗之後，雖百倍其功，難與於上仙之列也。

① 不需緊閉，不出至於不可忍耐。唯加意下送略，如小便時，所謂吹噓，賴巽風苟能靜心，垂頭下視，眼視鼻白，鼻對臍輪，則炁不得不下。當其閉炁之初，便覺胸次煩滿，或有刺痛者，或有雷鳴而下者，皆喜兆也。蓋上部，風邪爲正炁所迫，流入於空洞處，得其傳送之道，然後氣自平安，病自消散，此乃初頭道路，亦可謂片餉證驗。常患胸腹者，尤宜盡心，其效最也。

② 胎息於竅中，得此一竅，則修仙之道者也。

③ 醫家治病於已病之後，道家治疾於未病之前。

④ 順推工夫。

⑤ 逆推工夫。

⑥ 無者，太極之本體也。

閉 炁^①

閉炁者，以眼爲旗幟，炁之升降，左右前後，莫不如意之所之。^②然世人皆上盛下虛，每患此炁之升，而上下不交，故務要此炁之降，而在中宮^③，使脾胃和暢，血脉周流而已。^④能使血脉周流，至於任督通皆通，則延命却期，豈不可必。故修丹之道，必以閉息，爲下手之方，疊足端手，舒顏和色，垂簾下視，必使神炁，相注於臍下，丹田之中，則上部風邪，如雲委霧降，滾滾瀉下，先走於胸腹，^⑤得其傳送之道，然後自體和平，汗炁蒸潤，一身百脉，周流大遍，則一意冲融，眼前白雪，紛紛而下，不知我之有形，形之有我，窈窈冥冥，恍恍惚惚，已在於太極未判之前矣。此所謂真境界、真道路，外此，皆邪說妄行耳。

胎 息^⑥

閉炁稍熟，神炁稍定，然後稍稍推炁，下至腹下毛際。細心推

① 或曰“伏炁”，亦曰“繫炁”。《黃庭經》曰：“神仙道士非有仙，積精繫炁以爲真。”正謂此也。

② 欲炁之升者，上其視。欲炁之下者，下其視。閉右眼，開左眼，以上其視，則左炁旋升。閉左眼，開右眼，以上其視，則右炁亦升。下用任脉於前，上用督脉於後，而神行，則炁行；神住，則炁住；神之所至，炁無所不至，莫不以眼爲令，如軍中用旗幟，且欲上視者，不須開眼，祇轉睛上視，亦得也。

③ 戊巳土。

④ 此不但世人爲然，守丹之要，亦欲守其規中。

⑤ 初則腹滿，次則腹痛。

⑥ 《高上玉皇胎息經》曰：“胎從伏炁中結，炁從有胎中息，炁入身來爲之生，神去離形爲之死。欲得長生，神氣相住，神行則炁行，神住則炁住，勤而行之，是真道路。”

究，此炁息所從出處，隨出隨入，使一呼一吸，常在其中，^①而不出於口鼻之間，^②此所謂在母胎之息，所謂歸根復命之道也。^③故能胎息，然後此炁柔而和，和而定，至於無呼吸之息。經曰：“炁定則无呼吸。”昔葛仙翁，每於盛暑，入深淵中，十日乃出，其以閉炁胎息也。

周天火候^④

周天火候云者，不過曰熱炁遍身也。神炁相注於臍輪之間，當此時，若能加意吹噓。^⑤則溫溫之炁，從微至著，自下達上^⑥，如花之漸開，所謂華池生蓮花也。^⑦保守稍久，熱漸生盛。^⑧腹中大開，如同無物，須臾熱炁即遍身，此所謂周天火候也。苟能運火如法，則不至於不可忍耐。臍腹之下一寸三分，即所謂下丹田，欲使神炁

① 此所謂玄牝一竅，修丹之道，在此而已。

② 然常有一寸餘，炁在口鼻之間。

③ 亦曰：返本還源，人在母之胎中，不以口鼻呼吸，祇以臍帶，通於任脉，任脉通於肺，肺通於鼻，母呼亦呼，母吸亦吸，至臍帶一落，然後呼吸通於口鼻，及其持養失宜，真炁消燦，於是乎疾病生矣，夭折作矣。若得此歸復之法，精進不已，則辟穀登仙，皆在於此。古人有詩曰：“屋毀修容易，藥枯生不難，但知歸復法，金寶積如山。”

④ 火有內外遲速，初則炁血俱虛，故閉炁未久，火候易發，臍腹之間，久而不散，則必有溫溫之炁，出於其間。當此之時，血炁漸實，火炁亦遲，又文武進退之法，不可不審也。

⑤ 此時，有文武火候，斤兩法度。又有進退之法，最不可不審。若於身心靜定之後，進火如法，則膀胱如火熱，兩腎如湯煎，而自腰以上，清爽異常，若不能靜定，徑進火候，則遍身火熱，反有大傷於身。

⑥ 熱炁所至，漸開豁上達。

⑦ 神水華池云者，致虛極，守靜篤之時也，此是最緊要處也。

⑧ 此所謂花開，漸苞露漸濃。此時逆水上甘津，在口為醴泉，所謂玉漿金液也。

相注在此，下丹田與上丹田^①，相應如響。所謂玉爐^②，火溫溫頂上（泥丸宮），飛紫霞也。上下灌注，如環無端，苟能使此火，溫養不失^③。清明之炁，上結於泥丸宮，仙家所謂玄珠，佛家所謂舍利，有必然之理，至於成道與否，在人之誠如何耳。但早達為貴，抑又聞之，所謂以火煉藥，以丹成道，不過以神御炁，以炁留形，不須相離。詩曰：“正炁常盈腔裏，何妨燕處超然，達摩得胎息法，故能面壁觀心。”《黃庭經》曰：“人皆飽食五穀精，我獨飽此陰陽炁。”以此二詩觀之，則辟穀專由胎息。苟能辟穀，獨飽此陰陽之炁，則地戶閉，天門開，豈不可平路登仙乎？

上三條，雖各立名，非今日行一條，明日又行一條，其工夫，專在於閉氣中，但工夫，有深淺等級，有高下，雖變化飛升之術，皆不外此三者，惟其誠耳。

（六）田禹治

田禹治，方技之士，且能文，嘗往申企齋光漢第，宋麟壽亦至。企齋顧麟壽，指禹治曰：“君曾識此客否？羽士田君是也。”麟壽曰：“每聞名如巷中人，恨相見之晚。”企齋曰：“子何不為，令公作一戲？”禹治笑曰：“何戲之有。”已而主家進水澆午飯，治方食，向庭喫之，皆化作白蛾，片片而飛。又嘗往友家會，座中曰：“君能得天桃否？”治曰：“何難。取細繩數百把來。”僕夫應命取進。又指童子曰：“來。”童子應命而進。治乃持繩向空擲之，高入雲霄，裊裊而垂，治又令童子緣繩而上，曰：“繩盡處有碧桃，結實甚多，

① 泥丸宮。

② 丹田異名。

③ 一日之間，子午卯酉，必須進火，使溫溫之炁，无一息不進火，常使晝夜如一，至十月然後胎可成也。

可摘下。”於是，座中皆出視之，但見童子漸漸没入空中。移時，見碧桃和葉和實，亂落庭中，座客竟取啖之。甘液淋漓，非世間所有矣。俄而，有赤血，自空中點點而下。治驚曰：“爲食一桃，枉送了一介童子命。”座客怪問之。治曰：“此必守桃者，奔告上帝，殛此兒也。”俄而，有一臂墜地，一臂又斷墜地，兩脚身頭又繼墜，座客無不愕然失色。治徐步下去，收拾四體，若有連續之狀。有頃，童子倏然而起，踉蹌而走，座客又相顧大笑。後以左道惑衆，逮繫信川，死於獄中。太守使人埋之。及親戚發塚移葬，啓棺視之，祇空棺矣。^①

嘗有詩曰：“仙鶴軒昂燕差池，三山歸路五雲隨，頭巾好挂三花樹，手弄清溪歌紫芝。”極似仙人語。先君言，一日，治來借《杜工部詩》一帙，先君不知其死而借之，後聞之，死已久矣。又林白湖子順，每言嘗遇一僧，閱其詩軸，有口十者所題詩，异而問之，其僧云：“頃於山寺，逢一士人，自號口十子，題此詩而去，不知其姓名也。”蓋田字破字，則爲口十，故疑以爲田禹治。世傳田君不死，至今人或有遇之者云。^②

《芝峰類說》云：“田禹治，本洛中賤儒，善幻多技，且能役鬼，有詩傳於世，其警句曰：‘清窗有月梅三昧，碧落無雲雁六通。’其言似有道者。”《無名氏集》云：“田禹治，人言仙去，其詩甚清越，嘗游三日浦，作詩曰：‘秋晚瑤潭霜氣清，天風吹送紫簫聲，青鸞不至海天闊，三十六峰秋月明。’

① 李能和按：出《於于野談》，於于，柳夢寅號也。

② 李能和按：出車天輅《五山說林》。

讀之爽然。”

《青莊館全書·寒竹堂涉筆》田禹治

田禹治，潭陽人，兒時，讀書佛庵，僧釀酒一甕，使之看守，下山。僧歸，酒竭，而祇有糟粕，責禹治偷飲。禹治無以自白，更托“又釀一甕，吾當捉盜”。僧如其言。酒將熟，禹治見有白氣如虹，從窗間入，接於甕口，濛濛有酒香，遂尋白氣所起處，接於前山岩穴，穴口有大白狐醉眠。禹治以繩縛其喙足，負而歸，懸於庵梁，讀書自若。少選，狐酒醒，作人語哀訴曰：“若脫我，則當厚報子。”禹治曰：“報我何物，若又逃去，奈何？不如殺之，之爲快。”狐曰：“我有幻訣，藏於穴中，持此報子，試以繩繫我，縱入穴中，如不出，引繩出之，殺我未爲晚也。”禹治如其言，狐取一素書獻之，遂放狐。披視，皆靈詮秘咒，遂研朱點，其易悟者數十段。俄見其家老婢，披髮痛哭，來傳其父之訃，禹治棄其書，蒼皇出門，則老婢不知去處。禹治始覺，爲妖狐所賣弄，仍還收狐訣。狐祇留朱點者，餘皆割去。禹治後以幻術鳴於世，皆從朱點數十段中受用云。

李能和曰：“中國人蒲松齡所著小說《聊齋志異》記載狐仙之事甚多，又聞日本人所創大本教，以神狐爲信仰之對象，則可謂小說的宗教也。我朝鮮巷間，狐仙之說亦盛行，未始非田禹治之事爲其濫觴者也。”

（七）尹君平

尹君平者，洛中人，少業武，以軍官赴京，遇異人授以《黃庭經》，能解修煉之方，與田禹治一時，而道術甚高。及死，年八十餘，

尸體甚輕如空衣，人謂尸解。其子霖，亦有道術，享年九十而卒。^①霖嘗云：“先君常戒人過飽，凡疾病，皆由飲食不節而致也。”又嘗用冷鐵片數四交挾於兩腋，須臾，熱如熾火中出，遞代以冷鐵，乃能安過，不然則不安矣。不擇寒暑，每好浴以冷肩背。冬至日，以井水注背，盡一盆乃已。及終，無疾而逝云。^②

（八）郭再祐

郭再祐，字委綏，玄風人，監司越之子，少從曹南溟學，南溟妻以外孫女。公棄舉子業，年四十餘，布衣窮居，簪笠芒鞋，漁釣自娛。壬辰之亂，起兵討倭，常著紅衣。倭號曰：“紅衣天降將軍。”以功官至左尹，拜咸鏡監司，辭不赴，從仕京中，唯食松葉而已。嘗入琵琶山，餐松辟穀，後歸鷺山滄岩，永謝烟火。作詩曰：“朋及憐吾絕火烟，共成衡宇洛江邊。無饑祇在啖松葉，不渴猶憑飲玉泉。守靜彈琴心澹澹，松窗調息意淵淵。百年盡過亡羊後，笑我還應稱我仙。”善山人朴承旨守弘，未第時，嘗訪之，公曰：“將欲何往？”曰：“赴舉而歸耳。”公曰：“此時何用赴舉，因設酌飲四五杯。”俄而曰：“爲酒所惱，氣甚不平，命取器而來，傾耳而瀉之，酒從耳孔盡出。”^③

《芝峰類說》云：“公有氣節，倜儻不羈。壬辰倭變，聚其家財及鄉兵，奮義討倭。盡散家財，以供軍費，把截洛江，斬獲甚多，倭畏之，號紅衣將軍。及倭退，曰“養貓所以捕鼠。今倭已平，余無所事，可以去矣”。遂學方術，入山絕穀，或經年不食，

① 李能和按：出《芝峰類說》。

② 李能和按：出《清江瑣語》。

③ 李能和按：出《名臣錄》。

身輕體健，唯日食松花一小片而已，蓋得咽氣之法者也。

（九）權克中

崔錫鼎^①《參同契解跋》云：“近世青霞子權克中，頗精於丹學，而顧餘生，後不及見。友人閔徵士以升，博學淹貫，其於修煉家文字，亦有論解圖說，此友已逝，無因對床相講，惜也。”^②

（十）《青鶴集》羽流

《青鶴集》云：雲鶴先生事迹曰：朝鮮明宗大王十四年七月初八日申時，雲鶴先生生於麟蹄郡玄高村。年五歲，妣新平李氏移於新溪栗灘東，先生從焉。年纔十六，便有雲林高趣，且得先君遺書，而不求仕宦，專意窮格。萬曆乙亥（宣祖八年）夏四月，坐於家前槐木亭讀《周易》，忽有一優婆塞，從旁竊聽，良久曰：“吾遍八路，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君可謂入道者。”袖出一卷授之曰：“持此入山，則克證高真師友善類。”先生問居住姓名，不告而去。後問諸師席，則乃東海中脩然子孫文載也。先生入澹定山中居焉。

歲壬午（宣祖十五年），賣藥錦嶂江江邊。逢一人，頭戴蔽陽子，杖丁公杖，一見先生，便出肝膽，半晌探討，遂訂期於五臺山麒麟臺。果如其期往，則七個仙人列坐岩上。先生瞻拜於七人。七人含笑攬袖，各告其道號，而不告姓名。居前者則金蟬子，錦嶂江所遇者也。其次彩霞子、翠窟子、鵝蕊子、桂葉子、花塢子、碧落子也。此七人者，抱高世之才，達天人之物，不遇於時，遁迹江湖游天下，而夷漠無阻焉，同師事青鶴上人。

① 李能和按：號明谷，肅宗朝相臣。

② 李能和按：《明谷集》。

青鶴上人者，我東甲山人也。姓魏，名漢祚，字仲炎，少從百愚子。能格物致知，長逢華客楊雲客，俱學異術，然後，遍游諸國道觀山林，晚而東還，卜宅於青鶴洞，故曰青鶴上人。於是，七人引先生，訪青鶴洞，同師事魏先生。魏先生號先生曰片雲子。余即片雲之門人也。

余於戊子歲（宣祖二十二年）以落榜舉子，失意還歸，路遇片雲於楮灘，初不相識，先生便呼曰：“關西趙汝籍，胡爲栖栖？”余乃驚異之，遂師事焉。負笈立雪，於今六十年矣。一自先生沒後，但恐高人踪迹，永爲泯沒，故提掇向來，耳聞目睹若干事迹而記。

燕山時，有惠孫者，號百愚子，字裕後，居金城菩提津邊，爲人玄默，終日如愚。然窮義理達冥契，知來數已往之事，學通見遠聞之術，實爲前後無雙之士。第以族寒家貧，混迹農商，終致鳥沒空山，惜哉！百愚子嘗有詩曰：“閑望浮雲知世事，靜觀潮水悟天機。”可見其胸中灑落，自然之態也。

歲壬寅，魏先生召諸子曰：“吾可以謝絕世事。”正月十五日，晨起徘徊，仍步入大蘭山霧中，遂不復還。諸子皆散去，金蟬、片雲從曹先生。^①南入濟州，行至茂朱德裕山曰：“此可便居，何必漢拏。”築室同居，采藥織屨以爲食。

曹先生，字通遠，號五竹居士，亦號梅窗。金蟬子，姓李，名彥休，字弘道，其父與祖，世有隱德，爲道家真骨。金蟬後改號松栖。片雲號雲鴻，又改雲鶴，諱一曰思淵，一曰挺元，一曰承祖，字胤夫，姓李，與松栖同貫也。

① 彩霞、片雲入燕京，逢曹玄志，即楊雲客門人也。曹曰：“中原將爲甌裘之域，故吾方擇地求居，而聞朝鮮漢拏山，自古兵禍不到處，今將轉向朝鮮矣。遂與偕來。”

歲甲寅五月，梅窗、松栖、雲鴻，入智異山采藥，宿於李芳普之貞心齋。芳普修道力穡，又多儲藥物，頗養精氣，真仙家風味也。三人淹留累月，因往同游湖山，過松岡寺，有詩曰：“長廊一磬諸僧飯，古殿殘燈衆佛眠。”過草溪黃芩津，芳普又有吟曰：“人影半迷疏樹岸，蟬聲遙挂夕陽枝。”至身彌島，芳普又吟曰：“蘆洲旅雁聲中白，楓岸鳴蟬響外紅。”梅窗皆稱善。至日洞岩間，有題詩曰：“穿雲一路不分明，客到山門獨鶴迎，丹岸兩添瑤草畫，碧崖風落玉棋聲，閑花老柏千年在，亂石飛泉百道爭，世有名區人不識，孰能於此養心精。”芳普擊節歎曰：“如我輩，不敢執鞭於其門也。”松栖曰：“吾函丈青鶴之所作也。”先生佳作甚多，且如“三日浦邊晨沐髮，四王峰上夕飛筇”。又曰：“衣濕洛東江上雨，屢穿薛罕嶺頭雲。”又曰“三過萬二千峰月，惟有松風澗水知”之句，諸子皆莫及。先生嘗稱，洪漢仁天摩山詩，有出塵之態，其詩曰：“朝上白雲峰頂觀，暮投岩下孤雲宿，夜深僧靜客無眠，杜宇一聲山月落。”梅窗過伊川熊耳灘，轉入戲靈山采藥。松栖有詩曰：“黃精采盡采當歸，神莫抽莖石耳肥，落日鐘聲何處寺，雲生半壁一燈微。”

梅窗、松栖、雲鴻，入金剛山靈源洞，宿於小庵。庵有一僧，松絡草衣，貌如寒玉，眼如晨星，自云西蕃僧，遍游天下。在中國時，名稱性圓，在朝鮮名稱能皓，所食松子柏葉及六天氣水也，自以佛法神力，周游無礙也，號洞見堂。一見梅窗，便托深契，永夜懸燈，細論玄理。余其時適隨後，參聽高論。蓋雪岳楊雲客，跨風御雲，流游諸天，下潛九泉，通神參化，故謂之天遁。青鶴魏漢祚，御神駕風，揮拓八極，觀風察俗，知人知鬼，故謂之地遁。松栖謂之仙遁，梅窗謂之人遁，雲鴻謂之神遁，洞見謂之佛遁。梅窗與皓，連床露

脚，夜以繼日，所吟亦多，皓之詩曰：“菊帶秋霜垂豔色，梅當臘雪放寒香。”又曰：“月當晦夜千江黑，春到陽城百草青。”未幾，皓與松栖，往湖南珍島郡，得小艇浮海南去，入花臺地，無儒佛無文武之處，梅窗告別而去。

第二十二章 道教與盲人之關係

一、盲人賣卜業

按道家者流，有術數占驗之一派。朝鮮盲人，以卜爲業，是屬此派者也。以有眼人，聽無目者，亦一奇怪之事，古人所謂問道於盲者歟。李晬光《芝峰類說》：“我國之人，有中國所不及者，曰盲者能卜。”徐居正《筆苑雜記》：“盲瞽祈福禳災，不見於古人，不行於中國，但我東時俗相傳故事耳。”今考其始源，卜盲之說，見於《高麗史·食貨志》及《李朝實錄》，列舉其記事並下：

《高麗史》：辛昌元年，大司憲趙浚等上疏曰：“公私賤隸、工商、賣卜、盲人、巫覡、娼妓、僧尼等人身及子孫，不許受由。”

《李朝實錄》：太祖三年甲戌春正月，囚參贊門下府事朴葳於巡軍獄，初東萊縣令金可行、鹽場官朴仲黃等，以國家安危，王氏命運，卜於密城盲人李興茂，事覺，執興茂來，囚巡軍獄。

太宗三年癸未五月，司諫院上疏，請正田制，疏略曰：“公私賤隸、巫覡、娼妓、工商、僧尼、賣卜、盲人等身及子孫，不許

受由，此誠萬世之令典也。○十八年戊戌二月，刑曹請盲人巫女之罪，啓曰：“盲人卜者，不精其業，乃以誠寧^①延命，啓聞，且國巫加伊不能祈禳免禍，巫女寶文，不察病勢，淫祀雜神於官闈，以致不測，請皆置於法，命除盲人及加伊外寶文，依律處罪。”先是正月丁丑，誠寧大君種發剝豆瘡疾，命承政院，召集善卜者，問種吉凶，盲人韓覺雲、鄭信悟等卜之，皆曰：“吉。”

由是觀之，卜盲之由來其久可知，而今我時俗呼盲之詞，曰：“判數，亦曰杖林。”蓋意味其杖行而賣卜者也。賣卜之盲，倚杖行坊曲，叫唱問數，遇有問數者，則手搖算筒，口誦咒辭，出籤作卦，言人休咎。蓋卜盲其術，雖屬淺鄙，而陰陽命課，即爲其業之所本也。

二、盲人命課學

按傳說，高麗時俗，有殺男人以禳女命之法，即如富貴之家，養閨女年及笄，令術者算其命。若云命薄，當爲孀婦，則使人誘致童男未娶者，一夜合婚，花燭圓房，及曉，縛其男子，袱以包裹之，投諸水中，是名袱裏之義。由是推之，則命課之術，盛行麗代，而爲其術者，疑即卜盲。李朝以來，盲業命課，疑亦高麗遺俗也。古之命課術書。有所謂明鏡數者，能奇中人之休咎，故李朝初葉，詔求此書而不得之矣。則是必麗時流行之書也。柳寅夢《於于野談》謂鄭希良^②，嘗推上中下三元人命，繫成篇帙，細書如毫末，大如斗者百餘

① 李能和按：誠寧大君，太宗之子。

② 李能和按：李朝道流。

卷，名明鏡數，此言非是。

李朝《經國大典·吏典·觀象監條》：有命課盲，又禮典，命課學。袁天罡《背誦》《三辰通載》《大定數》《範圍數》《六壬》《五行精紀》，《剋擇通書》《紫微數》《應天歌》，徐子平《玄與子平》《蘭台妙選》《星命總話》，已上臨文。

云云，觀此命課學，教科書中，陰陽術教星家祿命，兩相混雜，推是可知，陰陽家者流與道家者流，其業亦相通也。李朝以來，盲人之業命課，見諸記錄者，並如下：

《李朝實錄》：世宗二十三年辛酉閏十一月丙寅，盲人金鶴栖，居慶尚道河陽縣，言人壽夭禍福頗驗，自言以明鏡數卜之，傳旨召致京都，引見，特賜家。○二十六年甲子十二月，盲人池和，稍知算命，遣內豎卜之。

世祖三年丁丑春三月壬辰，承政院，奉旨馳書於黃海道觀察使曰：“道內兔山牛奉等邑，住居盲人張得雲所藏陰陽書^①，曲盡搜覓付，今去安孝禮，以送。

《文獻備考》：世宗十三年，慣習都監使朴堧上言曰：“管弦之盲，皆孤寒貧窮無告之人。往年，擇入慣習都監者，僅十有八人，才品可取者，不過四五人。蓋管弦之習，未免艱告，卜筮之業，足養妻子，故聰明年少者，皆赴陰陽學，不以音律為事。”

成俔《慵齋叢話》：我東命課類，皆盲人為之，國初有卜真

^① 李能和按：即《明鏡數》。

者，能爲遁甲之術。一日，真忽詣闕謁上。上問：“官闈甚嚴，汝何得入？”真啓曰：“臣遁形而入官闈，皆不知。今日是臣命盡之日，願上救之。”上曰：“汝以秘術，潛入官掖，汝罪甚重，不可赦也。”即命殺之。其後，金鶴栖者，能知明鏡數。又有金叔重者，名於世。

魚叔權《稗官雜記》：盲人金孝命言：“本年生進壯元，而草頭人則蔡元逸，木頭人則李渠。”果皆應云，可謂善卜矣。至癸丑年別試，或問孝命曰：“今年科舉何如？”答曰：“金姓當魁，李姓居末矣。”及榜出，金慶元、李慶禧也。

李濟臣《清江瑣語》：余于甲子秋當應舉，招一盲問曰：“汝知今年狀元乎？”盲曰：“丙申生李姓人也。”余因戲之。使推吾命。曰：“此乃丙申生李姓人也。”盲曰：“此則當高中，而非壯頭也。”既而叔獻^①魁焉，果亦丙申生李也。叔獻雖有才，可壓一榜人，亦天數有定矣。丙子春前，盲又到吾家，時方式年，而未出殿榜。余問曰：“甲子秋，余能知吾榜龍頭，今式則何人當魁？”盲曰：“得姓五畫者當之。”余歷數會試榜，則惟尹字爲五畫，而尹箕之外無他焉。殿榜及出，而尹箕果狀元。

《寄齋雜記》：中宗朝相臣洪彥弼（燕同君）甲子春，講經時，彥弼問於盲人曰：“今年吾爲狀元乎？”卜者曰：“以吾觀之，狀元不可望。丙寅當爲及第，及就講得盡二十分，蓋有餘經也。”亟召謂之曰：“吾既準講，爾今妄矣。”卜者良久曰：“非但不能及第，當有大厄立至，小心小心。”語未了，以罪人子弟下獄被謫，及中宗改王，許直赴殿試。

① 李能和按：栗谷，李珥之字。

三、盲僧即道流僧

李朝有國設之盲僧，疑亦承襲麗制者也。蓋既盲而剃髮，故曰盲僧。而其居處曰明通寺^①，其稱呼曰禪師。國有旱災，則用盲僧以禱雨，有疾病，則用盲僧以祈禳。又用盲僧讀經祝壽。大抵盲僧者，即道僧也。據下文提供之《世宗實錄》六年庚子夏六月戊戌及戊申條，了然可知者也。

《李朝實錄》：太宗二年壬午秋七月，聚瞽者於明通寺禱雨。○十一年辛卯秋七月庚午，聚盲人於明通寺禱雨。○十三年癸巳十一月，賜明通寺盲人等，米三十碩。○十七年丁酉夏六月，命繕工監，改營明通寺，仍給奴婢十口，五部盲人所會處也。

世宗六年庚子夏六月戊戌，以大妃有疾，聚盲僧七人，設三十品道場於樂天亭內庭。戊申，聚道流僧，十四夜設桃枝精勤。己酉，又設，王親執桃枝，至誠祈禳^②。○八年丙午夏五月戊午，賜明通寺祈雨盲人，米三十碩。○十八年丙辰夏六月丁酉，明通寺祈雨盲人，賜米。○二十一年己未春三月乙亥，戶曹據明通寺盲人等上言啓，自己酉年，每年例賜本寺，米三十碩、黃豆二十碩，以爲供佛祝釐之資，至丁巳戊午年，因歲歉減省，請自今復賜米豆各二十碩，從之。

① 李能和按：今京城之永樂町，昔有盲廳，即京中盲人都會所，疑是即明通寺之變化者也。

② 李能和按：桃枝精勤，今俗亦行之。盲人讀經，而使人執桃枝，以逐鬼祟。

世祖三年丁丑秋九月丁丑，傳旨禮曹曰：“予爲亡哀^①，追薦無所不克，庶可寬懷，尚念慮不及窮民，條列于下：

一盲人則既設明通寺，聾啞蹇蹇之徒，令漢城府廣覓保守，授東西活人院優恤。

成倪^②《慵齋叢話》：“讀經盲類皆剃髮，世人稱曰禪師。都中有明通寺，盲人所會也。朔望一會，以讀經祝壽爲事，高者入堂，卑者守門，重門施戟，人不得入。有一書生，聳身直入，升梁棟間。盲擊小鐘，生引鐘紐舉之，盲揮梃打空，然後，復下鐘焉。盲以手捫之，鐘在如舊，如是數四。盲曰：“堂中小鐘，爲物所舉矣。”衆盲環坐推占，一盲云：“此物當爲蝙蝠，附於壁間。”於是皆起捫壁，竟無所獲。又一盲云：“此物當爲夕鷄，坐於梁上。”於是，爭以長竿，薄於梁上，生不堪苦，墜地。於是，縛致書生，爭加捶楚，生匍匐而還。

李圭景《明通寺辨證說》：“海東盲人，多出於海西鳳山、黃州之間，世傳海西有地陷之災，故人多眼眚，其說不誣。盲則不參於四民之列，而無以糊口掩體，故必學易卜，而兼治誦經咒^③，以爲生師弟之分，截嚴佩算筭策相筮，唱於街曰：‘問數。’其聲如歌，故人知爲盲過也。招而問卜，得糈^④爲本業。入國朝，盲卜以洪繼寬、劉殷泰、咸順命，陝川盲人，爲卜盲之

① 李能和按：時世子薨。

② 李能和按：成宗及燕山君朝人。

③ 李能和按：如道經、佛經，以辟邪治病。

④ 李能和按：古則，有握粟出卜。而顧亭林炎武解曰：“古時用錢，未廣詩書，皆無貨錢之文，而問卜者，亦用粟，漢初猶然。”《史記·日者列傳》曰：“卜而不審，不見奪糈。”

祖，雖崇品宰輔，遇盲不至爾汝之待，如中人或以失明無見，出入閨壺，而卜之數之，此怪駭之甚者也。大抵盲者行道，不計晝夜，雖僻巷窮村，足迹不到處，一聞輒知，尋訪如素到處，反勝明目之人，至於生子生女，手撫而知其妍媸。手執小刀刻紙人，五官俱全，不失尺寸，擊火石、剉烟草、投箋^①骨牌、雙陸象棋，無異平人。盲女亦能針綫織紵，愈於有眼之女紅者。精神所到，視於無形，而百體有見者。俗諺：瞽以相爲眼，以手爲視，其言不誣也歟，殆瞿曇氏所謂六根互用者耶。”

按成虛白堂倪《慵齋叢話》：“都中有明通寺，諸盲人所會也。朔望一會，以讀經祝壽爲事，高者入堂，卑者守門，重門施戟，人不得入。”今城中南部永禧殿後街，下馬碑越邊，有邊有所謂盲廳，此是古之明通寺耶。既稱寺，則乃是官署之號，而瞽非設官，則名以寺者，未可知也。如局，亦官舍之名稱，而內醫院曰藥局，訓練都監曰訓局，備邊司曰備局之類，而凡賣藥私鋪，便呼藥局之例耶。盲者，例稱判事，則判事乃各司之長官而濫稱者也。既稱判事，其所會之廳亦稱寺也歟。每當謁陵寢動駕時，出官回鑾，衆盲道袍，群出城外，祇送祇迎，庵與朝士司馬同班，甚可怪也。未知法昉何時，而三代盛時，使瞽誦書奏鼓，^②於《周禮》可考也。又司樂，故我東亦仿之。隸瞽於樂院，進宴內殿時，使盲畫目，黏眶，各執樂器而奏之，故憑此參班，祇迎也。寺號明通者，亦寓意，則使非盲者自號也，必有故事，而無迹可考矣。盲果渾沌世界中人，所欲者，明通也，

① 李能和按：紙牌之名。

② 李能和按：誦詩道正事，奏鼓救日月食。

故名其聽。而盲者，眼不外曜而內觀，耳不內聵而外聽，有離朱之師曠之聰，何者？意思專一，精神不散故也。明通之義，其在斯歟。”

四、盲人讀經業

盲人之讀經禳災，其源出於明通寺道流僧，具詳前述。而今，我俗間巷家修造家宅，動土犯煞，飲食衣服，憑鬼患病之時，賽神以祈禳者，巫堂之事也。讀經以驅逐者，盲人之業也。而盲所讀有佛家之書^①，有道家之經，然而千手、八陽，乃間誦而非專讀。專讀之經，《玉樞》是已。蓋盲之讀經，非佛非道，自是一種術數之業，如今，中國全真道士，多在道觀神廟，算命賣卜之類耳。朝鮮盲人，讀經爲業，列舉諸證如下：

《李朝實錄》：太宗十六年丙申春二月，斬故代言尹須妻帝釋婢及盲僧信全。初，須妻帝釋婢欲讀經度厄，請信全來，有奸通事，信全，即河千景也。

徐居正^②《筆苑雜記》：中外村巷里落，雖無道服道言之人，士大夫家，每歲初祈福修繕營造等事，禳災必用盲瞽五六七人，讀經其所祝者，皆星宿真君之類，供費不貲。謂我東不行道教，非料事者也。盲瞽祈福禳災，不見於古人，不行於中

① 李能和按：如千手、咒八陽等經。

② 李能和按：世祖朝人。

國，但我東時俗相傳故事耳。

成俔《慵齋叢話》：讀經盲類，皆剃髮。世人稱曰禪師。有老盲金乙富，居廣通橋畔，以卜筮爲業，人爭問之，事多差違，婦人輩皆曰：“廣通橋禪師，言凶，則吉矣。……今盲人讀經，專仿蛙聲，亦一種聲音也。”

《文獻備考》：英祖二十一年，特命悉去盲祭讀經祭，名號盲人祈雨，巫女祈雨，及移御時，盲人讀經祭，舊有其名，停廢已久，而猶載於太常祭案，至是，命悉去名號於祭案。

（一）博士經客之賣卜讀經業

我朝鮮俗以男巫而爲賽神之事者曰：“是即羅麗兩代卜博士遺稱之轉者也。”又不盲而爲讀經之業者曰經客、經師^①。經客，惟於鄉俗見之，不問經客盲人，皆自稱讀經療病，大爲民俗所信，人有疾病，不求醫藥，先問盲巫，故俗諺曰，兩班^②之病，至問盲巫，其人必死。常人^③之病，至求醫藥，其人亦死。按宋徐兢《高麗圖經》有“高麗舊俗，民病不服藥，唯知事鬼神，咒詛厭勝爲事”云云等語，可知此俗，古今一般也。且如今俗，盲人經客，將欲讀經，則於槐黃紙條^④，用朱砂，書四十八神將名號：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上天靈寶天尊，大清道德天尊，萬法教主，東華教主，大法天師，神功妙濟許真君，弘濟丘天

① 李能和按：咸北俗稱卜術伊。

② 李能和按：上流階級。

③ 李能和按：下流階級。

④ 李能和按：以槐花水染白紙，帶微黃色。

師，許靜張天師，旌陽許真君，海瓊白真人，洛陽薩真人，主雷鄧天君，判府辛天君，飛捷張天君，月孛朱天君，洞玄教主辛祖師，清微教主祖元君，清微教主魏元君，洞玄傳教馬元君，混元教主路真君，混元教主葛真君，神霄傳教鍾呂真仙，火德謝天君，玉府劉天君，寧任二大天君，雷門荀元帥，雷門畢元帥，靈官馬元帥，都督趙元帥，虎丘王高二元帥，混元龐元帥，仁聖康元帥，太歲殷元帥，先鋒李元帥，猛烈鐵元帥，風輪周元帥，地祇楊元帥，朗靈關元帥，忠翊張元帥，洞神劉元帥，豁落王元帥，神雷石元帥，監生高元帥，素車白馬大將軍。

貼付病者臥室之內，群盲環坐，打鼓讀經，或三日或七日，為功滿，待其功滿，請神將降臨，捉鬼邪囚埋。其法，用東桃枝，或上筍松，長可數尺餘，繫紙與錢為神杆^①，俗稱為神將棒，用杆接神，是乃三韓百濟時代蘇塗儀之遺意也。又作雛形小姑^②狀，名曰邪鬼。而又預備瓮瓶一口，置之旁，使人執持神杆，植立不動。盲人呼請神將降臨，連呼連請，如是移時，執杆者手自戰^③，杆乃大動，悉戍跳躍，有頃而止，盲請神將捉鬼邪，則神杆又動，作搜索狀，自病者之身至室內各處，周到遍探，驅至雛形，遂相接憑。於是盲人振作威風，百方哄誘，有時號令如霜，有時甘言如蜜，指示瓶中，有別世界，可以入處，永享福樂。鬼到瓶口，欲入不入，作趨起狀，盲加催促，連呼急急如律令，鬼不得已乃入瓶中。急將栓子^④塞其瓶口，布裏

① 李能和按：或書素車白馬大將軍，隨地而各異。

② 李能和按：俗稱閭氏。

③ 李能和按：電氣與信心，相感互應而發也。

④ 李能和按：小麥粉和鹽汁拌成餅塊者。

繩捆，封閉嚴密，隨神杆所指之處，掘地而埋之。讀經能事，於是畢矣。按《李朝實錄》：世宗大王爲母后病，聚盲僧^①行桃枝精勤，即今俗盲人讀經之本原也。

（二）《玉樞經》之流通

1. 公家流通。《經國大典·禮典·取才條》^②：有道流讀《玉樞經》之文。

2. 民間流通。寧邊郡妙香山普賢寺開刊《玉樞經》首，繪刻四十四神像。經文有海瓊白真人注、祖天師張真君義、五雷使者張天君釋、純陽孚佑帝君贊。經末附有各種符籙，最終書有“雍正十一年癸丑孟夏，寧邊妙香山普賢寺開刊”云云等記錄。

（三）《玉樞經》者道家之偽書

嘯雲居士李圭景《五洲衍文·道書辨證說》云：“抱朴^③、成式^④道經目錄，不列《玉樞經》者，以杜光庭輩贗作，不載歟。王弼州世貞，書《玉樞經》，稱雷聲普化天尊法語，杜光庭輩偽撰。”

李能和曰：“《玉樞經》中有四大不收，盟神、詛佛、塚訟、墓注”云云等文句，疑是後人之偽撰，王世貞之言似是。

何以我俗，患病請盲人讀《玉樞經》，是必有其故焉。按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說玉樞寶經》略有二段，可當此點：

天尊言，沉疴伏枕，痼疾壓身。積時弗瘳，求醫罔效。五

① 李能和按：道流僧。

② 李能和按：成宗初年頒行。

③ 李能和按：晉葛洪著《抱朴子》也。

④ 李能和按：唐段成式著《酉陽雜俎》有仙經圖籍凡二十四種，補遺凡四十八種。

神無主，四大不收。或是五帝三官之前，泰山五道之前，日月星辰之前，山林草木之前，靈壇古迹之前，城隍社廟之前，里巷井竈之前，寺觀塔樓之前，或地府三十六獄，冥官七十二司。有諸冤枉，致此牽纏。或盟詛咒誓之所招，或債垛負償之所致。三世結釁，累劫興仇，埒其咎尤，庫其執對，皆當首謝，即誦此經。

天尊言：天瘟地瘟，二十五瘟。天蠱地蠱，二十四蠱。天瘵地瘵，三十六瘵。能誦此經，即使瘟瘴清淨，蠱毒消除，瘵瘵平復，亦有其由。或者先亡伏連，或者伏尸故氣，或者塚訟墓注，或者死魂染惹，或者尸氣感招。凡此鬼神，或悲思，或悲恨，牽連執證，並緣注射，乘隙伺間，乃得其便。故此經者，上通三天，下徹九泉。可以追薦魂爽，超度祖玄太上，遣素車白馬大將軍以監之。

如上所記，《玉樞經》文，是即為世俗所信奉之第一理由，而經之真偽，所不暇問也。

第二十三章 家宅行事與道教之關係

我人建屋上梁之時，梁上書某年月日時，上梁大吉^①。又外門書庚申年月日時姜太公造作。家屋造成後，請盲人讀《玉樞經》，謂之安宅。又丑寅日，柳枝拜神，王宮屋上列坐雜像，宮門門排直日神將，是等風俗，或出於迷信，或出於小說，而究皆屬於道佛思想雜糅之行事者也。

一、小說的道教思想：姜太公之庚申

嘯雲居士李圭景《五洲衍文·營室制度辨證說》云：今人新構屋子，外門書庚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申時姜太公造作。意者，以爲庚申屬金，新動土，慮或值煞，剋木者，莫如金，故書此以厭勝也。或曰，庚申即更新之謂，亦可謂一解者也。獨姜太公之義，莫之考焉。按揚州石成金《天基雜錄》：“開基造屋，以黃紙書姜太公在此，亦制煞之法。”其俗自中國已然，

① 李能和按：應天上之三光，備人間之五福。

初非我東杜撰也。宋陸放翁游《劍南詩》：“處處納禾避甲子，家家築室趁庚申。”亦仿自中州，而其來久矣。

李能和曰：自古來有守庚申之俗，是道家事，見《東國通鑑》高麗元宗六年條：“元宗六年夏四月庚申，太子邀宴安慶公湄，奏樂達曙。國俗以道家說，每至是日，必會飲，徹夜不寐，謂之守庚申。太子亦循時俗。”李朝宮中，亦行此事。至英祖時廢之。見《文獻備考》：“庚申，有忌煞之干支，故然歟。”若依曆家月建法以言之，乙庚之年，戊寅爲頭^①，則雖千百年，終不能遇四庚申^②之時也。或說庚申，乃庚辰之轉誤也。蓋姜太公生於庚辰年庚辰月庚辰日庚辰時，而勳功既高，智謀且多，死亦爲神，百鬼畏避，故書此制煞，此言近是。雖然，姜太公之事亦未免小說的，按《封神演義》^③，則姜太公佐周伐商，賴有神助，且百戰百勝，由是世之無識階級，信以爲真，奉爲神明。例如小說《三國志》中，桃園結義、興漢討賊之關羽，繆至宋之代，封爲伏魔帝君，不問中國人、朝鮮人，皆信奉之類也。又如朝鮮諺文小說，有所謂趙雄傳、蘇大成傳。趙、蘇皆名將，而出陣對敵，遇有危急之秋，則輒有玉冠道士、鐵冠道士等指授方略，乃得勝戰，云云等說，其骨子，亦皆出於《封神演義》。世俗之崇信姜太公，亦不過如是而已。

二、小說的道教思想：唐三藏之雜像

中國小說《聊齋志異》謂“中國南方有大聖祠，即祀小說《西游

① 李能和按：凡乙年庚年之正月，建戊寅也。

② 李能和按：年月日時皆庚申。

③ 李能和按：一名《西周演義》。

記》孫大聖之處”云云。我朝鮮，亦有與此近似之事。王宮之殿閣及門樓四隅瓦上，安十神像，名稱雜像，是用小說《西游記》之人物及土神之名，以制煞者，而未知昉自何時。蓋《西游記》，乃佛教的小說，而為明人所作^①，則雜像起源，久不過四百年也，雜像名稱，具詳下文：

柳夢寅《於野談》：萬曆丙申年，宣傳官柳肇生……宣傳官廳，免新許參^②，必誦闕門樓瓦上十神，一息十回，不能者，不許參。所謂十神：一曰大唐師傳^③、二曰孫行者、三曰猪八戒、四曰沙和尚、五曰麻和尚、六曰三煞菩薩、七曰二口龍、八曰穿山甲、九曰二鬼朴、十曰羅土頭^④。

《典律通補》：工匠名色條：雜像匠^⑤云云，由是觀之，萬曆年間，已有雜像，而限於王宮，意者，以唐太宗之夢冥府事^⑥為始，故然者歟。

三、小說的道教思想：直日神將之門排

《李朝歲畫》^⑦：宮門之門排^⑧，亦用唐太宗時事，皆《西游記》起

① 李能和按：《西游記》中有用朱明時官名，故如是推定。

② 李能和按：免新許參，謂新任之官，為先輩所行之免許條件。

③ 李能和按：唐三藏也。

④ 李能和按：以上或《西游記》人物及土神之名也。

⑤ 李能和注云：屋上雜像，如孫行者，鬼物造作。

⑥ 李能和按：見《西游記》始頭。

⑦ 李能和按：時令圖畫署，畫十長生及門排等，頒賜巨室，故名。

⑧ 李能和按：門排神像名也。

頭之將相之畫像，即如：

柳得恭《京都雜誌》云：壽星仙女，直日神將，謂之歲畫。又金甲二將軍像，長丈餘，一持斧，一持節，揭於官門兩扇，曰門排。又絳袍烏帽像，揭重閣門威里及間巷，亦得爲之畫，隨門扇而小，門楣又粘畫鬼頭，俗以金甲者，爲慰遲恭、秦叔寶，絳袍烏帽者，爲魏鄭公^①。按，宋敏求《春明退朝錄》：道家奏章圖，天門守衛，金甲人葛將軍掌旌，周將軍掌節。今之門排，似即葛周二將軍，而世俗乃以傳奇中。唐文皇時事，傳會之爾。

以上所記，門帖、門排、雜像及庚申等，皆出於道教思想，而究其所由，則受小說的感化而然者也。

四、曆書神煞方位忌避及修造動土（其一）

何以我俗新建家宅，修造動土，則請盲人讀《玉樞經》，稱爲安宅，是亦有其故焉，按《玉樞經》：

天尊言，土皇九壘，其司千二百神。土侯、土伯、土公、土母、土子、土孫、土家眷屬。若太歲，若將軍，若鶴神，若太白，若九良，若劍鋒，若雌雄，若金神，若火血，若身黃，若撞命，若三煞，若七煞，若黃幡豹尾，若飛廉刀砧，如是等土家神煞。若

^① 李能和按：皆《西游記》人物。

人興修卜筮，一或犯之，即致病患，以迄喪亡。纔誦此經，則萬神皆起。天無忌，地無忌，陰陽無忌，百無禁忌。^①

云云如是等說，乃即為世俗所信奉之第一理由。而經之真偽，所不暇問也。蓋我朝鮮，舊用太陰曆所載，修造動土、吉凶神煞等，是道家事。而其所由來，頗屬久遠。按《後漢書》潸人“疾病，輒棄舊宅，更造新居”^②是也。此等思想，若與漢土相較，則《容齋隨筆》有：“世俗營建宅舍，或小遭疾厄，皆云犯土。故道家有謝土司章醮之文。按漢安帝太子驚病不安，避幸乳母王君王聖舍，太子厨監邴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其說久矣。潸與漢偶爾同俗，可想當時天下人民，道教思想之關係於日常生活者，至深且大耳。至於李朝，此風猶存，其證如下：

李暨《松窩雜說》云：祖宗朝，官中阿只氏^③出避之處，必於宗室，或內族之家，故諸君及翁主等，避接之事^④，閭閻之人，絕不聞知。至於今上朝，官中閹氏^⑤與別監等操縱，謂某方某地最吉，某日某時，可往某家，不意來到士族之家，付標於外門，督令即日出去，主家蒼皇，家產器用什物，未及收藏，顛倒棄去，因致蕩失者多矣，又不能久留一處，或數旬，或半月，輒復移他，騷擾之弊，怨無不及，而聖上不得聞知，可恨也已。

① 《道藏》，第1冊，第760頁。

② 《後漢書·東夷列傳》原文為：“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

③ 李能和按：阿只氏，謂王室幼兒。

④ 李能和按：避接，謂轉宅療養也。

⑤ 李能和按：閹氏，女官之稱呼也。

避接之事，是乃瀝國人之棄宅，漢太子之避舍，而即今所謂轉宅療養。我東此俗，非自漢來，而乃自瀝傳者也。蓋瀝人，善曉候星宿，預知年歲豐約，見《後漢書》，則其曆法、忌避、神煞、方位等事，已為瀝人所習，而行之也明矣。

五、曆書避煞（其二）

家宅行事，曆書避煞，佛道之混，亦有一例，如下：

《山林經濟》入宅條云：忌丑寅日，起房空完日，祭式，用香燭酒醴並淨水一碗，楊柳一枝，或青菜一碟，置於神前，拜祭天地家神，口誦云：

天陽地陰，二氣化神。三光普照，吉曜臨門。迎請家堂，司命六神。萬年香火，永鎮家庭。諸邪莫入，水火難侵。門神戶尉，殺鬼誅精。太乙敕命，保護吾門。急急如律令。

念三遍，再拜而起，後用解魔法，拜家神竈神畢，用神前淨水。以其淨水遍灑門柱各處，口誦云：天地陰陽，日月星光，凡有魘魅，俱變吉祥，吾奉太上老君律。

不住口誦，俟灑完止。

李能和曰：“淨水柳枝，是屬觀世音菩薩所行之事也。太乙敕命及老君律是屬道家之事也。

第二十四章 年中行事與道教之關係

按《李朝實錄》世宗戊戌條：有祭直宿於昭格殿之說，此本於麗時九曜^①者也。今我巷俗，尚有直星吉凶度厄之法，而於正月十四日爲之，此雖年中行事之一事，而究其所自則蓋出於上元日，行本命醮禮之義也。又有歲畫十長生及門排仙女神將，天中節之赤符，亦皆高麗遺傳之道家行事也。

一、直星祈禳

柳得恭^②《京都雜志》上元條云：“正月十四日夜，結草偶，號處容，顱中藏銅錢，群兒終夜打門，喚處容，主人開門擲之，群兒得便捶曳，破顱爭錢。”按《文獻備考》：“新羅憲康王，游鶴城，東海龍率七子，歌舞於駕前，其一子隨駕入京，名曰處容。”今掌樂院鄉樂部，有處容舞是也。俗信盲卜盲言，日月及水星直命宮，俱有灾厄，剪

① 李能和按：九曜，即謂日月火水木金土及羅都、計都等星也。

② 李能和按：號冷齋，朝鮮王朝正宗時文人。

紙象日月，鉗以木，插屋脊，以紙裹飯，夜半投井中，禳之。最忌處容直星^①，作草偶，棄於道，可禳。童女佩旋木小葫蘆，青紅黃各一，用彩絲爲綬，上元夜半，潛捐於道，消厄。

洪錫謨^②編《東國歲時記》上元日處容條云：“男女年值羅睺直星者，造芻靈，方言謂之處容。齋銅錢於顱中，上元前夜初昏，棄於道，以消厄。群童遍向門外呼出，處容得便破顱，爭錢徇路而打擊之，謂之打芻靈。戲處容之稱，出於新羅憲康王時東海龍子之名。今掌樂院鄉樂部，有處容舞是也，以芻靈謂處容，蓋假此也。俗信卜說，年值日月直星者，剪紙象日月，鉗以木，插屋脊，月出時，或燃炬迎之。水直星者，以紙裹飯，夜半投井中禳之，俗最忌處容直星。”

俚俗見年數直星法，如下：

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日、六火、七空、八月、九木。^③

男，十歲，羅睺直星，至九十歲，又爲木直星。

女，十一歲，羅睺直星，至九十一歲，又爲木直星。

直星順飛圖：

二土、七空^④、六火、九木、五日、一羅、四金、三水、八月。

男，金直星：十一、二十二、三十一、四十、四十九、五十八、六十七、七十六、八十五。

男，羅睺直星：十、十九、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五十五、六十四、七十三、八十二。

① 李能和按：處容直星，即羅睺直星也。

② 李能和按：號陶厓。

③ 李能和按：羅，謂羅睺，即處容直星；七空，謂計都直星。

④ 李能和按：空者，謂空數，即計都直星也。

男，日直星：十四、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五十、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八十六。

男，土直星：十一、二十、二十九、三十八、四十七、五十六、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

男，火直星：十五、二十四、三十三、四十二、五十一、六十、六十九、七十八、八十七。

男，水直星：十二、二十一、三十、三十九、四十八、五十七、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四。

男，月直星：十七、二十六、三十五、四十四、五十三、六十二、七十一、八十、八十九。

男，直星：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九十。

男，空數：十六、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三、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七十九、八十八。

女，羅喉直星：十一、二十、二十九、三十八、四十七、五十六、六十五、七十四、八十三。

女，土直星：十二、二十一、三十、三十九、四十八、五十七、六十六、七十五、八十四。

女，日直星：十五、二十四、三十三、四十二、五十一、六十、六十九、七十八、八十七。

女，月直星：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五十四、六十三、七十二、八十一、九十。

女，金直星：十四、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五十、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八十六。

女，水直星：十三、二十二、三十一、四十、四十九、五十八、六十

七、七十六、八十五。

女，火直星：十六、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三、五十二、六十一、七十、七十九、八十八。

女，木直星：十九、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五十五、六十四、七十三、八十二、九十一。

女，空數：十七、二十六、三十五、四十四、五十三、六十二、七十一、八十、八十九。

二、歲時行事

（一）歲畫十長生

李朝歲時，頒賜歲畫，有十長生^①。今我巷俗亦貼此畫於室壁戶牖。麗末李穡《牧隱集》有《十長生詩》云：“吾家有歲畫十長生，病中所願，無過長生。”故歷叙以贊，各有詩曰：“日雲水山松竹芝龜鶴鹿也。”其來之久，由是可知。而李朝成宗朝，成倪《虛白堂集》受賜歲畫，十長生詩曰：“日日常照臨，山川不變移，竹松凌雪霰，龜鶴稟期頤，白鹿形何潔，丹芝葉更奇，長生深有意。臣亦荷恩私。”

（二）歲畫壽星仙女神將

柳得恭《京都雜志》：“壽星仙女，直日神將，謂之歲畫。又金甲二將軍像，長丈餘，一持斧，一持節，揭於宮門兩扇，曰門排。又絳袍烏帽像，揭重閣門戚里及閭巷，亦得爲之畫，隨門扇而小。”

金邁淳^②《洌陽歲時記》：“圖畫署，進歲畫金甲神將，貼宮殿

① 李能和按：日、月、山、川、竹、松、龜、鶴、鹿、芝，俗稱不老草。

② 金邁淳（1776—1840），是朝鮮王朝時期的民俗學家，用漢文所著《洌陽歲時記》記載了當時朝鮮的民俗。

門，仙人鷄虎貼昭壁，或頒賜戚畹近臣家。”

三、天中節行事

（一）門戶端午符

《李朝實錄》太宗十一年辛卯五月丙寅，命罷經師之業，不果。王見闕內門戶端午符，謂代言等曰：“此必禳災之術，何其文之不一耶？”代言等問諸經師僧^①，對曰：“但師授耳，實無符本也。”王曰：“今後令書雲觀掌之，經師之業則宜罷之。”代言等曰：“此僧雖非正術，送死者賴之久矣。”王曰：“姑存之。”

（二）門楣赤符

《東國歲時記》：“觀象監本朱砂搗天中赤符，進於大內。貼門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貼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節，上得天祿，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銅頭鐵額，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時消滅，急急如律令。”按漢制，有桃印，以除惡氣，《抱朴子》作赤靈符，皆端午舊制，而今之符制，蓋出於此。

（三）玉樞丹祭

《文獻備考》：“玉樞丹祭，祭始醫藥之神。五月五日，行於內醫院，饌實樽壘幣爵，同風雲雷雨，獻官，內醫院官。”

柳得恭《京都雜志》：“端午日，內醫院製玉樞丹，佩之，禳災。”

金邁淳《洌陽歲時記》六月條：“內醫院，以季夏土旺日，祀黃帝，製玉樞丹進御內，賜閣臣三枚者，即是也。”

^① 李能和按：經師僧，即道流僧也。

第二十五章 星象星精說

星學家謂，紫微爲君象，少微爲臣象，即如嚴子陵與漢光武，同榻而卧，太史奏曰“客星犯御座”之類。又如“五星聚奎，鐘生賢人”，“將星墜地，病死英雄”之類，究皆出於道家之說。我東亦有如是等說，見諸記錄，列舉如下：

一、新羅代星象之說

《輿地勝覽》：耽羅高乙那十五代孫高厚、高清、昆三人，造舟渡海，泊於耽津。蓋新羅盛時也，於時，客星見南方，太史奏曰：“異國人來朝之象也。”及厚等至，王嘉之，稱厚曰星主，以其動星象也。

二、高麗代星象之說

《東國通鑑》：高麗景宗五年夏四月，授崔知夢爲大匡、內議令、東萊郡侯，食邑一千戶，柱國。一日，知夢奏曰：“客星犯帝座，願王申戒宿衛，以備不虞。”未幾，王承等謀逆，事覺伏誅，賜知夢御衣

金帶。

三、高麗代星精之說

《高麗史·列傳》：姜邯贊，舊名殷川，衿州（今始興郡）人，少好學，多奇略。成宗朝，擢甲科第一，累遷至禮部侍郎……顯宗時，契丹蕭遜寧來侵，兵號十萬，時邯贊為西北面行營都統使。王仍命為上元帥，帥兵二十萬迎擊，大破之。王拜邯贊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即位，授開府儀同三司、推忠協謀安國奉功臣，特進檢校太師，侍中、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卒年八十四，輟朝三日，謚仁憲……世傳：“有使臣，夜入始興郡，見大星隕於人家，遣吏往視之。適其家婦生男，使臣心異之，取歸以養，是為邯贊。”及為相，宋使見之，不覺下拜曰：“文曲星，不見久矣，今在此耶。”

四、李朝時星象之說

車天輅《五山說林》：世祖為大君，時年十四，宿娼家。夜半，其所與私者來叩戶，王驚起，足蹴後壁，壁倒，仍出外，騰身超過數仞牆，其人亦超逾之，王又超過三重城，其人亦如之王行一里許，道旁有一古柳樹，腹虛者，遂隱其中。其人追不及，咄咤而去。俄頃，有長者，自樹旁家啓門出，洩小橋側，仰見星文，自語曰：“紫微星經柳宿，可怪也。”良久，還入，王乃歸。翌日，物色之，即觀象監善推步者也。王登極後，問之，其人死已久矣。乃厚賞其子，云云。

第二十六章 七 星

李能和曰：星家所言重要星，曰七政，曰四曜，曰十一曜^①，曰南北斗。而《寰宇雜記》云，七政曰，日月木火土金水星。四曜曰，羅睺、計都、紫氣、月孛。通七政爲十一曜。南斗六星曰：天府、天相、天梁、天同、天樞、天機。北斗七星曰：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又據道書云：此地界上，凡人之本命，窮通休咎，無不統屬於南北兩斗，此齋醮之禮所由起焉。又按僞道書《玉樞經》云：“天尊言，世人欲免三灾九橫之厄。即於靜夜，稽首北辰。北辰之上，有三台^②。其星並躔，形如雙目，疊爲三級，以覆斗魁，是名天階。若人見之，生前無刑囚之憂，身後無^③淪沒之苦。斗中，復有尊帝二星，大如車輪，若人見之，留形住世，長生神仙。歸命此經，投心北極，即有冥感。斗爲天樞，中有天罡。在內則爲廉貞，在外則爲破軍。雷城十二門，並隨天罡之所指。罡星指丑，其身未。所

① 李能和按：七政加四曜。

② 《道藏》本爲“北辰之上，上有三台”。

③ 《道藏》本爲“不”。

指者吉，所在者凶，餘位皆然。若人見之，壽可千歲。”^①《海瓊白真人》^②注曰：“北辰者，北辰星也。五位乃帝座星也。居常不動，而衆星皆拱之也。此北斗居天之中，爲天之樞紐，幹運四時，凡天地日月五星列曜六甲二十八宿諸仙衆真及下元生人，上自天子，下及黎庶，壽祿貧富，生死禍福，幽冥之事，無不屬於北斗之總統也。太上授以天師張真君北斗經訣，若有厄急，告北斗禮，誦本命真君，方獲安泰。”^③是等，乃爲世俗所信奉之第一理由，而經之真僞，所不暇問也。李朝以來，太祖太宗信奉七星，而至於今，俗亦多以七星爲信仰之對象者也。

一、李朝太祖祭七星

李朝車天輅《五山說林》云：康獻大王^④微時，嘗有事於七星之神。有一人衣宿路旁古樹腹。夜半，樹神相呼曰：“今日，李侍中極其誠齋，諸聖人皆來臨。”第一座一聖曰：“李侍中誠供如此，不可無報，當何以答之。”其下六人皆曰：“然則，用何物以賞之？”第一人曰：“當賞以三韓地。”皆曰：“諾。”其人即往康獻之所，備言之。太祖心獨喜自負，厚接其人，未幾辭去。及太祖貴，遂不知其人處。

① 《道藏》，第2冊，第582頁。

② 《海瓊白真人》全稱《海瓊白真人語錄》，由南宋道士白玉蟾的門人謝顯道、林伯謙、葉古熙、彭鶴林等，集白玉蟾語錄及部分詩文而編成。白玉蟾祖籍福建閩清，生於瓊州，本名葛長庚（1194—？），父亡後，母改姓白，更名為白玉蟾，字白叟，又字如晦，號海瓊子，又號海蟾。白玉蟾師事陳楠，創建中國道教內丹派南宗，仙逝後被封“紫清明道真人”。

③ 《道藏》，第2冊，第582頁。

④ 李能和按：太祖謚號。

二、太宗敬拜北斗

《李朝實錄》太宗十六年丙申春正月丙寅：王謂大司憲李原曰：“古書有曰：天文稱號，大是誣妄。今稱某君某帝，而祀者甚衆，竊以爲謬。予所目接敬拜者，北斗而已。”

三、昭格署祀七星

成俔《慵齋叢話》云：“昭格署皆憑中朝道家之事。太一殿祀七星諸宿，其像皆被髮女容也。”

四、仁王山祀七星

李朝哲宗時人李圭景《五洲衍文》云：京城內仁王山，七星庵，有神堂，祈禱日至，士人若齋禱，則必中科甲，故儒生，種種往禱。

李能和曰：“於仁王山七星堂，祈神者，必用盲人讀經，蓋因盲是道流之系統，故然也。”

五、七星板^①

我朝鮮俗，人死，則用木板穿七孔，如北斗狀，或紙繪北斗像，以支尸身，名之曰七星板。今繹其出處，則如儒學者柳長源撰《常

① 李能和按：及南斗司生，北斗司死說。

變通考》^①：“七星板，五禮儀，厚五分。”○問：“七星板，穿用北斗形，何義歟？”退溪李滉曰：“南斗司生，北斗司死故也。”○《喪禮備要》：板上穿七孔，如北斗狀，以黑繒或紙貼其上面云云。按七星板，朱子用之，其源出於王莽之威斗，即如《星湖僊說》云：“宋王琳《野客叢書》：王莽作威斗，以五石銅爲之，若北斗欲以厭勝。”南宋有人於古塚得一銅斗。何承天謂，此亡新威斗也，莽三公亡者賜之。啓塚，果有銘云：“大司馬甄邯之墓。”蓋爲厭勝者也。此七星板之權輿，朱子從俗爲之，其義未著，意者解除魔邪，如方相右奴之類。

六、朝鮮佛寺祭七星元君

朝鮮佛寺，到處建有七星閣，祈福祈子者，皆祭供之。又寺僧行佛事，作法要時，亦有七星請之法，以熾盛光如來爲主，而日光菩薩、月光菩薩爲左補處，北斗大聖、七元星君爲右補處，蓋朝鮮佛事儀式，多從金元故事，則此法疑亦自金元來。是等儀式，雖屬小事，而亦是道佛混雜之一段也。朝鮮佛寺，作法要之文，名曰《要集》。《要集》大概從金元時志磐文、仔夔文等出來者也。茲從《要集》中，摘述《七星請》一段，以證道佛思想雜糅之事，並如下：

七 星 請^②

左補處，日光月光兩大菩薩。

① 李能和按：禮書之名。

② 李能和按：請七星降臨道場也。

南無金輪寶界，熾盛光如來。

右補處，北斗大聖七元星君。^①

仰惟熾盛光如來，如來智慧不思議，悉知一切衆生心，能以種種方便力，減彼群生無量苦，照長時於天上，應壽福於人間。由是，現今檀信娑婆世界，南瞻部洲海東朝鮮，特爲己身，消滅千灾，成就萬德，延命益壽，無病長生，子孫昌盛之大願，就於某山寺，以今月某日，焚香虔誠，法筵淨餐，供養熾盛光如來，兩大補處，消灾菩薩、息灾菩薩爲首，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周天列曜，諸大星君，殷勤作法，仰祈妙援者。

右伏以蕙名香而禮請，呈玉粒以修齋，財禮雖微，虔誠可愍，暫辭天宮，願降香筵，謹秉一心，先陳三請。

南無一心奉請，能滅千灾，成就萬德，金輪寶界，熾盛光如來爲首，左補處消灾菩薩，右補處息灾菩薩，摩訶薩，惟願慈悲降臨道場，證明功德。

熾盛光佛大光明 能滅千灾萬德成

普救群迷增五福 慈悲喜捨利群生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②南無一心奉請：

子孫萬德，貪狼星是東方最勝世界運意通證如來佛。

障難遠離，巨門星是東方妙寶世界光音自在如來佛。

業障消除，祿存星是東方圓滿世界金色成就如來佛。

所求皆得，文曲星是東方無憂世界最勝吉祥如來佛。

百障殄滅，廉貞星是東方淨住世界廣達智識如來佛。

① 李能和按：召請真言，後由致云。

② 李能和按：獻座茶偈云云，次都請云云。

福德俱足，武曲星是東方法意世界法海遊戲如來佛。

壽命長遠，破軍星是東方琉璃世界藥師琉璃光如來佛。

左輔弼星，右輔弼星，三台六星，二十八宿，洎及周天列曜，諸星君衆，惟願慈悲降臨道場，受此供養。

靈通廣大慧鑒明 住在空中映萬方
羅列碧天臨刹土 周天人世壽筭長
故我一心歸命頂禮
紫微大帝統星君 十二宗辰太乙神
七政齋臨爲聖主 三台共照作賢臣
神衆請

普 召 請

南無一心奉請，權形應迹，實報酬因，皆內秘菩薩之慈悲，悉外現天神之威猛，護法護戒護人。娑婆界主，大梵天王。地居世主，帝釋天王。北方護世，毗婆娑門天王。東方護世，提頭賴吒天王。南方護世，毗盧勒叉天王。西方護世，毗盧博叉天王。白明利生，日宮天子。星主宿王，月宮天子。親伏魔冤金剛密迹，色界頂居摩醯首羅天王，總領鬼神散暗大將，能與總持大辨才天王，隨其所求大功德天王，三洲護法韋馱天神，發明功德堅牢地神，覺場垂陰菩提樹神，生諸鬼王鬼子母神，行日月前摩利支神，秘藏法寶沙竭羅龍王，掌幽陰權閻魔羅王，北極真君，紫微大帝。

北斗第一貪狼星君、北斗第二巨門星君、北斗第三祿存星君、北斗第四文曲星君、北斗第五廉貞星君、北斗第六武曲星君、北斗第七破軍星君、北斗第八外輔星君、北斗第九內弼星

君。上臺虛精開德星君，中臺六淳司空星君，下臺曲生司祿星君，二十八宿，周天列曜，諸星君衆，出現勝德阿修羅王，妙音廣目迦樓羅王，攝伏我慢緊那羅王。普慧光明摩睺羅王，並從眷屬，惟願承三寶力，降臨道場，受此供養。

梵王帝釋四王天 佛法門中誓願堅

列立招提千萬世 自然神用護金仙

神衆中壇

衆星環拱北極真君紫微大帝

北斗第一陽明貪狼太星君

北斗第二陰精巨門元星君

北斗第三真人祿存貞星君

北斗第四玄冥文曲紐星君

北斗第五丹元廉貞綱星君

北斗第六北極武曲紀星君

北斗第七天關破軍關星君

北斗第八洞明外輔星君

北斗第九隱光內弼星君

上臺虛精開德星君

中臺六淳司空星君

下臺曲生司祿星君

二十八宿，周天列曜，諸大星君

附：仵蓂文五晝夜作法觀

初一風伯雨師壇作法

振鈴偈

以此振鈴伸召請，風伯雨師普聞知，願承三寶力加持，今日今時來赴會。

普召請真言

南無步步帝哩加哩哆哩怛他識哆野

切以佛鑒，施彰功博，及於幽顯，金田資祐福，可利乎存亡。兼伏神聰，威光勝事，方堪成遂，將開勝會，必伏神聰，是以茲者，先伸協贊，次叙請詞，謹秉一心，先陳三請。

一心奉請，威風具足，神力周旋，布甘雨而拔潤群萌，扇惠風而滋榮稼穡，雨師風伯，電母雷公衆，並從眷屬，來臨法會，守衛道場，香和請。

歌咏

馳騁威神不可量，暫時忿怒稱威光，轟雷掣電行霜雹，驟雨怪風降禍殃。

安位供養篇

竊謂神通區測，威力難思，一念精誠，必應於神聰慧鑒，部馭以臨於勝會，大衆虔誦諷經，安座^①。

以此加持妙供具，供養風伯雨師神祇衆^②，祝願云云。

東平尉《閑居漫錄》云：肅宗壬戌年後二十餘年，官中，奉

① 李能和按：次《心經》後，伸五供養。

② 李能和按：供養真言，祝願真言。

佛甚勤，至有妖人金汝天者，寅緣獻術，讀七星經於空闕。

七、本命元辰

高麗及李朝，多行本命醮禮，見於諸文人之青詞，是亦道佛行事思想雜糅者。蓋密教^①設修法壇場，祭其人之本命星，以祈息災延命，謂之本命道場也。

[本命元辰]本命者，謂人人所生年之干支也。本命星者，人人所生年干支當星。勿論何人，其吉凶禍福，在於一定星宿之支配下者也。即子年生之人以貪狼星；丑年亥年生之人巨門星，寅年戌年生之人祿存星，卯年酉年生之人文曲星，午年生之人破軍星爲其本命星。

本命元辰者，謂本命與元辰也。夫人之生也，有陰陽二星，同配其運命。其生年之當星，是謂本命星。由陽八陰六之推步，而知之者，謂之元辰。此二者之中，其一必也陰星，其他則爲陽星，此二者之陰陽本地，乃北斗七星之所屬也。

本命元辰相配圖^②如下：

① 李能和按：佛教之真言宗，謂之密教。

② 李能和按：依《北斗七星誕命經》。

本 命	本 地	屬 星	元 辰
子陽	微妙星菩薩	貪狼星	未陰武
丑陰	陀羅尼菩薩	巨門星	午陽破
寅陽	龍樹菩薩	祿存星	酉陰文
卯陰	藥師如來	文曲星	申陽廉
辰陽	文殊菩薩	廉貞星	亥陰巨
巳陰	地藏菩薩	武曲星	戌陽祿
午陽	栴檀香如來	破軍星	丑陰巨
未陰	摩利支天	武曲星	子陽貪
申陽	觀世音菩薩	廉貞星	卯陰文
酉陰	阿彌陀如來	文曲星	寅陽祿
戌陽	大勢至菩薩	祿存星	巳陰武
亥陰	彌勒菩薩	巨門星	辰陽廉

第二十七章 善陰鷲教

距今約五十年前，於漢城內有一部分人士，效仿廬山之白蓮社成立念佛團體，名曰妙蓮社，設會山寺，念佛精進，忽感觀音妙應示現，降筆說法，凡十一會，乃成一書，名為《濟衆甘露》，有呂純陽序^①，共爲二冊，流布當世。

《濟衆甘露》成書始末如下：

壬申歲冬十一月，妙蓮社法侶諸人，設精進會於三角山之甘露庵，專念菩薩聖號，以期瑞應，赴感示現，儼臨法筵，命甘露法宣說《苦海慈雨品》。翌年癸酉春，再會甘露庵，說《十種圓信品》。其秋於海印長者家，說《普光蓮花品》。其冬於湛然壇，說《一切圓通品》。於寶蓮淨室，說《如是偈贊品》。甲戌春重會甘露庵，說《妙現授記品》。其夏於如是觀，說《返本還源品》。其秋於三聖庵，說《無盡方便品》。乙亥春於鎮國寺，說《不可思議品》。重於湛然壇，說《不可說品》。其夏重於如是

① 李能和按：亦降筆書之者。

觀，定品命名，俱承慈旨，凡閱四載，七處開壇，十一雲集，乃成一部聖經。越三年丁丑冬，行將校刻流通，孚佑帝君（呂純陽）降無相壇，作弁首之序，如下：

觀世音菩薩妙應示現濟衆甘露序

生佛，本無二致，性相，原在一貫。有緣則隨感，乃覺機用之妙諦。無念則隨圓，可知法體之真詮。慧日之金光，何增減於生死苦海，願雲之寶氣，豈出沒於涅槃正路。莫言法會之已散於靈山，常聽梵音之不斷於妙界，繫我嘗聞大機於黃龍，直印如來之心印。諸士獲承圓法於白衣，乃觀祖師之秘觀，洋洋大訓，無非濟沉之寶筏慈航，諄諄雅說，總是與衆之金函玉軸，雖大慈大悲大願之心，丁寧教誡，何若是其懇懇。本無去無來無住之體，隨緣感應，必如彼其昭昭，勿謂像季，儼然正法之時。奚言古今，宛如總持之會，弘之在於人，莫恐沉滯於凡類邪見，演之當斯時，勿失因緣於熙蓮佳辰。一讀一贊，不覺手指之升降，參觀參究，難禁眼泪之縱橫，衆生之歸，大法之運歟。回首南海，時時仰賀，住駕震丹，欣欣弁序，誓續慧命，報答大恩。丈夫之事，情牽業海，顛倒失性，閻羅之囚，惟願法眼，銘刻心頭，始終俱圓於一念，感應長通於三昧，分憂佛祖之導化，永證人天之眼目，是所三世區區之望，亦爲一心切切之祝，無相壇飛鸞時。純陽子題。

李能和曰：呂純陽，初入仙道，後歸佛學，故其序，繫我嘗聞大機於黃龍，即指此者也。按禪書《指月錄》：呂岩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

爾人莫之究。嘗游廬山歸宗寺，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睹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升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尸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撼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

法蓮社法侶崔理煥、丁克慶、劉聖鍾等百有餘人，結集濟衆甘露，又仿金剛經塔，造地藏本願經塔及文殊般若經塔，極其巧妙。今有寫本留傳者，又因得《關羽聖迹圖志》^①，終乃奉事三聖帝君^②，從事流通《善陰鷲文》，即如《衆香集》《南宮桂籍》《桂宮志》《覺世真經》《明聖經》《三聖寶典》及《過化存神》等書矣。按老子之道，本於清淨無爲，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有煉養，有服食，此爲全真之教，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有符籙，有科儀，此謂正一之教。妙蓮法侶所奉帝君善陰鷲教，似屬後者，而亦道教變遷，漸趨漸下者也。李朝高宗之世，刊行善陰鷲書，其類實多，見於《朝鮮圖書解題》，茲舉數種，以供參考，即如：

《三聖訓經》一卷，蓋以諺文譯，附於關聖帝君^③、文昌帝君^④、

① 李能和按：時從中國得來。

② 李能和按：關聖帝君、文昌帝君（又稱梓潼帝君）、孚佑帝君。

③ 李能和按：蜀漢關羽。

④ 李能和按：晉張亞。

孚佑帝君^①三聖之經文者也。三人因生前之功德，得成仙果，上升天宮，佑帝君之位，監視下界，人間善惡，降之禍福，此說至中國清代始大行焉。蓋道教之一變態也。似釋非釋，似儒非儒，又非全依老子之教儀。其中關羽，稱至上至尊三界伏魔大聖關聖帝君。張亞，稱司祿職貢舉真君，即科舉之司部神，故又稱文昌帝君。呂岩，孚佑帝君，即諸願成就之神，而稱四生六道者，感必孚三界十方，無求不應。

《敬信錄諺釋》一卷。敬信者，道家之書，而集錄各種應報之諸說者也。《敬信錄諺釋》者，以諺文譯敬信錄者也。據道教之說，則禍福由人自招，而有諸神於冥冥之中，將各人之善惡行事，報於玉皇上帝，依其裁斷，而降禍福，即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第一義，而作經咒，以爲勸懲之方便，云云。

《感應篇圖說》五卷，乃《感應篇》譯以諺文，附以圖說，以便瞭解善惡感應者也。《太上感應篇》原文，附供如下：

太上感應篇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明義第一）。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居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

① 李能和按：唐呂岩。

算。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鑒察第二）是道則進，非道則退。不履邪徑，不欺暗室。積德累功，慈心於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懷幼。昆蟲草木，猶不可傷。宜憫人之凶，樂人之善，濟人之急，救人之危。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彰人短，不炫己長。遏惡揚善，推多取少。受辱不怨，受寵若驚。施恩不求報，與人不追悔。（積善第三）所謂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冀。

欲求天仙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當立三百善。（善報第四）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以惡爲能，忍作殘害。陰賊良善，暗侮君親。慢其先生，叛其所事。誑諸無識，謗諸同學。虛誣詐僞，攻訐宗親。剛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虐下取功，諂上希旨。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輕蔑天民，擾亂國政。賞及非義，刑及無辜。殺人取財，傾人取位。誅降戮服，貶正排賢。凌孤逼寡，棄法受賄。以直爲曲，以曲爲直。入輕爲重，見殺加怒。知過不改，知善不爲。自罪引他，壅塞方術。訕謗賢聖，侵凌道德。射飛逐走，發蟄驚栖，填穴覆巢，傷胎破卵。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危人自安，滅人自益。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形人之丑，許人之私。耗人貨財，離人骨肉。侵人所愛，助人爲非，逞志作威，辱人求勝。敗人苗稼，破人婚姻。苟富而驕，苟免無耻，認恩推過。嫁禍賣惡。沽買虛譽，包貯險心。挫人所長，揚己所短。乘威迫脅，縱暴殺傷。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散棄五穀，勞擾衆生。破人之家，取其財寶。決水放火，以害民居。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見他榮

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見他色美，起心私之。負他貨財，願他身死。千求不遂，便生咒恨。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諸惡上第五）埋蟲厭人，用藥殺樹。恚怒師傅，抵觸父兄。強取強求，好侵好奪。擄掠致富，巧詐求遷。賞罰不平，逸樂過節。苛虐其下，恐嚇於他。怨天尤人，呵風罵雨。鬥合爭訟，妄逐朋黨。用妻妾語，違父母訓。得新忘故，口是心非。貪冒於財，欺罔其上。造作惡語，讒毀平人。毀人稱直，罵神稱正。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鑒狠事。施與後悔，假借不還。分外營求，力上施設。淫欲過度，心毒貌慈。穢食餒人，左道惑衆。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偽雜真，采取奸利。壓良爲賤，謾罵愚人。貪婪無厭，咒詛求直。嗜酒悖亂，骨肉忿爭。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妒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輕慢先靈，違逆上命。作爲無益，懷挾外心。自咒咒他，偏憎偏愛。越井越竈，跳食跳人。損子墮胎，行多隱僻。晦臘歌舞，朔旦號怒。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夜起裸露，八節行刑。唾流星，指虹霓。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春月燎獵，對北惡罵，無故殺龜打蛇。（諸惡下第六）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惡報第七）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為，而凶神已隨之。（指微第八）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吉慶，所謂轉禍為福也。（悔過第九）故古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三年天必降之禍，胡不勉而行之。（力行第十）

中國趙宋以來，崇奉三帝君，災祥禍福，皆行祈禳，其中尤為崇奉關羽之神，至追尊為帝為天尊，優為人民信仰之對象，以成非佛非道非儒之善陰鸞教。我朝鮮人，奉關聖帝為財神，安其塑像於京城鐘路之普信閣旁，以鎮市街。又每十月^①，市井商家，告祀於南廟^②，求其發財。此俗皆自中國傳來者也。附錄，中國人崇奉關羽神之狀況，以供參考，如下：

李瀾《星湖僊說》：“京都東南門外，皆有關王廟。”柳西厓載其本末，許筠承命撰顯靈碑。宋時，追封關羽為武安王，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又崇之為神君。夫以關羽為義勇則可。又何關於清淨無為之道家？崇信至此，意者修煉之術，必須驅除鬼魅故然也。宋之追封伏魔^③，即其事也。西國朱完元之說，最得其實。宋之伏魔，即以魔驅魔也。魔性，本欲奉已，故假古士名目，現為神異，使人仰望，非真有關羽之神如此也，此

① 李能和按：朝鮮自古來，以十月為上月而祭神，乃三韓之遺俗。

② 李能和按：宣祖時所建關羽廟。

③ 李能和按：“伏魔”乃指至上至尊三界伏魔大聖關聖帝君。

千古獨見也。蔡濟恭^①《樊岩集·會寧^②關廟行》：“會寧林木山日照，四月十八開關廟，關帝云以是日降。鄰里祈禱相呼召，油壁輕車碾細草，少婦個個明妝耀，斂上雲髮髻成梁，烏緞束首縈迴妙，行行點綴五色珠，巧插鬢花花相肖，胭紅粉白嬌相矜，細吸烟茶無老少，驚見箕邦使車至，環擁左右競瞻眺，少女應知未嫁人，低頭偷視不言笑，蓮步盈盈入廟門，帝前四拜名香燒，南南語多聞不知，的是災禳仍福要，胡俗本自無禮防，況乃此地是邊徼，車中役誦鷄鳴章，何處春塘鳬雁叫。”

朴趾源^③《熱河日記》關帝廟條：關帝廟遍天下，雖窮邊荒徼，數家村塢，必崇侈棟宇，賽會虔潔，牧豎饁婦，咸奔走恐後。自入柵至皇城，二千餘里之間，廟堂之新舊，若大若小，所在相望，而其在遼陽及中後所者，最著靈異。其在皇城者，稱曰馬關帝廟，載於祀典，則正陽門右，關帝廟是也。每年五月十三日致祭，前十日，太常寺題遣本寺堂上官行禮。是日，民間香火尤盛，凡國有大災，則祭告之。萬曆時，特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旨由中出，我國南關帝廟壁上所揭，蓋摹此筆也。焦紘撰廟碑，董其昌書，世稱二絕。

李德懋^④《青莊館全書》云：《清令典》順治九年，敕封關羽忠義神武關聖大帝。

① 李能和按：李朝正宗朝相臣也。

② 李能和按：在遼東地。

③ 李能和按：朴趾源，號燕岩，李朝正宗時人也。

④ 李能和按：李德懋，號雅亭，又號炯庵，李朝正宗時人也。

按《感應經》：關聖帝君，號太上神威，英文雄武，精忠大義，高潔清廉，協運皇圖，德崇衍教，掌儒釋道教之權，管天地人才之柄。上司三十六天星辰雲漢，下轄七十二地土壘幽鄴，秉注生功德，延壽丹書。執定死罪過，奪命黑籍，考察諸佛諸神，監製群仙群職，德圓妙果，無量度人，萬靈萬聖，至上至尊，伏魔大帝，關聖帝君，大悲大願，大聖大慈，真元顯化，昭明□翊天尊，凡一百二十八字，不經甚矣。何與於關侯釋氏，又稱菩薩於汝何誅。

第二十八章 自謂儒佛仙合宗之教

儒術與仙道，在秦漢之際，雜糅混合。至東漢末，儒與方士而分離，而為道教之原始矣。然而至於後代，仙家之魏伯陽著《周易參同契》，儒家之朱元晦注《參同契》。仙家之陳圖南有《太極圖》，儒家之周敦頤著《太極圖說》，是為儒仙趣旨之混淆者也。

宋儒程朱學說，陰偷禪旨，明儒王陽明學說，最近禪學，是為儒佛學理之調和者也。

清代刊行《性命圭旨》^①是乃仙佛合宗者也。若我朝鮮，則儒佛仙合宗之教，倡於新羅國仙花郎之風月道是也。崔致遠撰《鸞郎碑序》：“國有玄妙之道，曰風流，設教之源，備詳《仙史》。實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魯司寇之旨也。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

又自高麗以來，儒臣多製道醮青詞佛道場疏，盲瞽讀天地八陽^②，僧侶供北斗七星，而道佛之旨，亦相混雜矣。至近十年，雜教

① 李能和按：《性命圭旨》之名乃源於“性命雙修，以為圭旨”之義。

② 李能和按：經名。

並興，必自稱統合儒佛仙，爲一宗旨。東學、南學、太乙教、白白教及三聖無極教等，究其實，則非儒非佛亦非仙，不過掇拾陳言，強爲附會秘記，又遠不及乩仙白蓮之實有術法，鄙俚莫甚，淺陋亦多，今以一事，可喻其狀。京城之立飲家^①，懸其看板曰：“東洋第一酒樓。”清人之燒餅商，揭其招牌^②曰：“中國高等料理店”。蓋上述之諸教，自稱統合儒佛仙爲宗者，與此奚異？

西洋人每信耶穌再臨，東洋人多稱彌勒出世，各因教俗，慣聞成習，故輒藉托，自欺欺人，而我東則始於新羅弓裔，高麗則有固城妖民伊金，李朝則有海西村婦江陵、金春光母子，皆稱彌勒佛。中國則隋時有宋子賢，宋時有王則，皆托稱彌勒佛出世之事。如《星湖僊說》云：“隋之宋子賢，自稱彌勒，宋之王則，習《五龍》《滴汨經》，言釋迦衰謝，彌勒當出世，自稱東平郡王，據涇州城叛，文彥博，爲河北宣慰使平之。”宋明時，則法律上有禁稱彌勒之條文^③。此事之種種發生，無代無之，亦可想見者也。

《三國史記·弓裔傳》：弓裔自稱彌勒佛，頭戴金幘，身被方袍，以長子爲青光菩薩，季子爲神光菩薩。出則常騎白馬，以彩飾其鬃尾，使童男童女奉幡蓋香花前導，又命比丘二百餘人梵唄隨後。又自述經二十餘卷，其言妖妄，皆不經之事。

① 李能和按：酒家之名。

② 李能和按：招牌，即中國語看板也。

③ 李能和按：《大明·律禁制》條云：凡師巫降神、書符、咒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民人，爲首者絞，爲從者流。

《高麗史》：辛禡八年壬戌五月，誅妖民伊金。伊金固城人，自稱彌勒佛惑衆曰：“我能致釋迦佛。凡禱祀神祇者，食馬牛肉者，不以貨財分人者，必死。若不信吾言，至三月，日月皆無光矣。”又曰：“吾爲作用，則草發青花，或木結穀實，或一種再獲。”愚民信之，爭施米帛金銀。牛馬死，則棄之不食^①。有貨財者，悉以與人。伊金又曰：“吾遣山川之神，悉送日本，倭賊可擒也。”於是，巫覡尤加敬信，城隍祠廟撤去其神，敬伊金如佛，以祈福利。無賴之徒，從而和之，自稱弟子，轉相誣誑。所至州郡守令，或有出迎，館之上舍者。

（李朝）《國朝寶鑑》：肅宗十四年戊辰八月，妖僧呂還，不知所自出，其妻遠香，文化縣民女也，自稱龍女夫人^②，自文化轉通黃海諸縣，入江原，至揚州，所過無不尊奉，徒黨寔繁，牧使崔奎瑞捕誅之。

李瀾《星湖僊說》：彌勒佛者，佛教之別種。古云：蘇晉長齋繡佛前，即其人也。我邦處處石刻皆是也。今數年前，海西村婦忽稱彌勒降臨，言多幻妄，四方風動，官不能禁。自稱彌勒與釋迦爲讐敵，凡域內神祠，皆幻妄非真。於是處處毀破，其信從如此，朝廷遣近臣按誅之。然東峽（江原）中，尚有餘燼云。

《大東紀年》云：英祖三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海西妖女自稱生佛，鄉民靡然尊信。妖女使撤神祠，郡民汲汲毀之。兩西諸巫棄靈刀拋神鈴，皆聽令於妖女。王聞之，教曰：神祠鄉民之

① 李能和曰：雖云迷信，頗知衛生。

② 李能和按：《法華經》：“婆娑竭羅龍王之女，八歲成佛。”

所酷信巫女，予令之所難禁，而妖女一言，道內風靡，可知其非尋常妖人，即古之徵貳，徵則而近世之龍女夫人也。遂遣御史李敬玉，捧決案梟示，傳首一道。

《秋官志·妖言惑衆》條：正宗十一年，江陵金春光及其母金女，居栖本縣水清洞，金女則自稱彌勒神接身，奉命於天神。春光則自稱一陣大將，或禦魅將軍，以五色布木紙作為旗幟，假作七星祈禱及天令祇受，妖邪誕妄，無所不至，有旨，嚴刑遠配。

由是觀之，朝鮮自古以來，富於迷信思想，故奸究乘之，逞其愚弄，而法禁所在，趁時撲滅，故其命不長。至於今日，則許與人民信教自由，魍魎妖怪，千態萬狀，而如吽哆教。據吾所探，亦自稱彌勒後身，而曰釋迦佛教，徒能慈悲，不可救世，故吽哆教一反釋氏教義，以能殺死，為革世濟物之要，云云。近日於新聞紙上，每見普天教^①殺人之報導，蓋因實行其教之趣旨而然者也。吽哆教，其危險之性，隱秘如是，其害毒之證，暴露無餘，而猶能延保喘息於覆載之間，今日社會精神狀態，有足可鑒者，其不在此乎。

一、東學

今日之天道教、侍天教、青林教，其始曰東學。東學者，對西學^②而稱。以此名詞表示其宗，創於東洋，而亦以天主為對象者也。

① 李能和按：普天教，即吽哆教之改頭換面之稱。

② 李能和按：天主教。

蓋我朝鮮之人，自古富於迷信。李朝末世，有所謂《鄭鑑錄》識記有“鄭氏代李氏爲王，當都鷄龍，利在弓弓乙乙”等說盛行於世，家傳戶誦，迷信者流，紛紛尋覓十勝地^①，避亂而去。當此之時，慶州人崔福述，或云濟愚者，見世人之迷信，謂時可乘，乃生張角之故智，自謂從金剛山榆岾寺異僧，得天書一卷，上山祈禱，冥契天帝，得通大道，造出符咒，聚集徒衆，秘密宣布，自稱儒佛仙合一之道，信從者日益衆。大院君李昰應，秉政權，聞東學之起，謂爲邪說不可長，乃命道臣按治之。慶尚監司徐憲淳，審問崔之罪狀，竟置死刑。

《大東紀年》云：哲宗十四年癸亥冬十二月，王薨。新王嗣位，命東學罪人崔福述等，押送本道，查究登聞，福述在慶州，聚會徒黨，以“爲天主顧我情，永世不忘萬事宜^②”，十三字咒誦，執筆降神，舞劍騰空，名之曰東學，惑世誣民，故有是命。

《二官雜誌》云：當寧即位，癸亥，以慶州東學之熾盛，亦因譏校所告。十二月十六日，自閤門招宣傳官鄭雲龍，給馬牌及標信，使之下往捉來，而徒黨若甚多，則雖至發兵，期於捉來，故並給標信也。十二月二十日，鄭雲龍書啓，捉上崔福述^③等二人，其餘二十餘人，始囚大邱營，云云。因廟堂回啓，還囚本道監營，使之鈞覈，分輕重以聞。

同書又云：元年甲子三月初一日，大王大妃殿傳曰：昇端邪說之陷溺人心，實歎教化之不明，而嶺獄諸囚，至愚至蠢，昇端之目，在渠猶濫，哀矜勿喜之訓，政合此等矣。第其誑誘嘯

① 李能和按：《識記》所謂十勝地，即兵火不入之處。

② 李能和按：他本作“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萬事知”，疑後改之。

③ 李能和按：本文作崔德述。

聚之迹，不可無警衆之舉，嶺南查啓，廟堂稟處可也。二十日，以東學辟邪事，九卿各薦程朱書劾學一人，八道臣各薦一人賓對。時大臣筵奏也。《增補文獻備考·禮考》十八冊（續）云：今上（高宗）元年，誅東學罪人崔福述等。

議政府啓言：今此，慶州東學罪人崔福述，苟不早行天討，克底邦憲，則其究也，安知不駸駸，爲黃巾、白蓮之歸乎？服念閱悉斷案，斯在令道臣大會軍民，梟首警衆，從之。

東學始祖崔福述，雖被斬死，而東學根柢盤結三南各地，枝葉漸臻繁盛，有誅之，則不可勝誅之形勢。至歲癸巳春，東學徒黨數千百名，來集京城，以崔濟愚先生冤死申雪之事，齊進闕門，即光化門之外，擎木盤封疏章，藉藁席伏待命，吾亦目擊其狀，舉皆鄉村冬烘頑冥之態，一見可知。閭巷相傳，彼東學人，皆有神術，有恃無恐，能肆然封章，都下物情，頗屬洶洶。有諫官，疏論其無嚴當誅者。王下嚴旨，斥逐之。東學之徒，不能達其目的而退去。

《文獻備考》（續）：今上（高宗）三十年二月，教曰，崇正學闢異端^①云云。先是，東學怪鬼陰邪之輩，敢以不經無嚴之說，至有露章門閭之舉，諫院玉堂，疏請誅殲，故有是教。

其夏，東學黨大會於報恩郡之長安坪，築壘結幕，設包傳道^②，推崔時亨^③爲之首魁，號稱崔法憲先生。四方塵集，籍名入道，誦咒

① 李能和按：時有東學之漸，故有此教。

② 李能和按：東學人傳道，之所大者曰包，小者曰接。

③ 李能和按：崔濟愚傳鉢弟子也。

騰踊，聲震山谷，其數不下數萬餘人，勢甚不穩。於是，王以魚允中爲宣撫使，持詔往諭，遂各散去，待時發動。

《大東紀年》云：大君主陛下（高宗）三十年（癸巳）夏四月，遣宣撫使魚允中，宣諭於兩湖東徒。初，哲宗末年，有慶州人崔福述者，以邪道聚黨，名曰東學，而惑世誣民，命押送本道，查究致法。至是，其黨崔濟愚^①等，稱以儒疏奉章，叫閭請申福述之冤。於是搢紳章甫，屢上章，請斬濟愚^②，其徒聞而駭走，仍聚黨，屯處於兩湖之間，籍城立旗，遠近匪徒響應，其勢漸大。乃命允中，馳往宣撫，仍下綸音，使之宣諭。王若曰：詔爾有衆，咸聽予一誥，我列聖朝，謨訓孔彰，明彝倫，以立人紀，崇正學，以導國俗，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者，今五百有餘年矣。夫何世降俗諭，趨向各異，妄誕之徒，咀咒之術，誣惑我世，注誤我衆，民駭駭然，如醉如顛，莫可提醒，況又爾等。所謂學者，自以爲敬天尊天，而爾所稱，敬與尊者，無非慢天而欺天也。引黨嘯聚，其意安在，築石爲城，建旗相應，乃敢書之曰，倡義而或發文，或揭榜，煽動人心，爾等雖冥頑，豈不聞宇內大勢，朝家訂約，而乃敢托辭，遂欲媒禍，此非倡義，即倡亂也。爾等盤據屯聚，恃衆自恣，至使朝家之政，化無所底，命令無所施，往古來今，豈有是理乎？此皆由予一人，不能導率爾安樂爾，亦惟列郡牧守唆剝爾困苦爾，而貪吏墨守，將行懲創，惟予爲民父母，其視赤子之自陷於不義，而哀矜惻怛，不思所以牘

① 李能和按：此崔濟愚是崔時亨之誤，下同。

② 李能和按：時亨之誤。

昏嚮明之道乎？茲令護軍魚允中，爲宣撫使，代予馳往，故茲布諭，此亦先教後刑之義也。爾等其必胥告解散，而脅從之類，皆是良民也。今若或擒納渠魁，或密告情形者，隨施重賞，若一向不悛不散，則予當大有處分。爾等幡然改圖，無至自干王章，於是，匪徒退散。

東學教主系統史

《天約宗正》^①云：厥初，有水雲大神師崔濟愚者，甲申，即李朝純祖二十四年（1824）十月二十八日，生於慶州郡之稼亭里。三十二歲時，金剛山楡岾寺異僧來贈天書一卷，得其書而入梁山郡通道天上山^②。四十九日間，行祈天祭，遂通道焉。感得天帝降臨。神師從此以符咒術法教授徒弟，稱謂布德。其咒文，有降靈咒文及本咒文二者。

降靈咒文：

至氣今至，願爲大降。

本咒文：

侍天主，造化定，永世不忘萬事知。

之二十一字。《東經大全》^③所謂“口誦長生之咒，三七其字”者是也。

① 李能和按：天道教中央總部所編。

② 李能和按：此謂梁山郡通道寺末寺內院庵之千聖山也。

③ 李能和按：天道教書名。

又有所謂符水之術，即朱書太極☯及弱等形於白紙，焚而和水，飲之以療，呼爲弓乙符。《東經大全》所謂“胸藏不死之藥，弓乙其形”者是也。同書又云：“海月神師崔時亨，初名慶翔，字敬悟。丁亥三月二十一日，生於慶州之東村，移居於劍谷。年長受業於水雲大神師，爲北接道主。”○又聖師孫秉熙，字應九，號義庵，辛酉二月二十九日，生於清州之大周里，云云。

朝鮮新聞社所編《京城便覽》云：崔水雲，東奔西走，務布教旨。癸亥十二月十日，被縛於大邱。明年三月十日，以“迷惑民心”之罪被斬。而其高弟海月神師崔時亨，繼承其道。時亨亦慶州人，遵師遺教，努力傳道，而受甲午政變之餘波，爲大院君之所煽動，率其部下全瑋準、金開男、金演局、孫秉熙等，在全羅道古阜及忠清道報恩等地舉兵作亂，而其結果，馴致日清之出兵，至有戰爭解決三十年來未決之大問題矣。日清交戰既開始，東學之徒，屑屑散亂。全瑋準、崔時亨等相繼被縛，皆處死刑。數十年來隆盛之東學，遂至一時屏息，其後經八九年，至癸卯年，即光武七年，東亞之風雲告急，日俄兩國開戰。於是，孫秉熙突然出來，會集宋秉峻、李容九、金演局^①、權秉德等，與一進會相呼應，改東學稱天道教，地方人民，續續入會，號曰百萬。然而會中，宋、李、金、權等與孫秉熙意見互異，遂分立，稱侍天教。李容九死後^②，會衆紛擾不絕，金、權一派又與分裂^③，新置侍天教總部，各自布教，後權秉德又與金演局分離，創立中央侍天教會。東學乃有天道教（孫）、侍天教堂（宋）、侍天教總部

① 李能和按：崔時亨之女婿。

② 李能和按：宋秉峻繼爲教主。

③ 李能和按：與宋之侍天教分離。

(金)、中央侍天教會(權),四派之分^①。其四派之信徒總數略爲一百三十萬名云云。

信徒數表(渡邊彰氏述:天道教与侍天教)

道 名	天道教	侍天教堂	侍天教總部	中央侍天教會
京畿道	47,507	5,281	8,895	1,297
忠清北道	12,238	1,194	30,202	2,753
忠清南道	16,219	1,185	52,143	5,630
全羅北道	68,905	8,431	58,012	8,095
全羅南道	55,925	4,213	50,227	4,436
慶尚北道	3,603	1,152	15,236	1,755
慶尚南道	7,714	680	34,300	4,830
黃海道	65,123	12,203	87,726	18,562
平安南道	219,227	13,107	38,779	8,469
平安北道	358,058	43,203	39,885	9,036
江原道	47,173	5,128	35,665	3,889
咸鏡南道	118,149	16,414	15,456	7,573
咸鏡北道	57,541	1,758	4,685	379
總計	1,077,382	113,949	471,211	76,704

青 林 教

青林教者,即東學之支流餘裔也。世傳《鄭鑑錄》中有“須從白兔走青林”之語,用此作教名。往在辛卯,即高宗二十八年,鄭壽基^②爲名者,本東學之徒,別立一宗,名之曰青林教。而又竄改東學

① 李能和按:權派後復合並於天道教。

② 李能和按:一名海日。

之咒文，爲“侍天主造化定，無窮無窮萬事知”云云。蓋東學本因《鄭鑑錄》所謂“弓弓乙乙”及“鄭氏當王”之讖而起。今青林教，辛卯年爲創始，以應白兔。鄭氏爲教主，以應鷄龍新主之姓，而聚其徒黨，出沒於公州之鷄龍、報恩之俗離、聞慶之清華等地，以應青林之說，云云。光武年間，有奸細輩，貪圖榮利，謂在醴泉地捉得鄭海日，王命沿道各郡檻送京師，至則乃一個賣筆爲業之蠢漢也。數年之前，京城人韓晤，自稱青林教主，聚集徒黨，作青林教旨，宣布文，揭載每日申報，譯其概略如下：

自距今六十有一年庚申四月初五日，天宗大神師水雲大先生。姓崔名濟愚，受天主之命，開始此道，而其體裁，則統合儒、佛、仙類似之教理，以說玄機之妙，其道德，則修煉誠敬信真正之心，學以復丹田之靈，弓乙形之靈符，以療疾病之苦痛，三七字之聖咒，用得神仙之快樂，云云。

二、南學^①

李朝末葉，政治腐敗，士氣頹唐，人心靡定，實由儒學之末弊有以至之故。精神界革命，次第而起，即如西學、東學等新宗教出現於社會，結合不平分子，以對抗惡政治及惡道德^②。當是之際，有好事者，造出妖言，流布俗間，迷信者流，因口傳播，遂成秘記，近世秘

① 李能和按：或云咏歌舞蹈教，又自稱曰大宗教。

② 李能和按：當時的儒學，專主階級差別，故云惡道德。

記，有所謂五學迭亡之說，即如：

西學亡於東學，東學亡於南學，南學亡於北學，北學亡於中學。

云云等是也。西學，謂基督教也。東學，謂天道教也。又有所謂南學者，或云咏歌舞蹈教，或云大宗教，大約與東學同時始倡於湖西，即忠清道也。李雲奎爲第一世。金恒，號一夫，忠清南道連山郡南山里人，爲第二世。權一清，清州人，爲第三世教主。其次信徒，有金正鉉、河相易及廉明等數人，其教有《五音正義》及《正易》^①等書，而亦自稱統合儒、佛、仙爲其宗旨。今論其教學之法，其說如下：

始以“吟哦唵咿唔”五個母音，高聲唱之，如歌曲然，緩急高低，務合節奏，自然爲咏、爲歌、爲舞、爲蹈，心平氣和，自得通理，洞澈三教，云云。又從而數衍河洛理數，先天後天，陰陽五行，五音五臟，六律六甲及易理等說，以附會之，其要如下：

五音正義

宮土音	聲出於脾	濁重半低	化甲巳	爲君	正音曰吟
商金音	聲出於肺	清輕半高	化乙庚	爲臣	正音曰哦
角木音	聲出於肝	半濁半輕高	化丁壬	爲民	正音曰唵
徵火音	聲出於心	半清半輕高	化戊癸	爲物	正音曰咿
羽水音	聲出於腎	半濁低重短	化丙辛	爲事	正音曰唔

① 李能和按：金一夫編。

右“吟哦唵咿唔”五音，隨其五行本原之天聲，陽律陰呂，出於臟腑，血氣和平，故歌之咏之，不知手舞足蹈，而自然心情虛靈，神明符應，造化之理，格致之功，無不通悟。語其工，則至簡而無不備。語其理，則至大而無不至。語其道，則明其本然之天性，閑邪存誠，自強不息。上帝臨汝，理無不通，云云。

金一夫所編《正易》云：“道乃分三理，自然欺儒、欺佛、又欺仙，誰識一夫真蹈，此無人則守，有人則傳。”○信士金正鉉解曰：“儒者，需人也，謂道由於人而行仁也。佛者，弗人也，謂道不在人，而在空也。仙者，山人也，謂道逐於人而游無也。儒主精而貫通，佛主神而頓悟，仙主氣而修煉，此精氣神三者，皆根於心法。故儒曰存心養性，釋曰明心見性，仙曰修心煉性，今我大道，實實三教而通之者也。”

三、太乙教^①

太乙教第一世教主姜一淳，號甌山。辛未，即高宗八年九月十九日，生於全羅北道古阜郡之西山里，其父應祚，家本微賤人，亦放浪，年愈三十而無嗣，乃與其妻，禱於斗星山^②之甌峰，禱畢下山，忽有黑雲被天，雷聲震地，姜妻舉頭見天，自南而北分而為二，自其中出大火塊，旋轉其前，漸漸縮小，如盆如卵，飛入口中，遂吞下焉。自其月覺有娠，至期滿，舉一男。室不炊而常溫暖，如夏月。兒漸長大，入村塾學，才質卓越，不肯與凡兒游，常獨讀仙道之太乙咒、

① 李能和按：吽哆教、普天教。

② 李能和按：在西山里附近之地。

佛典之七星經及儒籍之尚書序，苦心研究，欲發真理。年至弱冠，好游江山，身弊袍，頭破笠，人以“姜笠”呼之。至辛丑年，自云得道，統合儒佛仙三教，創立一宗，亦稱己乃玉皇上帝降生人世，主宰萬物，而以降生前為先天期，降生後為後天期。然而在先天，則主掌相剋之理，故有怨恨不平之氣充滿於世。在後天，則主掌相生之理，統治世界，使怨恨者，變為相愛，使差別者，變為平等，使人去其心中惡欲，而成大仁義精神。及肉身掃除病苦，共享壽考，各得快樂。若換言，則現世貧富差別、貴賤差別、強弱差別、男女差別，故自有無量怨苦不平，今我主宰天地萬物，將欲根本的改革，使我人類解脫此苦，天地一番開闢，世上花開鳥啼。雖然將有怪病流行，無數人命，皆歸死亡，若聽吾教，誦咒讀經，可免其禍，有咒如下：

吽哆吽哆，太乙天上元君，吽哩吽哆耶都來，吽哩喊哩娑婆訶。

是即所謂太乙咒也。對此咒文，二說不同：一則姜一淳在金山寺讀佛經時，得一道士所遺；一則黃帝所作，而老子修正，云云。據此傳說，可知其咒非姜之所創造者，而皆是假托之辭也。

自辛丑得道，至己酉死去，凡九年間，彼徒盛稱其所行之異迹，即呼風喚雨、療病者、生死人之術法，傳相告述，迷信妄仰，籍是足驗。朝鮮社會知識程度，尚屬幼稚也。

姜一淳多畜妻妾云，有鄭氏、高氏、金氏及他數人，可謂朝鮮之穆罕默德，即伊斯蘭教初祖，畜有多妻，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常好游歷江山，至己酉六月二十四日，在全州銅谷金享烈（即其妻父）之家死去，其徒相傳死時光景，其諸說亦不一。

一說，臨死有言曰：吾已盡行“天地公事”，從此去矣。溘然而死，皆云仙去。

一說，吃蜜一盆，當場致斃。

一說，宰牛殺豬，致祭天地，以有褻慢，乃被神罰，吐血而死。

第二世教主曰車庚錫。

姜一淳，有高弟三人：曰井邑人車庚錫、曰全州人金亨烈、曰扶安人李榮魯等是也。姜一淳死後，此三人等，宣播教旨，至甲寅年，信徒之數達數千人，而互生紛爭。金亨烈最先分立。丙辰年間，李榮魯與蔡士允等，復分離立別派。

太乙教第二世教主車庚錫，其父車致九，本東學黨，與全瑋準同事，起擾於古阜郡，奪取官庫軍物，終為官軍所獲，處於砲刑。其時庚錫，年纔十五，繼父志，信東學後，投入一進會，在全州支會，盛為活動。未幾來京，觀察時局，知其無能為，決意還山，至全州，遇其姨妹之夫姜一淳，棄東學而奉事之。己酉正月三日乃得傳鉢，云云。至丙辰冬至日，車庚錫初置二十四幹部員，後於己未十二月十二日，在慶尚北道咸鏡郡之大皇山祭天地後，廢二十四任，而改置六十幹部，用曆書式奇異之號，其名如下：

金、木、水、火、東、西、南、北、春、夏、秋、冬、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使此幹部六十人，領率教徒數萬名，其次，又有六個任員曰：

敬禮、教務、節義、執理、察理、行信。

其次，又有十二“時”員、八“刻”員、十五“分”員等名稱。

爾時，警局探知車庚錫設置幹部領率徒衆，疑有陰謀，密命取締。乃於戊午十一月，自濟州島至木浦港，凡屬太乙教徒，皆行檢舉，按驗無實，始乃釋放，至己未春，獨立運動大起，京外太乙教徒，亦多參加，又彼徒爭言。甌山臨死有言曰：“我死數年後，再臨鷄龍山。又第二世教主車庚錫甲子四月將爲天子，都鷄龍山，太乙教徒，皆可得爲高官大爵。”此等風說入聞警局，於是三南及江原道數千教徒次第被逮，而全州教徒，聚集獻誠金至十一萬圓之巨款，疑爲上海臨時政府聚軍資金，亦被差押。車庚錫率其幹部，祭天地於咸鏡之黃石山後，乃隱其踪迹，不知去處，云云。蓋車庚錫自稱大時國皇帝，已即其位，至甲子年，將爲實行其權。車庚錫自稱其母有言：“嘗爲墜子所劫辱野合，臨去曰姓鄭，遂有娠生汝”云云。故自謂鄭姓，務求符合於《鄭鑑錄》所謂“鄭氏當王”之說。又於井邑大治家舍，如宮殿部署。蓋自以即位，定鼎設官，擬行王者之事，云云。而誘騙信徒，凡募徒百名者，其行政時，將爲郡守，募徒千名募徒萬名者，各隨功勞，爵秩高升，且給期限。期限內不得募其所定數者，爲之延期，而所取金錢，任意揮霍。又命信徒，有剃頭者，皆令長髮，專用《鄭鑑錄》，哄騙其徒，云云。

金亨烈一派所傳風說曰：《鄭鑑錄》有“母岳山下金佛，能語之語”。姜先生臨死云：“金佛能語，此指我也。我死之後，我之靈魂，將住依於金溝郡母岳山金山寺彌勒佛像之腹藏中，汝等隨時獻禱，我當默授訓條。”故其教徒，每於夜中，爭持牛酒，往金山寺，供養彌

勒佛像。蓋佛寺禁酒肉，致誠者賂寺僧，得行祭，官府偵知其事，拘治教徒。威鳳寺住持郭法鏡，乘此機會，籍稱感化太乙教徒為佛教徒，交涉當局，釋放彼等，相率而來，住京城佛教振興會^①，推金亨烈為會長，後改稱彌勒會，此不過是改頭換面計，而察其裏面，則依然吽哆教也。此外，今於京城共有五六處太乙教之門牌。

李能和曰：數年之前，吾鄰，來一吽哆教師，秘宣宗旨，吾誘以致之，示以將信意，叩問其道理。據其言云，姜先生即金山寺彌勒佛像化生之人，而其行道也，與釋氏之慈悲，異其旨趣。蓋此世不平充塞，不報之，則不能致平和，故飲酒食肉，無所忌也。到今思之，則所謂先天之理，主掌相克者歟？後閱新聞，有太乙教徒，在密陽佛寺，殺害寺僧數名之記事，即是以殺為義。蓋其徒之包藏危險思想，如此類，不可放任，以遺毒害社會也。

太乙教行儀

凡人欲入教時，家口一同，沐浴齋戒，換著新衣，豐備祭饌，貧則清水一碗，亦無妨。陳設祭物，其中設“玉皇上帝降靈之位”如神主樣，誦太乙咒，四拜。其夕連誦咒文，疲盡乃已。以後七日，晝夜不息，誦之不已，存想凝念，天空之中，現諸景象，或見虎狼，或見人物，或見祥雲瑞靄，或見仙童玉女，或見觀音釋迦，種種奇形，色色異狀，來列眼前，謂之“開眼”。一年或二年間，誦讀咒文，玉皇上帝來現眼前，各人異樣，教中謂之“承顧”。誦咒不已，自然騰踴，謂之“轉身”，或云降靈。而舞如是之時，世界萬國，可以坐見，長生不死，亦可致之，身入冥府，已死之祖先，可得相見，改換冥簿，延長壽

① 李能和按：郭法鏡所主管。

命，萬事如意，無不通之，云云。

視其教徒所行之事，書符咒而燒之，或作餅埋山上，一年之中，凡有六祭。

正月一日，以名節，故祭。

正月三日，姜先生傳法於車庚錫之紀念日，故祭。

六月二十四日，姜先生之死日，故祭。

八月十五，以名節，故祭。

九月十九日，姜先生生日，故祭。

冬至，以一陽初生，故祭。

四、白白教

六堂居士崔南善氏爲余言曰：“白白教，起於今陽平郡楊根，而其所奉之神曰白衣觀音、曰白衣仙人，教徒可有三萬餘名。”

李能和曰：白衣觀音者，即如葉降禮《遼志》所云：“白衣觀音，常住長白山者也。”白衣仙人，即如高麗妙清所謂，西京八聖像中，護國白頭岳仙人者也。白白教，其仙佛皆稱白衣，亦有其故。蓋朝鮮人，自古好著白衣，故天下稱，朝鮮爲白衣國。又白頭山，爲朝鮮之鎮山，故祀其山神，爲人民信仰之對象者歟？高宗之時，無神不祀，陰陽卜筮之輩，斥宮闈盲巫，祈禱之徒，遍滿祠廟，當是時，有獻言者曰：朝鮮諸教俱備，但無道教爲欠典，如蓋蘇文之設，麗王以儒佛老三教爲鼎足，闕一不可。於是，高宗資遣池運英及崔時鳴等於中國，往江西省龍虎山，得張天師像來，構道觀於楊根郡之龍門山

以奉之，蓋仿中國道觀之在龍虎山，亦必擇龍門山，是屬光武年間之事，而道觀今廢矣。白白教起於楊根郡者，是必有人行祈禱於張天師像，倡言得道，以欺世人，創立宗旨，曰白白教。蓋用白衣觀音之白與白衣仙人之白，爲其名者也。

附錄

海東傳道錄^①

韓無畏

仁祖朝，有一僧游行至關東，忽被賊株連，持一鉢囊，爲官搜檢，得一小卷，題名《海東傳道錄》。邑倅見而异之，釋其僧，致其書於澤堂^②。澤堂爲之傳於世。

唐開元中^③，新羅人崔承祐、金可紀、僧慈惠三人，游學入唐。可紀先中進士，官華州參軍，轉長安尉。承祐又中進士，爲大理評事。俱嘗與游終南。有天師申元之在廣法寺，慈惠適寓於是^④，深相結知。二公因以紹介，每相過從甚歡。

一日冬深，山逕雪積，二公到山門，留宿從客。夜二鼓，元之忽曰：“鍾離將軍來耶。”俄有客攜窗而入，虬髯蟠腹，不帶不履，顧眄殊偉，三人退伏户下。將軍曰：“何客耶？”元之曰：“此皆新羅人也。”將軍命之坐，進茶款洽。元之曰：“佛教流行，已滿三韓。獨我

① 《海東傳道錄》載《藏外道書》，第31冊，第474～493頁。

② 即朝鮮王朝文學家李植。

③ 應爲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

④ “於是”有寫爲“於是寺”。

清淨之教，尚未之傳。羅邦之人，無福而然，在吾教亦欠事。余觀此三人，皆有仙骨，可以誨。今夜委以道兄決之。”將軍曰：“吾見三人，已大悉矣，但新羅國道教無緣，更過八百年，當有還返之旨，宣揚於彼。其後道教益盛，佛教漸微。地仙二百，或拔宅、或升飛，以弘大教。此三人，生非其時，若欲學仙，留在中華，則吾當指訓。”元之謂三人曰：“大師之誨切至，君等各盟天以受。”三人即拜北斗，步罡祝天以誓。將軍曰：“三人俱以微星下謫人間，不作神仙，當為將相。公等各各盡誠守持，力行不懈。”且以《青華秘文》《靈寶畢法》《金誥》《人頭五岳訣》《內觀玉文寶籙》《天遁煉魔法》書付之，且授以口訣，拂袖去。元之大喜，遂置三人於石室，修煉內丹，躬自供給，凡三年丹成。可紀、慈惠不出，而承祐從事李德裕於西京，兼鹽鐵判官。數年，李公謫崖州^①。因致仕歸國，慈惠亦從之。可紀堅心不還。

八月，舟至海中，忽颶風飄至大島。有持節仙官，迎於船頭曰：“正陽真人^②有書付二公。”拆看，乃鍾離書也。令還其所授經訣曰：“爾等緣薄，自壞天道，復何言乎？然東國八百年後，弘明大道，必藉傳授，乃可入門。爾等所授經訣，及《伯陽參同契》《黃庭經》《龍虎經》《清淨經》《心印經》，行於世者，可燃燈相付，一綫以傳爾。賴此功超登上真也。”二公涕泣，以五種仙典拜受，仙官俄失其島。及返國，惠公入五臺山，承祐拜官屬升太尉，以口訣授文昌侯及李清。清入頭流山，修煉得道。承祐九十三卒，五種書悉皆付清。清升去，其弟子僧明法得之，質疑於惠公，盡得其要。惠公百

① 今海南瓊山。

② 鍾離權，被全真道奉為正陽真人。

四十五年，入寂於太白山。法公百三十二解去，以法授上洛君權清。權清佯狂詭爲僧，修煉得道，隱於頭流山。孤雲學士俱在於此山，隱現無方。

逮元朝，有偈賢，自上國來游，見上洛於般若，降拜而請師，得其正法，修之於雉裳山，垂成屢敗者凡四踣。遇一衲於西臺山，自言惠公弟子明悟和尚，乃以煉魔法教之，八年乃成，欲解以悟公之法，留待可傳者，遂易姓名金孤雲。

趙石澗雲乞，遇之於俗離山，得其法後，偈公多往來於江原慶尚道，教小兒《通鑑》，百餘年，人不識。正統初年，見梅月堂於春川，知其利器，引以稍誘之。金公方銳意斯世，不能省焉。過數年，金公不得於世，爲僧自放。偈公，即獲於寒溪山，授以道要。金公修之，一年丹成。偈公即水解上升。金公復入金剛山，抱一九載，乃下人間，復還俗，以《天遁劍法煉魔真訣》付洪裕孫。又以《玉函記》內丹之要授鄭希良。《參同》《龍虎秘旨》悉教尹君平，入寂於俗離山。後七年，尹公遇梅月堂於松京曰：“欲以丹學授徐敬德，往來茲二年矣。”其後尹公成道，以其道付熙川校生郭致虛。今在妙香山，莫知其踪。鄭公之學授僧大珠。大珠佯狂，狂乞於通都。鄭礪、朴枝華得其旨，俱成仙解去，今無見也。洪公初授密陽孀婦朴氏，受道爲生，名妙觀，傳張世美，世美亦爲僧，修煉復還俗解去，授姜貴千。貴千傳張道觀。今失所在。

僕不幸生晚，不及睹梅月堂，又不獲樞衣於三仙翁，追想遐風，每自嘆羨，天不愛道，乃於丙辰夏，逢郭公於香山。以僕可與語，曾話於金仙臺十六日。且曰：“君九年，乃可成道，傳道付囑，不在君生前，而在君身後；不在下賤，而在上大夫聰明智慧文章之士；亦不在僻壤，在於京輦之下。君嘗殺人命，貪財好色，罪過深積，道成四

十年，當在塵寰，備受艱厄，以償玄律，然後乃可上升。留封口訣十六條，至於李姓人，則自可宣揚玄化。況八百年，已屆其數乎，仙子之出，當賴此，不墜正陽一綫之脉，勉之勉之。”因忽不見，僕遂於金仙臺，剃髮休糧以修。少日不早出家，多傷欲障，年已過五十二，不能速成，坐禪十七朔乃得丹基。烹煉三年乃結靈胎。又九年方完功行。今年九十四歲，傳我道者，生於功行方完之年，離順境，入於逆境者，在我解去之日，得我訣。勿使秘之，尋其人，商榷旨意，一心奉持，則固入至道矣。噫！人身難得，以道相尋，有志之士，及時孜孜，努力不怠，誠一之極，自有來教者，亦有頓悟處。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可不勉哉！天已澄錄，道已默孚，雖欲自專，不可得也。雖欲付他，亦不可得也。毋過秘之，傳之其人，毋妄泄之，以瀆天戒。太上嚴譴，悔之無及。一大事因緣了矣。歲萬曆庚戌^①十月二十四日紫輅玄真人奉天臺得陽子韓無畏臨解謹記，書於德川郡校後居。

此下有十六條口訣。

澤堂李植曰：“癸未秋，奉使赤城西還，偶與主簿金誥，談其勝概。金言：“赤裳山古有道士煉丹之迹。”余仍問見何書，金答以曾見此書，即《傳道錄》也。於一山人處，余固求得之，金復以金丹口訣來授，或謂金誑我如唐道士媚士大夫，此非也。我本不攻異端，老病垂死，金又拙文寡聞，決不能贗作書。書文字平順，而語不張皇，又非文士僞撰，故知其為一個隱逸人所記也。近復見中朝新刻來《神仙通鑑》，則有金可紀從申元之學仙事迹，可紀之名之詩在孤雲之前。此書言，可紀與崔承祐同余進士，我國所記，則承祐之名

^① 萬曆庚戌，為公元 1610 年。

在孤雲之次，此不可知也。而二人之入唐登第，則不可誣也。嘗欲考求年月，驗其真妄，傳之其人，病卧東山，精力未到，取以贈太白山人，使藏之僻處，以俟可傳之人焉。

大明亡後四年丁亥孟夏日，澤堂識。

又《澤堂集》中，有茂朱赤裳山城護國寺碑文曰：“此山於地志，祇稱裳山。蓋取諸形，俗稱裳山。”又有僕道人煉丹事迹，見於《傳道秘記》云：“於此可知，秘錄之傳，實自於澤堂。”而其作說表揚，又如此則宣揚玄化，信不誣矣。得陽子在丙辰年，果爲五十二歲，在庚戌爲九十四歲，則是爲丁丑生也。庚戌在萬曆爲三十三年，而即是年，解化去世。野史中“八十坐化”云者，蓋喪賓矣。九年方定功行，則其間入五臺，又不异矣。

鶴山辛敦復^①曰：“《海東傳道錄》韓無畏所作也。”余見一野史言：“無畏，西原儒生也。少時好任俠，擅西原官妓。一日，殺妓夫，避仇入關西寧邊，遇熙川校生郭致虛，學秘方，泛覽仙佛。年八十雙眸炯然，鬚髮如漆。”許筠爲遠接使從事官時，無畏爲順安訓導。筠知其爲异客，要共宿問學仙之方。無畏曰：“爲仙之道，勿作陰謀秘計，刑殺無辜，勿欺誣人，勿營財，見窮困人，勿惜財，常清靜，無近女色玩好。”無畏鯨居四十年，因一家窘乏，辱身爲訓導，以救朝夕。年八十無病坐化，葬於順安。後五六年，所親者遇於香山，顏色不老。問曰：“人言公化，何容顏勝昔？”無畏曰：“傳之者謬也。”一說無畏入五臺山煉丹解化云。蓋無畏戒筠之言，切中筠之心術。其已知筠之終，以陰秘欺誣貪淫之喪其身也。其錄中所言，得道諸

① 鶴山辛敦復（1692—1779），李朝英宗時的筆記小說家，對道教仙學有特殊愛好，著有《丹學指南》等。

人，著於他說，多可訂者。

《續仙傳》謂：“金可紀，新羅人也。賓貢進士，服氣煉形，俄擢第，葺居於終南山子午谷，復三年，航海歸本國。復來，衣道服，入終南，務行陰德。大中十一年（857）十一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升。’宣宗亟異之。賜宮女四人，香藥金彩。又遣中使專伏侍者。其日，果有五雲鸞鶴，笙簫金石，羽蓋瓊輪，幢幡滿空，仙仗極衆，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唐詩有章孝標《送金可紀歸新羅》詩云：“風高一葉飛魚背，潮淨三山出海心。”可紀之歸，又以八月信然，而此云：“堅志不還。”蓋二人同歸而獨復來耳。是豈以東方靈氣未敷，不宜超度，獨終南爲靈界，且依大師則易爲力歟？

申元之嘗顯名玄宗時，宮女張雲容餌其丹。及死百年，煉形太陰。元和末，果再生，元之尚來往人間，自號田先生。識者云：“元之魏時人，慈惠即義湘大師，而承祐亦羅季名賢。”崔文昌隱頭流，野史言：“谷城，南越異人也，嘗命家僮入智異山青鶴洞，致書於所親。僮既至，果見彩閣精麗，有一道人，姿容甚美，與老僧對棋子，憶來時九月未，及出洞，乃二月。”知者云：“此孤雲，而僧則玄俊。俊爲孤雲之母兄也。”

上渚君，不知爲何人，而《南宮斗傳》云：“斗遇一僧於踞，引謁權真人^①於赤裳山，亦僧也。教以煉丹，垂成而敗，出山也。教以餌

① 權清，高麗文宗（1046—1083 年在位）時代的人，年輕時曾登上太白山頂，遇見蘭若庵老僧，從他那裏得到昔日釋慈惠受正陽真人鍾離權所授的道書。於是，權清佯狂爲僧，修煉得道，隱於頭流山，“孤雲學士（崔致遠）俱在於此山”，他們一起琢磨道法。權清修煉十一年後終於成仙，因隱現無方，《海東異迹》稱之爲“權真人”。

黃庭拜北斗。斗之師姓權而又僧，且遇衲之事，煉丹見敗之迹，何其與偃公相類也。”偃公能易姓名，而十六訣中云：“有人環久不效，日拜北斗，自然有陰佑。”陰真君曰：“得經籙尸解等法者，爲南宮烈仙。”南宮固仙府，而斗是久未見效者，豈以是爲姓名，將以自力耶？然則權真人豈非所謂上涖，而僧則爲明悟。斗亦安知非賢邪。車天輅所記，又有羽人之說，則頭流固神仙窟宅歟？

趙雲乞，麗末托膝孿，棄官隱居時，號异人，其亦有所授乎。一說言金悅卿，在寒溪時，有一士從學，每夜東峰出去，其人潛踪之，東峰至磐石上，與一人對坐，言笑款密而遠莫之聞，此豈偃公傳道之時耶。傳稱，東峰五十九卒，殯三年，將葬，面如生人，以爲生佛。其得道明矣。虛庵知時事將亂，欲遁，與一僧甚密。五月五日，僧至，鄭公托以溺水，與之游去，隱現無常。北窗素异人，自解外國語及鳥獸音，靜居三日，洞知百里外事。在揚州瞑坐十餘年，無病而逝，時謂尸解。朴枝華入金剛山，七年修道，年八十餘，遇壬辰亂投水，豈非偃公水解之法耶。尹君平，武人也，以軍官赴燕，遇异人，授以《黃庭》，解修煉之方，道術甚高，八十餘尸解，死體甚輕，如空衣。

洪裕孫亦多异事流傳。郭致虛善幻術，呼風喚雨。李清、明法、大珠、妙觀、張世美、姜貴千、張道觀，無所著見，所謂上大夫，未知誰果當之。而《十六訣》傳自澤堂，則至於李姓云者，亦有以也。

丹書口訣

韓無畏

第一章 言三教之中，唯道教執中

夫夫人曰三才，儒佛道曰三教，三才既立，三教斯生。儒教主人倫而下學處多。佛教主明心見性而上達處多。下學處多，故涉於淺近而不及於上達。上達處多，故務於虛遠而專闕其下學。惟我道教，或未嘗絕人倫而不廢下學之功，最貴其明心見性而亦不墜於頑空，要之三教之中，自無過不及而執其中也。

第二章 言道德參同，爲丹學之祖

若稽太上老君，實惟吾道之鼻祖，乃作《道德》五千餘言，洎夫伯陽真人之出，以接夫老氏之傳，乃述《參同》三篇。蓋吾道之旨，於斯二經盡矣。然其爲書多深晦而少平易，平易處，雖愚夫，可以與知，至於深晦處，雖智者，亦有所未至爲。

第三章 言行道成道，必以中正爲要

蓋陰陽之造化，萬物之生成，莫不自中正出來，是以儒家之聖經賢傳，千言萬語，皆不過使人歸於中，若讀《中庸》《易傳》，尤可信矣。而造化生成之妙，亦可見矣。至於吾道之成就，亦何嘗處於此

道，而世之學者，懵然不語，於戲惜哉！

第四章 言學道之人，須有中和氣質

凡學道者，先看其氣質之清濁，而尤以中和為貴，若過於清則進銳退速，易成易敗，若不過則蔽固昏濁，終不可與入道，其稟中和者，百不得一焉。

第五章 言學道，必有丹財道友

凡學道者，必先積丹財，而亦必得道友，乃可下手，若不得丹財，則饑寒亂其心，不得道友，則事物搖其精，意息或虧，丹基輒敗，可不懼哉！

第六章 言三關之法，入道之門

凡學道者，其始也必先煉己待時，其法乃擇潔淨靜關之地，而坐關煉念。初坐一百日，即初定關也。又坐一百日，即中定關也。又坐一百日，即三定關也。其坐三關之時，亦必有分，而胡思亂想，俗務塵緣，一併掃却也。若不坐三關，雖胎息之小道，亦不可成也。

第七章 言坐環，必有時日，不可妄用也

凡學道者，先坐三關，然後方始坐環。不必在深山窮谷，雖通都大邑可矣，必擇八月初三、十五，先天真一之炁始生之候，而方始坐功，其功略與坐關同。

第八章 言去三蟲之法，有方有藥

凡學道者，坐關之前，必先去三蟲，其法或守庚申，或每日夕呼

名，亦宜以水砂、纍雨、水飛，每日欲飲之時，輒服二三匙爲度。若坐環之後，亦恐其因此動念也。

第九章 言制魔之法，必有其物，劍用七星劍，柄用香木， 七隅象七星劍，用五隅象五行

凡坐環之後，必以外魔爲戒，屏書天篆，壁懸古鏡，亦豎寶劍，則凶邪外魔，自然退去。

第十章 言制魔之法，亦必有燈起下章不睡之意也

凡坐環之後，不可一夜無燈，必厚求清油，夜以繼晡，若燈火未繼，則亦恐外魔，乘暗投隙也。

第十一章 言制睡魔之法，承上章制魔而言也

凡坐環之後，亦不可一夜或睡。或睡則人之魂魄，乘陰逐陽，倏忽往來於夢寐之間，而氣息任其旺洪，難可收也。其制睡魔之法，亦自勉強而已。其初雖似不可支，而若耐七八夜，則自無睡矣。

第十二章 言行火候之法

凡坐環之後，必依法做工，則金光出現，籠罩一身，此乃得丹之報。而真一之氣候也，已往不過三月，而自生火候。以後起於子初陽生之時。至巳陽極而納氣，微而洪，起於午初陰生之時，至申而極陰，出氣自微而數，惟卯酉則勿放勿納，戌亥則任其天然，攢簇一日之功也。

第十三章 言運氣之法

凡坐環煉氣之法，其初也運一宮之真陽（坎宮腎水），始自尾間，歷脊脉至泥丸，煉之又煉，降自齶上，下入丹田，緊閉固封，然後依法行火候也。

第十四章 言成胎胞一之法

凡得一之後，一月轉如桃核，以至九月如桃實，而十月成功。超凡入聖，然又須尋山澤岩洞，饑食困睡，如初入環之時，終九載，抱一之功可也。若不做九載，則胎難堅完，未免走失也。

第十五章 言懺悔性慾之道

凡抱一之後，能事畢矣，然若計前日罪過深重，則亦不可遂去世超升，而當以積善，消盡無餘，然後從心所好，或留形住世，或解化而去，為地仙，為天仙，無所不可。

第十六章 言守虛如如之法

凡得丹之後，不可有欲速之念，而使吾心意，歸於一身正中空虛之地，而正如白日，當空無塵氛也。

丹家別旨口訣

韓無畏

其 一

閉精節食，閑坐不動，坐臥息食，一任天然，勿思平日，恩仇榮辱，得失悲歡，勿念日後，期望功名，芬華福壽。除却胡思亂想，前念已絕，後念不動，念若忽動，抑之又抑，久久能熟，炁自運行，神自安和。

其 二

凡坐環，不必深山，不避通都，惟結丹友，厚積丹財，寒先添衣，饑先進粥，勿使衣食之念，先萌於中。

其 三

先要運炁，乃可挽回先天，故欲運其炁，則目不視，耳不聞，口不談，鼻不嗅，兀然孤坐，以眼視鼻，以鼻視心，以意抑氣，久則自知其炁之融入谷海臍也。即以意斡氣轉於尾閭，後夾脊雙關，而上直抵腦後，納炁於項中，煉之久熟，漸自天庭，降之心宮。如是運之久久，則自齶上有甘津一塊流下，此乃先天真一祖炁還返之候，急以舌收之，徐徐咽下，送於臍下下間也。

其 四

甘津一出，並與欲仙之念忘之，微微以息，封閉於臍下，內息不出，外息不入，溫溫默默。如鷄抱卵，以息抱住，勿數勿縱，行之月餘，則神光自五臟而出，悉罩一身。

其 五

神光現出，乃胎成之候，慎勿睡，慎勿飽，或至炁旺息洪，則以意抑之，稍弗助之以意。

其 六

每日子時，以意助息，微微引出，丑稍洪，寅稍數，卯則縱而勿放，不抑息，不助意，辰巳則比丑寅稍洪，加數，午後稍抑，未申漸抑，漸除酉時之功，與卯時同，戌亥則安息任天，如守城，然攢簇於一時，如一日之功。

其 七

丹兆已成，意息或休則，丹或漏失，以意收住，返之於一身正中虛閑空寂之地，意或縱逸，丹基將敗，敗則急以抑念，猛省收拾，久久自返矣。

其 八

丹基既立，然後三朔大如鷄卵，五朔大如桃，七朔如木瓜，九朔如嬰兒，十朔功畢，即解岩安坐，饑食困睡，一如初入環之日。

其 九

行之凡三年，煉虛已訖，自覺耳有清韻，毛肉漸韶，夢寐絕無，癡減口香，飲酒不醉。

其 十

陽神忽出，浮游四方上下，若或逸去不住，輦難完抱一之功，故常常收拾，毋使橫放久出，且勿從於六通，以自眩奇。

其 十 一

又行五年打坐，全九載抱一之功，當飛升玉京，但罪過深積，以功行陰德消之，或欲留形住世，則訓俗輔治，亦無所妨，三千功滿，八百行圓。

其 十 二

食忌大熱大冷，肥膩臭腐，六畜鳥鱗，雀蛤雁鵬，五辛。器用必精，寢忌不潔，墊濕蚤虱，房中三鏡，壁上四劍，屏書天篆，長爇真檀，冬幕夏床，又忌看花聽樂，聞哭交談。

其 十 三

初入環及三年丹固之後，亦可看書，如仙佛之典，及《周易》《中庸》《莊》《列》等書俱可，切勿見邪淫之書，《陰符》《道德》《金碧》《參同》《黃庭》《度人》等經，焚香禮誦可也。

其 十 四

入環久不能見效，逐日拜斗，各二拜，虔誠暗祝，追懺前日罪過，則自然有陰佑也。

其 十 五

入環，必有魔難，如父母妻子盡死，如盜賊刀兵蛇虎，如天仙玉女下降者，皆非真而假也，俱以不聞不見，消之可也。

其 十 六

丹經子書，千卷萬編，皆假像立名。黃絹幼婦，不可解見，誤讀者，猜金石采戰，一切除去，慎勿入眼，一心奉持《參同》大旨，不使退轉，誠之又誠，鬼神將引之，能自得仙也。

青鶴集

門人 龍岑居士 趙汝籍撰

雲鶴先生事迹

大明世宗肅皇帝三十八年己未，即我明宗大王十四年（1559）也。是年，七月初八申時，生於麟蹄郡玄高村。年五歲，妣新平李氏移於新溪栗灘東，先生從焉。年纔十六，便有雲林高趣，且得先君遺書，而不求仕宦，專意窮格。萬曆乙亥〔宣祖八年（1575）〕夏四月，坐於家前槐木亭讀《周易》，忽有一優婆塞^①，從旁竊聽，良久曰：“吾遍八路，閱人多矣，未有如君者。君可謂入道者。”袖出一卷授之曰：“持此入山，則克證高真師友善類。”先生問居住姓名，不告而去。後問諸師席，則乃東海中脩然子孫文載也。先生入澹定山中居焉。

歲壬午〔宣祖十五年（1582）〕，賣藥錦嶂江江邊。逢一人，頭戴蔽陽子，杖丁公杖，一見先生，便出肝膽，半晌探討，遂定訂期於五臺山（江原道）麒麟臺。果如其期往，則七個仙人列坐岩上，先生瞻拜於七人。七人含笑攬袖，各告其道號，而不告姓名。居前者則金蟬子，錦嶂江所遇者也。其次，彩霞子、翠窟子、鵝蕊子、桂葉子、花

① 優婆塞，是梵文 upāsaka 的音譯，指在家信佛並接受了三皈依的佛教男居士。

塢子、碧落子也。此七人者，抱高世之才，智天人之物，不遇於時，遁迹江湖游天下，而夷漢無阻焉，同師事青鶴上人。

青鶴上人者，我東甲山人也。姓魏，名漢祚，字仲炎，少從百愚子。能格物致知，長逢華客楊雲客，俱學異術。然後，遍游諸國道觀山林，晚而東還，卜宅於青鶴洞，故曰青鶴上人。於是，七人引先生，訪青鶴洞，同師事魏先生。魏先生號先生曰片雲子。余即片雲之門人也。

余於戊子歲〔宣祖二十二年（1589）〕以落榜舉子，失意還歸，路遇片雲於楮灘，初不相識，先生便呼曰：“關西趙汝籍，胡爲栖栖？”余乃驚異之，遂師事焉。負笈立雪，於今六十年矣。一自先生沒後，但恐高人踪迹，永爲泯沒，故提掇向來，耳聞目睹若干事迹而記。

青鶴上人曰：“湖南金蟬漢拏之英，關西翠窟鴨綠之靈，燕人彩霞陽和後身，楚人花塢曹彬還魂，遼東鵝蕊羽林之星，女真桂葉河魁之宿，惟彼太原之碧落塞上猛虎之精。海西片雲雲中，白鶴之魂也。”

青鶴上人曰：“東俗，崇貴抑賤之習，甚矣。至於旋美褒善，皆出於名家貴族，而山林之人，湮沒無名者，幾個高士也。徐花潭敬德之播芳流譽，蓋以朴淳許曄、吳允謙之增光潤色也。敬德詩曰：‘將身無愧立中天，興入清和境界邊，不是吾心薄卿相，從來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游刃，玄妙機關少着鞭，立敬功成方對越，滿窗風月自悠然。’趙龍門昱和之曰：‘至人心迹本同天，小知區區滯一邊。謾設軒裳然桎梏，誰知城市即林泉。舟逢急水難回棹，馬在長程合受鞭。誠敬本非容易物，誦君佳句問其然。’蓋誠之也。”

燕山時，有惠孫者，號百愚子，字裕後，居金城菩提津邊，爲人

玄默，終日如愚。然窮義理達冥契，知來數已往之事，學通見達聞之術，實爲前後無雙之士。第以族寒家貧，混迹農商，終致鳥沒空山，惜哉！百愚子嘗有詩曰：“閑望浮雲知世事，靜觀潮水悟天機。”可見其胸中灑落，自然之態也。

金蟬子曰：卞沚《記壽四聞錄》者，記吾東道流之叢，有曰：桓仁真人，受業於明由，明由受業於廣成子。廣成子古之仙人也。桓仁爲東方仙派之宗。桓雄天王，桓仁之子也。繼志述事，又主風雨五穀，三百六十餘事，以化東民。檀君繼業，化行千年，九夷共尊之，立爲天王，蓬亭柳闕而居，絢髮跨牛而治，主世一千四十八年，入阿斯達山仙去。子孫蕃衍，當其時大國九，小國十二，大抵皆檀氏也。

其後有文朴氏，居阿斯達山，韶顏方瞳，能得檀君之道。永郎者，向彌山人也，行年九十，有嬰兒之色，鸞羽之冠，鐵竹之杖，逍遙於湖山，遂傳文朴之業。

馬韓時，有神女寶德者，御風而行，抱琴而歌，貌若秋水之芙蓉，是承永郎之道焉。新羅初，有瓠公者，自東海乘瓢而來，爲羅國名宰，煮玉而食，茹木而衣，呼風喚雨，驅禽喝獸，其終也，入雪岳山，是則仙家別派也。

駕洛國居登王時，有呂始仙人者，自七點山而來，貌瑩寒玉，語類梵音，見王於招賢臺曰：“君以自然爲治，則民以自然成俗。”饋以太牢，辭不受。索楓香橘梗而餐，此則瓠公之流派也。

勿稽子者，羅時名臣，有功不賞，携琴入斯彝山，春居林木，冬至穴室。孝恭王時，玉龍子（道詵）見之於楓岳山，稚顏童膚，提壺而歌，以問年考之幾，八百歲矣，是則七點之裔也。

玉寶高者，學琴山人，李純甫者，皆習隱高士也，是乃寶德之分派也。

大世、仇柴泛舟南海，元曉、道說，托身西教，是乃勿稽之餘韻。

崔致遠，精敏文章，卓越諸人。十二入唐，二十八東還，與僧定玄賢俊爲道友，其所經過處，若慶州之南山，剛州之冰山，挾州之清香，智異之雙溪，皆其勝也。晚入伽倻山不出，是得大世、仇柴之餘風。

其後清平山之李茗、頭流山之郭輿，是亦大世、仇柴之一派也。崔讜、韓惟漢是亦同德也。惠勒、阿道、黑胡、鬻仙，皆釋門之高入。取襲其影光者，僧丁皓者，故典書李伯搏之弟也。雖托迹山門，而希慕仙真，下居漢陰山，啖果吃蔬，自號慕真堂。嘗過降州亭，遇一少年，清談亹亹，令人爽衿，自號柏林居士，姓名韓湜，遂題詩壁上曰：“曾見先朝種李辰，東風二十四回春，題詩華表千年柱，灑泪青山一掬塵。楓岸曉鐘神勒寺，烟沙晚笛廣陵津，秋風緩擊滄浪棹，樓上無人識洞賓。”仍步入江霧中，後考金孟《隱逸錄》：“韓湜者，高麗明宗時人，以其父順爲鄭仲夫所害，故入山學道。”

燕山丁巳，李宗準、李曾、李繼孟、李守恭、權五福、權景裕、李穆、鄭希良諸人，登驪州清心樓，觴咏日夕，携酒而還路。平涼子者，自誇前所題詩數十篇，忽告別而去，遣一清花牋。諸人取而視之，有題一詩曰：“柳業隨風升寶殿，滿庭桃李總無顏，冥冥一雁飛何處，出沒寒溪鏡浦間。”噫！孰知夫柳子光之構成戊午獄事，而諸人皆遭禍，獨鄭淳夫，從關西亡命，從百愚子於寒溪鏡浦之間，若淳夫，可謂見機之冥雁乎！

片雲子曰：鄭新堂鵬，臨沒時，空中有笙竽韻。鄭參知崑壽，嘗坐於公廨，忽然游去。尹君平者，亦异人也。身常至熱，每以片鐵數四挾之兩腋，須臾，熱如爐鐵，遂代以冷鐵，且不擇寒暑，身嘗沐浴，雖冬至日，必以井華水一盆注背，然後能安過焉，李處士愈，字

退夫，自號梳頭子，遁居智昇山紫草洞。洞中泉石可愛，日每千梳，有詩曰：“木梳梳了竹梳梳，梳却千回虱已除，安得大梳千萬雙，盡梳黔首虱無餘。”雖云逸士有經世之才，可謂不愧於棗花之成實，桑葉之吐絲也。

狂真子洪裕孫，字餘慶，以鄉吏，苦本邑之役，退游方外，至金剛山題詩曰：“身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號馬韓，今與永郎游水府，又牽春酒滯人間。”令人悠然發仙興矣。東海中，有三峰島，登頭里山，望見則形如卧牛然，島有山曰：泉長，花竹，秀馨。

田進士，好仁者，學操舟之術，越海入島，見八九間草屋隱在槐林，而精舍瀟灑可愛，主人自號鴨毛道士，堂名脩真，作銘曰：“人生幾何，白駒過隙，勞此心營，營營衣食，空花逐趁，水月抗提，談梅口酸，想崖足澀，醍醐上味，遂成毒藥，一自閑骨，靈童索寞，孤蛸玄關，何不早涉，養來梨棗，剪去荆棘，瑤鏡磨水，丹田種玉，頂門正眼，六通無極，檄龍駕鳳，逍遙碧落。”又有一詩曰：“尋思芳草逕，何處落花邨，觀我金塘粟，芙蓉一朵存。”好仁，施禮求食，道士命童子賜十枚果，果堅如石，不可啖。道士復命賜白飯一器，使吃其半曰：“此器，即正陽寺佛器，歸傳可也。”好仁，乞接隣，道士許諾。好仁，謝還其飯器。蓋正陽寺設齋時，見失者也。好仁於中路，常食其半器之飯，常一宿而復充焉。其後好仁，挈家入島。其人已去，古宅頽廢，有石面題詩曰：“三韓田上舍，訪我黃藤島。”所謂黃藤島者，不知何處在也。遂怊悵而還，好仁享年百歲，一髮不白，每見人語其事。

我翠屏公，諱美廷，字玉汝，正統甲子生。妣趙氏，夢登仁王山，白雲一片，從天而降，加首作冠，乃哂然而覺，仍有孕。生而少有詩名，人稱青藤才童。燕山時，以奉陽君。安陽君之事，削貶長

淵，乃謝絕世事，自號翠屏居士。丙戌，至金沙寺卧病，一夕忽吟曰：“未了烟霞病，安期信字傳，三千瑤海路，呼月促征鞭。”明日初昏月出時，卒，意者亦有仙緣乎！翠屏夫人，光州金氏，以貌醜，自號蒼岩，習知《家禮》《禮記》《論語》《孝經》，通大義。平生不吟咏，其從翠屏赴襄陽也，有一詩曰：“據德好仁可謂人，華簪寶珮莫安身，脂膏俸祿吾還畏，上有王章下有民。”正德戊辰歲，夢入碧海中，登一高山，花木葱蘢，烟霞濃淡，見一書閣於柳下，金碧照耀，禽聲尖咽，有四個女子出迎曰：“夫人來何晚耶。”遂相扶入室，獻酒微歌曰：“鸞羽一雙去不回，碧桃花影老天臺，早歸來早歸來，海上瑤峰，共醉葉杯。”越三日下世，始知前身從海上來也。

歲乙酉宣祖十八年（1585），彩霞子來謁魏先生曰：“東國近多災變，將星經天，漢水赤波，咎將安在？”

魏先生曰：“不出十年，其有倭亂乎。”

彩霞子曰：“嘗觀五行之理，生旺間，有沐浴，立國亦然，周之幽厲，漢之哀平，唐之天寶，宋之靖康，蓋是也。今朝鮮立國者，二百餘年，此數將至也。”

碧落子曰：“世運向衰，其機先動乎東南。東南非倭乎？朽木生蟲，壁隙生風，亂賊之徒棄時迭出矣。”

桂葉子曰：“昨者，天狼星一降西北，一降東南，西北則聞有勃承思之賊，東南則倭必其人矣。”

翠窟子曰：“國初以來，多殺不辜，魯山之乙亥，燕山之戊午，及己卯、乙巳、丁未、己酉之禍，冤氣化雲，流落東南，想必化爲桀鰲之輩，將殆害朝鮮也。”

片雲子曰：“歲在之方，月建之神，人不可逆，倭今在朝鮮之東南，則必以壬辰四月，舉兵而來矣。”

金蟬子曰：“昨從嶺南而來，往往遭值倭人，尚州邑內，賣肉者二人，海印寺，執爨者二人，全州市中，販梳者二人，京城彰義門，賣酒者一人，興仁門，負薪者一人，松都販履者，九月山具葉寺，有乞飯者，平壤有負菜者，此皆倭之偵探，無一人現捉。朝鮮可謂無人之境矣。”

片雲子曰：“請與二三子，廉察二國，以占輕重如何？”魏先生曰：“可。”

於是，片雲子、金蟬子、翠窟子，自東萊入對馬島，服倭服，行倭行，至一歧島，留七日，至博多州，留二日，至長門，留三日，至竈戶關，留七日，至尾路關，留四日，至兵庫關，留三日，至王城，留六日，入芳田山，游八日，入南海道，至於東海道、山陰道，隱坡州硫黃道、土佐州，留薩摩島十日還。是時，魏先生在長白山落珠洞，三人謁於先生。

先生曰：“兩國人才何如？”

金蟬子曰：“倭國紀伊州，有藤明臣者，求之日本朝鮮，無敵手。然鑄銀鍛鐵，賤而不見收用，終非我國之憂也。其次，出羽州之禪康正，日光鎮之馬文道，可與咸興之李彭年、楊口之李邦傑為敵手，四人俱不見用，亦不關於兩國之勝敗。彼之主事者，平秀吉，本非吉人，乃凶賊之胎，決不可比我國王福力，且其任事者，如平義智，可以鄭文孚敵。僧玄素敵李元翼，禪守藤敵申格，馬多時敵金應瑞，平行長敵韓克誠，沈安頓吾敵金誠一，清正敵李舜臣，宗逸敵李恒福，平調信敵高彥伯，小西飛敵李鎰，源可康敵尹斗壽，橘知正敵柳成龍，其惟橘康文者智勇，我國無敵，若使此人來，則我國危矣。故回來時正喻風本浦水神，當其發行過去時，貽康文風疾，使之退還，康文則不復可憂也。且回時，觀金浦王氣猶鬱鬱可佳，朝鮮抑

又何患乎？”

歲丙戌（宣祖十九年），魏先生居揪池嶺，夜有人望見岩間孤燈，來訪討話，仍乞爲門人。蓋其人光州金德齡也。言功名之事，先生曰：“觀子之勇，銳而不果，觀子之智，疏而不密，觀子之相，薄而少福，正宜隨我杖履，永保天年。”

德齡心以爲不然，告別而去後，果逢壬辰亂，招拜虎翼將軍，凡所謀，率皆疏戾，掌兵三年，無尺寸功可錄，潛遣人訪魏先生，問討倭方略。

先生曰：“黃雀不獲，身將陷井。”

德齡不解。未幾，李夢鶴叛陷鴻山等七邑，倡言金德齡與之通謀。於是，德齡坐誅。

魏先生，在俗離山。一日，謂片雲子曰：“李之菡自負其才，傲視一世，今將到此。”日夕，賣鹽商到門，請宿，與之談論，便下堂再拜，乞爲弟子曰：“井蛙之蟲，不敢負才傲世，然倭亂方急，請學禦倭方略。”

先生曰：“不知也。”

請學八陣變化之法，先生排沙列石，使之菡入其中。之菡爲風沙所迷，不分生路。

先生笑曰：“夏蟲不可以語冰，正謂此也。”

之菡告別去。

先生曰：“將再來。”即移於首陽山青羅洞。

一日，先生登九月山，翠窟子問曰：“檀君何以遷唐莊里？”

先生曰：“檀君有才子四人，曰夫妻、夫蘇、夫虞、夫餘。夏后會諸侯於塗山，夫妻奉使入朝，九夷獫狁之亂，夫餘會集中外國討平之。國有疾病，夫虞賢藥而活之。山多猛獸，夫蘇火獵而攘之。是

四王子，功冠當世，業垂後辟者也。帝堯九年之水，大禹八年之治，洪水滔天，泛濫登萊之海，沮水漲溢，平壤沈潛，四王子來登是山，相土地之宜，都於唐莊里。今觀其水勢東走，原土燥乾，日後若茸津潮生，馬嶺石立，此地重爲王者之宅矣。”

金蟬子曰：“吾東之將才，代各有之，東明王之武骨，溫祚王之乙音，琉璃王之扶芬奴，大武神王之怪由，多婁王之屹于，新大王之答夫，助賁王之昔于老，東川王之紐由，中川王之達買，西川王之勃颯，烽上王之高奴子，美川王之少室常夫，三斤王之真老，智證王之昇斯夫，真興王之居柒夫，嬰陽王之乙支文德，義慈王之福信、殷相，武烈王之金庾信，文武王之品日、文忠，神武王之金陽、張保皋、王太祖之庾黔弼、朴守卿，顯宗之姜邯贊、鄭神勇，文宗之崔奭，宣宗之柳洪，肅宗之尹瓘，明宗之朴景山，高宗之趙冲、金希碑，元宗之金方慶，忠烈王之元冲甲，恭潛王之鄭世雲、柳濯、崔瑩，恭讓王之朴葳、邊安烈，本朝之李之蘭、崔潤德、金宗瑞、魚有沼、南怡、黃衡、柳聃年、南致勤之類，皆是也。其間超等之雄，如薛鬪頭、黑齒常之、王思禮、李懷玉之類也。相如，百濟西部人也，深謀遠計，收聚義士，不旬日內，盡復故城二百餘，可謂烈矣，既而投唐立功官至大都督。王思禮，高麗人，俘入中原，討安史之亂，爲澤潞節度使，纒拒唐命，世肆桀驁。鬪頭，新羅人，喟然歎小國之難容，入唐立功，官至大總管，以此言之，東方非無人矣。”

魏先生曰：“吾黨中，得人多矣。深計遠略，察安危決勝負，辨邪正進退者，莫如碧落子。幹眉揚腕，衝至陣摧衝鋒，弄機權變風雲者，莫如桂葉子。安民輯衆，調工役足貨食，整師旅定邦家者，莫如鵝蕊子。出入偵探，評人物觀風俗，察地理占天時者，莫如翠窟子。從容廟堂，贊皇猷鼓風化，興人才做太平者，莫如花塢子。違

世獨立，芥千乘履萬祿，慕玄真樂閑逸者，莫如片雲子。高論細評，喜游說善辭命，得人心化強梁者，莫如金蟬子。識微妙見高真，貫天人格事物，博古而知今者，莫如彩霞子。盡百家之術，樂物外之趣，八子相讓矣。”

片雲子曰：“忠武公俞應孚詩曰：‘將軍仁義鎮夷邊，塞外塵清士卒眠，晝永空庭何所玩，良鷹三百坐樓前。’晉山河崙詩曰：‘十里桑麻深雨露，一區山水老雲烟。’此兩詩，可見將相之氣。金兵使錫哲，中廟朝人，入內苑時有詩曰：‘白馬閑嘶繫柳條，將軍無事藏劍鞘，國恩未報身先老，夢踏關山雪未消。’林白湖悌，字子順，送李評事澄詩曰：‘匣有千城劍，囊留泣鬼詩，邊沙晴金甲，關月照紅旗。’若二人，其近代杰士也。”

翠窟子曰：“吾東之倭患，自新羅南解王始，而沾解王隕其名將。訖解王獻女爲婚。奈勿王有斧峴之戰。阿莘王質其太子。朴堤上爲國死節。訥祗王兵敗獨山。慈悲王圍辱月城。聖德王築毛伐城，以禦其患。神武王顯化海中龍，以弭其患。至於高麗忠定王，其患尤烈，五十年寇亂吾東，以及乎本朝而中廟薺浦之役，明廟靈臺之戰，俱遭其禍。而吾東之人，未嘗一舉兵深入其地者，何也？且西北之患，其來久矣。檀氏之世，有南夷之患。箕氏之世，有東胡之侵。衛滿之末，漢人通濊貊，置四郡。高麗大武神王時，漢光武攻取樂浪之地。東川王時，魏將毋丘儉，屠丸都城，逼沃沮，刻石記功於肅慎南界。烽上王時，慕容廆屢敗麗兵，掘西川王陵。故國原王時，慕容晃、慕容霸等，敗王於斷熊谷，掘美川王陵，虜王母妻民五萬餘口，焚宮室毀城郭。小獸林王時，慕容農取遼東。廣開土王時，慕容熙取七百里，虜民戶五千餘戶。百濟義慈王時，蘇定方自萊州濟師，虜王及太子孝及王子曰泰、曰隆、曰演三人，大臣將士

八十八人，民一萬二千八百七人，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郡都督府。高句麗末，李世勣入平壤，虜王及王子福男，民二十餘萬人，麗一百七十六城爲九都督府。顯宗時，契丹兵四十萬，陷通津，誅江州，執李鉉雲，破西都，陷開京，焚宮廟閭舍。高宗時，金山王子之賊，掠朔寧、義靜、燕雲，殺李義儒、李陽虎，逐趙冲、金就礪。又有蒙古之患，撒禮塔則入鉞州，也窟則入全州，車羅大則至升天府，撒吉思則屯和州，周者則環江城，兵連三十年。關西諸州，火色連天，慈悲嶺北，盡爲胡地，置征東省，奪國王之政，屯田鳳州，殫民間之財，括索婦女，以妻蠻子，廢忠肅、忠烈，縛執忠惠竄死，幽囚忠定餓死江華。吾東之禍，至此極矣。然從古以來，未聞一將一卒之逾山海關侵中國者何也？天運之所縮，地理之所偏，人品之所拙而然耶。”

魏先生曰：“日本海洋萬里，島嶼各守，非容易吞取之地。天之所以界別區域，而异俗殊民，亦不可同歸也。中國正朔所在，東人安於守分，故無抗衡之志也。且邊裔之地，稟才尚不及中國故也。然，顧今天運在東北，且轉向白山以南，安知後來，無併吞日本，爭衡中國者也。”

戊子，魏先生居黃岳山。余從片雲辭謁，翠窟子適至，言於先生曰：“倭國今聚兵箕島，將向朝鮮，小子作童謠，使之傳於倭中曰：‘起於箕，止於箕，可畏者松。’其後倭果畏‘松’之一字，如青松、松禾等地，不敢入矣。安知見敗於李提督乎。”

壬辰四月，倭兵蔽海而渡，陷釜山，殺僉使鄭撥。陷西平、多大等浦，殺左水使朴泓、東萊府使宋象賢。分三路，一路禪守藤統之，由梁山、密陽、清道、大丘、仁同、善山至尚州，敗李溢於長川橋。一路清正統之，由長鬐、機張，陷右兵營蔚山、慶州、永川、新寧、義興、

軍威、比安、渡龍宮河豐津，出聞慶，與尚州倭合，逾鳥嶺入忠州，敗申位於彈琴臺。自忠州分兩路，一路宗一統之，趨驪州，逐元豪，渡江由楊根渡龍津出京城東。一路平調信統之，趨竹山、龍仁至漢江，逐都元帥金命元，入京城。又一路平行長統之，由金海從星州，茂溪縣，渡江歷知禮金山出永同，陷清州，渡漢江，逐留都大將李陽元，入京城，又自京城合兵，至臨津，敗申砧，劉克良軍，至安城驛分兩路，一路平行長統之，由鳳山、黃州、中和入平壤。一路清正統之，逾谷山老里嶺，出鐵嶺敗北兵使韓克誠，擒王子和順君、臨海君及黃廷彧、柳永立，殺南兵使李渾，屯咸興，旋旗劍戟相連，所過依險設寨，留兵守之，夜則舉火相應，晝則金鼓相聞。又發水路四十萬，馬多時統之，將自延平海，轉向鴨綠江矣。

余家兄汝鞅，爲兔山倖，避兵逃竄，余踉尋於龍岩，偕入浮鴨山，竊伏草間，時日已昏黑，虎嘯山間矣。忽見數十步，火光猝起，驚駭諦視，是亦避亂人也，遂往會之。蓋其人則京城鄭宗溟一行。其人曰：“吾一行久饑，請與同下村落，以求糧。”

余從其人，逾數嶺至一大村，散入空家，括得糧米三四斛，狗犢鷄猪等物，聚村中一舍，烹肉炊飯。一行十七人皆飽吃，將欲回山，忽聞炮聲起，門外喊聲齊起，一行驚散四出，則已有圍兵，盡被束縛。蓋越村已有留屯之倭，知余等之來，引軍襲之也。明日驅至鐵原，殺俘囚七人，以勵諸人。次至朔寧，又殺三人，捆縛益急，囚於一小屋，圍籬繞棘，相與語曰：“明日當盡殺，以其血飲馬。”於是，諸俘皆搥胸哀哭。是夜三更，忽聞叫噪，大起殺伐聲。俄而，倭屯寂然，有二人散籬而蹴窗呼曰：“趙汝籍速出！”於是諸俘各自逃散，而其二人捉余牽去，心驚魂悸，罔知所向，而至一溪沙上坐。

余點燈而饋食，余於燈下諦視之，乃桂葉子、碧落子也。二公

謂余曰：“我等以片雲子之故，來救公耳。”遂隨二公入白頭山落珠洞，謁魏先生及片雲先生。

時金蟬子坐言曰：“朝鮮開國二百年，而有此大禍，前頭二百年事可知矣。”

翠窟子曰：“吾東之地勢，南低北高，故箕子自中國來都平壤，後孫準南走馬韓，轉至於亡。衛滿自燕來王，後裔轉遷至於滅而亡。百濟溫祚王自扶餘南至負兒島，至肖古王遷於漢陽。至文周王，至於熊津，至聖神王，遂至泗泚而亡。今朝鮮太祖起於關北，至於漢陽，前頭事昭然可見矣。”

翠窟子長吟微聲曰：“生於子，旺於申，葬於辰。”

片雲子笑曰：“不若羯漢洛耳。”

語未了，彩霞子自外而入曰：“今朝鮮使臣申黠、鄭崑壽等痛哭祈兵，故兵部尚書石星奏請援，皇帝大發兵，宋應昌為經略，李如松為提督，楊元為大協將軍，統王有翼，王維貞、李如梅、李如梧、楊紹先、查大受、孫守廉、李寧、葛逢夏等九人，右協將軍張世爵，統祖承訓、吳惟忠、王必迪、趙之牧、張應種、駱尚志、陳邦哲、谷燧等諸將，中協將軍李如柏、統任自強、李芳春、高策、錢世負、周弘謨、方時輝、高昇、王問等諸將。中軍方時春、旗鼓韓宗功、贊畫袁黃、劉黃裳、督餉艾有新、艾葉夢。發延綏、榆林浙江兵而至。又發內庫銀二萬三千兩，山東糧十萬石而助之，今必平倭復朝鮮矣。彩霞子後來主東者，安知非皇明之裔乎？”魏先生笑而不答諸子言。

片雲子，遷家眷於利川九鳳洞，還過平壤，聞體察使柳成龍，收聚軍糧，乃曰我亦臣民，豈可忍視。取馬輸納七斛米，成龍授司宰監參奉，告身一道付送焉。其後，片雲子自安岳過龍岡時，李元翼、李實等與倭戰於平壤，兵敗馬蹶，幾為所獲。片雲子適見之元翼，

我國大臣不可不救，乃符水而喂之，倭人辟易自退，元翼得脫，正欲致謝，而忽失不見，心常驚訝。適麾下卒吳大成，與先生同里閭，備言先生踪跡，於是元翼密於上前稟，授端川郡守。告身，使大成求先生傳之，兼付一札。

余適值大成謁先生時得見元翼札，略曰：“頃枉高踪，救此焚溺中命，迄今感謝，茲以一道俗物仰溷，第願保全一方之民。”其後復以咸鏡觀察使加於先生，欲以制清正。

時，魏先生在座笑曰：“物外之鴻，欲下稻梁乎？”片雲子自此絕吳大成，益自晦迹。

李思齊者，僉正愚之子也。在先生王考爲三從兄弟也。驍勇絕人，與弟思周，募兵百餘，擊倭龍仁真谷，多俘獲。率宗族居於禿山城下，倡義使金千鎰謀奪其功，言以叛民，夜襲其寨殺之。片雲先生聞而憐之，與金蟬子往探消息。思齊之子自用，托唐將吳惟忠麾下王新方，已入中國。思周之子自戒削髮爲僧，僧名元亨。片雲先生求得之於彥真山，使之娶李仁善之女，送居於長壽山槎橋洞。是行也，過朔寧大灘，金蟬子布八卦圖於浦邊，行者皆迷，閱數時乃掇。又過拱江亭，設奇門局，飛鳥不能過其上。蓋金蟬子於諸子中最妙者。八術曰五雷、曰遁甲、曰偷心、曰通見、曰奪精、曰入夢、曰致遠、曰移水也。

魏先生居馬息山，與諸子日游岩巒，所與傳古者，無慮數萬言，余不能盡述。先生嘗曰：“凡事吉凶，莫不先動者。”扶餘國得赤鳥一首二身，高麗大武神王，以爲並二國之兆。溫祚王時，有井水瀑溢，有馬生牛一首二身。占者曰：“井溢者，勃興之兆也。一首二身者，並馬韓之象。”

阿莘王時，白氣如匹練起王宮西。未幾，磔禮弑太子訓解而

自立。

新羅善德王時，有蝦蟆集宮西玉門池。王曰：“蝦蟆兵相，必百濟之入境，遣將闕川擊却之。”

榮留王時，白日無光，竟有泉蓋蘇文之弑逆。百濟之將亡也，衆狐入王宮，宮中槐木作人哭聲，宮庭井水如血，西海之濱，水沸魚死，人不能盡食。高麗之亡也，群獐渡河西走，東明王母塑像泣血三日，王都雨鐵丸，九虎入城，慧出五車星。

新羅神文王時，有竹生島，晝分爲二，夜合爲一，人以爲太平之像。

景德王時，有一牛生五犢，有星大如五斗器，出於中天，王懼而修德，故無災。

惠恭王時，兩日並出，三星隕宮庭，未幾，大恭、大廉謀逆焉。有旋風起金庾信墓，至於闕智王陵，而作哭泣悲歎之聲，遂有金志貞之亂而金良相弑君。

哀莊王時，有伏石自起立，有二塔相擊，鹽庫自鳴，遂有彥昇之弑。

憲德王時，唐隱縣有石自移百步，浼江有二石相擊，遂有憲昌之叛逆。

泰封王弓裔，以重午日生而屋上素虹起，及其爲僧也，有鳥口御牙籤，置於食鉢中而成王字，其後果成數十年王業。

高麗太祖之生也，神光紫氣，繞屋遍井。又有神人賣古鏡，而中有文曰：“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鷄後搏鴨。”又曰：“二龍見，一藏青木中，一現黑金東。”時有解之曰：“辰馬者，辰韓、馬韓之地。鷄，鷄林。鴨，鴨江也。二龍指王建、弓裔也。青木，松也。黑金，鐵也。”王太祖嘗夢入海中，登九層金塔，是亦貴徵也。

皇甫氏夢登鵠嶺，旋流溢海中，盡成銀海，遂生顯宗，王於一國。

穆宗時，雷震大成殿，有山涌出耽羅海中，遂有康兆之弑逆。

獻宗時，元朝乾鳳，慧出日旁，遂有資義之亂。

仁宗時，大風拔木，黃霧四塞，遂有李資謙之凶賊西京，化大闕有鳥迹。王駕到金岩，而大星墜前，遂有妙清之亂。日中見黑子，則鄭仲夫廢毅宗。東海興波，則趙位寵叛西關。赤龍氣起於鵠嶺，而崔忠獻世執國命。禮成江三日興沸，而高麗遂亡。

任元凱之女，其初生也，外舅李瑋夢見黃大旗立於其第，而旗尾飄拂宣慶殿，及其長也，爲開城留守。其倅夢見廳事堂棟梁折作大寶，有黃龍出其中，未幾爲仁宗后。其時仁宗，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廷臣有拓俊卿者解之曰：“荏子，納任氏后妃之兆。五升，誕五子之瑞也。黃葵，皇揆也。三升，三王也。”任氏果生毅宗、明宗、神宗。

金蟬子曰：“金安老未第時，夢有神人告詩曰：‘春融禹貢山川外，樂奏虞庭鳥獸間。’此一句，君之平生登顯者也。”後燕山丙寅，以律取士，安老用其句，遂登第，金僉使曾夢有人名其幼子曰：“歸甲。”遂以爲幼名，及其長，改名弘度，連魁蓮桂，人以爲魁甲之應。後謫甲山而卒。歸甲之名，又驗。金正虬，少字宜慶，後謫慶源而卒。李校理謫穩城也。夢授香如差祭官，及其放還，乃一千八日，果是香字之破也。

翠窟子曰：“李杏村岳，少時過太陰江時，天陰月黑，魑魅把火喧呼，見岳羅拜曰：‘政丞來矣。’其後岳再入臺位，是魑魅亦知人之前程也。”岳晚年乞骸，與息影庵僧爲方外之交，同扁舟往還，嘗有詩曰：“浮世功名是政丞，小窗閑味即山僧，個中亦有風流處，一朵

梅花照佛燈。”仍題其詩於壁上矣。一日重尋壁上詩，其“風流”兩字變爲“化身”兩字，岳怪之，而未幾病避居庵中。一夕，客名雪梅者侍病，對窗忽吟曰：“一朵梅花點佛燈。”岳悟其化身之改字也，遂卒。

李參判儉，與其夫人權氏每年祀北斗。一夕，夢有七介仙花從天降地，拾取之，遂孕子，連生七男，曰介甫、吉甫、山甫、佑甫、平甫、元甫、亨甫。世祖丁丑，介甫、吉甫、佑甫同榜進士。介甫、吉甫仍其年文科。己卯，平甫生員。庚辰，元甫進士。辛巳，亨甫生員。壬午，亨甫子如晦，進士。癸卯，山甫文科。甲申，佑甫文科。乙酉，吉甫子元亮生員。丙戌，吉甫文科重試。又擢同年拔英試。戊子，佑甫子安世武科。安國生員，戊寅，山甫孫阜生員。此十八科，慶萃一門衣冠之盛事也。

金蟬子曰：“高麗仁宗時，有朴衡者，性仁厚，好布施。一日粗衣者來宿，俱言前頭喪敗事，仍贈一詩曰：‘龍山日中門有耳，乾川細而侍無人。清溪柳色年年綠，人踏東風杜宇春。’未幾，衡遭父母喪，連值弟兄妻子之喪，家亦蕩敗，衡憂憫出游，放浪湖山。一日到龍山日中，忽憶前詩，問乾川寺，人指前山林間少，雨霏霏處，遂投宿寺中，老僧謂衡曰：‘何不訪清溪洞乎？’仍贈藤梨一升。衡受之，訪清溪洞，果有柳進士絮者，家甚殷實，祇有一女，名一年綠，同鄰柳田者，亦富，有一女名二年綠，同庚同志，期同於歸，久未結褵，是日夜，兩家皆有夢，老來言曰：‘今日藤梨郎，即亦天緣耳。’及時，衡獻梨於主人，主人大喜，即納爲婿，因一娶兩女，家業遂豐。衡一日登柳氏先人丘墓間，近處山名，有人踏峴，乃登其峴周視，果峴下有兩麓，而東麓中央，有杜鵑花一叢。遂憶前詩，遷先墓葬於杜鵑花下，於是子孫大蕃昌。子承攸，孫挺奕官至尚書，其後世世簪纓。”

片雲子曰：我五世祖考，諱培，字子長，生於永德縣衙舍，故幼名德生，妣金氏性端潔，奉祀以誠，嘗祭罷，夢有老人授碧色珠一顆，令吞之，遂生公，眉目如畫，申旋善允寬，號之曰玉盆新梅，烈成黃公致身，號公爲獨松亭。嘗於閔參知大生家宴席，醉眼中，有牛足生蓮花，魚尾生薔薇，心怪之，袖而歸之，醒而視之，則更無蓮花薔薇矣。其後魚變甲、鄭麟趾爲考官時，果中進士文科，亦不偶也。貞正公之考文儉，少時逢日者，洪修，訊命。洪書示一詩曰：“雕鶚當秋勢轉雄，乘風奮翼到蟾宮，榮華若問時來事，先後聲名達九重。”是秋親制時，用郭杜秋“天風順雕鶚之翼”。太宗打批點曰：“此文所作者，必是前日進士榜中挾矢長射陰山雕之人。”蓋此句公之膾炙詩句也，遂登第。其後，又遇洪修，訊命。洪又示一詩曰：“五馬門前鬧，湖山景可觀，河中無水處，舟渡自然安。”未幾，除錦山郡守，果副湖山二字也。俄而，洪軻之褒啓升爲湖西觀察使。其後，又訊命於洪。洪又書一詩曰：“林下春將近，芳菲景物深，花開歸鳥宿，一箭中紅心。”丙寅春，公登桃林寺賞春。是日除吏曹判書，出仕未久，家有奴名戎山者，其妻名花開，與崔判書士康之奴，名真鳥者，私通焉。戎山怒欲害之。一夕，踵伺挾矢潛伏暗中，適永膺君琰之孽子紅心者，無賴嗜酒，欲買酒而來花開處，誤中戎山之矢而死焉。竟緣此事而罷，後竄明川，遣人於洪訊命。洪又送一詩曰：“鳳凰飛出梧桐上，始信春光在後期。”公沒之後，宮人碧桃者，於宴席彈琴，仍咏“鳳凰來叫嶧陽桐”之句。文宗問知其爲公之作也，嗟歎良久，仍贈領議政。春光在後之言，始驗矣。我翠屏公，諱美廷，爲兵曹參判也。夢柳拖肩，未幾爲柳光謙所憚而罷。壬辰夢，跨金馬立牡丹花前。未幾爲平安監司，時金駿爲大同察訪。日相從游於牡丹峰前，始覺其夢之驗也。

我王考右尹公，成化甲午生，萬曆丙午卒，享年百三歲。降生之日，宋左相軼，送柏子三升，大柑二介，時蒼岩占之曰：“此兒壽可百三，官則二品而稱大監矣。”果始其言，公之在內資寺也，有夢焉。與堂叔懋相對於高軒，而二美人侍側，一老人立庭前，作鷄鳴聲，聲甚聒耳。未幾，作宰禮安，赴任也。堂叔以淳昌倅，適至同坐，旁有邑妓彩蓮、蓮花二人侍側，宛如夢中，心怪之。俄而，邑吏告崔永望獄事。考其前後，蓋崔重泰，家富身死，而祇有稚子幼女，無他族顧後，故同姓永望，以義省其家。一日夜，子及女皆刃斃，永望由是係獄。年久不服，公默念前日夢中鷄，因問近處，有高起者否？吏對曰：“果有之。”遂捕致嚴訊，果服。蓋夢老人，意者重泰也。公之初夫人海州吳氏，沒於辛巳，繼夫人申氏，辛卯配公寓居麟蹄德山村。蓋自李德應、朴敬嬪之禍，及鳳城君鄭彥懿之時，而宗黨剪落門戶衰廢，故居鄉治產。丙申歲，公散步夜月，忽疾風驟雨之聲，自遠而至，見一白豕，突入家中，公怪之，求覓不得。明日於庫中得一銀猪，自是家甚殷富，攸好終命，亦稀世之福也。蓋見吉凶，莫不先定也。

金蟬子曰：“宋上舍文理、李正郎叔幹、同上黃華亭，押家字韻。”宋曰：“一道鷄聲八九家。”李曰：“柳陰鷄哭有人家。”金慕齋安國曰：“宋有多子象。李有文科象。”宋有八子，曰彭壽、眉壽、期壽、頤壽、聃壽、益壽、台壽。李亦登文科，叔幹之子從運，又押家字曰：“獵魚射雉暮還家。”慕齋見之曰：“爲兩場氣象。”辛酉果生員，官至加平郡守。加平之外孫柳慶昌，又押家字，春到園林花爭簇，蜂聲燕語起家家，以爲凌駕諸家字，果登文科，官至大司憲。

翠窟子曰：李進士韋，少時患痘氣絕，到一處，宮殿嚴邃，有五
人跪庭下，一綠衣吏呈簿案上。俄而黃衣者宣旨曰：“爾韓效元，以

爾父有孝順實行，錄一品官祿，不可夭折，斯速放還。爾金銓，以爾妻之活千命，官加三台，不可夭折，斯速放還，爾權達手，以枉殺三婢，將受戮厄，姑不可夭折，斯速放還。”於是三人拜退。又召二人命之曰：“爾金宗瑞，以忠勛死冤枉，可爲中國徐家子，官至閣老。爾金宏弼，以潔行被罪，可爲印度國王子，以享尊榮。”於是二使領二人去。又引韋命之曰：“爾壽六十八，爾祿三斗，爾配雙桐下櫻桃，爾產二果三花，不可夭死，斯速退去。”韋拜謝出門，其後沈判書光弼家，見二桐木立後庭而樹陰濃綠，有一姐散步閑吟，韋竊聽之，其詩曰：“樹陰綠綠夏日長，聽鶴閑吟珮玉璫。”韋郎續吟曰：“籬邊正有探春子，願折櫻桃一朵香。”書於小紙，繫石投之入，遂通媒媾婚，其名果櫻桃也。仍生子二人世奎、世弼，三女洪致克、金成國、鄭弼國夫人。

翠窟子曰：“李文川城，牙山人也。性本廉，盡誠於母朴氏，愛諸弟甚篤。一日弟玎、琛、瑤、璵、珣五人中，瑤獨夭死，墳生野薔薇一叢。城感歎，移種於庭，以屬棠棣之情。朴氏之沒也，所殯處生金櫻桃一株，亦移庭前，以屬天地之痛，其後野薔薇、金櫻桃果茂，每值忌日，繞樹下泪。一日，城出，還見有題詩曰：‘何日庭前傾皂蓋，臺階消息見金花。’時，金櫻桃開花金色五葩，而客有五人到門告饑。城盛饌延接，因托深契，其後五人，果入臺閣，互相援引，城官至文川郡守。子夢禎，官至郭山郡守，其五人者，既尹弼商、姜龜孫、柳珣、金國老、李世佐也。”

翠窟子曰：“李希齡，字仁老，少登靈通寺讀書，有一客僧以病留滯寺，僧苦之，多發詆言。希齡獨憐之，解衣退食而周給。閱月後，客僧告別而獻畫四帖，一畫竹，一畫鹿，一畫枕，一畫山水松岩。希齡莫知其故，其後發解，綠竹猗猗，會試出題。即鹿無虞，惟入於

山中，遂中蓮榜。其後庭試出題，警枕，遂文科。官歷高山、長水、松禾、靈岩等邑，其畫始驗。”

金蟬子曰：“李信儉，字不佞。嘗夢乘五色馬，後爲官歷青陽、玄風、丹陽、黃澗、白川，以營五色太守。吳光傑，字國城，嘗夢軒之四隅，各種梅花一株。解夢者，或占臺鼎，或占生四女。其後爲官江西、河東、北青、南原，人稱奔走太守。李允亨，字叔謙，歷麟蹄、鳳山、龍岡、龜城，人稱四瑞太守。李希貞，字復元，官歷錦山、玉果、金山，人稱寶貨使君。”

鵝蕊子曰：“臨潢東北，有箭竹山，東北一脈，流入於木葉山。潢河土河合其前，山下多名墓焉。”東漢末，莫神者，家富好施，置義室義醫。一日大雪，見路旁凍欲死者，背負而歸，調護累日而送之。其人曰：“木葉山東麓，有貴地。君家葬親於此。”莫神請觀之，乃一大井也。莫神曰：“何以葬親於水乎？”其人曰：“投尸井中，以巨石掩井，三年後，自有異徵，見其異而然後，君亦同投而葬，則子極其蕃昌。”莫神如其言，葬其親，三年開見，則彩雲滿井，十八花枝低仰水中，大奇之。其後，莫神死，亦投其井。其後，莫賀爲鮮卑酋長，據有遼西之地，號慕容部，遂生廆、皝、焦、暉、垂、寶、盛、熙、德、超、祥、麟、冲、永、農、恪、忠、評等爲天子，十八花枝之驗，始見。井之東八十步許，有古塚，樵者或聞人之音聲，俗傳遼太祖之祖墓云。其南有塚，常有虹氣，人稱渤海王榮之墓去耳。

片雲子曰：“我鏡潭公，方孕也。蒼岩嘗見空中，以金大書應字故遂名之。既長，爲珍島郡守，時有倭船因風泊岸，土人收其莊寶，囚其人於土室，將欲滅迹，鏡潭知之，搜出其囚凡十一人。鏡潭使之給糧，裝船送之。其人指天誓日，拜謝而去。”乙卯，蒼岩病，鏡潭憂歎，夙夜求醫無效。時朔寧，有李種綿者，自其父嘉、祖宗雄以

來，業占術而種綿又妙杰出，鏡潭往問之，神效在紫霞。鏡潭歸曰：“藥有紫苓、陽霞、天高、紫河車而皆以施無效。”所謂紫霞者，果何物也。冠岩之山，有紫霞洞，可以此處求驗矣。即具瓶酒脯果，入紫霞洞，盡日徘徊，無可驗視。日之將夕，有樵童，以繩繫青蛇而去。鏡潭問曰：“捕蛇何用？”樵童曰：“李監司繼宗，有瘡疾，醫者言青蛇灰可用。”兒即其鄰兒也。欲以獻之，鏡潭素有仁物之心，請以酒果易之，兒許之。遂解繩放蛇而還，是夜三更，鏡潭與竹友，秉燭侍病，苦憫相對。竹友，既鏡潭之夫人也。與蒼岩，居常論文圍棋，情分非他婦姑之類也。當此安危之病，安得不廢寢食，毀形骸乎。又見紫霞之無驗，尤用沈痛，俄見有頭大如犁，睜目黑日，觸窗入頭，鏡潭夫妻大驚，起立視之，乃大蟒也，口含一草而落之置前。鏡潭思之曰：“古有隋侯報珠之蛇，無乃日間之蛇所致歟。”遂用，病即差矣。

右尹公娶海州吳氏。吳氏狀貌雄偉，稱吳丈夫。吳夫人嘗孕子，弘治庚戌，生蒼海，驍勇博學，然游俠無忌，時論輕之。乙丑，與弟南陽公，游柳順汀家。時，成希顏、朴元宗、李蕊、權均、安潤德諸人，會議反正事，適慎守英來到。諸人次次引去，遺落其隱密書簡，既已覺之，大恐守英。朴元宗急還尋覓，蒼海出其袖中授元宗。元宗大喜，以手撫其背曰：“汝童，活我幾人命。”及中宗反正，錄願從功臣，以其年淺，未登仕版。

戊辰思游濟州，挺身南州。八月十四日，船到火脫島，忽遭大風，同舟二十餘，活者四人，而泊於志摩島。有日本東南島人執之，獻於島主。

島主問曰：“汝等無乃朝鮮人耶。”

蒼海曰：“諾。”

又問曰：“朝鮮故珍島郡守李應，汝知之否？”

蒼海曰：“吾之祖考矣。”島主急下階，攝手上堂曰：“吾姓一名持元，曩受再生之恩於君之祖考。今君又涉吾境，此天必假以報恩之路也。”

此地，古蘇木國也。十餘年前，余爲日本將，取此地，日本天皇以路遠城別，封余爲志摩島伯，永世爲島主。且余無子，有一女，其納爲女婿，以繼此業，遂納爲波木郎，猶華言駙馬也。當此之時，父母昆弟宗族，皆以爲淪死，或憐或譏。朴元宗請上贈右議政，謚文昭。蒼海在島中養民煉卒，大修攻城之具。蘇木東六日程，有八錦島，島主政荒民散。一伯遣蒼海伐之。其民相率迎降，遂入其島桃花關，執其主伊古夫。置八州：曰博古、曰野多、曰智施、曰狼坪、曰寶蓋、曰祥堂、曰支地、曰半波，以蒼海爲錦州刺史，領八州事。錦島東十日程有日摩島，其主名徐泰督，聞錦島亡，怒曰：“八錦島，我兄弟之國，豈有兄不恤弟之亡乎！”率兵浮海而來，蒼海使徐直良、守祥堂、張井寶拒戰，自率快船銳卒直趨其島，攻力鐵關破之，其臣典千人入據其島。日摩王聞之，回軍，張井寶追擊大破之。蒼海使元道章，逆擊之。日摩王，兵敗溺死。令諸軍徇下諸島，置十郡，曰船門、曰寶岸、曰蛇林、曰平泉、曰沙良、曰槐井、曰鶴野、曰金鄉、曰夫岩、曰蓮澤，以蒼海爲日摩伯。張井寶志摩刺史日伯遣與山城。徐直良爲錦州刺史。日摩土沃穀秀，地無雜木。廬竹最多，竹實大如金色梨，竹身瘦勁如鐵，鷄則肥大，其音清越，如玉簫。錦島赤塢之地，果有柚柑橘榲，香蔬美魚最於諸島。大岩之郡，有紅藤木，土人剥皮爲船，塗以禹魚油，其船輕堅，雖至險之風濤，不覆碎。寶岩、平泉等郡人，習於水戰，行水如陸，蒼海選其驍勇者二萬人，號涉海軍，又作藤皮船，以習水戰。

甲戌，伊佐國來降，古波羅國之遺種也。波羅國之時，吞併諸島，神威大行，至紀伊王，政亂迷弱，至文政天王，國號龍城，傳八世，爲倭屬，後倭將平信從滅之。余種走保伊佐島，至是來降，其國所屬，凡十一島，如聯珠形直抵東南海中。自伊佐，行三十里，有坪山。自坪山行五十里有槐林，自槐林一日程有銀頭，銀頭一日程有石臺，石臺一日程有雲穴，雲穴三十里有禾野，禾野一日程有錦村，錦村二十里有丘山，丘山二十里有雉林，雉林十里有日紅，日紅二十里有鰐江，土產金珠珍、夜光之芝、鳳冠之粟、青菊、黑牡丹、人物纖麗。槐林則有返魂之石、酒泉石等物。銀頭則有胡椒、野參、珍果。石臺則有蜮鰐之患。錦村有桃李之饒。日紅產安息香、降真香、鳳肝香、龍眼果等物。乙亥，蒼海爲伊佐伯，一伯立爲日摩大尊閣，收用伊佐人石正正源、道良楸根等。鰐江東南七日程，有紫海，廣百里，水色如血。紫海東，有老鶴城島，有沙野，生奇花异草。老鶴東南，有弱水，廣十里，橫海中，其色如匹練，兩邊有天作石柱來立其涯。每八月，東邊碧波如走山壓，弱水漲溢來，鰐江人常乘此潮水，逾越往來，弱水東五日程有五十里黃海。黃海五十里有黑海，黑海東有蘆山城。蘆山城東有花島，花島東有椒島。椒島、花島之間有魚游場，廣一日程，大魚還聚之處也。髻鬣如列泰山，往來千里，鐘聲震海，海底魚目，如千萬燈籠，人不能過其上。每五月則群魚散去，人以爲避暑北海云。椒島東五日程有鳥島。鳥島地方五十里，雜木如麻，木皆梢頭展葉，中有百鳥啁晰日夜。鳥島東三十里有門關，門關東五日程有公子城。公子城東二十里，始登大陸，大陸五百里，有金函城，既葛郎國都也。葛郎東北，山林高深，人迹介絕，南阻大淵，西涉大海，魚游場以東，皆屬葛郎，其土地廣闊，人民稀小，民甚朴野，有文字，無武備，人皆性善，好嘯好歌，聲

梵唄焉。

丙子，蒼海發藤皮船七十隻，涉海軍三萬，戈戟軍萬人，以石正爲嚮導官，進攻葛郎國。所過悉平，遂入金函城，其主脫花揚降，遷君臣於蘇木島，分其地爲十四州，曰鄆、曰鄺、曰鄧、曰郊、曰野、曰郊、曰鄆、曰鄆、曰鄆、曰鄆、曰鄆、曰鄆、曰鄆、曰鄆。定十四山，名曰望海山、玉清山、日影山、雲屏山、錦疊山、碧蓮山、玉秀山、萬花山、飛鶴山、白泉山、金泉山、玉樓山、五連山、冲天山。定六水，名曰白紵江、竹葉江、月印江、興銀江、洋玉江、蘭碧江。極東立日臨關，極西立蘭碧關，極北立銀臺關，極南立大淵關。一尊閣，遷都金函城，國號桑淵，自立爲大尊閣，以蒼海爲小閣，定官名，宰相曰太陽太陰。五卿曰歲星、朱星、白星、辰星、填星。文班曰鶴、曰鳳、曰鳳、曰鶴、曰鷺。武班曰鷺、曰鷹、曰鵠、曰鷗、曰鵬。各以五色分等級，通信使曰鵠、巡察使曰龍、魚鹽官曰鷗、生產官曰鹿、勸農官曰鳩、守邊官曰虎、掌船官曰鷗。

庚辰，一尊閣卒，蒼海嗣之。丙戌年間，開燕子島，島在椒島南半日程，周四百里，土產良金寶玉、大蒜、大薑。又開蠶島，島無雜木，惟桑林茂秀，有蠶其中，繭大如甕，土人織爲織麗可愛。石門東北二日程，有鷄冠島，島中有冲天山，三峰削立，中峰有岩如雄鷄形，山木桑木滿島成林，有鷄栖居桑上，每半夜，月影照中峰岩，有鷄聲，宏大遠聞，於是衆鷄爭鳴，數百里島中，喔喔聲滿花島。東南開菁島，其南有馬八島、西樂島、相島等地。以抵女人國之境，蓋自馬八島以南，男少女多，女則英豪，主國爭長者，惟女人。葛郎之南有甘淵，廣十里，其水從桂林山發來，水味甚甘，其南峻嶺絕壁而路不通焉。錦疊山，在金函東，百五十里，七十峰卓立，皆作貴人星體，其內有凝霞臺、玉棋子。人人其洞則雷雨大作。萬花山在金函

東南，巒頭皆蛾眉，文星星體重重疊疊，而中有百種奇花，互相開落，一年十二月，常有紅紫色。流泉香冽，居人有仙玄之風。白泉山在萬花山東四百里，五十六峰，皆石立雪色，涌泉飛瀑，不知其數，合流東走，爲竹葉江，盤北轉西，至彎碧關而入海。望海山在西海岸，山八九峰，皆文筆象，每日出，山影東指，故亦名東山。玉秀山，國都主山也，雲屏山，國之東陞也。望之如張錦屏而人不能逾越。睹其外，日影山，國之北陞也。重崗疊岫，參天盤鬱，堤澗深林而亂石飛泉，着處皆然。一尊閣，嘗遣窮探，經七八日，絕無人迹，但見山高谷深而已。

玉泉山在都城南五百里，挾洋江逶迤三百里，而山有蜜蜂，大如鳥雀，春夏間，滿山喧喧，產青白紅玄四色蜜。碧蓮山在都城東北，六十四峰，鬱鬱挺立，興銀之江，環其三面，上山皆有靈草。天梨島在鷄冠島東北，有山高四十里，名飛鶴山，上有甘泉井，井旁有二梨樹，六十圍，梨子大如斗，服之令人遍身生香，數日不饑，名天梨島。東北有玉壺島，外面石山繞圍，如玉壺狀，其內周百里，正中有山五峰，名五蓮山，具五星形體，中峰有五幹棗木，人以其實占豐凶。而東枝實多則麥豐，南枝實多則黍粟豐，西枝實多則稻豐，北枝實多則豆豐，中枝實多則稷豐。有風災則葉黑，有水災則葉潤，有旱災則葉黃。玉壺島北有一島，島中石山，澄如白玉，形如樓閣，故名玉樓山。其邊有金泉山，盤迴海中，圍如城郭狀，亦名金城島，西隅水口水梁關，正中水心，有山崛起參天，山腰有層層石梯，山上有石臺，大書刻之曰“白玉臺”。不知何人所爲也。

山下有大青龍，時時出游，蒼海始得此島，追感先妣之夢，築宮於臺下，名曰通玄宮。蒼海有子十二人，曰安安郎君、鳳眼郎君、蘭英大師、黑龍將軍、桂樹先生、文武大君、石骨將軍、溫溫元侯、禿禿

郡主、和風小公、百株仲伯、月林大師。

丁酉，立蘭英大師爲桑淵大尊閣，蒼海讓居通玄宮。初，吳夫人自蒼海遭風之後，日夜悲戀，一日夢青衣老人曰：“夫人子今爲貴人，勿慮勿慮。”自是每東向祝曰：“願吾子早早歸來。”及夫人沒，南陽公以遺意，每八月十四日，設齋於洛山寺，以禱蒼海之還。丙午，蒼海以單舸泛水陽關口，忽晝夢吳夫人見曰：“吾兒何不歸覲老爺？”蒼海驚起，鄉泪滿襟，遂登白玉臺，徘徊惆悵，乘夕下船，出水陽關口，忽見二青龍，出水現形而沒，忽蒼海所乘之舟，西走疾馳，一陣東風，鳴帆不已，但見海雲微茫，水波拍天，閱十二晦暝，而船忽拍碎於岸，而蒼海翻身落岸，移時乃甦，即我東業石亭也。坐而待朝，轉向洛山寺。時，南陽公設齋於寺中，以禱蒼海之還，供養僧竺蘭曰：“今番設齋，所願必成。”南陽公曰：“以先妣爲之，豈有再生相逢之理乎？”竺蘭曰：“方齋時，燈火分作兩炬，玄灑中，水涌如立筋狀，前者所無之祥。”公曰：“其然豈其然乎？”因下山，忽逢蒼海於路旁，初似不相識，及通姓名，方始驚疑，仍問年甲貫鄉內外姻族，無不揔知，遂相持痛哭，如見隔世之人，因問家事，則吳夫人沒於辛巳，繼夫人沒於乙巳，三夫人白氏，配公移於兔山晨星裏而門戶零落，非復曩日也。

戊申，南陽公沒先考公曰：“吾三子中，汝獨爲長，而吾東無繼嗣之子，不可無娶，至於海州諸子，蠻人不足數也。”於是娶新平李氏，蒼海雖有生還奉親之樂，頗索莫謝絕人事。出游林泉溪山之間，自號蒼海道人。庚子十二月十六日卒，臨終謂婦人曰：“吾三十年海外翱翔，掃平雜揆夷而歸覲，休休暮境，且有一子，以承祖業，志已畢矣。但白髮家君，紅顏細君猶在，而身先入地，是則不昧之恨矣。”

歲戊戌，魏先生移居漢陰山。彩霞子乘月過覓玄草庵，有詩曰：“松梢半壁栖孤月，兩後層巒吐白雲，山杏子規啼夜靜，草堂也有老僧閑。”袖出雙笛吹之，仍來謁魏先生。魏先生方與諸子宴飲，作采桑曲弄之琴。

片雲子曰：“我蒼海公，每乘月唱朝霞曲、魚依藻曲，此二曲，出桑淵。”

金蟬子曰：“吾東掌樂院所識者，如雅樂文武，唐樂、洛陽春、步虛子、桓桓曲、保太平、定大業、進饌樂、豐安曲、前引子、後引子、班賀、撫靖、定東方、還宮樂、清平樂、水龍吟、夏雲峰、憶吹簫、白鶴子、衆仙會、享獻仙桃、儒林雅及編鐘、編磬、笙竽、埙篪、琴瑟、龍管等樂，皆謂美矣。山有花者，農曲者，閩人嗔賈，似道曲，皆爲東民，苦役之聲。魯陵六臣之歌，貞忠可取。鄭松江關東別曲，清新可愛。新羅鄉曲，有金丸、月顛、大面、束毒、狻猊五條，東人稱其併吞之象。儒理王之兜率，廣樂之態，訥祇王之憂息曲，有棠棣之義。六部女之會蘇曲，有葛覃之風，真德王之太平曲，猶存沔水之譏。吾東之音樂，亦不寂寥也。”

碧落子曰：“余過金陵，作秋雁歌曰：秋雁飛，北風高，吳山冷落吳山小，石頭王氣久蕭條。”

翠窟子曰：“余有咏蘭詩曰：蘭在空山衆草蒙，芽莖短短不成叢，何時得托高人契，好種春風九畹中。”

先生曰：“猶存佐時立功之意。”

鵝蕊子亦自誇所作九歌曰：“山閣風生松自韻，海天雲散月初升，嗚呼一歌兮舞長鋏，蟬吟一夕千村樹，鶴唳秋晴萬里空，嗚呼二歌兮杖歸楫。兩集平郊千樹晦，葉凋衰柳萬壑虛。嗚呼三歌兮上粉堞，梅似山妻當枕依，月如信友入窗來，嗚呼四歌兮披書笈。山

知春夏秋冬色，樹占東西南北風，嗚呼五歌兮閑習業，心游大地三千界，棋捫高捭十九道，嗚呼六歌兮屏輕箏，朝日手着王猛虱，秋風身拂晏嬰裘，嗚呼七歌兮意不狹，秦山楚水求良友，西蜀南漢問哲師，嗚呼八歌兮困跋涉，扶餘渤海會開國，紇石木華更柵芳，嗚呼九歌兮風生頰。”蓋鵝蕊子，元初名將木華黎之後也。本出於扶餘云。

青鶴上人，嘗登鬱陵島。金蟬子曰：“此地古于山國也。新羅智證王時，降於羅，其後裔今流在何處？”

青鶴曰：“三韓拾遺紀者，鹿頭處士所錄也。出羅瑞，山石室，余嘗一次遍覽，古迹可據者甚多，有曰于山國，降羅後，其君之子，賀拔捉於高句麗，爲桂婁部大兄，有八人，陽元忌之七人者，北走元魏，一子玄于，留鼻白山，其後爲玄氏、于氏。大凡吾東之諸姓，如金朴出於新羅。許氏出於駕洛國。寶城、高敞、荳原之吳，出於百濟。皇甫、馬、玉出於王朝。韓、奇、鮮于出於箕子。終氏、魚氏出於黃龍國。卞氏出於弁韓。奉氏出於辰韓。平壤之趙出於高句麗。江陵之崔出於濊。水原之白出於貊。延氏、卜氏出於甘文國。平氏、皮氏出於伊西國。智氏出於押梁國。蘇氏出於蘇定方。慎氏出於沙伐國。河氏出於萇山國。權氏出於新羅。郭氏出於大伽倻。琴氏出於音卞國。廉民出於帶方國。方氏出於行人國。康氏、龍氏出於松攘國。檀君之後，爲肅慎、扶餘、靺鞨。耽羅之後，爲高氏、梁氏、夫氏。東沃沮之後，爲魏氏。南沃沮之後，爲平昌之李，平康之蔡。骨火國之後，爲簡氏。荇人國之後，爲唐氏、禿氏。蓋馬國之後，爲周氏、嚴氏。東扶餘之後，爲池氏、咸氏。晒國之後，爲古氏、盧氏。樂浪之後爲禹氏。玄菟之後爲曹氏。臨屯之後爲文氏。真蕃之後爲黃氏。光州之金出高句麗。延安之金，出百濟。新平之李，出安南國。瓮津之李，出交趾。任氏，出西夏。漢

初田橫之死也，田榮之小子慶，浮海東來，居於粟一之地，以織席爲業，子秀孫蓼，爲衛滿相。漢武滅衛滿，封蓼之五子爲五部長，吾東之田，自此始矣。”

青鶴上人曰：“十二月風氣，驗十二地風土。三元宮二十八宿，驗下土夷夏區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一百七萬九百十三里，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周天之全數也。人之一息，天行八十餘里，一晝一夜間，人自成一萬三千六百餘息，天行九十餘萬里。明於此理，則萬國兆民之休咎，山川道里之幅圓，可以見矣。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察天機於子時，察地氣於丑時，察人氣於寅時，善推以往之事者，能知將來之事。”

鵝蕊子曰：“昔周武王，以殷之諸侯伐紂，故諸侯爭強竟亡於秦。漢高祖自蜀出，取天下。故昭烈，捨天下而歸蜀。魏晉宋齊梁，以臣篡君，故皆亡於臣。唐之興也，盡殺降王，故唐之子孫，大戮於武后先晃之手。宋太祖，待諸降王以藩臣禮故，元人待德祐皇帝。且宋取天下於周家小兒故，亦失天下於小兒。乙亥，曹翰取江州。後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南唐，以丙子歲降宋，而帝顯以丙子歲降元，以己卯歲混一天下。而帝昺以己卯敗沒涯州，大禹治洪水有功於天下，故子啓賢世爲天下主，契有功於唐虞，故夏祿方絕，天生成湯。後稷以嫡不立，既有遺冤，且有稼穡之功。故周代殷，益有功而未受禪。故秦代周，堯以不傳子之冤。故後有五百年，漢曹操脅制其君，害弑國母，殺皇子，故高貴郭公，有墮車之痛。司馬昭弑髦廢璜，故懷憫行酒於漠北，曹馬奪劉氏之祚，故劉聰滅西晉而劉裕代東晉。蕭何之後爲齊梁。陳平之後爲陳。楊震之後爲隋。李唐之後爲唐。彼皆漢之功臣也。安史之亂，以西北諸胡，收復天

下，故五季皆沙陀人，入帝中國。漢武征伐匈奴，漠南無王庭，故五胡亂華。兩京丘墟，唐太宗降鐵勒百餘萬戶，置州郡，故元世祖混一區宇，昭昭之理，不爽乎冥冥矣。”

花塢子曰：“昨登雪罕嶺北望，則佳氣起於金關，意者女真，復爲天子矣。”

碧落子曰：“余從燕京來，過狼牙山四望，山川草木皆搖殺氣，遼東將有大兵禍。”

彩霞子曰：“世運衰革，生民塗炭，吾以大明遺民，其將焉往？今羯人得旺，則一隅朝鮮，必先受禍。”

金蟬子曰：“乙丁明氣入地東，壁宮一星，隆主三角，一片鯁岑，終係文明之氣。”

翠窟子曰：“朝鮮界別區域，稱爲小中華故，中國降聖人，則朝鮮亦生真人。檀君並堯，箕子並周，三韓並七雄，赫居世並漢高祖，武烈王並唐太宗，王太祖並宋太祖，我太祖並明太祖。今新天子出，則朝鮮亦生保國之真人矣。”

片雲子曰：“向者五道，抵聲申嶺，路旁見分水嶺上，一片雲輶，西入漢陽，必生保國之人矣。且世道方變而有識哉。今請與二三子，周覽天下，占得失，閱風俗爲可，於諸子俱請行。”

青鶴曰：“彩霞、片雲入於燕境，花塢、金蟬入於女真，桂葉、鵝世入於中原，碧落、翠窟入於蒙古。至於西藩，諸子此行事甚迹多，其漏失過半，今姑舉其萬一云。”

彩霞、片雲渡江至鎮東，宿韓家村，夜聞哭聲甚哀。片雲問主人，主人曰：“東鄰吳氏女之聲。吳氏事姑至孝，姑死每於諱日，極誠致力而祭。今則貧不能具饌故，永夜悲泣。”

彩霞子曰：“此間有不仁之富家乎？”

主人曰：“有袁士直者，號稱袁豬。”

彩霞、片雲至吳氏家乞飯。吳氏曰：“貧無以舉火，前夜，即尊姑諱日，而未致祭享，方在罪歎中，安有一粒濟人之道乎？”

片雲曰：“憐哉孝婦。”仍立門左，良久回瞻，乃曰：“彼杏木下，有銀氣。掘之，可得數十錠，足以興財。”

彩霞子又召六壬神，取袁家米六十斛，置於吳家而去。至洪州牛家莊，見癘氣大熾，彩霞曰：“吾可救此一方之人。”遂入村中，招人求漿，有一人奉蜜水獻之。

彩霞子曰：“何爲惠此乞客耶？”其人曰：“本吾布惠。”

彩霞曰：“仁人也，吾今爲驅除一方癘氣。”即符水喂之，桃枝橫四縱五，於是病者即瘳皆起。衆人一時聚會，欲致謝意，二人用雲遁遁身而去。衆人但見一丈雲氣乘空飛去，咸以爲天神降臨，具太牢登山祭天。

彩霞、片雲至廣寧，留三日，至十三山，留一日，至松山堡，夜見赤氣滿地，彩霞顧片雲曰：“此他日戰場也。”

至曹家莊，見一陣颶風，從東向西而去。彩霞曰：“彼颶風中有何物？”

片雲曰：“虎頭狼身之神也，無乃醫巫閭山靈之使乎？”

彩霞曰：“將以新天子事，遍告諸岳之神也。”

至東關驛，宿河姓人家，見主人以怪疾纏綿六十年，醫藥巫祝，百般無效。片雲顧彩霞曰：“君知此人之疾乎？”

彩霞曰：“是不難，無乃家後伏岩下大蜈蚣之毒乎！”遂教主人殺蜈蚣。

至盧龍嶺，片雲指一立岩曰：“君知此岩乎？”

彩霞曰：“是不難，他日亡胡之物也。”

逾山海關，至永平府，留二日，過漁陽橋，入燕京，化爲雙鵲，叫噪於承天門。時，學士丘致中，入直見之，卜焉。得觀之六四，解之曰：“此物從東方來，欲觀國之光耳。”

片雲謂彩霞曰：“此人筮頗妙矣。”

因化人自稱魏虛、魏可。游馬尚書門下，厚賂金帛，尚書悅之。

未幾，彩霞除刑部侍郎，片雲爲禮部侍郎，而已稱病退去。又化雙鳥，止於南門，過三日，歷千萬人，莫有知者。片雲曰：“皇明可謂無人矣。”又過三日，忽有一乞人過下，仰視之，莞爾笑曰：“東國之人，胡爲乎來此？”

二人大驚，遂下地化人，相携往靜處，贊歎其高見，仍話及時事。乞人曰：“明敗於甲申，亡於庚寅。”

片雲曰：“何其然耶？”

其人曰：“太祖起於癸巳，極於戊申，癸終則甲，己申相合，故曰甲申，戊之向三，在庚，寅申對冲故。庚寅既，在庚寅，則必亡於申地，既西南峒蠻之鄉耶。自唐以來，尊帝居艮，太陽躔箕垣，天地之旺運，在東北矣。代明者其女真乎，且寅合在亥，亂天下者，必從西北，且讖曰：明亡於木子。李姓人從西北來。又木邊人，引之入內，彼安得不爲天子。”

彩霞曰：“日月亡於古月，古月亡於魚羊，亦秘記也。古月果非胡耶？”

曰：“然，新天子國號，亦可知歟。”

乞人曰：“明字，日月，日月落則太清而已，豈非清字乎？”

彩霞曰：“宋時，有興元殿而元起；元時，有大明殿而明起。今者有乾清，亦一照驗也。”

乞人曰：“中原將爲氈裘之域故，吾方擇地求居，而聞朝鮮漢拏

山，自古兵禍不到處，今將轉向朝鮮矣。且兩君何亦久留此無益之地耶。”遂偕往。蓋其人襄陽曹玄志，即楊雲客門人也。

歲庚子，余謁魏先生於妙香山，問曰：“古人云，才不借於异代，今以吾東論之，則不取一人於他邦，祇取國中之人用之，各盡其才，亦可以能強國者乎？”

魏先生曰：“有賢相識才任職，何代無之。試以吾東當今論之，以金蟬、片雲、翠窟爲三公則盡善無瑕。其次，如進士鄭晉縈、文川縣監李春壽、縣令蔡正。後可置廟堂之上，如金長生、吳允謙、晉陵君泰慶、崔夢良、李元翼、李恒福等。可與之商榷機要，如柳成龍、李時白、姜晉昕、沈日彰、崔俊德、李浣、李應華、金應河、鄭忠信、慶信俊、李惟一、郭再祐、金蓋國等。任之關帥，如曹植、成守宗、金守顥、李恒、成運、李晬光、南彥經、林曠、金德誠、申翊聖、鄭蘊、趙昱。布列三司，如李山海、許筠、李達等。置翰苑，如李彥仲、朴世勳、李舜民、崔德益等。置之宿斷，如吳希文、張佐漢、李彭年、李邦傑、元壽賢、柳忠立、金時輔、韓德瑞、柳仲春、曹命勗、延舜善、李象震、趙環等，馳騁上下，則可謂盡善，而國將無敵於天下矣。”

花塢、金蟬，渡豆滿江，抵凡刺山，望女真舊界，過紅施里，休武兒溪，見一牧童，吹葉林下。

花塢曰：“彼兒鐵面劍眉，珠眼金精，當爲萬夫之長。”金蟬曰：“豹頭猿臂，亦可貴也。”就問其名，則八山大。二衆曰：“汝勉之，不久於牧馬也。”

至阿川，金蟬曰：“山有潤色，水揚彩氣，吉氣方聚，定有人才之蔚興也。”

步登塔崗，花塢曰：“龍樓鳳闕，文章旋旗，御臺將臺，如彼羅列，此間必有大器也。”去三十里得大塚，問於居人則曰：“金之穆祖

所葬也。”

東投二十里許，見少年九人，挾矢提槍，呼鷹嚇犬，叫噪於山谷，俄而聚坐礮石，敲火爇木，割鹿炙雉，酌酒相斟。二人就拜乞吃。九人分酒肉與之食。二子對坐而食。

俄而，一人熟視曰：“君輩眉宇清秀，帶山林氣像，無乃逃世之士耶。”

二人曰：“吾等東西南北之人，仍告別而還。”

道中，花塢曰：“今日得見天子將相。”

金蟬曰：“天無二日，代明者，無乃是耶！”遂去之五國城，留五日，抵五桓山。金蟬曰：“山水黯慘，風氣高寒，不可久於此道逍遙也。”乃還。

桂葉、鵝蕊，自豐川濟海登泰山，西望復北，至太行山，南望復西，抵嵩山四顧，乘夕下山，宿於少林寺。

鵝蕊曰：“中國氣像果何如？”

桂葉曰：“山含愁色，水流恨聲，鬼神縱橫，生民昏妄，明氣淪沒，妖氣疊興，亂漸之極，更何足言乎？”

鵝蕊曰：“嵩山爲中岳，必管知天下事，可符招山靈，以叩玄機爲妙。”

乃夜起登峰，作禹步，焚金鐘符。俄而，一老人黃冠玉帶出迎曰：“君輩不遠千里而來，其意安在？”

鵝蕊曰：“欲知前頭事迹，轉至靈境，伏願尊神明示。”

老人袖出一書，其題目云《亂世錄》。二人歷歷披看，有別書，曰雙翅、曰金紫龍、曰金翅鵬、曰紫金樑、曰可天飛、曰混天飛、曰獨行狼、曰混天猴、曰玉老虎、曰不添泥、曰神一元、曰李老柴、曰掠地虎、曰一丈青、曰少紅狼、曰黃虎、曰混天王、曰八大王、曰穿山虎、

曰蝎子塊、曰滿天星、曰橫天一字王、曰一雙虎、曰九樑星、曰鎮天王、曰大天王、曰左金王、曰飛上天、曰一連鶯、曰新來虎、曰一條葱、曰飛山虎、曰黑桑神、曰九條龍、曰過天星、曰曹操、曰撞大王、曰飛山鷄、曰古飛真龍皇帝、曰通天柱、曰一座城、曰開山斧、曰鑽天哨、曰一盞燈、曰獨頭虎、曰占燈子、曰上天龍、曰活地草、曰鄉里人、曰顯神道、曰亂世王、曰邢江狼、曰破甲錐、曰闖塔天王、曰八金剛、曰老回回，如是等記，不可殫記。

桂葉曰：“此何物號？”

老人曰：“世道將變，亂賊之徒，乘時將作亂，莫非上天之所做，而爲真人之驅除耳。”

桂葉曰：“中原王氣蕭條，其後將無天子乎？”

老人曰：“不然。芒碭、南陽、洛陽、賀蘭、金陵等地，猶天藏子氣，而將來之事，惟在上天所定耳。今也未知的在某人某家也。”

鵝蕊曰：“中國人才，近且如何？”

老人曰：“中人以下不足論，中人以上，亦知中國兵火，各之四方。如葉萬延入西蕃，邢喜雲入回紇，張仁壽入鬼蠻，楊光庭入月氏，曹玄志入朝鮮，昌義夫入真臘，彭時望入西蜀，惟牛金星在耳。”語罷，笑別。

明日二子轉向陝西，游於市上，有一少年下驛飲酒於店舍，二子亦入店沽酒。其少年驚曰：“觀子之容貌，無乃夷羯之人歟。”

二子心悟曰：“此必牛金星也。”乃曰：“牛少年，安知吾人乎？”

少年驚且喜曰：“君果今世之杰，吾固牛金星稱名人也，但吾得知禍亂之將起，故方欲擇木遍游天下，今見兩君之高才，願携手同行，以求真人。”

二子曰：“吾儕方外之士，非王佐之才。”即別去，少年追之，二

子遂化龍乘雲而去。少年用風遁散雲追至，二子步二十八宿，作三十六變化，牛少年失其所向，悵悵而去。

桂葉曰：“牛少年何如？”

鵝蕊曰：“才則優矣，短於知人，志則遠矣，過於躁進矣。且中原，既無天吏而求急如此，彼不過魁賊之佐耳。”

二子遂轉入秦中，登泰華山，忽見一莊，在雲松之間而。童子出門迎拜曰：“二先生莫非從青鶴上人處來乎？”

二子曰：“何以知之？”

童子曰：“此室，既鐵杖道士之宅也。俺師謂我曰，今日青鶴故人之門人來到，汝其出候，故知兩先生之來矣。”

二子入門，果見道士，依窗含笑曰：“吾與青鶴，分乎既久十年矣。聞有弟子八人，皆英才美質，今觀二君，信不虛也。”

二子恭伸禮數，坐定。道士曰：“吾以道淺德薄，門客甚少，祇有三人而已。然觀二君，終非物外之人，乃功名之骨。吾之門人，畢竟是仙家中人。”

既命童子取酒來曰：“吾本愛酒，故道家謂吾為酒主人。”俄而取酒而來，十二瓶列置枕邊，瓶面各有書字，一曰百花釀、二曰王井泉、三曰金盆露、四曰桂露華、五曰秋露白、六曰辰砂酒、七曰真珠團、八曰金屑湯、九曰菊花酒、十曰銀河液、十一曰萬山春、十二曰鹿耳酒。遂傾壺傳觴，自夕達朝，香味熏氣，可口襲身，真是平生所未嘗者也。

須臾，二道士到門入堂，謂鐵杖曰：“聞青鶴門人到此，故辛勤枉駕耳。”

鐵杖曰：“然。”

二子下階禮謁。二道士曰：“故人青鶴，別來已久，今見二君，

如見故人之面，可幸！”

鐵杖謂二子曰：“此位稱號竹冠道人，彼位金幘真君耳！”

金幘曰：“吾昨自城玉山移真臘國矣。正向西蜀天井山，訪竹冠道人留宿，聞青鶴門人之到此，且思鐵杖酒而來耳。”遂促膝歡飲。其三君子之道骨法言，吾世無雙，明日各自分去。桂葉、鵝蕊告別而還。中途，桂葉曰：“嵩山老人所謂昌義夫者，莫非金幘真君。所謂彭時望者，亦莫非竹冠道人耶。”

碧落、翠窟，自金蓮川，至班珠思之郊，夜投一村落，見數百人家絕無人聲。

二子取其一小屋留宿，設紫百符。夜半，有非常之聲，自遠而近，有怪鬼一隊至曰：“此有人氣，可搜捕。”到二子留宿之所，周旋不入曰：“怪哉！是何九幅鐵網張之乎？”

爲首者曰：“是乃紫百符也。”遂去。

明日，至溫多塌，見一老人依松吹笛，其聲寥亮。碧落子側耳聽之，其辭曰：“日壓千山影，江回萬里船。”

碧落子曰：“此非常人也。”進拜松下，老人熟視曰：“二君眉聚山川之精，目揚日月之彩，胸中定有安邦高策也。吾夙抱經世之志而遭時不利，栖山求道，歷閱歲年，今西北八國大亂，民方塗炭，吾欲乘時併吞而未得良佐，故出游觀察矣。昨得漢人楊光挺歸之部中，此人，即一代偉人，於心喜之，而昨夢二鷹從東方來，余臂之而大獵於西海上，今見二人，實天授我也。”且往年見西蕃子章山治圃道士。道士曰：“欲建不世之功，留待明年青鶴門人。即當今寡儔之异人，今君無乃是歟。仍載與俱歸，至一城部落甚盛，問之則稱灾呂部也。老人固請淹留。二子曰：“吾歸覲師席，然後復回報矣。”

歲辛丑，魏先生居甲山，片雲、彩霞、金蟬、桂葉、鵝蕊、碧落、翠窟、花塢及曹玄志俱至。魏先生聞碧落之言，乃曰：“男兒生不成名，含光湮沒者，非好做道理也。乃不獲之事，子當速去爲強國名臣，無失其時。”

又謂桂葉、鵝蕊、花塢曰：“今新天子出，三子，當去道家之閑逸，以圖竹帛之功名。”

又謂彩霞曰：“觀子清高有餘，後福且重，可入賀蘭山，家居傳世。後來陝西必出天子，其時，可爲一代名宦族。”翠窟、碧落因其去就爲可。金蟬、片雲不可出世，永從曹先生游，爲傳道派，保身立名，且吾世緣未久，諸子勉之。

於是，置酒設宴，魏先生鼓琴，曹先生唱歌，彩霞吹笛，桂葉、鵝蕊起舞，花塢擊磬，碧落進爵，金蟬咏詩，片雲編凡十四曰：“幽澗泉搖，拂彼苔磴，上有松風，玲瓏潭石。珊瑚雪淙，水花寒落，山月淨容，藍膏綠液，左右群峰，曉風燕詩，風颭戾草，綿綠野亭，十里斜陽，飛去飛來，一點玄禽，穿花跟烟，縱意高翔，路慣茅竹，村巷何須，王謝高堂。”

《四仙臺詩·投金幘駐白馬》：鳳首山光青晚夏，隔水弄簫聲更長，羽扇芝冠何許郎，臨花問語語仙方，獬駕一去寥千載，太白蒼蒼山獨在。

《松子落吟》：風冷冷，雨簫簫，松子落。山寂寂，月蒼蒼，松子落。日正午，松關靜，松子落。松子落，幽人也不眠。

《蘇津浦引》：八月九月望，霜晨涼颼夕，挂帆海門浪頭白，千里萬里萬萬里，水遠天長，無數點點，雲淡淡山，颼然來又去。非漁非商，非仙非鬼。東扶桑，西登來，南俱藍，北耽羅，一葉扁舟，白鷗身世，漢人夷人不分。

《前山春歌》：風蓬蓬兮細草長，百花照明兮林木香，嚶嚶谷鳥吟兮送羽觴，山壑水如藍兮日載陽，嗚呼一歌兮依石床。蘭猗猗兮參木蕃，采葩析菊兮啖覆盆，黃精冷飯團兮芼可餐，三秀芝九折蒲兮釀我樽，嗚呼二歌兮出山門。松花落兮桂葉抽，步步青楓兮心休休，穿雲一筇飛兮鶴爲儔，金雁鳴玉龍語兮舞蝸室迷清秋，嗚呼三歌兮臨溪流。

《長相思漫》：燈瞳瞳，夢依依，夜漫漫。星靨靨，月沈沈，天河漫漫。山疊疊，水重重，千里路漫漫。池塘菱葉，清香滿滿，垂絲萬萬。憑欄干，泪欄干，雨泡泡，花珊珊，鳥關關，我思漫漫。

《竹露滴吟》：夜色蒼然上庭樹，虛窗爽氣來，玲瓏雲表露，暎月竹間回，竹風春寒玉，團團下綠苔，疏簾棋子落，虛窗燈火堆，穆穆風波濕，冷冷玉軫催，松間驚鶴一聲哀。

《黃栢行》：牡丹芳兮種貴里豪門，桑葉柔兮種十里田園。空山邃壑一黃栢，等閑花葉也自繁，既無桃李梨棗實，枝邊不見人攀援，又無蒿芽芥薑味，盤中不作人饗餐，山梅野菊芳鄰樹，飽風油雨光乾坤。

《洞口雲》：夕陽映紅，暮雲橫碧，溶溶出山林。霞光散綺，雨氣成虹，頽流嵌崕。金鴨騰翥，六合清新，浮篆天心。銀蟾浴池，涼夜自淒，縱橫水潄。英英半壁，細細平林，入洞洞更深。

歲壬寅，魏先生召諸子曰：“吾可以謝絕世事。”正月十五日，晨起徘徊，仍杖躑躅果屐步入大蘭山霧中，遂不復還，諸子皆散去。

金蟬、片雲從曹先生，南入濟州，行至茂朱德裕山曰：“此可便居，何必漢拏。”築室同居，采藥織履而以食。

曹先生，字通遠，號五竹居士，亦號梅窗。金蟬子，姓李，名彥休，字弘道。父光弼，號梅林。祖亮仁，號八風。曾祖瑾，號桑塢，

世有隱德，爲道家真骨。金蟬，後改號松栖。片雲，號雲鴻，又改雲鶴，諱一曰思淵，一曰挺元，一曰承祖，字胤夫，姓李，與松栖同貫也。

壬子，梅窗、松栖、雲鴻，同過漢陽，見入朝諸宦驚曰：“朝鮮將有革亡之患矣，肉走尸行，何其多也。”及見綾陽君曰：“賴有此人，而東人之祗，不左矣。”

松栖曰：“綾陽君，必返正，而鄭仁弘等一番人，將盡誅矣。初，桂蕊子門人最多，而東人之爲門下者五人，及桂葉北去之後，余嘗見其五人，蓋關北鄭滉、關西文瑞豹、關東金敬憲、湖南池命雲、嶺南趙汝盤也。是五人者，祇勇力而已。金敬憲勇力，余嘗觀之，能撓恩津石彌勒之首，又超越臨津江矣。初翠窟子宿於關東崔進士潤漢家，崔自言，作上舍契，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會游，其中李世名年紀最高，其父翰，其祖德享，皆上舍，故爲契首。其餘李應文、李得勳、申紀延、李夢龍、趙緩、李仁源、洪仁祐、宋蕙、元弼周、金得宣、吳楫、鄭洪昌、權迪、尹益身、趙省中、黃庭吉、韓重謙，凡十九人矣。”又曰：“關北有九虎契，李文極、李舜壽、李文壽、李康壽、李瑾、李德純、李應信、李克天，皆武科善射，信乎天下無不對。”

片雲曰：“海西湖上人，關西默上人，湖西奎上人，皆以玄道爲侶，號三禪契，亦素門高人也。”

金蟬曰：“海西李鳳祥、李麟祥好鷹，每家養三四鷹故，便知工拙，人稱鷹癖者。有吳弼臣者，能知馬之才不才，人稱馬癖。有李尚敬者，嗜酒能二斗，人稱酒癖。有李塢者，言詭行癖，人稱詭癖。有李華者，喜雙陸，人稱雙陸癖。是諸人作契，號五癖契。”

花塢曰：“西蜀，有麻六兒者，善象戲，自負遍天下無敵手，嘗曰：‘吾之象戲，運以河洛，參之兵術。’其後葉夢熊，以象戲自許，人

以爲壓倒麻六兒。余嘗過，與之象戲，連七局見敗於我，余哂天下無象戲。去年東游安峽，遇李嗣宗，疊日滯雨，遂與嗣宗象戲，連七局見敗於嗣宗。余乃歎曰：‘君則天下無敵。’嗣宗曰：‘近鄰有柳夢楊者，吾與三戲，每兩敗，蓋柳之象戲，以兩卒取勝，且能預料五十數手，又善家勢，此可以難也。’

梅窗有三子曰：文輔、文禮、文常。文輔入蜀游竹冠道人門下。文禮居衡山。文常隨父東還，與松栖之子茂世，常守第，奉其水薪，時時講究父師之道。梅窗夫人葉氏，亦見高遠，與梅窗無異也。一日梅窗閑坐，見采桑女人九人，緣溪而上，聚於岩上，良久因去。松栖俄而遇到其處，見有題詩曰：“清溪一曲抱村流，藥圃桑田喜雨餘，鶴骨癯然何許老，半窗竹枕獨看書。”

松栖曰：“此非凡婦所爲。”跟尋其迹，乃農人羅萬辰女也。於是通媒爲文常婦。葉夫人大加慈愛。多少傳受，號曰杏溪。嘗有盜夜入藏中，文常欲捕之，羅氏曰：“此盜本良民，爲饑寒所迫，情狀可憐，勿捕也。”

梅窗常游月影臺，聞崔孤雲事迹曰：“東國文雅其來久矣，其可佳也。”

松栖曰：“三韓時，有尚弓劍，降自羅末，祿真薛聰倡之於前，孤雲致遠、朴學士仁範、朴參奉仁亮，繼以詩名，聞於中華。高麗光宗，設科制詞，睿宗唱和韻律，於是文士蔚興，如金文成烈、金文成富弼、鄭諫議知常、李大諫仁元、李文順奎報、金內翰克已、崔猊山關、金諫議君綏、俞文安升旦、金貞肅仁鏡、陳補闕準、林上舍椿、崔文清滋、金英憲之岱、金文貞坵、白參贊元恒、洪中令子藩、李時中公遂、田獻納濡、魯典書嶼、鄭政堂思道、印學士份、李杜隱檣、李陶隱崇仁、權陽村近、李雙梅詹、姜通亭淮伯、金學士黃元、李益齋齊

賢，相繼傳芳。於是本朝以來，卞春亭季良、成丞旨三問、朴斯文致安、金占畢齋宗直、金東峰時習、徐四佳居正、金濯纓駙孫、姜木溪渾、李藏六準、李月湖貞恩、金慕齋安國、金思齋正國、許相國琮、申企齋光漢、沈漁村光彥、金河西麟厚、李青蓮後白、鄭文翊光弼、崔猿亭壽歲、羅長吟湜、盧蘇齋守慎、李栗谷珥、崔簡易岏、金冲庵淨、鄭之升、宋龜峰翼弼、林白湖悌、楊蓬萊士彥、南秋江孝溫、白玉峰光勛、李蓀谷達、崔上舍慶昌、車五山天輅，皆擅名士林。儒者性理之學，自安文成珣、鄭圃隱夢周，而始繼之。以朴文忠彭年、許文敬稠、金寒暄宏弼、鄭一蠹汝昌、趙靜庵光祖、李夢翁耜、成聽松守琛、李晦齋彥迪、李退溪滉、趙牧使惟誠、成牛溪渾、趙重峰憲、宋泉谷象賢、趙月川穆、許草堂曄、金上舍懷瑾、柳眉庵希春、金黃岡宇頤、金沙溪長生、曹南溟植、奇服齋大升、白休庵仁杰、朴思庵淳、朴松堂英、鄭寒岡述，皆前後揚清，誠可貴也。”

雲鶴曰：“女中若許蘭雪、李玉峰，亦諸大家也。鄭文榮之妻，申純一之內子，亦能詩。鄭妻詩有曰：‘風露瑤臺十二層，步虛聲幽彩雲綾。’申妻詩曰：‘雲險天如水，樓高望似飛。’楊士彥妻詩曰：‘秋風戚戚動梧枝，碧落冥冥雁去遲，斜倚綠窗人不見，一眉秋月下西墀。’鄭鵬之女僕琴歌詩曰：‘長興洞裏初分手，乘鶴橋邊暗繼魂，芳草夕陽離別後，落花何處不思君。’此皆女中騷人也。至如申命和之妻，李進士思溫女也，行事俱見感天記。鄭之雲之妻，博涉經史，淑行著聞，作‘女範’四卷，以傳於世。李掌令英行之妻，無不精微，通小學，烈女傳，幼子稚孫賴以發蒙，奉祀以誠，不喜巫覡，親族貧乏者，無不周給。嘗曰：‘身不至饑寒可也，何必蓋積哉。’隨其子重慶，赴溫陽任所也。勉使勤幹，不供珍羞，曰此皆民之膏血。若此數夫人，女中君子也。李僉正自堅妻，縣監李億年女也。其子

婦，朴溶女也。姑婦俱有卓行文辭，號大軒、小軒，家有林檎木一株，自堅之所種也。婦每敬其樹，不忍食其實。一夕，其樹爲風所拔。姑婦攀木號哭，爲之服緦。張俊民家，有女子名玉浮圖，自堅之外孫也。貞靜有二軒之風，兼能詩，有曰：‘雲外晴峰浮碧玉，入簾秋月碎金盆。’自堅之弟、自健之妻權氏，有知之人鑒，高潔之行。自健一日宴客，權氏窺戶，及客散自健入內，權氏問曰：‘會客何人也？’自健曰：‘鄭仁弘、李純、柳希芟、韓纘男、李緯卿、許筠、河仁俊、崔應虛、尹認，稱名人也，皆青雲貴客也。’權氏曰：‘以余觀之，皆不祥之人也。其一梟目獍腸，其二虎皮貓情，其三舐糠犬子，其四多睡老婢，其五雪崖凍雀，其六枯木浮花，其七夜林魑魅，其八鳥嘴鼠步，其九吹毒長蛇也。古人云：“居視其所親。”但悲君子之染鮑魚腥臭。’自健心然之。適以司僕僉正見罷，遂退居水原貞松村，是諸人者，亦閨中拔萃之類也。”

梅窗曰：“嘗聞權石洲輶，以詩宮柳青青鸚啼之句得罪，爲詩亦難乎。”

松栖曰：“新羅真聖王，寵魏弘，有人作詩曰：‘猖狂小子入宮中，紫禁流播鄭衛風，芒棘青蛇喧內外，天王堂上耳俱聾。’王怒求之甚急，或以爲大野隱者巨仁之所作也，遂繫獄，將加刑，巨仁題詩獄壁上曰：‘于公痛哭三年旱，鄒衍含悲五月霜。’其夕震雷雹大作，王懼而釋之。”

雲鴻曰：“我正貞公，爲順天也。民立木頌德，有曰：‘國有長城，波瀾息扶桑之海，民得兩歧，福星明馬韓之鄉。’讓寧大君提，適至湖西見之。歸言於上，即升嶺南伯，及在嶺南也。有詩曰：‘思效丙枕憂民意，寢不成眠食不甘。’聞之，召掌銓曹。由此觀之，詩能達人。其後又嘗有詩曰：‘後殿狂風終日吹，一春紅紫落無餘。’時

以士禍金駟孫、權景裕等數十餘人，或被誅或遠竄或放，燕山聞此詩，心甚惡之，削出雲山郡守，七年卧閣不出而化風行，境內宴然。一日，召妓柳綠，弄琴數聲，命子美英，誦離騷經，引觴連沃。手書十六字於冊子曰：‘頂金肘玉，國恩已重，枕山栖雲，身欲長往。’仍卧不起，中宗朝追封，仁安君，贈謚貞正公。”

雲鶴曰：“我鏡潭公，有超邁之才，燕山爲世子也。公爲東宮僚屬，見世子手持牡丹花，乃曰：‘花比女色，蘭比君子，惟蘭可持。’世子不悅，乃求免，鳴陽副正賢孫，常譏公謝絕朋友。公答曰：‘近來儒冠，誇學傲世，銳進忘後，吾恐士林之禍不遠矣。’”未幾，連月士禍，公獨不銜於臧否間，是大隱於宦路中耳。嘗爲高城守時，金麟孫，求松耳山果。公答曰：“重崗深壑，耳之所生，深林高木，果之所結，而虎豹在山，豺狼當道，太守安得而得之？”辛巳，答李惟清書曰：“人生世間，一日之失，槁項黃馘，遇大暮將欲復奉鶴髮，終展草誠可乎？烏得。竊怪夫世之名流，思西山之頽光，醉朱門之桃李殘瀝，惟圖金犀銀龜於玉庭，不念懷橘泣竹於萱堂，夫復何言，此是垂曲之言，須示之於南左相，而勿復留意於我。”未幾，南袞賜死，人知鏡潭之見，異於人也。

松栖曰：“成牛溪以‘牛溪一夜鳳生虎，仙李根搖有髮僧’之句，得罪鄭彥慤，以良才驛壁上之書，構陷宋麟壽、李若水等數十餘人，而涉世也，豈不難哉。故靜庵詩曰：‘時當東漢十三朝，風雪寒梅一樣知。’則蓋傷其賢不肖混雜也。”

梅窗曰：“景泰間，郎中章綸，入丈華門有詩曰：‘玉德宮前春柏樹，兩枝何事各東西。’時天順避居南宮，有言爲於帝者，以爲春柏樹，譬於皇上及天順。景泰心甚含之，未幾，禁錮章綸，詩不可不慎也。”

雲鴻曰：“黃都事策，達州人，其父即耶律湯反，遼燕王淳之六世孫也。爲撫順萬戶，有詩曰：‘十年關塞一官微，駿馬悲鳴挂鐵衣，胸裏誰知鷹隼志，秋風每欲戾天飛。’總兵阮世寧聞之，密表天朝，言其有志，湯反聞知之，亡走李滿住營下。未幾，李藏、洪師錫、李曄、鄭德成等，自朝鮮入建州討滿住，湯反家屬爲東兵所俘。而湯反幼子爲中軍黃仁重養子，是爲黃策，少有逸才，嘗作風裏葉詞曰：‘大賀雄風二百年，燕王一派傳三葉，將軍一葉承相金紫比肩，隨風秋葉鷄林落，幾日還上故枝邊，鄉關杳遠，滄海萍古木蔦纏。’後爲崔貞烈公潤德門客，官至中樞都事。”

松栖曰：“李莖之子日長，少年文科，抱駕馭之志，嘗有詩曰：‘瑞葱臺畔春光爛，驄馬蕭蕭向遠程。’又曰：‘後庭蝴蝶隨風去，遍嘗春城萋萋花。’時燕山荒淫，築瑞葱臺，逐諫臣，納朝臣之妻。蓋其詩譏燕山也。燕山聞之，廢棄不用。”

歲甲寅五月，梅窗、松栖、雲鴻入智異山采藥，宿於貞心齋。齋即李芳普之精舍也。芳普，字一春，其祖好仁，以勇力事光廟。光廟殺金宗瑞也，稱疾不往。魯山之變，又遣好仁。好仁乃夜遁，卜居於妙香山，後移吉州而卒。好仁之子淑，居平康而卒。芳普又移智異山，修道力穡，又多儲藥物，頗養精氣，如三精丸、百福丸、瓊玉膏、混元丹等物，列於架上。朝夕所供，青藜飯、黑荏餌、鹿脯、薑菹、杞菊菜、橘梗湯、松花酒、石蜜漿，真仙家風味也。三人淹留纍月，因往同游湖山，至松崗寺，有詩曰：“長廊一磬諸僧飯，古殿殘燈衆佛眠。”過草溪黃芑津，芳普又有吟曰：“人影半迷疏樹岸，蟬聲遙挂夕陽枝。”至身彌島，芳普又吟曰：“盧洲旅雁聲中白，楓岸鳴蟬響外紅。”梅窗皆稱善。

至日洞岩間，有題詩曰：“穿雲一路不分明，客到山門獨鶴迎，

丹岸雨添瑤草畫，碧崖風落玉棋聲。閑花老柏千年在，亂石飛泉百道爭，世有名區人不識，孰能於此養心精。”

芳普繫節歎曰：“如我輩，不敢執鞭於其門。”

松栖曰：“吾函丈青鶴之所作也。”先生佳制甚多，且如：“三日浦邊晨沐髮，四王峰下夕飛筇。”又曰：“衣濕洛東江上雨，履穿薛罕嶺頭雲。”又曰“三過萬二千峰月，惟有松風澗水知”之句，諸子皆莫及。先生嘗稱，洪漢仁天摩山詩，有出塵之態，其詩曰：“朝上白雲峰頂觀，暮投岩下孤雲宿，夜深僧靜客無眠，杜宇一聲山月落。”

梅窗過伊川熊耳灘，轉入戲靈山采藥。松栖有詩曰：“黃精采盡采當歸，神草抽莖石耳肥，落日鐘聲何處寺，雲生半壁一燈微。”

遂投宿古城庵，夜與山僧穩話時，有僧及真者曰：“伊川有李枝英者，少也貧困，與其枝芳、枝蕃、弟枝茂，衣蒿穴處。一日，枝英伐薪山中，見一狐爲獵夫所逐，困仆搖尾，若乞憐狀，枝英乃以薪掩匿，獵夫過去後，始放其狐而還。”

是夕，月黃昏時，白髮老人來謂枝英曰：“吾山後吳僉知也。吾適有酒肴，憐君饑寒，故來請君耳。”

枝英隨去，至一處，見數間草屋，隱在岩間。老人引英入室，見一絕美人，點著孤燈，設寢具，奉肴盤，英退遜坐隅。

老人曰：“此吾女也，君可娶之。”

英辭以不敢當。

老人曰：“此兒蒙君再生之恩，可無半世之緣乎？”

枝英曰：“吾無活人之事。”

老人曰：“日間之事，不記乎？”

英曰：“然則，此女是狐耶？”

曰：“然。”

英曰：“以人配狐可乎？”

老人曰：“君但得美妻而已，勿復辭嫌也。”

遂令侍寢。明日起視，風露滿身而山空草深，只與一女同卧岩前而已。遂築室於其處而居。其女慧黠多才，能於治家，處事咸得其宜，家產漸興，且老人每夕來到，凡家間器用，一一周給，或指銀坑，或負錢布而來，於是家甚殷富，諸兄弟俱爲富足。老翁同居二十年後，女忽病死。具棺槨治葬，則棺空尸去矣。是夕老人扔一女置英室而去，英初以爲狐而問之，乃安峽人唐仁輔之女也。唐家富而無子，祇有一女，別求賢婿，至是忽失，舉家慌忙，求之甚急。英以其女往唐家，遂講婚，家益富殷。枝英享年九十八。三子十孫皆富有文學，朝夕之供，常具二十四品，五日殺一牛，三日殺一狗，六色酒，三種果，日在堂上，平生不見兒孫之夭折，官事之牽連，疾病之可憂，誠罕有之福也。

雲鴻曰：“李臨陂奉孫，字象賢，性寬厚，耻言人過。一日閱家中故籍，得奴婢案，遍閱而究詰則，豪品之家簪纓之族多爲聯姻，乃曰：‘留此傳家，他日恐有不肖子孫，污人身名。’遂焚其籍，是夜夢，有數百老人，列立庭前，頌德稱謝。自是後，子孫大昌。子篤孝，文科至司諫。子敦孝，文科至獻納。重孝，至尚衣別提。彥孝，至正郎。完孝，至敦寧僉正。側子千孝、萬孝、倍孝、期孝，拘於國俗，未登顯榮，居常怏怏。成化間，亡入西海中，爲海寇長，剽掠吳城三隅，居九摩島者久矣。一日，以小舟同乘，四人率丁壯，裝輕寶，夜入漢江，謁見奉孫，具告奉養之意，仍奉侍而歸。挂帆大洋，閱五暝晦而後到其居。粉壁紗窗，繡戶錦帳，燦然如畫，守護童僕，皆衣羅帶紗。侍妾數十人，嬌姿芳容，內設金屏玉枕，象床綺席，架琴壁劍，極其侈美，盤盡水陸之珍，奉孫留一年而還。自是每春秋，遣人

獻珍物，奉孫又有庶女，三人皆爲南州豪富之婦，月致養孝，亦罕世之福也。”

松栖曰：“古阜，有李義茂者，以孝義著聞。其子德華亦襲其美。丁酉倭亂，德華避亂白岩山中，一日糧絕，夜還其家，見壁上貼倭將公文，有曰：孝子李德華之宅也。一兵不得近，一物不得取，如有違命者，梟首云云。德華乃率其家眷還家，寢食安閑，一日夕，一倭將乘赤馬，與僕夫二人，疾馳來家，德華驚怪欲避。來者呼曰：‘義人李德華，勿驚勿驚，余朝鮮人也，欲向君留傳一語耳。’仍上堂叙禮乃曰：‘余乃襄夢星也。’己酉忠州之獄事，賂金吾邏卒而逃，爲僧於七佛庵。同時逃難者，唐陵尉洪礪之子秀敏，桂林君瑠之子詡，俱爲僧，夜宿於寺。晝伏於山谷，備經難險。乙卯倭亂，偷取漁船，奔走倭陣，倭人初不信也。縛束而幽囚焉，三日不得食，倭陣所謂克味者，憐之家僮。行長之伐山陽，給冷飯殮肉，堇得支過。未幾，倭人敗還其國，余等隨之往日本。初爲平行長道也。夜間於軍中，忽有刺客之來，行長方睡未起，余迎擊斬之。由是行長超薦余，爲紀伊太守，秀敏爲瑠璜太守，詡爲淡路太守。壬辰平壤之戰，詡敗死，秀敏爲淡路伯，爲山城君女婿，余則爲箕馬太守。又今余從軍到此，兵家之勝負，固不可定，而不幸身死，則迹晦於國故，余之到此，因君欲傳耳，出銀子四十兩，利刀二十柄，給之而去。由此觀之，朝鮮之人入倭者，不止此數人。二王陵見掘之禍，未必抑在乎倭人手也，此事顛末，嘗聞於田時勃者也。”

雲鴻曰：“田時勃者翠窟之門下末客也。貧不聊生，每於鄰里親知乞貸，鄰里苦之。一日，時勃歷訪近鄰諸家曰：‘余多年受鄰里之恩恤，余思欲一次還酬，而今方設大宴於鳳頭山上，諸君幸須一切聚會。’於是，諸人怪之，數郡畢至。果鳳頭山上，大設帳幕宴席，

琴瑟鼓笛之音喧然，香醪嘉羞，杯盤狼藉排列，諸人極其醉飽，而但進爵之時，諸人各見其妻之進爵，諸人怪之，及還家，諸人各有問其妻。其妻各言，某日間晝夢，至一處預宴，得逢夫婿而進爵矣。同鄰文道興者，知時勃之有術，每從暮夜來到請學，三年後許之，因召二神使囑之曰：‘文生，若發此言於口，即時殺之。’其後，文生音用其法，而雖妻子間，未敢吐實也。時勃之死後，文生於中夜，語其妻以學術之由，因睡不覺時勃之術，蓋得仿佛矣。”

梅窗、松栖、雲鴻，入金剛山靈源洞，宿於小庵。庵有一僧，松絡草衣，貌如寒玉，眼如晨星，自云西蕃僧伽，遍游天下，到本國者纔數月矣。在中國時，名稱性圓，在朝鮮名稱能皓，所食松子柏葉及六天氣水也，自以佛法神力，周游無礙也，號洞見堂。一見梅窗，便托深契，永夜懸燈，細論玄理。余其時適隨後，參聽高論。蓋雪岳楊雲客，跨風御雲，流游諸天，下潛九泉，通參神化，故謂之天遁。青鶴魏漢祚，御神駕風，揮拓八極，觀風察俗，知人知鬼，故謂之地遁。松栖謂之仙遁，梅窗謂之人遁，雲鴻謂之神遁，洞見謂之佛道。

皓之言曰：“東韓，地狹人詐，非大賢可容，強接中國，每被夷夏之禍，不可永遠安居。崗龍，峻急懶緩，富貴英俊，無繼世出者。吾聞南海中，有花臺，地廣人淳，山川淨潔，無儒佛文武之法。吾將往留，以定化身之所，未知先生同往否？”

梅窗曰：“師當先往，吾當從逝矣。”明日寢尚未起，有一僧自外入謁。皓曰：“汝近日，得無殺人乎？”

其僧曰：“自聞命之後，地眼差開，寧有是事。”

皓曰：“汝用術太繁，無名貪貨，禍將及身，慎之慎之。”

其僧曰：“葬地之法，有一端不知處，同是吉地，而或用之福，或用之禍，或小發，或大發，何也？”

皓曰：“地如好田地，人若五穀種，種粟則粟生，種禾則禾生，不可種粟而求禾，種禾而求粟必也。先別人品之爲禾爲粟，然後方可與之，且有傷心之穀種，雖種負郭之田，何可望生成之理乎？且夫春夏秋冬之異，氣有寒暑之別，種穀於春田，必有生成，種穀於冬田，則安有生成乎？且春陵，一莖九穗之嘉禾，乃受上天靈氣，凡夫聖人之間出者，亦上天之所種耳。嘗聞中國之人語，豐沛市中多將相，天將啓將相之業故。既降天子而又播將相之種於其地也，仍厲聲曰：聖智，汝俗僧斯速退去，吾方與佳客穩話也。”

其僧告別而去，梅窗與皓聯床露脚，夜以繼日，所吟亦多。皓之詩曰：“萬里青天開法眼，中秋寶月觀其神”，蓋形容其道體也。又曰：“菊帶秋霜垂豔色，梅當臘雪放寒香。”蓋言微賤中道流也。又曰：“萬紫千紅春滿野，霽秋九月但有蓬。”蓋言世間繁華之無迹也。又曰：“月當晦夜千江黑，春到陽城百草青。”蓋言未逢吉氣，則如晦夜月，當黑吉地，遇吉氣則如春陂草生也。

松栖曰：“師入佛知見故，地眼亦明，遠游以來，必有所記，可得一覽否？”皓出踏山記，余其時從旁得觀，今提掇其萬一云。

西域印國耆闍山，有數百里苾藤形，結七十二穴，大食國鳩施山，有回龍顯祖。金江西二十里，開十二腦芙蓉帳，穿心出脉，作金盤形，竹牛嶺南，九峰層落，結乾坐穴。霞骨山，有順奇龍七級。河東，有蜘蛛引絲形。金陂，有九真龍分作西北方貴地。祈連山，有雲中太陽形。蒙古涅盤陀山，有六穴。烏桓山下，有十二貴穴等記。他國姑未詳，在東國，稍加詳舉，欲作後日憑審之地。白頭山東，有黃鶴歸巢形。妙香山西，有將軍拔劍形。彥真山西，有玉女朝天形。智异山西，有龍戲寶珠形。雲梯山東，有九鳳聚飛形。登萊海中，田橫島、平壺島之間，布置十四穴，其貴不可言，而祇在水

渴生陸之時也。鵲嶺之西，有天子朝諸侯形。閭延江界之間，有舞鳳登空形，有福家用之必生六皇后。七寶山東支，有捲簾登殿形，雖有貴氣，如曹操、司馬懿之篡。又挾逾嶺西，倒騎龍，挾大貴大殺之地氣。綿岳山，有駿馬金鞅形，極貴之地。寶蓋山，有黃龍攬雲形，福力頗遠。大關嶺，有玉璽形。伽倻山，有仙人對棋形，中藏三宰相氣。莞田嶺，有雲中仙座形。羅瑞山北八十里，有三龍合氣形，藏十二侯王氣。聖代山，有八仙對酌形。身彌島，有渴龍飲海形，藏七世之福氣。慈悲嶺，有飛龍望海形，藏大將軍氣。長山，有龍躍滄海形，藏天子氣。大青島，有泛舟形。天摩山，有貴人珮符形。廣福山，有鳳栖琪樹形。鷄龍山，有回龍顯祖形。鷄立嶺，有單于。抹馬嶺、俗離山，有八鶴和鳴形，藏宰相氣。平壤、慶州，為甲氣。松岳、南漢為乙氣。扶餘、豐山、莊痕為丙氣。豐川、原林、原驛、三扶餘為丁氣。伽倻山有八百年福氣。咸興有千年福氣。江界有九百年福氣。龍川有七百年福氣。綿岳有九百年福氣。平壤有四百年福氣。江陵有三百福氣。却胡山有四百年福氣。俗離山有二百年福氣。九月山南有猛虎飽腹形，西有金鷄搏翼形，北有曉洞龍歸形。龍岡，有將軍按劍坐寨形。清川江北，有九鳳分飛形。唱鷄山，有兩鷄相呼形。圓通山，有寶劍出匣形。黃山江西十里，有七蓮浮水形，俱有將相之氣。漢拏山，有仙女堆綿形。錦城山，有龍戲水波形。烏嶺，有也字形。金剛山，有金爐形、玉瓶形，藏后妃之氣。豆滿江邊，有三龍相戲形，藏三百年帝氣。漢陰山，有玉女投壺形。鼻白山，有玉樓鳴琴形，藏仙玄之氣。黃龍山，有豎旗點兵形，藏兵將之氣。叢石亭東城九十里海中，有八龍游躍形，吉砂貴格，重重疊疊，但是大洋層波，眩人矚視，正中一穴，貴不可言，其北邊，三岩對立間，有一穴常見彩氣紫虹，出沒海天，試叩

其福應，三帝九王之地，後來何人點得此地，爲天下貴族乎。青龍浦之南，鳳戴之北，有野中瓊筵形，地猶未成實，後來，有一片土墩突起，則始有大發福之迹。蒜山之下，有祭天壇形，以理推之，則必有四石燭。今不見意者，爲人所忌而倒碎也。如借人力所作，則不出四十年，必有大貴人。浮鴨山，有金梭引絲形，藏名卿之氣。指南山，有玉簪挂壁形，藏名士之氣。首陽山西，有柳梢結露形，藏碩儒氣。龍門山，有仙女舞袖形，藏后妃之氣。雪罕嶺，有龍馬脫鞍形，八世奉爵之地。門麻山，有蠶蛾脫繭形。楮灘之上，有游魚上灘形。碧瀾渡之旁，有飛蛾赴花形，藏方伯連帥之氣。鐵籠，有絲帶銀針形，藏七世官長之氣。長壽山，有鐵兜鍪形，藏猛將之氣。觀魚臺東十里，有秋雁下田形，五昆季封爵之地。扶蘇山，有長竿釣鼈形。彌勒山，有仙女奉花形，藏烈女之氣。忠原之間，有玉梳形、金箱形，藏名士之氣。冠岳山，朝日帶霞形，藏名臺之氣。龍尾浦南二十里，有蝶赴花蕊形，藏文章之氣。桂陽山，有錦褥形，藏德婦之氣。飛鴻山，有蒹葭葉形，藏閫帥之氣。白花山西十里，有長鯨吞潮形，藏烈士之氣。水原五鳳山，有渴馬奔川形，藏節士之氣。智勇山，有白鷺窺魚形，藏文雅之氣。潭陽淳昌之間，有玉女梳頭形，藏后妃之氣。琵琶山，有金龜吹息形，藏賢豪之氣。晉州之境，有沒泥龜，三臺、芍藥枝、芭苴葉等形，莊文雅之氣。海西首陽山，有玉籠秉燭形，藏宰相之氣。牛鳴山，有飛龍入海形，藏方伯之氣。松茸山，有老鶴居巢形。金鳳山北，有黃鳥上樹形。遼山之南，有寶劍舞月形，皆武將之氣。伐葉山，有海蝦弄潮形，文雅之氣。碧瀾鎮東，有九貼蓮花形，大丞相之氣。天鳳山，九龍山皆飛龍擁雲形，多帶殺氣，故禍福相半，先百年爲福，後百年爲禍。雖有賢相名將之氣，亦有賊子奸臣之亂，可欠也。慶興之東，有吹角行軍形，大

將之氣，雪岳山，玉爐祭天形，藏宰相氣，如是等記，紛不盡記。”

梅窗曰：“天之所藏，人不可泄，何必浩穰傳記。”

松栖曰：“非其人而與之，則與者受者俱逆天而得罪，可不慎哉！”

雲鴻曰：“李進士希壽，業風水，末年有詩曰：‘風水十年謾費精，財空業墮竟何成。還看積善行仁者，已得佳山萬代榮。’此切談也。古之蕭曹房杜之賢相，韓彭英衛之名將，皆應時而出，莽卓敦玄之賊臣，秦檜、秋壑之奸究，亦莫非天使乎？豈可妄以擇地求將相之出於不時哉。子孫之享富貴榮祿，由其祖先之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也。今之人不圖立功修德，但求名宦巨富，門興人昌，惑之甚矣。爲親求山之私欲，先蔽其胸中，抑安能辨其吉凶乎？甚者以其一時之小災薄故，妄遷其既骨之祖先，是以前其祖先，作禍福之香餌也，安有愛其親之心乎？”

梅窗曰：“凡人各有異種，最關重者，其婚姻乎。廣東余氏，結婚每取富，故余氏之族多富。南平鄭氏，每取仁睦之家，故鄭氏多忠厚。五溪彭氏，娶妻必豪興之家，故彭氏多豪雄。信所謂婚姻者，萬福之源。”

松栖曰：“兒在母腹，十月生長，凡善惡無不法其母，故兒類其母也。兒方受胎也，必取父母之血氣，凡夫妻之交媾也，必以體候康安，心志淨潔且氣血壯盛之時可也。且以天日清明之時可也。《易》曰：‘得氣之亨且正者，爲聖人，得氣之偏且塞者，爲愚人。’其以是夫。”

皓曰：“既修人事，又合天地之應則，事必諧矣。”

未幾，皓與松栖，往湖南珍島郡，得小艇，浮海南去。梅窗告別曰：“終當相從耳。”

梅窗游甲山，遇山處士林正秀者，此人太平洞主人也，字春芳，號潛龍子。太平洞，在甲山東北二日程。梅窗從潛龍尋洞，伊坂嶺，岩石峻險，推轉一石，而見穴門。始入穴，穴狹僅容一人。左右石壁中，通一徑，燃五秉燭後始廣闊。石間多生雄黃、紫石英、石鐘乳等物。又燃二秉燭，然後值深潭廣可數十步，橫一木橋而行過橋。燃三秉燭出山後一穴，四圍絕壁中間，三十里，始為太平洞。無王稅，無兵禍，故號太平洞。有清泉白石，藥草佳木，土沃禾秀，有居人四五家，而潛龍之精舍，號寧一堂，庭有琪花瑶草，樽有芳酒。梅窗曰：“此樂地也。”遂淹留纍日，吟咏頗多。有曰：“簷頭天女賀，籬下木仙吟。”又曰：“閑弄中山霜兔筆，細研上黨碧松烟。”又曰：“露添鳳尾滋松硯，雲覆金菰玉葉箋。”又曰：“晴窗愛得黃綿襖，兩樹候着少女風。”又曰：“白雪猧兒鳴夜巷，黃毛菩薩吃春堤，榆莢雨來禾黍秀，鯉魚風起棗梨香。”又曰：“閑聽蜜房金翼使，戲隨花賊玉腰奴。”又曰：“蓮花檠上松明炬，蕉葉杯中竹瀝醪。”梅窗曰：“南道有李芳普者，北道有林正秀者，是我南北主人也。”潛龍曰：“吾曩在湖西，貧不能自立，轉乞到此。今也粟帛滿家，一生安樂之，貧富固不可定也。”

松栖曰：“趙文伯者，宋宗室晉康王孝騫之子。靖康之亂，東竄，居加林之地。其子岩，其孫廉，以孝義為一方之矜式。曾孫壽天，高宗時顯仕，忠烈王時封加林伯，始為林川之趙氏。河西任氏，蓋出西河。西河丞相任得敬之孫澍居紹興，德祐間，為制置使，守浙江，及臨安陷，由海道抵西河地，父子治產，積粟滿家，所食朝飯夕粥，專以周給窮人為事，其後任子順，以燕支之役，有四封君，始顯吾東。”

雲鴻曰：“元榮者，元魏孝莊之裔。隋煬帝東征高句麗時，元榮

爲行軍校尉，兵敗被執，嬰陽王遷之加里坡之地，子孫蕃衍。新羅孝文王時，元一信者，以孝行卓異爲駙馬，生四子，曰三錫、曰三命、曰三宰、曰得允。王以二子宜從父姓，二子宜從母姓。母名俞黃，故三宰稱姓俞，得允稱姓黃，爲昌原之，俞氏、黃氏，蓋自此始焉。”

梅窗曰：“長沙有馬文翼者，財產甲於南楚，自以故楚王馬殷之後，世有富足翁，故嘗有言曰：‘天不生無祿之人，財產者人之分肉事也。’有二子。曰雲龍、曰雲虎。相者謂二子曰：‘天倉削，地庫缺，皮薄肉浮，縱理入口，必餓死之相。’文翼曰：‘我子豈有餓死之理乎？’遂計百年所食之資，每日銀子二十兩，定給而皆藏釜鐘，列埋之。又田各有六百日耕分給，又牛羊千頭，錢十萬兩，綺二百疋，各賜二子。又分別田產，爲他人十二家之生業，令他日顧恤二子。未幾，文翼死，二子受父遺言，每日祇出埋銀二十兩而用之。他不空費，父死三年後，以牛疫，牛羊盡死，生業不息，漸盡於耗，綿綺多貸，人不報給，而又綺無餘。偶然再度殺人，蕩盡家產，銀無半銓，錢無一分，始賣田莊，不過八年，田無寸土，粟無儲粒，勢無奈何，仍爲轉乞，餓死於虹橋側，將路旁之尸。信所謂百年食物，一朝塵也。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也。”

雲鴻曰：“李良弼者，洪州人也。其先，出於安南國王李陽煥。宋寶慶中，避亂浮海而來。有君苾者，始居朝鮮洪州。良弼，即君苾之十三世孫也。君苾之曾孫乾文，封新平君，故以新平爲貫。”又曰：“李孟芸者，甕津之人，仁淑之風，著聞四鄰，自云先世，出安南王李龍翰之弟龍祥後也。”

叢書後記

《道教學譯叢》於 2005 與 2006 兩年，翻譯出版了三本。出版那三本時，叢書叫做《海外道教學譯叢》。現在出版的仍然是這套叢書，改名為《道教學譯叢》。去掉叢書原名中的“海外”二字，意味著變單向翻譯為雙向翻譯，準備增加將中文道教學著作翻譯成外文出版的工作。鄭國強教授首倡此議，獲得廣泛回應，香港青松觀董事會亦毫不遲疑地表示大力玉成。的確，向國人介紹海外道教學的成果，和向世界介紹中國道教學的業績，都是增進學術交流的有意義的事，義不容辭。但願早日實現，名副其實。

前三本，即秋月觀暎著《中國近世道教的形成——淨明道的基礎研究》、吉川忠夫與麥谷邦夫編《真誥校注》和蜂屋邦夫著《金代道教研究——王重陽與馬丹陽》，翻譯出版後，不斷得到海內外各界人士的鼓勵。特別是那些對日語不很熟悉的道教學者和其他領域感興趣的讀者，非常歡迎。時有海內外人士索購這三本譯著。翻譯工作就是為了彌補讀者外語知識的不足，也為了幫助那些沒有條件找到原著的學者。

抱歉的是我們做得太慢了，三年之後，新的譯著纔與讀者見面。

從第四本開始，《道教學譯叢》改由齊魯書社出版，不再分輯，改為譯著排序。另外，叢書名譽主編和名譽副主編人選做了調整，編委會增加了新成員，包括聘請了幾位學術造詣很深、聯絡能力很強的外國編委。我們相信，在香港青松觀董事會始終一貫的支持下，有齊魯書社的通力合作，有編委會的精心組織，叢書的工作會做得更好。

謹向給予過本叢書各種幫助的海內外所有朋友表示衷心感謝！

朱越利

2009年9月4日